

國學基
本叢書

元

文

類

下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國學基本叢書

元 文 類

(下)

蘇天爵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830.5
587
V.3
元文類卷之四十六

策問

國學私試策問

姚登孫

二典之政以歷象爲先。故歷代之興以正朔爲重。昔三聖授受皆以歷數爲言。良以是歟。堯舜之事尙矣。夏以建寅爲正。則天時之正而人事之善也。孔子嘗以告顏子。顧不以爲萬世不可改歟。一變而商則用丑爲正。再變而周則用子爲正。說者曰。一王之興將有以新天下之耳目。則正其首事也。不得以相襲。然歟。儒者以子爲天統。丑爲地統。寅爲人統。說者曰。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是三建者皆可以爲正。後儒遂謂子者天之春。故周以爲正。丑者地之春。故商以爲正。寅者人之春。故夏以爲正。是正卽春也。然則大冬嚴寒之月。固可以爲春。則亦毋怪夫秦人之以亥爲正歟。夫詩與書。學者之所質信。而無惑焉者。今書所載月數。皆以寅紀。詩之月數亦寅也。獨七月之詩云。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則季冬而言也。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則孟冬之言也。然則豳人固有二政歟。而說改月者曰。孟子周人也。其言七八月。則夏五六月。其言十一月十二月。則夏九月十月也。然則孔子亦周人也。顧曰。行夏之時。何歟。夫孔孟學者之所折衷焉者。而立言之異如此。學者將孰從歟。人之言曰。天者理而已。自儒者之有是言也。而世之言天者。率求之於微妙茫忽之際。而遂以其穹隆昆

命晝夜運行者爲粗迹廢而不議不可歟古之言天有穹天者言其象穹然也有蓋天者言其形北高南下如倚蓋然也有渾天者言其體渾渾然也世之人起而見仰而戴不知其說不可歟堯大聖人也史記其放助之實莫先於欽若歷象之事學者顧欲以爲粗迹掃而不議得無與堯典戾歟夫天之所以爲天者日也月也星辰也歷家以天爲天以日月五星爲天之緯其說曰周天之體凡三百六十五度天者左旋自東而西一日行三百六十五度日月五星右旋自西而東日最遲日行天一度月次遲日行天十三度有奇五星尤遲自古及今歷家通用其說以爲測候之準則可信不誣而儒者之說不然以天左旋一日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而常過一度日月五星亦左旋日一日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止而不及天一度月一日行周天不及天十三度有奇五星皆然此其說自關中大儒發之而考亭先生著其說於書夫書之有傳世爲天下道可也其參攷模索至精且詳左旋之說將以祛千古之惑非苟焉者而歷家之論與漢唐諸儒之說並行於世皆以爲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何若爲背馳歟諸生其參酌厥中務詳言之著于篇毋徒曰吾非瞽叟焉知天道

儒者之學貴乎明體以適用苟志於用矣通今者語古則或乖泥古者適今則難合二者交病焉謂之有用可歟事之最古而便於民者莫井田若也者比閭族黨州而爲郡自鄰里鄣鄙縣而爲遂自井邑邱甸縣而爲都自黃帝至周公非千五百年不能備其成之何難歟至孟子時未久也諸侯已去其籍而不可得知何其壞之速歟秦廢經界立阡陌而田始弊阡陌可開也夫其自溝而洫洫而澮澮而川遺跡豈盡堙而不可尋歟自是而降豪右兼并得以專地矣二千年間信古者通患之則有限民名田而已則有計

口均田而已。然其法有未行而已弊。有既行而隨弊。有始定而終弊者。何歟。豈世異事殊。法固未易立歟。豈井田之外。皆不足爲良法歟。唐初租庸調。取之口分世業。未幾再變而爲兩稅。至于今不改。豈井田復作。亦無便於此法歟。借曰仁政。必自經界始。不知給授之衆。還受之冗。出入之際。何以使之無弊歟。不知高下之則。盈縮之度。寬狹之制。何以使之可守歟。斯數者。信古之士。可不卻顧而長慮歟。昔橫渠先生。慨然有意于三代之治。以爲經界不正。雖欲言治。皆苟而已。期以數年。復井田之法。與學者議買田一方。而井畫之。以推先王之法。於當今可行也。苟志於行。亦無不可歟。諸生爲有用之學。豈無志橫渠之志者歟。要使酌之古而合。施之今而便。田制一大議論也。願詳言之。

私試策問

吳澂

治天下之事多矣。有司嘗考今古。以爲其事之大者。十有二。稽之古而不能無疑。曷可行於今歟。試因識時務者議之。古者胄子有教。何教乎。師保有訓。何訓乎。顯忠諸呂之謀亂。與奮節甘露變故之後者。孰優。精忠於賢否混淆。與抗疏朝廷。早創者。孰劣。上書美莽。何謬歟。醉入賦詩。何迂歟。願聞所以得公族之道。古者力牧之外。何以有六相。禹皋之外。何以有十六相。丞相欲斬二千石。與置部刺史。而相府不相干者。孰非。丞相欲斬戲臣。與小臣加官。而相府不相統者。孰是。蕭曹舊隙。何以同心。姚宋不同。何以戮力。嚴明寬厚。何以相資。善謀善斷。何以相用。醇謹自飭。才何劣。而係天下安危。二十四考。何量與。二黨交攻。量何隘。而爲天下輕重。二十餘年。何才與。願聞所以爲宰相之道。古者諫無官。王事無闕。後世置諫大夫。世道不古。御史爲傳命記事。果得乎。御史爲平章按察。果失乎。擢補闕以增直臣氣。謂諫議有諫臣風者。孰優。

以中大夫守東海。諫官補刺史者。孰劣。守饒州而給事不肯草制。可法歟。除刺史而舍人封駁。可嘉歟。願聞所以得臺諫之道。古者金馬承明之著作。與設中書之官。孰是。尚書侍郎之起草。與立學士之號者。孰非。取譽於貞觀。與德音除書者同乎。齊名於元和。與號大手筆者異乎。賜以宮錦。與下詔而悍卒泣涕者。孰賢。贈以玉帶。與賜詔而王達效順者。孰勝。願聞所以得兩制之道。古者東觀禁中之名。同乎弘文崇文。祕書之號。異爲祕書府。居於外。何所始。祕書閣藏於外。何所因。劉章元成。施雋周堪。何官揚雄。班固。傅毅。何職。黃香。盧植。蔡邕。馬融。與馬懷素。褚無量。何所顯乎。賈逵。丁鴻。與張說。徐堅。元澹。何以名乎。願聞所以得館閣之道。古者左右史與內使。何所殊。大小史與外史。何以異。蘭臺掌圖籍。與禁中注起居。孰優。太史居丞相上。與史館於門下。省者孰是。三墳五典。紀之何人。春秋禘杙。作之何氏。章程必付柱下。元功必藏御史。何意乎。太史必職司馬。科斗必職東家。何見歟。卻太宗觀史。與卻文宗者。孰賢。卻張說託言。與卻李德裕者。孰智。願聞所以得史館之道。古者擇人巡省四方。與掾史分制諸郡。同乎。刺史秩卑。權重。與州牧秩重。權專。異乎。刺史揚州。奏二千石罪。與刺史冀州。不察長吏者。孰優。不肯杖小史。與不肯捕蝗者。孰劣。補職三百。不以私撓。設學校。變風俗。與真刺史者。孰勝。單造賊壘。毀淫祠。破讎祥。與三獨坐者。孰負。百域聞風而震悚。果賢乎。奸賊望風而解綬。果得乎。願聞所以得監司之道。古者六官掌於司馬。孰爲將。漢唐大將府衛。孰爲帥。韓彭衛霍之功。孰多。靖勳光弼之才。孰愈。築臺簡注。而上客何以誅。設壇寵拜。而椒房何以罰。漢中可戰則戰。非輕乎。荊州可和則和。非怯乎。朝受詔。夕引道。與軍旅俎豆者。孰是。卯受命。辰出師。與廟堂朝歌者。孰非。詩禮彊晉。而學春秋者。何以有陳濤之奔。輕裘平吳。而作文賦者。何以有河橋之

敗趙不敢東。匈奴不敢寇。愈於毀家而紓國難者乎。胡不敢南。突厥不敢顧。愈於匈奴未滅。何以家爲者乎。願聞所以得將帥之道。古者渤海。潁川之良。果拜守相。輒見問之功乎。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豈側門俟進上之過乎。由滎陽爲中大夫。與上蔡擢河南守者。何如。道不拾遺。蟲不犯竟。與江陵反風。不其伏虎者何似。肥鄉之才。何以稱。益昌山陽之才。何以美。濫賞玉成。何謂賢。主不識真卿。何以復國。德化三異。與忠信三善。孰優。民不敢欺。與民不忍欺。孰善。願聞所以得守令之道。者古學校庠序之名。同乎司樂學政。國子之制。異乎六德六舞。干戈羽籥之制。何以殊。禮樂詩書鄉司徒之教。何以別。置子弟員五十人。而至百人。千人。而至三千人。何以盛。圓橋億萬計。鬻舍千八百室。與每歲課三科。歲復增二科。何以精。國子三百人。太學五百人。四門千三百人。又何以盛。鹿鳴之歌。燕堂之琴。舉成送尙書。何以精。博士弟子。領於太常。得乎。國子監隸太常寺。當乎。舉司隸之幡。與捄朱穆。皇甫規者。孰優。拒朱泚之亂。與襄陳仲舉。留陽城者。孰勝。教牢修之書。何以乎。嗾張顯之誣。何以乎。願聞所以得學校之道。古者選部有尙書。何所始。尙書有吏部。吏部有侍郎。何所自。用人不分流品。故有以引彊蹶張致相者。何法官必取之法律。而財賦必取之入粟補官。何選官清鑑。與詳密者。何如。平允與請謁不行者。何若。山公啓事。與二十年天下無遺才者。孰優。金背鏡。與十二年留得人者。孰是。或無藻鑑。或賢否雜進。與曳白之譏。孰非。或較覈失實。或大納賄賂。與市瓜之譏。孰劣。願聞所以得銓選之道。古者八元八愷。誰之苗裔。鄧統毛原。何所自出。仕者世祿。與三衙三衛之制。何以殊。崇德象賢。與武選文。何以較異。多慙之夫。三篋之才。與元成之守節。孰優。細柳之屯。朱崖之排。與蕭育之賢。孰優。任太子洗馬。太子庶子。與校書郎。博士弟子者。孰勝。任侍中。司空。與爲郎。

爲中郎將者。孰負。父任與兄任孰賢乎。族父任與宗家任孰愈乎。教子以諂者。何故。教子以容者。何爲。或謂任子不通古今。果當乎。或謂雜色入流者。果宜乎。願聞所以得任子之道。若此十二事者。曷爲而不戾於古。曷爲可行於今。其詳言之。有司將以觀有用之學。

廷試策問

元明善

朕聞賢聖之君之治天下也。或恭已無爲。或不遑暇食。或寬仁恭儉。或力於爲善。其所以致治雖殊。及乎民安物阜。風淳俗美。刑辟措而鮮用。頌聲作於田里。制禮作樂。翕然太和。而麟鳳龜龍。嘉禾朱草。甘露醴泉。諸福之物。莫不畢至。雖帝王之美。不徒在是。亦其氣之應也。舜文之德。德尙矣。若漢之文帝。唐之太宗。猶能致治如彼。況薄漢唐而不居者乎。今天下雖久寧謐。戶口雖甚蕃滋。而稼穡或傷於水旱。細民或致於阻飢。未能家給人足。時猶仰濟縣官。豈行仁義猶未盡效邪。子大夫明古以識今。知常而通變。毋迂闊於事情。毋乖戾於典則。明以對朕。將親覽焉。

擬會試策問

曹元用

洪範八政。三曰祀。祀者國之大事也。其禮之尤重者。曰郊。曰廟。按周禮于冬至之日。郊圜丘。而春秋所書魯事。或郊於春正月。或郊於四月五月。甚者於九月而用郊。郊之時不同。若是何耶。鼎之象曰。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享上帝而曰亨。養聖賢則大亨。王假有廟。則用大牲。其重輕之義。亦安所取哉。夫儀禮周禮若詩。俱言尸而不言主。春秋則書主而不書尸。是皆神所憑依者也。何爲不並言。豈亦有先後之序乎。抑古者兼用尸主以祀。而經書特互見乎。周制都宮別廟。東漢以來。乃易以同堂異室。議者謂

爲簣不古若。然歷魏晉隋唐宋金之久。何爲而不復古制乎。周天子七廟。加以文武世室。九獻之禮。王后預焉。陟降進退。一日而可。遍及否。抑再日而復祭乎。王后齋宿。當於何所。百職助祭。男女授受。何以別乎。九廟樂舞。當何以處之。易曰。盟而不薦。有孚顛若。說者謂旣薦。則簡略不足。復觀。豈先王之所以事其上世者乎。文王何爲。豈是爲訓。凡茲數者。皆禮之大節。吾儒所當深究而明辯者也。我國家隆平百年。功成化洽。禮樂之興。維其時矣。諸君子由鄉貢而來。大比于京師。其於茲數者。必燦然於胸中矣。願爲我縷陳其說。

廷試策問

袁 桷

蓋聞昔之聖人。垂衣裳以成無爲之治。稽於書傳。任賢設教。品節備具。諄諄然命之矣。是無爲者。始於有爲也。事久則弊。唐虞之世。歷年滋多。不聞其有弊也。治莫重於定國體。尊國勢。綱常之分。嚴風俗之化。一國體定矣。善惡之類。明賞罰之制宜。國勢尊矣。廉遠堂高。上下之辨也。量才授官。莫得踰越。國之大柄也。若是者。其道何以臻此。記曰。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王道備矣。夫禮以防民。樂以和志。刑以禁暴。政以善俗。四者何所先也。夙夜浚明。卿大夫之德也。知其邪慝。則知所以做之。知其困窮。則知所以振之。爲吏習常。恬不知省。其故何也。繼體守文。善論治者。尤以爲難。朕承累聖之丕緒。宵旰圖治。罔敢暇豫。於變時雍。若有缺然者。子大夫觀乎會通。酌古今之宜。毋迂言高論。以稱詳延之美。朕將有考焉。

會試策問

袁 桷

夫書者。卽古之史也。孔子刪述。自唐虞二典。以訖于周之文侯之命。附以費誓。秦誓。而三墳八索。九邱諸

書皆芟而不錄。至其約史記。修春秋。託始於魯隱公元年。實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褒善貶惡。特書屢書。至獲麟而絕筆。前乎唐虞之所著。豈不過於文侯之命等篇。而去彼取此。泝平王而上。沿獲麟而下。豈無可紀之事。而絕不爲書。是皆有深意存焉。司馬子長創爲史記。首軒轅以逮漢武。或有孔子所芟者。子長乃從而錄之。後人翕然以爲有良史之才。愛其雄深雅健。凡操史筆者。如班孟堅。范蔚宗。諸儒。爭相蹈襲。是祖是式。而未有取法於春秋者焉。豈聖言宏遠。匪常人所可擬。其彷彿邪。自荀悅。倣左氏傳。爲漢記。體制稍爲近古。於是袁宏。孫盛之徒。並爲編年之書。而學者或忽而不習。終不若子長史記。盛行于世。司馬公編資治通鑑。造端於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繫年敘事。歷漢唐以終五代。勒成一家之言。淵乎博哉。此近代所未有也。其亦得聖人之意否乎。我國家隆平百年。功成治定。禮樂方興。纂述萬世之鴻規。敷闡無窮之丕績。吾儒之事也。故樂與諸君子討論之。諸君子游心載籍。聞見滋廣。其於書春秋之所始終。史記通鑑之所以製作。必詳究而明辨之矣。願聞其說。

廷試策問

袁 桷

朕聞自昔聖王之治天下。罔不在初政。故舜之嗣位也。明目達聰。命九官。咨十有二牧。禮樂刑政之道。粲然備具。禹成厥功。祇承于帝。精一執中。實聖聖傳心之要。湯黜夏命。以克綏厥猷爲本。武王勝殷。首訪于箕子。天人之際。明矣。詩之訪落。公劉。書之無逸。立政。亦惟成王嗣服之始。君臣交修。以成繼志。述事之業。唐虞三代。其揆一也。維我世祖皇帝。聖神啓運。時則有同心同德之彥。效謀輸忠。故能混一區宇。治化旁洽。朕祇成丕緒。永惟帝王事功。見於經傳。悉遵而行之。時有古今制宜。損益若稽。世祖之宏規遠略。垂統

萬世夙夜寅畏。以圖治安。然人才之列於庶位者。猶若未備。子大夫達于庶政者。猶若未備。子大夫其以前王之坦然明白。可行於今者何策。世祖政典之綱領。當今未盡舉行者何事。宜悉心以對。以輔朕惟新之治。

會試策問

虞集

傳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若稽古昔。率是道也。吾夫子修禮正樂。刪詩定書。贊周易作春秋。天下萬世賴焉。漢立學官。經置博士。名家之學。史具可考。歷唐以來。定爲注疏。立教者用之。我國家設科。取經術之士。今十餘年矣。擴而明之。不在學者乎。夫自漢唐至於近代。說經者多矣。或傳或否。悉論焉。則累日不能旣其目。請以耳目所共及者而問。言易自王輔嗣之說行。而言象數者隱。其有存者。猶當可乎。邵子先天之學。可得而傳乎。程子之傳。朱子之本義。旨意所指。文義所當。有異同乎。書有今文古文之辨。傳者終不敢析而爲二。豈昔人成書。有未可輕意者乎。詩自毛傳盛行。韓傳僅見。逮朱氏傳出。一洒其故。其有所授乎。毛鄭舊說。猶有可論者乎。春秋左氏公穀之傳。與經並行久矣。至於啖趙陸氏。始辨其不合。而求諸經。君子躋之。三子之說。果盡得聖人之旨乎。劉氏權衡三傳。益密於陸。而劉傳果無餘蘊乎。胡氏之說。其立義得無有當論者乎。禮有儀禮。及大小戴記。又有周官小戴。今用之儀禮。其經也。可弗講乎。大戴之記。猶有可取者乎。周官之制。可互考乎。鄭氏之注。其歸一乎。此固諸君子積習而素知者。其詳言之。

會試策問

虞集

昔者神禹盡力溝洫。制其畜洩導止之方。以備水旱之虞者。其功尙矣。然而因其利而利之者。代各有人。

故鄭渠鑿而秦人富。蜀壩成而陸海興。漢唐循良之吏。所以衣食其民者。莫不以行水爲務。今畿輔東南。河間諸郡。地勢下春。及雨霖輒成沮洳。關陝之郊。土多燥剛。不宜於曠。河南北平衍廣袤。旱則千里赤地。水溢則無所歸。往往上貽宵旰之憂。至發明詔。修庶政。出粟與幣。分行賑貸。恩德甚厚。然思所以永相民業。以稱旨意者。豈無其策乎。五行之材。水居其一。善用之。則灌溉之利。瘠土爲饒。不善用之。則泛溢填淤。湛漬囓食。茲欲講求利病。使畿輔諸郡。歲無墊溺之患。悉而樂耕桑之業。其疏通之術。何先。使關陝河南。北高亢不乾。而下田不浸。其瀦防決引之法。何在。江淮之交。陂塘之跡。古有而今廢者。何道可復。願詳陳之。以觀諸君子用世之學。

廷試策問

虞集

洪惟太祖皇帝。受天明命。肇興景祚。列聖繼作。四征不庭。鋒旗攸指。靡不率服。逮我世祖皇帝。混一區寓。職方所載。振古未有。於是建國紀元。立官府。置郡縣。制禮樂。定貢賦。帝德王功之盛。粲然如日星之行天。四時之成歲也。六七十年之間。講之益明。治之益習。天下晏然。守其盈成者。又何以加之哉。朕纘承正緒。夙夜祇懼。成我聖祖神考之心。比歲再禡太室。仰而思之。求盡其道而未能也。夫親親莫內於九族。今百世本支蕃衍盛大。則既尊位重祿矣。尙有以勸之之道乎。尊賢莫先於百姓。今世臣大家勳業昭茂。則亦既富方穀矣。尙有以體之之道乎。多方內附之衆。因其俗而導之者。亦既久矣。一而同之之道。尙有可充者乎。生聚教養之民。因其生而厚之者。亦既周矣。協而雍之之道。尙有可致者乎。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朕之志也。子大夫咸以道藝來造于廷。其備陳之。朕將親覽焉。

廷試策問

虞集

朕聞伏羲神農黃帝之事見於易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存乎書皆聖人也其號名雖殊而治化則一日月星辰之爲天邱陵川澤之爲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爲人三極之道有以異乎宗廟也朝廷也師旅也禮樂也佃漁也耕桑也時之所尙雖小有損益其爲治之具豈有易於此者乎然而伏羲神農黃帝之所以爲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爲堯舜禹湯文武可得而別歟伏羲之卦文王申之神禹之疇武王詢之文無異也道無異也然伏羲之作造化備矣何以有待於文王武王之心神明通矣何以猶待於箕子然則羣聖之奧有待於後世者猶無窮乎子大夫習之於師考之於古得之於心宜之於今亦素有其說乎朕誠以爲非伏羲神農黃帝無以爲道非堯舜無以爲德非禹湯文武無以爲功心術之精微制作之會通子大夫其悉陳之朕將親覽焉

元文類卷之四十七

策問

會試策問

馬祖常

聖王之設官也。俾在位之臣。咸稱厥職。以亮天工者。其法不越乎選舉而已。皇元稽古立制。用賢使能。敍進差等。成法具在。夫事久將弊。亦有可變通者乎。入官者日滋。月積。循名責實。有不勝其煩。然選舉乖方。則瘵官病民。曷術得以無二者之失乎。命風紀。擇可爲守令者善矣。然必求於資歷相當。足以盡撫字之才乎。漢世公卿二千石。皆得辟舉。可施於今乎。課績良法也。今以五事備責守令。往往虛文。考功可復乎。州郡牧守。限於品秩。闕員者衆。漢唐以來。權行守試。激厲獎借之道。獨不宜於今乎。諸君子哀爲舉首。各悉其說。

廷試策問

王士熙

朕問帝王之相承。質文之迭興。尙矣。夫治在正俗。致俗之不變。必在上之人。有以作而興起之。則四海之內。其應如響也。史氏之言曰。夏之政忠。忠之弊。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弊。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弊。小人以僿。於乎。三代善政。所以紹五帝之烈。垂百世之範。其爲之綱紀樞機者。豈不在茲乎。繼是而後。不遑論也。洪惟我太祖皇帝。龍興朔土。世祖皇帝。奄宅方夏。制度文爲。著之令甲。深仁厚澤。

涵煦黎庶。其一民俗而定民志者。具舉矣。淳龐正直之風。篤實博大之教。茲非忠乎。上下等威。截然而不可犯。郊廟朝廷。粲然而有儀。茲非敬與文乎。然必審所從也。夫三代不可及已。其所謂弊者。果何在乎。今欲氣感而聲隨。風移而俗易。必從一以爲定乎。必擇三者之盛而棄其弊乎。此朕所以切于正俗者也。子大夫績學明經。其於古今之宜。政事之要。方將推以待用。其悉心以對。毋忽。

大都鄉試策問

李朮魯紳

朝廷者。綱紀所綜。而風化所由宣。京師者。郡縣所望。而民物所由阜。以上達下者。禮樂政刑也。事孰大焉。以下奉。上者。士農工商也。業孰廣焉。事振於上。萬方治象。以之昭明。業修於下。萬世邦本。於是鞏固。生民以來。天下國家。莫之能易也。夫禮。天地之節也。三代損益。雖可概見。叔孫之儀。後世因之。開元之禮。通典載之。宋金雖未定其書。禮之記錄者。國有大議。廟堂諏詢。宸宇斷制。必采而用之。其於事天。享帝之爲敬。君臣父子。夫婦之爲綱。孝友睦婣。任恤之爲教。果盡古昔之道。適時措之宜乎。樂。天地之和也。瞽宗制氏。失傳雅益。趨俗近古。有爲之君。知方之士。思復古制。而竟未能一。其或有作。不能無憾。沿襲至今。署兩大樂律。呂果脗合乎。治忽果關係乎。政以德。德本於天。法制禁令。政之條目也。施無所本。足以帥其下乎。刑弼教。教宗於禮。鈇鉞鞭扑。刑之不得已也。用無所宗。足以戢其亂乎。民於下者。士也。農也。工也。商也。士俊造之藪也。將相百執事之階也。今養士法加詳。取士路加闢。而士習益陋。士氣益卑。豈學非所用。用非所學乎。其何道以礪之。農。衣食之原也。上有司農之政。下有勸農之臣。墾令雖嚴。而汙萊間於圻甸。占籍可考。而遊惰萃於都城。況其遠者乎。其何法以治之。工。利器之府也。奇功熾而奪稼穡之務。苦窳售而耗庫

廩之儲其何方以正之。商懋遷之資也。鈔法久隳。農末交病。市擾不測。有無俱艱。徼倖者公私相欺。折閱者上下莫愬。其何術以平之。聖天子踐阼。科舉舊章。再布明詔。京府開試。光被德音。諸君子需貢輦下。經濟首有望焉。之八者。本末精粗。討論有素。請著於說。

鄉試策問

宋本

趙宋立國三百餘年。遼金二世。與之終始。其君臣媿惡。其俗化隆污。其政事號令。征伐禮樂之得失。皆宜傳諸不朽。爲鑒將來。然當世史官記傳叢雜。不可盡信。虞初稗官之書。又不足徵。昔晉書成於貞觀。唐史作於慶歷。蓋筆削之公。必待後世賢君臣而始定。聖天子方以人文化天下。廷議將併纂三氏之書。爲不刊之典。左氏史遷之體裁。何所法。凡例正朔之予奪。何以辨。諸君子其悉著于篇。用備采擇。

鄉試策問

歐陽玄

誦唐風者。慕堯之遺俗。歌豳雅者。念周之初基。載籍可稽也。國家龍興朔方。渾厚之風。雄武之氣。所以度越百王。奄有四海者也。當是時。國人忠君親上之誠。一出天性。旣而高昌親附。乾竺大夏諸國。景從域葱嶺。民流沙碛。石以北。祁連以西。皆隸職方。收其豪傑而用之。亦旣尊尙國人之習。而服被其風矣。承平旣久。散處宇內。名爵之所砥礪。才謂之所滋演。捷出百家。未有紀極。雖風氣大開。文治加盛。孰有然者。然而黜浮而崇雅。去漓而還淳。豈無其道歟。親筆札者。兼弓矢之藝。飫膏粱者。知稼穡之難。其教當何先歟。別氏族以明本原。同風俗以表歸會。其政有當講者歟。才謂旣培養矣。名爵旣錫予矣。其所以圖報稱者。以何事歟。願悉以對。

會試策問

歐陽玄

蓋聞三代以來。經國之制。至于今而不朽者。未有盛於九府圖法者也。國初楮幣。量時度宜。歲久變通。執所必至。粵若稽古。歷山莊山之鑄。先王荒政。民無捐瘠。將使錢楮通行。矧茲時與事會。然而輕重之則。斂散之方。可以行之永久者。必有良法矣。伊欲重不至於病鈔。法輕不至于費國資。斂可以益於公。散可以便於私。以至廣鼓鑄之所。而不滋僞。盡坑冶之利。而不厲民。平貿易之價。而不偏。均遠近之用。而不滯。新不至貽將來之弊。舊不至墮前代之成。官有典守。而不宄於設員。銅有中買。而不煩於立禁。肉好之詣。精銖兩之適等。遠物畢來。而舶無逸出之患。私藏盡發。而人無告訐之虞。若是者。何以各臻于善歟。諸君子學古而通今。苟有以裕國而庇民者。其悉心以對。無隱。

鄉試策問

黃潛

三代法制。見於經者。惟周官一書。大綱小紀。詳略相因。其言人事悉矣。然稽之尚書王制。孟子之書。有不能盡同者。何歟。或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或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果何所折衷歟。周衰。諸侯惡其害己。而皆去其籍。是書何以獨存歟。漢除挾書之律。是書最後出。而冬官亡矣。時以考工記足之。或者排其非。是考工有記。果出於誰歟。或又謂三百六十之屬。已散見於五官。冬官果未嘗亡歟。國家以經術取士。而是書不列科目。豈以劉歆。蘇綽。王安石輩用之。而不驗歟。抑他有可議者歟。厥今朝廷內建六曹。蓋古六官之遺意。豈其成法固在所取歟。抑猶有可舉而行者歟。諸君子爲有用之學。宜熟講之矣。願聞其說。

啓

謝嚴東平賜馬啓

康 曄

微勞亡有。敢及三命之榮。小已奚堪。遽冒千金之賞。所賜厚矣。何愧如之。伏念曄材素無良器。非致遠。徒勉厲駑之志。莫成率驥之功。無所取哉。確然大耳。詩書廢棄。難追韓愈之飛黃。鄉里歸來。亦乏少游之款段。敢忘代勞之駿足。孰憐負俗之陳人。賁然來思。念不到此。茲蓋伏遇相公。秉鞭作牧。如馭臨民。名高齊駟之無稱。德大魯駟之有頌。小者大者。繫之維之。雖病額之駒。謂何飾矣。至泛駕之馬。亦在馭焉。不圖衰朽之蹤。曲被閑馳之惠。自矜光寵。獲免徒行。敢曰據鞍。效馬伏波之矍鑠。恐其鞿鞞。有杜工部之損傷。感佩良深。染濡奚罄。

謝解啓

閻 復

芹宮角藝。初無黃絹之辭。藻鑑垂光。誤中青錢之選。名非情稱。感與愧并。切惟辭賦之淵源。是乃古詩之糟粕。荀氏子發明其大概。宋大夫鼓舞乎後塵。英華秀發。則洛陽少年。文彩風流。則臨邛詞客。自茲以往。作者寢多。摘章繪句者。往往有之。操紙染翰者。滔滔皆是。若孫綽擅聲金之美。子雲韜吐鳳之奇。二班父子。卓冠一時。陸家弟兄。獨步當世。莫不振金石鏗鏘之調。窮霧縠組麗之文。大而仁義諷諭之至言。細而鳥獸草木之多識。禁踰侈則有東京西京之作。辨時事則有吳都蜀都之編。或上林以諷其畋遊。或甘泉以述其郊祀。升堂入室。然未窺孔氏之門墻。宣德通情。亦庶幾風人之旨趣。何此源流之降。演爲科舉之

文一變唐宋。尚餘作者之典型。百變金遼。無復舊家之風骨。拘之以聲律之調暢。檢之以對偶之重輕。以窘邊幅爲謹嚴。以黏皮骨爲親切。描題畫影。但知一字之工夫。抹東塗西。不覺六經之破碎。習非成是以變爲常。事馳驟者。輒謂之荒唐。務雄贍者。例云乎唱叫。雖子建胸中之八斗。不得騁其才。雖少陵筆陣之千軍。無以施其勇。然有司之獲選。亦壯夫所不爲。何承平歷世而來。莫之敢指。蓋僥倖一第之外。孰知其他。必待權衡至公之流。庶展琴瑟更張之手。伏惟提學郎中先生。儒林冠冕。學海宗盟。憫斯文重厄于秦灰。贊東國復修乎泮水。甄陶後進。殿最於春秋二季之間。鑑視前車。洗滌乎場屋百年之弊。俾削拘攣之態。庶還麗則之風格。雖守而必文辭之可觀。辭雖尚而亦義理之爲主。加程文律度於古今骨格之內。取古今氣艷於程文規矩之中。自非卓爾不羣之才。曷其褻然舉首之選。如復者。青衿末品。白屋蕪才。天杓仰企。媿未濯翼以凌梯。絳漢難憑。徒自尋章而摘句。五音中度。敢論擲地之宮商。八表神遊。安有凌雲之氣象。辨作戰蝸之兩角。尚愧窺豹之一班。鼯鼠之窮。顧將柰何。黔驢之技。蓋止此耳。豈意不以菲葑之下體。遽令糠粃以先揚。敢不益礪操修。重鞭鄙鈍。進而不已。雄以當前。庶取百中之功。不負千金之顧。銘心鶚路。謝九秋桂子之風。刮眼龍門。看三月桃花之浪。

上梁文

廣寒殿上梁文

析木星躔。臨士馬雄彊之地。瓊華仙島。營帝王遊豫之宮。蓋因前代規模。便有內都氣象。金臺南峙。玉泉

徐世隆

西流北襟山勢真龍虎之區東帶海濤盡魚鹽之國控河朔上流之上居今日中原之中是宜均貢賦於四方定龜鼎於億載況朝覲必有接見之所凡宮室本非逸樂而爲恭惟皇帝陛下功塞兩閒德光五葉明俊德以親九族修文德而來遠人以至治不世出之英姿舉累朝未暇行之令典旣嚴先廟當備行宮念人疲飛輓而尙未全蘇雖躬在暴露而不自爲苦逮至干戈之載戢始令棟宇之量修壯未央而襲秦風鄙蕭相重威之設葺九成而損隋制慕唐皇去泰之心卽廣寒之廢基應清暑之故事敬涓穀旦爰舉柏梁敢陳工誦之言庸代子來之詠

拋梁東海外三韓向化風鴨綠江頭無戰伐盡銷金甲事春農
拋梁南惠雨仁風洗瘴嵐干羽兩階苗自格篚包不數洞庭柑
拋梁西鐵嶺兵閑太白低聞道上都朝會日降王侍子到來齊
拋梁北天道北旋昌水德周天列宿象臣民萬歲千秋拱宸極
拋梁上雲馭霓旌擁仙仗長春白鶴自天來特爲吾皇降靈貺
拋梁下輦路春風促龍駕都人莫訝晚迴鑾秋郊恐損如雲稼
伏願上梁之後一人有慶萬壽無疆地儀厚配於長秋天位普臨於諸夏青宮朱邸曄曄相輝玉葉金枝綿綿不絕鸞臺鳳閣咸登柱石之臣象郡雞林永作藩維之守國無橈棟民悉奠居延及魚鳥之微生亦遂池臺之同樂

太廟上梁文

王磐

聖人作事。仰憲百王。都邑成規。要傳萬世。越皇居之肇建。必宗廟以爲先。是故舜紹堯基。歸格於藝祖之室。周成洛邑。烝祭於文王之宮。典冊相傳。古今一制。今皇帝仁涵動植。孝奉神明。飲食菲薄。而豐腆於粢盛。衣服純素。而鮮華於黻冕。講求故事。太常之禮樂一新。圖任舊人。漢官之威儀漸復。敬擇吉地。爰立太宮。百堵皆興。千楹並列。堅杪文梓。半出於江南。巨柏長松。并來於山北。共勸樂趨之役。咸成不日之功。因舉修梁。輒伸善頌。

拋梁東。瀚海無波。舟楫通行。見新羅兼日本。共來助祭。賀新宮。
拋梁西。西域重開。路不迷。碧瑱明珠。馳滿背。香犀藥草。似長堤。
拋梁南。楚風輕脆。尙虛談。供祭包茅。宜早貢。莫誇天險。恃江潭。
拋梁北。萬勇不能當。一德龍沙戰。士漲天潢。舞干未久。苗來格。
拋梁上。綿蕞新儀。參法象。禮文隆殺。相時宜。魯國兩生。何太彊。
拋梁下。天開有道。扶宗社。列聖相承。四紀餘。于今初覩。文明化。
伏願上梁之後。干戈罕用。俎豆常陳。長朱草於齋除。產靈芝於廟柱。烝嘗禴祀。保百世之宗祧。朝覲會同。來萬方之玉帛。各安環堵。室同作太平人。

東宮正殿上梁文

盧摯

玉冊金文。旣正重離之位。桂宮蘭殿。載新洊震之居。蓋將別冢嫡以繫人心。所以啟儲闈而貳宸極。恭惟皇帝陛下。統垂萬世。德冠百王。以不世之英姿。修曠古之墜典。頃因定鼎。爰用正朝。固非逸豫之期。率皆

社稷之計。每穆然思隆萬世之本。其必也能聳四方之觀。迺眷春宮。式崇丕構。敬惟皇太子殿下。溫文日就。岐嶷生知。趨朝回馳道之車。侍幄辨南陽之牘。然不有師賓接見之所。則何以示軌範。不有衛率環列之所。則何以明等威。於是少府獻圖。冬官督役。顧儼盡出內帑。經費不煩大農。萃榱桷豫章之材。罄般輸梓工之技。規模素定。斤築隆施。繡桷華棖。拱星辰於闔闔。飛橋複道。接雲氣於蓬萊。允叶龜謀。共扶虹棟。敢申善頌。以相歡謠。

拋梁東。太掖滄波與海通。玉殿問安僊仗曉。鬱葱浮動廣寒宮。
拋梁西。京觀巍巍太白低。少海旌旗葱嶺捷。至今威信徹羌氏。
拋梁南。天策元勳自可參。鉛槧小才蕭統輩。癡兒官事竟何堪。
拋梁北。勿謂天高人叵測。居卿半夜望前星。輝耀晶熒拱辰極。
拋梁上。萬國歡欣覩明兩。金相玉裕德無疵。主鬯承祧神自享。
拋梁下。翼翼青宮崇廣廈。橫經問道重師儒。卻笑瀛洲非大雅。
伏願拋梁之後。殿下端居鶴禁。誕荷鴻休。得保傅若二疏。有賓客如四皓。問安視膳。克盡兩宮之懽。監國撫軍。大慰兆民之望。

尙書省上梁文

閻復

龍蟠虎踞。近依天闕之九重。鳥革翬飛。肇啓文昌之八座。昭風雲之慶會。聳華夏之具瞻。麟鳳來游。燕雀相賀。欽惟聖朝。罄天張宇。亘地開封。混六合以爲家。攬羣英而入彀。周卿有六。以冢宰統百官。唐省分三。

日尙書總庶務。喉舌典樞機之密。股肱資輔佐之良。惟政事之有堂。實熙朝之盛典。再涓吉地。爰築新基。輦來落落之奇村。構出潭潭之仙府。左帶鳳池之水。右瞻鼇冠之峯。聽鷄有便於趨朝。待漏不煩于他所。三槐論道。端居上相之尊。一筆爲霖。廣作蒼生之福。允協龜策。共舉虹梁。博採歡謠。庸申善頌。

拋梁東。日出扶桑化景融。盡道今年春澤好。安排歌酒慶年豐。

拋梁南。解慍風清澍雨甘。萬頃黃雲登夏麥。千村白雪簇春蠶。

拋梁西。月窟無塵太白低。九曲河清蛟蜃遠。萬年枝穩鳳鸞棲。

拋梁北。玉牒交歡懷聖德。草芳騏驥附龍鱗。沙遙鶴鷓攀鳳翼。

拋梁上。調元上應璿璣象。輔德常依紫極垣。洗兵更挽銀河浪。

拋梁下。發政施仁自鰥寡。甄陶萬類入洪鈞。磨庇八荒開廣廈。

伏願上梁之後。三辰卽序。庶政惟和。邦畿符鼎足之安。輔相協棟隆之吉。二十四考。休誇中令之賢材。萬八千年。共祝天皇之聖壽。

九先生祠上梁文

薛友諒

道行天地之間。固存消長。世乏聖賢之出。孰與綱維。欲開我後人。必須先覺者。濂溪先生。圖立太極。學契聖功。發四端萬善之原。扶三綱五常之教。幸親傳之明道。而復授以伊川。況康節之同時。有橫渠之行輩。文正挺生於涑水。南軒迭起於漢川。在呂太史。豈曰小知。至朱晦庵。始爲大備。歷於千載。實惟九人。視漢唐訓詁之徒。尙陪從祀。接孔孟湮微之統。當有叢祠。爰卽州庠。載嚴像設。冀篤信好學之士。啓見賢思齊。

之心。縱有避秦人。必願受屢而出。於變離騷國。須捨所學而從。助舉修梁。恭陳善頌。
拋梁東。人在光風霽月中。爲報僊源來學者。精思力踐是豪雄。
拋梁西。先哲從游記鄩鄩。樂地一言良有悟。更能談易撤皋比。
拋梁南。春染沅江一帶藍。時不再來如逝水。亟將伊洛學窮探。
拋梁北。斯文復振無楊墨。集成今說考亭功。畢竟是傳來魯國。
拋梁上。天根月窟閑來往。欲將妙理向詩尋。靜著工夫讀擊壤。
拋梁下。朝家咫尺求儒雅。致君堯舜看成規。通鑑一編無右者。
伏願上梁之後。師儒輩出。理學大明。廣性命道德之傳。贊禮樂文明之治。揭茲盛典。化及遐方。

大次殿上梁文

宋本

太室奉先。肸蠁之情斯在。齋庭設次。敬共之念彌興。于以爲中。嚴外辨之需。于以構上。棟下宇之壯。配天其澤。不日告成。共惟皇帝陛下。先祖是皇。神明其德。議禮盡致。曲之道。享親極如在之誠。玉瓊黃流。躬莅四時之祭。龍袞玄冕。力還三代之儀。且聖人垂遷坐之規。斯明主制齋心之地。度闕宮之密邇。掄良梓以經營。繩直準平。駉考工之斤斧。芒寒色正。炯清廟之星辰。陟降彤庭。往來黃道。凡所以如聲音笑貌在其上。皆以其思居處志意於此中。適穀旦之載涓。致柏梁之對舉。爰歌六律。用相羣工。
拋梁東。淑氣扶輿九廟中。獻歲發春當禴祭。太平天子宿齋宮。
拋梁西。天子秋嘗執鎮圭。明發有懷常不寐。萬幾思慮一時齋。

拋梁南。祠祭顏衰神所監。登降周旋無過舉。禮官遷秩聖恩覃。
拋梁北。大烝歲祭駢牛一。聖君方寸儘神通。先正千秋常配食。
拋梁上。三后在天時陟降。風馬雲輿恍惚中。神靈只爲多儀享。
拋梁下。天子孝思天下化。鬱金秬黍與菁茅。錫夏紛紛走諸夏。
伏願上梁之後。宗祏鼎安。本支益茂。黼珽謹彌文於燕翼。瓘紳執彝器而駿奔。二世穆。一世昭。永配明禋。
於文祖。三年禘。四年禘。載隆純嘏於神孫。泰山四維。天子萬壽。

元文類卷之四十八

祝文

江南平告太廟祝文

王磐

踐祚守文。雖奉已成之業。繼志述事。敢忘未集之勳。眷靖康亡滅之餘。擅吳會膏腴之壤。依憑江險。壅隔皇風。累興問罪之師。猶守執迷之意。逮戈船飛渡。列戍土崩。始悟前非。方圖改過。遂稱臣而奉表。願納地以歸朝。宋王焘已於某日月來至闕下。其江南郡縣人民。已委官撫治了當。朔雪炎風。盡書軌混同之地。商孫夏裔。皆烝嘗助祭之臣。顧冲眇以何功。實祖宗之餘廕。尚祈昭監。永錫休嘉。

太廟火災告祭祝文

閻復

維大德六年歲次壬寅六月癸亥朔十二日甲戌。孝曾孫嗣天子臣某。謹遣攝太尉中書左丞相臣哈刺哈孫答刺罕。敢昭告于太祖聖武皇帝。於穆清廟對越在天。便殿火災。震驚神御。聿懷懼省。祇薦苾芬。祖考以寧。來格來享。

得玉璽奏告太廟祝文

王構

維傳國之守器。為歷代之珍符。得自神皋。進由憲長。詢以僉言。則脗合。考之圖制。則無差。皆祖宗孚佑而致然。亦祚膺隆昌之所繫。是烝是享。孔惠孔時。以介壽祺。以流曾慶。右第一室

昔黃龍薦瑞。有虞肇基。玄扈授圖。周成襲祚。誕膺景命。夫豈無徵。方忝嗣於徽音。遽親承于鎮寶。臺臣貢上。良用惕然。殆天相皇元。啓萬世無疆之業。抑如大琮玄璧。爲宗闡世守之珍。靈貺之來。盡知所自。尙祈

叶兆。既壽永昌。右第
二室。

闕宮儲祉。德著神儀。瑞玉來歸。孝孫有慶。矧在嗣徽之始。進由耳目之官。上以表信于神祇。下以系隆于

後嗣。爰修報典。思媚太姜。俾熾而昌。長膺馘穀。右第
三室。

猗維瑞璽。顯伏靡常。麟質鳳章。萬世所寶。式當今日。啓佑皇圖。穀旦于差。吉蠲致享。以燕翼子。於萬斯年。

右第
四室。

加謚祖宗告祀南郊祝文

姚燧

維至大二年。蒼龍己酉。冬十月庚戌朔。十有九日戊辰。嗣皇帝臣某。臣賴上天之祐。祖宗之靈。得以眇末之躬。託於億兆京垓臣民之上。持盈守成。凡今三年。身至太廟。兩嘗裸將。非獨於親立愛臣家庶亦孝治。可先天下。而祠官讀祝于太祖室。惟曰聖武皇帝。睿宗室亦惟曰景襄皇帝。至世祖室。則曰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名譽之美。垂無窮者。多及六言。顧於創業之祖。垂統之宗。開我後人。繼繼承承。億萬維年者。稱述成功。盛德有所未盡。心實欲然。謹遣太尉尙書右丞相臣某。禮致牲玉。燔柴泰壇。昭告昊天上帝。加謚太祖曰法天啓運聖武皇帝。睿宗曰仁聖景襄皇帝。伏惟圓靈居高聽卑。灼臣微忱。敕我祖宗。歆此嘉誅。臣不勝感激戰栗之至。

聖代天言。明告萬世。寥寥方冊。孰傳聖言。天啓聖心。程朱將命。堙晦浚闢。聾聵瞽明。謂當後人承此遺澤。孰云剽盜。資我而文。肆焉多歧。孰會其一。徒爲瞻仰。有惻此心。因早躁狂。若將有志。中實脆屈。未立已頹。揆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意去。凜不自容。顧念初心。悅焉如失。今此闢館。惟我之求。講學有徒。進修有地。研窮參訂。亦復有書。於古遺言。於今學者。尙有裨益。少慰此心。但懼悠悠。復循前軌。惟神啓迪。實有臨之。

告峨山龍湫文

劉因

嗚呼。一邦之望。有峨惟山。山之精深。聚而淵泉。山川惟形。有神棲之。雲雷雨露。神實司之。今是邦之凶旱。極矣。豈神之靈。坐視而不恤哉。蓋雨暘之數。出于天。非神所得專也。雨暘之咎。由於人。非神之所得而釋也。是以使神函蓄靈潤。雖欲發之而不得也。雖然。山川之神。受命于天。而主佑下民者也。今欲佑之而不得矣。則當爲之請命于天。昭昭在上。安有不從。由是言之。神雖欲無責。烏得而無責也。且小民至愚。窮且極矣。而無所歸誠。則惟淫昏之鬼是求。夫淫昏之鬼。乃神之所常屏黜。而下民之衷。亦神之所當誘相也。今氣運已窮矣。窮則必通。或天降之雨。則小民必歸功于淫昏之鬼。而惑信愈篤。孰能禁之。今是邦之大夫。致禱于神。則是禱其所當禱矣。旣禱其所當禱。而當禱之神。能隨其禱。而應之以雨。使旣足而又周浹焉。庶小民之愚。知天地之間。自有名山大川之正神。實能闡闢陰陽。而神妙造化。而境內吏民之所當敬。修其壇壝。潔其牲幣。而事之。而向之所謂淫昏之鬼者。真不足信矣。如是則人情世教。或自此而變之。則鬼神之惠。又不但一雨而已矣。如其不然。則是雲雷之澤。神其不可司之。旱乾之虐。神實不恤之。天命

之職。可怠而曠之。惑邪之俗。可助而成之。又何望焉。又何望焉。敢告。

封龍書院釋菜先聖文

安熙

維大德十年歲次丙午秋七月己巳朔越翼日庚午後學安熙敢昭告于先聖至聖文宣王熙愚極陋總角趨庭私淑諸人實始聞道自茲厥德欽誦遺編近本程朱上窺思孟以求經旨以探聖心庶竭駑頑進德修業孰云不力中道而迷悲歎窮廬摧頽已甚雖由病廢實亦惰偷內自省循枯落是懼茲焉感憤避俗巖居追憶舊聞卒究前業洒掃應對謹行信立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軔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己以及於物以化於鄉或冀有成不悖於道茲涓吉日載見祠庭旨酒蘋蘩式陳明薦尙靳啓油實誘其衷庶假威靈不至大戾謹率諸生恭修釋菜之禮用伸虔告

祭文

祭海神文

虞集

潮失故道犯我鹽官有司得防民力既殫閱歷歲時靡濟茲害浙郡多下恐就淪敗民實何辜不德在予相臣來言交修用孚乃勅中外悉智展力相爾有神亦克受職我土既固民生底安六府治修報祀萬年

祭伍子胥文

虞集

爾以忠隕主潮于吳潮今為災吳其沼乎爾其揚靈具訓海若俾妥其常毋作民虐既止既安民遂有生爾作明神永有令名

祭國信使王宣撫文

楊 奐

維歲次癸卯。四月丁未朔二十有一日。丁卯某官某。謹具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宣撫御史大夫國信使王公之靈。嗚呼。兩軍之間。零丁數騎。江湖十年。風霜萬里。不知其幾往幾來。而卒至於此乎。人主察其深誠。天下仰其大義。鬼神錄其陰功。簡策炳其高議。然事之濟與否也。非智力之不周。或期運之未至。不然以公之行。不能決和事於一言。載信書於萬世。而使干戈相尋。膏血塗地。猶執迷而不已。我公初年。委身烈祖。千載一時。雲龍風虎。蔡城既下。楚茅不來。殺氣盤礴。吞江噬淮。義膽披露。上心亦回。使星南飛。迓車擁路。歡動牛斗。歎其來暮。應對款曲。不武不怒。殷監弗遠。請視全夏。剖析利害。略無假借。我不彼欺。彼不我詐。宴勞稠疊。朝繼以夜。歸奏龍庭。君相交俞。慮後參差。或懷異圖。公爲國許。人爲公憂。蛟鱷之淵。而堪再投。公獨坦然。汝無我尤。我君我相。寧不我謀。丁酉之冬。公過陽平。贈我雄篇。出言甚誠。兩國好合。賴子以成。子才子名。搖動江城。適有家累。莫果其行。公實我知。我自不能。此所以含辛茹酸。愧負于冥冥也。嗚呼哀哉。頃間使車淹留沔陽。忽報江陵坐易星霜。宵夢飛飛。不知在牀。玉溪東館。金碧燦煌。恍然門開。棘圍堵牆。太山既裂。始知不祥。幾年金節。熠燿南荒。一日漆棺歸來。朔方將大限之難逃。抑生靈之禍未。央顧公之室。豈無橐裝千金。一揮廩無見糧。賓客蕭條。路人慘傷。嗚呼哀哉。我生後公。仕及同時。人之於公。其孰不知我之知公。獨與世而背馳。陸公何人。屈趙佗而朝漢闕。終軍孺子。攜長纓而羈南越。無以成敗。輒生子奪。公之清衷遐略。高名大節。可以撼天壤。摩日月。而素志未酬。徒賚恨于九原。此余所以撫地大慟。繼之以血也。嗚呼哀哉。尙饗。

祭太保劉公文

徐世隆

維至元十一年歲次甲戌冬十二月望日博州路總管徐世隆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太保劉公之靈嗚呼天興大元六十餘年王氣所鍾有開必先聖不獨出衆賢從之聖賢相逢千載一時巖巖劉公首出襄國學際天人道冠儒釋初冠章甫潛心孔氏又學葆真復參靈濟其藏無盡其境無涯鑿開三室混爲一家逆知天命早識龍顏情好日密話必夜闌如魚得水如虎在山易地諸葛彌天道安道人其形宰相其心誰其似之黑衣惠琳數精皇極禍福能決誰其似之邵君康節詩詠高逸方外神遊誰其似之碧雲湯休字畫清勁筆中法具誰其似之黃山文孺扈從王師柔服哀牢公於是時蜀之章泉堂上出奇鄂江飛渡公於是時晉之杜預天王旣尊山人自晦公於是時唐之李泌相宅卜宮兩都並雄公於是時周之召公中統建元宣撫十道多舉名儒親草其詔至元入省命贊萬機暫決大議力辭以歸上亦知公不屑細務止解中書仍居保傅官制未定公圖列之朝儀未肅公奏閱之方其宏化儀形萬方天遽奪之今也則亡生平少疾質明猶唱開戶視之掩書長往天子震悼朝臣涕洟下至行路靡不哀思國事有疑誰與稽之民歲有災誰與禳之僚友有咎誰與救之人之老成寧復見之曩過趙郡識二大士曰蕭曰劉器量包世混迹佛老心同孔周仁雨義風欲灑九州蕭已先蛻獨餘藏春栽培桃李徧滿君門身爲師賓門多卿相生被殊遇歿獲大葬公旣無憾我獨何悲第愧老繆嘗辱公知愛我典故視草翰林持衡文部公非私舉我豈懷恩言念知舊往哭其墳南州孺子生芻一束奠章寫心老淚盈掬嗚呼哀哉尙饗

祭硯司業先生文

滕安上

至元己丑十有二月某日。門生國子博士滕安上。謹遣子羽。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司業先生硯公之靈。士之文章。與世汙隆。百年以來。南北不同。惟公述作。有稽其中。學者師之。知所適從。士之志操。與齒盛衰。一生之間。終始自違。惟公抱負。白首不移。學者仰之。得其表儀。於戲。教授東垣。淵淵乎經義之學。司業成均。表表乎忠孝之教。其起之暮也。固非淺淺之可議。其去之果也。去非庸庸之可效。公之歸老。猶振頽波。遽云逝矣。爲之奈何。八十雖壽。在公匪多。聞公易簣。了然不亂。平生之守。於此益見。自公之歸。夢寐見之。況於永訣。無復見期。一官羈人。送不及尸。千里致奠。寓哀一詞。

祭魯齋先生文

呂端善

公之道在天地。德在人心。行義在朝廷。功業在後世者。章章表表。如日之在天。如泉之在地。爲門生者。不當以是瀆陳之。惟其私心之不能自己者。敢以告之。公之生。以扶人極。振人綱。爲心沒而不應。肯忘也。今人極其立乎。人綱其明乎。下士茫茫。豈無才良。閒有作者。敢希厥成。言語不通。趨詣不同。聞望不崇。誠孚不隆。猷之雖遠。羣呼四訏。謂角而童。謂雌厥雄。使公而在。猷難厥終。公而已矣。疇能奏功。維蒙古生。巍然古風。稔公之教在耳。蘊公之化于躬。雖所賦有厚薄。所得有纖穠。惟公擇其尤者。相之導之。以陰誘其衷。使之默識心通。視明聽聰。謀嘉慮忠。言行諫從。則可以鞏國家無疆之祚。惟寧永生民無疆之休。惟洪則我後人於子於孫。亦叨居于至化之中。生也望於公。沒也又望於公。於以見生民之心。望望於公者無窮也。

魯齋先生陞從祀祭文

許約

維皇慶二年六月十四日癸酉。欽承綸旨。以先師文正公魯齋先生。列於大成至聖文宣王從祀之位。門人許約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合辭而祭之。曰。自太極判而人文開。包義作而卦畫始備。物以致天下之用。成器以爲天下之利。蓋肇乎乾坤者。惟一理。盈乎宇宙者。惟一氣。人倫由是而明。萬事以之而理。王之所以王。帝之所以帝。百世同符。有一無二。迄于周衰。篤生聖人。有德無位。遭時之屯。周流天下。而不我用。乃獨任乎斯文。明王道於已晦。振綱常而再新。顏曾再傳。而得子思。至孟子。獨不迷其津。泯泯焚焚。歷歲時之既久。承承繼繼。乃寥廓而無聞。迨乎有宋。實生周子。畫無極之大原。爲萬物之根柢。扶泰山已摧之巔。發千古不傳之祕。淵淵河洛。大暢斯旨。天理之微。人事之著。鬼神之幽。至於子朱子。而大備。天眷皇元。我文正公。實有得於此也。合衆議而有歸。惟前賢之是證。既縷析而毫分。亦提綱而振領。盡小學之精微。爲後人之龜鏡。言仁義必本諸身。言道德必由乎性。動靜必循乎禮。終始不忘乎敬。春風藹然。物我融會。冰壺瑩然。表裏輝映。出而佐時也。必欲底雍熙之和。進而事君也。必欲止唐虞之聖。事必探乎幾先。俟其久而乃應。言治亂之所生。盡天人之交勝。其高也。入於無倫。其近也。不離於日用。敍天工而振王綱。正人心而祈永命。觀其運用天理。而見諸行事者。欲名言而奚罄耶。蓋嘗思之。以百年凝道德之身。千載繼絕學之志。由布衣而起田野。總庶官而宅百揆。明歷象以授人時。創辟雍而教胄子。忠言蹇蹇。氣不少衰。爲學孜孜。老而後已。蓋其所造者深。所積者廣。舉而措之事業者。獨高乎一世。非義精而仁熟。道全而德備者。疇克爾耶。宜乎聖天子念之不忘。崇以魏國之封。褒以文正之諡。又欲嘉惠後人也。乃命列于從祀之

位既相其子。又撫其孫。猶諄諄而不置也。況約等親出其門。提耳之言。面命之誨。天地純全。古人大體。朝焉夕焉。誘掖諄至。容聲警效。不遠伊邇。嗚呼。昊天罔極之恩。仰而思。俯而戚。曷其有既耶。

祭康先生文

王思廉

翰林學士承旨致仕王思廉。致祭于故國子博士康先生之靈。而言曰。吳楚奇材。榘楠豫章。下蔽牛馬。上摩穹蒼。修直堅緻。可棟可梁。斧以斯之。不得締構乎明堂。渥洼異種。綠耳飛黃。過都歷塊。電掣龍驤。以駕大輅。和鸞鏘鏘。困於鹽車。弗獲馳騁乎遐方。先生之學。經笥書囊。先生之才。錦心繡腸。視草北門。制禮奉常。外而藩宣。內而贊襄。何施匪宜。皆其所長。進用無媒。竟老國庠。猶木之不遇於匠石。驥之不遇於孫陽。噫嘻。孰維孰綱。孰主孰張。吾欲問之神理茫茫者。英已矣。識者歎傷。雖然。有德以化其鄉。有文以流其芳。愈遠愈思。愈久愈光。是之謂不亡。

祭徐承旨文

李之紹

維大德五年春二月辛卯。中書平章政事賽典赤等。謹致祭于故翰林學士承旨徐公之靈。嗚呼。古人有言。人材實難。撫治論賢。遺世永歎。才與時夸。識局於器。文勝自敷。授事則躡。偉哉通儒。慨惟容翁。蚤奮其辭。乘時之隆。肆其餘長。見於治功。出入中外。曰亦有歲。素髮滿幘。歸掌帝制。渾渾周誥。我庶見之。諤諤廷議。我庶選之。朝有老成。衆與有慶。孰云其去。有不惆悵。君子之心。夙夜本朝。忍失去之。以遠爲超。割爾歸盡。嘖嘖稱遽。身有遺用。永蓄弗著。千里寓哀。匪哭其私。國之遺老。我寧不思。

祭袁學士文

虞集

昔在故國。寓都海邦。乃睠鄞越。視漢河陽。王公近臣。專邑列府。卿士以還。民莫或數。公生其間。不靡不矜。師友是求。問學是承。先宋旣亡。文獻淪隊。遺老或愍。力接淵懿。家藏多書。俾昔石渠。下至琴弈。亦最其腴。博學洽聞。瑰偉精瑩。人無閒言。公亦自信。我從草茅。或援起之。公以賞延。後先京師。于時同朝。多士濟濟。公獨我友。尚論其世。制作討論。必我與聞。或辨或同。有定無誼。公泰而舒。我蹇蹇跋。三十餘年。亦多契闊。公在禁林。益躋華階。人曰孔宜。公曰足哉。歸而寄書。勸我慰我。亦喜優游。自詫其果。曰易春秋。曾與子談。將卒成書。恐老弗堪。老不廢學。唯予與爾。終而無忘。庶其在子。言猶在耳。俄以訃來。噫。天生公。乃止斯哉。儒林木萎。壁府星隕。伊邦之瘁。伊道之閔。區區深悲。遠莫致之。託公鄉人。致茲哀辭。公聞之乎。不聞之乎。

哀辭

平章政事廉公哀辭

李元禮

嗚呼哀哉。識公於生之日。哀公於死之後者。人情也。哀公於死之日。昧公於生之前者。人情乎。嗚呼。識而哀。一人之私哀也。哀而不識。天下之公哀也。方公之在相位也。朝廷倚之以爲重。四夷賴之以爲安。萬民化之以爲治。陰陽調和。而品物無不遂矣。及公以病去位也。天下皇皇。祝公無恙。豈期沈疴。反復而竟不起矣。嗚呼哀哉。蒼天蒼天。果蒼蒼耶。胡爲遽奪公以亡耶。伯夷之清。伊尹之任。魏徵之良耶。其忠魂正氣。散在天壤間。幾世幾年。復爲賢相耶。不然。將升而爲星辰。峙而爲山嶽。流而爲海。爲江耶。嗚呼。作善降祥。不善降殃。何此理之反常。而不可明耶。故余誄公以辭者。蓋非一己之私傷。亦以公天下之哀。而哀萬民。

之失所望也。

林處士哀辭

袁桷

道家言黜聰明去健羨而神始完。是果爲得道耶。古者上壽百二十歲。竊不死之說者曰。修之益真。其道彌親。壽而無德與名。君子恥之。故修短有命。遺壽焉。猶可言也。名德不至。則澌盡腐滅。又安所取哉。古之人若是者衆矣。今得一人焉。曰林寬。字彥栗。形臞而器溫。其於學也。汲汲然。逐日以補。有不足焉。則力探簡策以自證。其爲文。必達於理。而始精於詞。謂詞者載理之具也。理不足焉。詞雖精無益者。深思以求之。傍取傳記之說。勦絕傳會。據宗統原。以會于一。復懼其未盡是也。則祕重自念。將周游四方。闕疑廣聞。目擊而心領焉。噫。若可謂勤已矣。道散於九流百家。彌綸者至矣。其弊有不勝言者。汎溢俚雜。尸坐瞠目。漸入於無聞之傳。予嘗察彥栗。知其心有深憂者焉。余始見于姑蘇。氣和以謙。再見於京師。愀然以思。取士之道非一。嚴畛域。析豪髮。有司者之過。遺逸不舉。則凡我徒在官者。誠有罪。彥栗志不在是。推彥栗之志。在問學爲之。而不果就。若是者。真有命矣。悲夫。延祐六年三月。卒于京師。年三十有九。其弟字友謹。哭且曰。吾必奉喪歸吳興。吳興吾先人所藏。遂爲詞以申其哀焉。辭曰。

氣清明兮受元陽。德弼中兮闡以章。挈太古兮儼九皇。播挈精兮瓊圃芳。力未具兮志則專。一葦渺兮濟巨川。慨不進兮道遠邇。白晝速兮陰風旋。數實紀兮吾何愆。路孔修兮神獨還。靈旒遷兮木葉丹。儼夫人兮在空山。玉蓉冠兮紫佩蘭。

丁文苑哀辭

許有壬

哈八石取父字。姓丁。字文苑。于闐人。與予同登乙卯進士第。倅固安州。椽左司。除禮部主事。予佐吏部。故游從爲多。改祕書著作。拜監察御史。又與予同官南坡之變。梟獍黨與。列據津要。文苑康里子山暨予實同論列。遷戶部員外郎。予在左司計事。率相見。俄僉浙西道廉訪司事。遂閒南北。予居武昌。適移湖北。新制憲官各色。用止一人。長憲者同出西域。卽日引退。臺報不允。文苑曰。無例且退。持疑文冒進可乎。堅臥不起。予踰居絕人事。獨相往來。鵠山楚觀之絕頂。梵宮琳宇之僻地。荒城廢壘。村居野池。靡不至焉。時絕江登大別。宿郎官湖。賦詩談論無虛日。一日把酒相屬曰。人生離合有數。君閒我退。針芥相投。但恐造物見妒。不終遂此。先子監祁陽縣。有惠政。潛德未章。子亟銘之。予不獲辭焉。未幾。予除兩淮轉運使。文苑移山北。邸報同日至。山北置大寧。古白雲地。去京師東北尙八百里。陸不可挈家。水縈紆五千里。扶病擁幼。殆不能爲謀。予官揚州。崎嶇來過。曰。我非瀆於進也。主上新政。不敢不行。而老幼累我。且都而杭。杭而鄂。鄂又山北。有力且疲。况貧乎。鄂不可留。揚米貴。亦不可居。杭吾樂之。穀又差賤。且其人德我。吾謀定矣。迺命諸子買舟而東。獨挈一小僕乘傳而北。予留之。飲三晝夜。而後去。酒中嘗曰。我作事素勇。今殊猶豫。何也。予戲之曰。人改常不佳。君豈厭世邪。迺笑曰。昔溫公記宋子才暴謔。其言偶驗。我不信也。因出臂示其堅實。曰。斧吾擊。亦不死也。於虜。今乃真死矣。蓋時方大疫。暑行至東平。主僕皆病。歸抵淮安。卒於舟中。至順元年六月二十三日也。郡大夫率其國人。藪之。予旣爲位哭。遣人省其墓。告其家。子慕高。迎柩歸。艤舟餞別之地。哭爲之慟。監縣公葬祁陽。遠不能耐。予欲蜀岡買地處之。慕高曰。杭西山。先人所愛。因可守也。遂謀葬焉。母子力不能舉。漕司暨他官府。若嘗往來。共賻之。得楮幣中統餘萬緡。旣襄事。餘可經理其家。

淮東憲長答里麻嘗同官閱其貧請贖于朝不報初文苑爲固安隸京號難治民劉奉益橫甚賽祈烹五十羊聚羣不逞震動里閭執而發其椎埋焚剽數十事度不解逸去反肆誣構詔大官雜問禁中辯折明直劉寘於法築堤堰三百里河以不害兩道凜然折彊暴如拉朽蜀兵未戢按部直要衝布置施爲若老於兵者統兵省臣薦其有將帥才可治邊事云內外持憲知無不言制吏輩噤不得出一語平居論事慷慨歷落一坐盡傾遇事則奮發勇往無前長于觀人某邪某詐默以相告後輒多驗作歌行豪宕如其人古詩清粹皆可傳也延祐初朝廷始以科舉取士天下之大才五十五人出官四方或儒於施或汚於賄歷歷在人得免詬議如文苑者可數而天復中道畫之於虜惜哉予昔銘監縣公謂其多善未報當在文苑今文苑壽才四十有七賚志以沒此又何邪豈天又尼其身而大其後邪天道是邪非邪予益惑矣嘗獨坐閱同年錄十六年間爲鬼錄者十五人矣尙忍以區區聲利置胸中乎或者視爲四海九州之人恕乎無情予不忍也慕高將狀其行實求予爲銘而其狀未至爲之辭以發其概且以寫予哀云天之生才兮亦孔之艱前不知其幾世兮後復幾年何林林之百萬兮獨斬於賢器方適用兮陶復不堅雲未雨而掃蕩兮華未實而摧殘豈矰繳之在天兮惡有翼之高騫冥冥之中兮孰司其權昔君之北兮歌呼水壩今君之來兮丹旄翩翩藥膳匪良兮道路連遭妻子睽隔兮良友棄捐我哀曷忘兮我言曷殫西山蒼蒼兮惟所便安玉樹森立兮澤流有原冀伸於後兮以報其前破不可完兮逝不可旋惟生無愧兮雖歿猶存修短有數兮吾其舍旃馬革牖下兮非蟻則鳶九原有知兮其然不然

謚議

何忠肅公謚議榮祖

虞集

嘗聞善相天下者。蓋必本忠厚之心。廓容受之量。明事理之諦。周經營之材。極久遠之慮。躬負荷之責。而後可庶幾也。是故待事有先幾。應變有餘智。持久有定功。處物有成謀。其功業始可得而論矣。若命與時。遇位以倖致者。充數之差。欺世之禍。彼且無逃於天地之間。生民何賴焉。觀於至元大德之間。以大臣贊國論。不爲近利細故所動搖。本之以祖宗之舊典。定之以禮律之微意。以成天下之務者。平章政事何公。何可少耶。公爲御史中丞時。權臣用事。數爲所危。公守職不變。終以是去位。天下之望固已在公矣。成宗皇帝在位。完澤公之威重。沈毅答刺罕公之仁明。正大實相左右。朝多君子正人。而公獨以耆老精練。彌縫條理於其間。豈漫焉嘗試而爲之者哉。卒能成太平之盛。非偶然也。然於是時。好功興利之徒。間出其間。偵國家財用之急。積慮密講。將有所作爲。議數上。公必正坐堂上。奮仁者之勇。明目張膽。論民命國體之所以然。發言折其謀。使不得行。耕田鑿井之民。晏然無所顧慮。以遂其生理於當時者。公存心之最著者也。數歷臺省數十年。皆要官重任。然衣服飲食之奉。儉約不異於儒素。身死之日。賜金給用之外。略無餘貲。此其立志。非常人所及。宜其所成就如此。謹按謚法。廉方公正曰忠。執心決斷曰肅。請易公名。不亦宜乎。

昔者有道之君子。內充然而有餘。無所待乎外也。未嘗求用於世。亦未嘗不求用於世也。有天下國家者。知其有道。尊敬而信用之。則爲之出。於是應之以文學政事。隨施而見。不爲喜幸。不用則不爲變移。其志大矣。然或者假事以自售。己見用而無足以行也。則以偃蹇日取盛名。終身不一試。謂古今爲可誣也耶。故翰林學士陳公方。盛年時。閉戶讀書。未始有求用之心。及爲朝廷所用。諄諄然視其職事之所在。而謹奉之。略無厭常喜奇。高自標致之意。始終清要。蓋迫而後動。來而後應。定而後就。恆無心於其間。此其視無能而求用。避事而取名。以傲忽欺罔一時者。爲何如也。故其高文大冊。以華國者。皆舒遲溫厚之言。橫經論道。以淑人者。皆文質兼備之教。論禮則欲修一代之經。司刑則知先無訟之本。至於處己接物。溫恭退讓。君子視之。則樂其雍容。小人仰之。則失其鄙暴。謂之大儒先生。斯無忝矣。諡法。道德博聞曰文。仕不躁進曰靖。諡曰文靖。其合公之行也哉。

姚文公諡議繼

柳貫

天地真元之氣。一會則聖神代作。揚熙秉耀。乘華協瑞。以開太平。而必有不世出之臣。挺生其間。攬結粹精。敷爲制述。於以增煥盛德大業。而聳之三五載籍之上。蓋數百年而得一二人焉。其有關於氣運者。如是。豈徒乎文哉。乃若先正魏國許文正公之在吾元。實當世祖皇帝恢拓基圖之始。倡明道宗。振起來學。一時及門之士。獨稱集賢大學士姚公燧。爲能式纂厥緒。以大其承。然觀公之言。而考夫文正之學。則其機籥之相須。殆不啻山鳴而谷應。雲起而龍翔也。故大德至大皇慶之間。三宗繼照。天下乂寧。而公之文章蔚爲宗匠。典冊之雅奧。詔令之深淳。固已抉去浮靡。一返古轍。而銘志箴頌之雄偉光潔。凡鏤金刻石。

昭德麗功者。又將等先秦兩漢而上之。以闢夫作者之域。排沮詆訾不一二。而家傳人誦已十百。雖欲揜之。孰得揜之哉。他日良史執筆。以傳儒林。則公在文正之門。豈直儕之游夏而已也。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然則以之節惠。公奚慊焉。謹按謚法。博文多見曰文。敬直慈惠曰文。請謚之曰文。

蕭貞敏公謚議

劉致

聖王之治天下也。必有所不召之臣。蓋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蟬蛻塵埃之中。翺遊萬物之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以之。傳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故必蒲車旌帛。側席以俟。其至。冀以勵俗興化。猶或長往而不返。亦有既至而不屈。則束帛。資于邱園者。治天下者。以之也。於吾元得二人焉。曰容城劉因。京兆蕭巖。君始由平章咸寧王野仙薦。世祖徵不至。授陝西儒學提舉。繼而成宗。武宗。仁宗。累徵授國子司業。集賢直學士。未赴。改集賢侍講。又以太子右諭德徵。始至京師。授集賢學士。國子祭酒。諭德如故。尋得告還山。年七十七。以壽終。士君子之趣向不同。期各得所志而已。彼不求人知。而人知之。不希世用。而世用之。至上徹帝聰。鶴書天出。薛蘿動色。巖戶騰輝。猶堅臥不起。不得已焉。始一至。卒不撓其節。不墮所守而去。亦可謂得所志也已。方之於古。則嚴光周黨之流。亞歟。雖其道不周於用。而廉頑立懦。勵俗興化之功。亦已多矣。且其累徵而不起。豎出而卽歸。不既貞乎。以勤自居。其好古好學之心。不既敏乎。按謚法。清白守節曰貞。好古不怠曰敏。請謚曰貞敏。

元文類卷之四十九

行狀

中書左丞李忠宣公行狀

姚燧

公諱德輝字仲實世居通之潞河曾祖某祖全再世不仕考朴尚書吏部主事妣宗夫人三子長德英德芬季公吏部君生三十九年且卒指公謂宗夫人曰吾爲吏治獄不任悍鷲刻削人蒙吾力脫罪罟齒平民者衆天或報施善人是兒其大吾門者勿憂貧且賤公方五歲哭之如成人家纔儲五升菽夫人春蓬稗爲糧芼藜苳爲菹活之荒歲旣就外傳嗜讀書束於貧無以自資輟業十六監酒豐州祿食先足旨甘有餘則市筆札錄書夜誦不休夫人以過耽苦慮傷其孱薄也爲滅燭止之已乃厭糟麴歎曰志士顧安此也耶仕不足以匡君福民隱不足以驩親善身兩間之間人壽幾何烏可無或有聞死同腐草木也絕少年輩不游召其所親輿率一時名公碩儒歲丁未用故太傅劉文貞公秉忠薦徵至潛藩俾侍今皇太子講讀薦故翰林侍讀學士竇默故宣撫司參議智迂賢皆就徵癸丑先朝封周親割京兆隸潛藩擇庭臣可理賦者使調軍食實出公從宜使辟故真州總管高逸民自佐時汪忠烈公始宿兵利州扼四川衿喉規進取數萬之師仰哺於公乃募民入粟綿竹散幣集之或給鹽券使歸京兆受直陸輓興元水漕嘉陵一年而錢粟充棟於軍中宋臣余玠議棄平土卽雲頂運山大獲得漢白帝釣魚青居苦竹築壘移成

都蓬閩、洋、夔、合、順、慶、隆、慶、八府州治其上。號爲八柱。不戰而自守矣。蹙蜀之本。實張於斯。丁巳。深峻用事。臣大集關西、河南諸臣入計局。以中嘗爲潛藩用者。文致多方。於公獨無絲髮得已。未從南征。至鄆留後行營。庚申。以爲南京經略使。再月。又以爲北京宣慰使。其年皇帝卽位。中統改元。五月。又以爲燕京宣撫使。燕多劇賊。造私幣。雜真行民間。陰結死友。相誓復仇。怨殺人。公悉捕誅之。雖中書開府在燕。令行禁止。多不上白。由是忤時相意。以誣去位。從北征還。守北山諸關。三年。惡已相反。誅以爲山西宣慰使。罪權勢之籍民爲奴。免而良者。將千人。至元改元。罷宣慰司。授公嘉議大夫。太原路總管兼府尹。至是潛藩故臣相無有出爲二千石吏者。上以太原難治。故留居此。會我先左丞公當分省。遷調山西河東。世職守令。卽遣諭旨。公拜稽首曰。陛下以臣堪一縣。俾爲令。臣烏乎可擇。況以千里寄治非材。大懼任使不稱。以傷陛下之明。敢薄之耶。自爾愈益勤勵。崇學教以明人倫。表孝節以善風俗。逐姦賊以剔民賊。裁婚葬俾師簡儉。敦耕桑以富生理之出。立社倉以虞水旱之歉。一權度以絕欺詐之攘。嚴鼓柝以警奇竄之覬。凡可與民漸摩仁義者。無弛不張。嘉禾瑞麥。六出其境。滿秩。左部差功最天下。右部考過。惟草竊盜不獲一人。五年徵入爲右三部尙書。人有由訟財而失其兄子者。公曰。何疑焉。叔殺之也。深竟其獄。公所信厚及權貴。言可撼公者。莫不請求。保爲衣冠之族。無有是也。皆漫不爲應。懸己俸爲賞購之。其家人果上變告。情狀呈露。言者慙服。叔竟以是病死。俄轉戶部尙書。事無大小必決之。一日書判煩勞。指爲之蠶。七年會上。以蝗旱爲憂。俾錄山西河東囚。行至懷仁。民有魏氏。發得木偶。持告其妻。挾左道厭勝謀殺。已經數獄。服詞皆具。自以爲不冤。公燭其誣。召鞠其妾。榜掠一加。服不移晷。蓋妬其女君。謂獨陷以是罪。可又殺之也。卽

直其妻。而杖其夫之溺愛受欺。當妾罪死。觀者神之。或咨賞泣下。八年授中奉大夫。參知北京行尚書省事。九年罷尚書省。以故官參知北京行中書省事。京南徒水歲泛溢。至城下爲患。公築堤捍去。皇子安西王有土關中之明年。當十一年。奏求公輔己。以故官改安西王相。至則視瀕涇營牧故地。可得數千頃。起廬舍。疏溝澮。其中假牛種田。具賦予貧民二千家屯田。最一歲入得粟麥石十萬。芻橐束百萬。公是來也。貧不能從妻子。留之京師。事或上聞。賜錢二千緡遣之。明年詔以王相撫蜀。其年重慶猶城守。東西川各開樞府。合兵數萬人圍之。公至成都。兩府爭遣使咨受兵食方略。公危語動之曰。宋今旣亡。重慶以巨擘之地。不降何歸。政以公輩利其剽殺。不得有子女懼而來耳。不然他日兵未嘗戰。及招討畢。某偕中使奉璽書來赦。最宜正言明告。嚴備止攻。以須其至。反購得軍吏杖之。爲僞得罪。懷之入降。水陸之師雷鼓繼進。實堅其不下也。中使不喻詐計。竟以不奉明詔反命。如是者皆公輩玩寇疆場。心迹之著白者。況復軍政不一。相訾紛紛。朝夕敗矣。豈能必成功爲哉。兩府多致金帛子女爲謝。曰。戎捷與人。法令所不禁也。公讓不受。出未至秦瀘州畔。而重慶圍果潰。再退守瀘州。十三年秋也。明年詔以不花與公代爲西川副樞。公兼王相。大軍旣發。公留成都。供億食纔支半月。賦粟繼之。官船不足。括商民船千艘。日夜督運。其年復瀘州。十五年重慶之圍再合。踰月卽下。紹興南平夔施思播諸山壁水柵。隨之皆下。而東樞府猶故將也。懲前與西川相觀望。致敗惡相屬。願獨軍圍合州。初公撫蜀。徑東川歸。以爲重慶帥闔受圍。必徵諸屬州。兵盡銳拒守。合州空虛。誠使諜人持書曉之。兵隨其後。亦制合一奇也。卽出合俘繫順慶獄者。縱之使歸。語州將張珏。以天子威德遠布。宋室淪亡。三宮皆北。又頌聖量含弘。錄功忘過。能早自歸。必取將相。與夏

呂比又爲書反覆禮義禍福。譬解其言。以爲均爲臣也。不親於其子孫。合之爲州。不大於宋之天下。子孫舉天下而歸我。其臣顧偃然負阻窮山。而曰。吾忠於所事。不亦甚惑乎。昔也。此州人不自爲謀。求去就者。以國有主。寧死不欲身被不義之名。故爾得制其死命。主今亡。猶欲以是行之。則戲下以盜賊遇君。竊若首以徼福。一旦不難也。其說累數千百言。又約書言爲檄。刊木於山。浮板於江。珏未及報。而公還王邸。至是合遣李興張郃十二人者。謂事成都。皆獲之。當斬。復爲書縱歸。使喻其將王立。其言如喻珏者。而益剴切。興至。立亦計。夙與東府有深怨。懼誅。使興等導帥幹楊獬。懷蠟書。間至成都。降。公從兵纔數百人。赴之。東府害其來。爭有言。前歲公爲書招珏。誠亦極矣。竟不見寤。無功而還。今立珏牙校也。習狙詐。不信人。特以計致公來。使與吾爭垂成之功。延命晷刻耳。未必定降。定降。公冒吾圍而來。受何物。視我必不汝進。公曰。前歲合以重慶存。故力可以同惡。今也孤絕窮而來歸。亦其勢然。吾非攘若功者。誠懼汝憤其後服。誣以嘗抗蹕先朝。利其剽奪。快心於屠城也。吾爲國活此民。豈計汝嫌怒爲哉。卽單舸濟江。薄城下。呼立出降。安集其民。而罷置其吏。立德之興金玉飾少艾爲謝。公曰。若以吾爲是來耶。吾無事乎此。其持往餽之。東府合人自立而下。家繪事之。川蜀平。復以王相遠邸。是年王薨。公感其受知深。而悼夫棄國之蚤也。哭之幾不能生。十七年。詔公與南省參政程某。卽其地聽思播。湖南所訟。鎮遠黃平田。會西南夷羅氏鬼國。叛別詔雲南。湖南。四川。合兵三萬人。誅之前茅及境矣。公曰。蠻夷無親。爲俗吝貪。始由邊將撫之失策。積怨以叛。好事之臣。請加兵誅。旁諸小夷。洵懼相擅。繼叛者必衆。恐非直三萬人。能歲月平也。吾賴天子仁聖。馳一介之使。招之。可坐俟其徠。豈必煩兵。不及以聞。遣安珪止三道兵。張孝思諭鬼國降。其酋阿察熟。

公名問曰。是活合李公耶。其言人曰。明信可恃。卽日受命。身至播州降語。且泣曰。吾屬百萬人。非公惠活。寧鬪死不降。事畢。驛聞。上爲之開可。改鬼國爲順元路。以其弟阿利爲宣撫使。其年王相府罷。十一月二十一日。始至黃平。是夜也。星如斗。貫館垣外。公弗善也。歎曰。他日嘗夢主烏江。今播水適名烏江。與是星。皆吾死徵也。夫吾嘗誦馬伏波老當益壯之言。而奇曹武惠爲將不殺。得今活羅鬼馬革裹尸歸。何憾。二十七。日卒。後七日。資政大夫中書左丞安西行中書省之命下。蠻夷望轎車。爲位祭。且哭者。動百千人。塗所經。男女空家。咨嗟聚觀。合之安撫使立。衰經率吏民迎哭。傾振山谷。爲發百人護喪。達興元。上聞而悼之。贈光祿大夫中書右丞。諡忠宣公。賜錢二千緡。具葬先妃嗣王。遣前僉書王相府事李羅。賻錢五百緡。具奠。明年僉播州安撫司事何彥。抗章請卽州治之東爲廟。制曰。可。薨年六十二。夫人胡氏前公卒。今夫人某氏子一人。嘉議大夫安西路總管兼府尹諸軍奧魯類也。女二人。長適嘉議大夫禮部尙書劉秉恕。幼在室。嘗概公平居。以先夫人剛嚴。其弟宗亨有小過。對衆奮杖撻之。不少惜。公若何而驢。奉使未嘗有厲色。遽言其亦能子哉。二兄旣位。不大耀於時。每分吾有。不至以寡乏見告。其盡禮姊氏。不以語人。人知爲姑。若從母。不以爲兄弟也。與人交。誠易炳白。不張城市機穽。不面爲許。退與他人語。必諄諄暴其所長。而韜其不及。至繩檢姦慝。奮發忿急。不能容其過。然亦不能留怨惡於胸中。雖舊欲擠己。入不測淵者。事已輒忘之。略無校言復意。自奉甚薄。有積則施之。不爲子孫他日計。西川副樞上嘗賜以玉帶錦衣。錢二千五百緡。止留其服物。餘悉分之親戚賓客。一日而盡。人問之。則曰。曩吾家多責券。縣官憐而賜償之。無負矣。吾貴而薄功。又可富而厚享耶。不思而兩有之神。不福人。幸以是人曰。我貧。吾利器也。故自入官。

非素所往來。有相答報者。未嘗恃形勢取一錢直餽。再爲尙書。權臣力能生殺人。恥公共事累年。足跡獨不及吾門。以祿薄用奢爲言。願奉母錢百金交驩。令取子自益。卻之。亦不爲謝。王相七年。及事先王五年。言必切切。臣職子道。請聞斯行。以絕專嫌。簡約侍衛。以裁浮費。無急土木。殫匱民力者。中外所厭誦。凡人賢而有聞。滿調將東歸。必薦汲之王。陞秩留之。故關輔得士爲多。皆視爲己職。當然未嘗語人。由我而然。以期見德。遇事謹敏。好謀善問。多不自用。及其末路。生人之心愈切。取信蠻夷。聞其諭招。椎結荷旃。竭蹶慕義。三道之兵。爲之抑首。思徼利於萬里。羞成功於一介。賈星烏江。馬革包柩。斬木通道。昇歸要荒。抑嘗觀今中統以來。將相臣死。率於其家。天下之情。稱其平生所爲。功高者惜。德大者思。不過如是而極。然未有若公。逢掖死事。爲世所壯者也。嗚呼賢哉。又嘗觀古君臣。莫難於合。莫尤難於信。蓋合或可伺。所欲以中。而信則必不可襲。取於一時。自公始侍潛藩聖皇。非遽貴之也。亦嘗身接之。面訓之。指授之。親以細微。觀其敬忽。置之糾紛。試其理解。讐以雷霆。察其變常。納之汙濁。驗其潔白。旣久而後知遇也。其後三十三。年之中。或使或牧。或從或留。或相或傅。諸侯王。或將。凡賞勳勞。優者舊。可以勸人。臣者。公皆與爲之。至商論羣臣能否。於公不曰清。則曰剛。或曰不欺。不見有貶於聖訓。用未盡。年未耄。人猶未足其悲。受任於已。試知遇於旣久。可與疇咨海內者。將不知誰在也。嗚呼悲哉。後三年。頰彙進遺事。求狀公行。燧亦荷公知。且久遊其門。又與頰嘗同受學。義不得以不文爲讓。姑爲論次如此。奉議大夫。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副使。姚燧謹狀。

公諱文用。字彥材。真定路藁城縣人。元帥公第三子也。公生十年。元帥公死。王事于歸德。母李夫人。治家嚴。伯兄忠獻公文炳。教諸弟有法。公內承家訓。而外受學。侍其先生軸。故學問早成。弱冠以詞賦試中真定。時以真定彙城。奉莊聖太后湯沐。歲庚戌。太后使擇邑中子弟來上。公始從忠獻公。謁太后和林城。世祖皇帝在潛藩。命公主文書。講說帳中。常見許重。癸丑。世祖以憲宗皇帝命。自河西征雲南大理。忠獻公在行。公與弟壽國。正獻公文忠。先在軍中督糧。具贊軍務。丁巳。世祖命授皇子經。是爲北平王。雲南王也。又使爲使。召遺老於四方。而太師竇公默。左丞姚公樞。鶴鳴李公俊。民敬齋李公治。玉峯魏公璠。偕至於王府。得人爲盛。己未。世祖以憲宗命。取宋。公發沿邊蒙古漢人諸軍。理軍需。將攻鄂州。宋以賈似道。呂文德。將兵抗我。水陸軍容甚備。九月。世祖臨江閱戰。忠獻公請曰。宋恃江爲險。兵力厚。法當先之奪其氣。臣請先。公與正獻公。固請偕行。世祖親料甲冑。擇大艦授之。乃率敢死士數十百人。鼓棹疾呼奮進。直薄南岸。諸軍亦爭進。宋軍來赴戰。三合三敗之。公乘小舟歸報。世祖。世祖方駐香爐峯。因策馬下山。問戰勝狀。則扶鞍起立。豎鞭仰指曰。天也。卽賜卮酒。使主帳下宿衛。且命傳令他帥曰。今夕毋飲酒。毋解甲。明日將圍城。旣渡江。會憲宗崩。閏十一月。師還。庚申。世祖卽皇帝位。建元中統。公持詔宣諭邊郡。且擇諸軍充侍衛。七月。還朝。中書左丞張仲謙。宣撫大名等路。奏公爲左右司郎中。二年八月。佩金符。以兵部郎中參議都元帥府事。三年。山東守臣李壇叛。據濟南。從元帥闊闊帶統兵伐之。五月而克其城。壇伏誅。山東平。元帥卒。公還都。元帥阿朮奉詔取宋。召公爲屬。公辭曰。新制諸侯總兵者。其子弟勿復任兵事。今伯兄以經略使總重兵。鎮山東。我不當行。帥曰。潛邸舊臣。不得引此爲說。公病不行。五年改元。至元之歲也。上曰。

董某安在年始壯不使爲國効力今安在召授金符爲西夏中興等路行省郎中中興自渾都海之亂甫定民間相恐動竄匿山谷而省臣方入奏同僚不知所爲公曰吾死不可以去此宜鎮以靜乃爲書置通道諭之然後粗安始開唐來漢延秦家等渠墾中興西涼甘肅瓜沙等州之士爲水田若干於是民之歸者戶四五萬悉授田種頒農具更造舟置黃河中受諸部落及潰叛之來降者時近屬貴人曰只必鐵木兒者鎮西方其下縱橫需索旁午不可會計省臣不能支公坐幕府輒面折以國法其徒積忿譖公貴人怒召使左右雜訊之意叵測公曰我天子命吏請得與天子所遣傳貴人者辨天子所遣傳貴人者中朝舊臣嘗事莊聖太後來詰問公不承貴人旨意狀公曰我漢人生死不足計我所恨者仁慈寬裕如貴人以重戚鎮遠方而其下毒虐百姓凌暴官府傷貴人威名於事體不便因僂指其不法者數十事詰問者驚起去白貴人卽召公謝之曰非郎中吾殆不知郎中持此心事朝廷宜勿怠自是譖不行而省府事粗立二年入奏經略使宜還以上旨行之中興遂定三年行省罷還京師命公爲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辭之五年立御史臺授公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以仲兄右衛親軍千戶文蔚卒不及赴八年立司農司授公奉訓大夫山東東西道巡行勸農使十一年三月加朝列大夫勸農使如故山東中更叛亂多曠土公巡行勸勵無間幽僻入登州境見其墾闢有方公爲詩表異其守移刺今刻石在州治於是列郡咸勸地利畢興五年之間政績爲天下勸農使之最十二年丞相安童公奏公爲中順大夫工部侍郎代紇石里紇石里者阿合馬私人也其徒間安童公罷政卽使鷹監奏曰自紇石里去工部侍郎不給鷹食鷹且瘦死矣上怒趣召治之因急逮公入見上望見曰董某顧爲爾治鷹食者耶置不問別令取給有司阿合

馬知不可譖。十三年出公爲少中大夫。衛輝路總管兼本路諸軍與魯總管佩金虎符。郡當要衝。民爲兵者十九餘。皆單弱貧病。不任力役。會初得江南圖籍金玉財帛之運。日夜不絕于道。警衛輸輓。日役數千。夫公盡然憂之曰。吾民弊矣。而又重妨穡事。殆不可。乃從轉運主者言。郡邑胥校足備用。不必重煩吾民也。主者曰。公言誠然。卽行。公言事萬有一不虞。罪將誰歸。公卽爲手書。具官職姓名。保任之。民得以時耕而運事亦無不具者。諸郡運江淮粟于京師。衛當運十五萬。公曰。民籍可役者無幾。且江淮舟行。風水不時至。而先弊吾民以期會。是未運而民已憊矣。乃爲集旁郡通議立法。驛置民力以紓。十四年以職事詣汴。漕司方議通沁水。北東合流御河。以便漕者。公曰。衛爲郡地最下。大雨時行。沁輒溢。出百十里間。雨更甚。水不得達于河。卽浸淫及衛。今又道之使來。豈惟無衛。將無大名長蘆矣。會朝廷遣使相地形。上言衛州城中浮屠最高者。才與沁水平。勢不可開也。事得寢不行。爲郡多善政。民有去思。具見郡教授陶思淵所撰碑文。十六年受代歸田里。作遐觀之亭於故邱。茅茨數椽。僅避風日。讀書賦詩。怡然燕居。自號野莊老人。裕宗在東宮。數爲臺臣言。董某勳舊忠良。何以不見用也。十八年臺臣奏起公。爲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使。不赴。十九年朝廷選用舊臣。乃召公爲大中大夫兵部尙書。自是朝廷有大議。未嘗不與聞。二十年江淮省臣有欲專肆而忌廉察官者。建議行臺隸行省。狀上集議。公議曰。不可。御史臺譬之臥龍。雖未噬人。人猶畏其爲虎也。今司僅在紀綱。猶不振。一旦摧抑之。則風采蘄然。無可復望者矣。又曰。前阿合馬用事時。商賈賤役。皆行賄入官。及事敗。欲盡去其人。廷議以爲不可。使阿合馬售私恩。而朝廷驟斂怨也。及使按察司劾去其不可者。然後吏有所憚。民有所赴愬。則是按察司者。國家當飭勵之。不可摧抑也。後

悉從公議。轉通議大夫。禮部尙書。遷翰林集賢學士。知祕書監。時中書右丞盧世榮。本以貨利得幸。權要爲貴。官陰結貪刻之黨。將錙銖掎克爲功。乃建議曰。我立法治財。視常歲當倍增。而民不擾也。詔下。會議人無敢言者。公陽問曰。此錢取諸右丞家耶。將取之民。取諸右丞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常兩翦其毛。今牧人日翦其毛而獻之。則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無以避寒熱。卽死且盡。毛又可得哉。民財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殘也。今盡刻剝。無遺毳。猶有百姓乎。世榮不能對。丞相安童公謂坐中曰。諸君董尙書。真不虛食俸祿者。議者出。皆謝。公曰。公以一言折聚斂之臣。而厚邦本。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豈不信然。世榮竟以是得罪。後嘗謂人曰。我不知何事忤董尙書。每折我不遺餘力。二十二年。拜中奉大夫。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公力辭。上前曰。江淮事劇。臣不敢當。上曰。卿家世非他人。比朕所以任卿者。不在錢穀細務也。卿當察其大者。事有不便。第言之。公不敢辭。遂行。行省長官者。素貴。倨多敖。同列莫敢仰視。跪起稟白。如小吏事。上官公則坐堂上。侃侃與論是非。可否無所遷就。雖數忤之。不顧也。有以上命建浮屠於亡宋故宮者。有司奉行急迫。天大雨雪。入山伐木。死者數百人。而猶欲併大建佛寺。公坐中謂其人曰。非時役民。民不堪矣。少徐之如何。長官者曰。參政奈何。格上命。公曰。非格上命也。今日重困民力。失民心。豈上意耶。各拂然去。然竟得少紓其程。公在行省。政事大概如此。廿三年。將用兵海東。徵斂益急。有司爲姦。日益甚。公曰。吾力不足以口語勝矣。乃請入奏事。大略言以國家可寶之民。力取僻陋無用之小邦。其條目甚悉。言上事亦罷。二十五年。拜御史中丞。公曰。中丞不當理細務。吾當先舉按察使。乃舉胡公祇遜。王公憚。雷公膺。荆幼紀。許楫。孔從道。十餘人。爲按察使。又舉徐公琰。魏公初。爲

行臺中丞。當時以爲極選。方是時。桑葛當國用事。寵奉方熾。自近戚貴臣。見桑葛皆屏息遜避。無可誰何。公以舊臣任御史。號不易爲。桑葛令人風公贊己功於上前。公不答。又自謂公曰。百司皆具食丞相府。獨御史臺未具食丞相府。公又不答。屬朔方軍興。糧糗粗備。而誅責逾急。公謂之曰。民急矣。外難未解。而內戕其根本。丞相宜思之。於是遠近盜賊蜂起。公持外郡所上盜賊之目。謂之曰。百姓豈不欲生養安樂哉。急法苛斂。使至此耳。又謂之曰。御史臺所以揀政事之不及。丞相當助之。不當抑之也。御史臺不得行。則民無所赴愬。而政日亂。將不止臺事不行也。浸忤其意益深。乃撫拾臺事百端。公日與辯論。不爲屈。於是具奏桑葛姦狀。詔報公語密。外人不知也。桑葛日誣譖公于上曰。在朝惟董中丞。驕傲不聽令。沮撓尙書省。請痛治其罪。上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且董某端謹。朕所素知。汝善視之。當是時。雖貴近以誣譖遭斥辱者不一。公徒以區區之誠。賴天鑒主知而免。於是遷公通奉大夫。大司農。時又欲奪民田爲屯田。公固執不可。則又遷公爲翰林學士承旨。二十七年。隆福太后在東宮。以公耆舊。欲使公授皇孫以經。具奏上。以上命命之曰。老人畏寒。須暄和。乃一至帳中授經。內侍視饌。公每講說經旨。必傅以國朝故實。丁寧譬喻。反覆開悟。故皇孫亦特加崇禮焉。三十一年。上命公以其諸子入見。公曰。臣蒙國厚恩。死無以報。臣之子何能爲。謹不敢以見。命至再三。終不以見。是歲。世祖皇帝升遐。公望宮牆哀慟。幾墜馬下。同列爭持扶之。及致奠喪次。羣臣皆推公曰。先帝漢人舊臣。唯公在矣。公宜前受酒行禮。皆相對哭失聲。今上將卽皇帝位于上都。太后命公從治裝。賜鈔百定以行。旣卽位。巡狩三不刺。公奏曰。先帝新棄天下。陛下遠狩。不以時還。無以慰安元元。宜趣還京師。且臣聞人君猶北辰然。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不在勤遠略也。上悟。卽日

可其奏是行也。上每召入帳中問先朝故事。公亦盛言。

納賢開國經世之務。談說或至夜半。太后亦素知公。故多所顧問。公自先帝時。每侍燕。與蒙古大臣同列。裕宗嘗就榻上賜酒。使毋下拜跪飲。皆異數也。上在東宮時。正旦受賀。於衆中見公。召使前曰。吾鄉見至尊。甚憐汝。輒親取酒飲之。至是眷賚至渥。賜鈔三百定。至於金衣玉帶紫笠寶環之賜。皆追成先帝之意也。是年詔修先帝實錄。陞資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公於祖宗世系功德。戚近將相家世勳績。皆記憶貫穿。史館有所考訂。質問公。應之無所遺失。大德元年夏四月。上章言。臣老矣。請致其事。上聞之。特加資德大夫。許致仕。賜鈔二百定。以歸。命一子官鄉郡。便侍養。六月戊寅。以疾薨于里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四。公性孝友。四時祭祖禰。輒思慕感愴。如將見之事。伯兄如事父。教子弟嚴而有禮。爲學以誠實爲主本。故其文章議論。皆質直忠厚。不爲華麗。其從政寬裕慈愛。簡於細務。至於謀大事。決大議。則剛毅正直。磊落可觀。歷事三朝。每以忠言正論爲己任。故言事上前。必引古證。今從容盡達其蘊。而後已。平居聞朝政。有一未善。輒終夜不寐。倚壁歎恨。不置曰。祖宗艱難成立之天下。豈可使賊臣壞之。故每與朝議。卽奮言不顧危禍。以片言折權姦。定國是者。不可勝紀。朝廷賴之。在御史臺。行中書省時。所遭皆大姦劇惡。每恨公不順己計。萬方欲殺之。公一不以爲意。曰。人臣在位。豈愛身苟容。而上負國家。下負生民乎。公仕宦五十餘年。凡十八命。祿俸之餘。盡以買書。而家無饘粥之資。卒賣其京城之宅。以償積貸。世祖嘗念其貧。每欲有所賜。使近臣記其事。然公終不一自言也。逮薨之日。惟有祭器書冊而已。其好賢樂善。尤出天性。雖待下士。必盡禮。至老且貴。終不倦。人有善。必推舉之。而名公大人。聞公所薦。亦必曰。出董公門。必佳士也。

故天下之士爭歸之。與人謀。至忠款。故國人有爲使遠方。若出而領兵治民者。必來受教而後行。公爲開導訓誨。足以歆動其意。至有欣然聽之。終日忘去者。而蒙古人臣見之。必曰。此故老也。皆改容待之。嗚呼。蓋可謂忠厚誠實君子者矣。公先娶王氏。元帥某之女。先卒。再娶周氏。江淮都轉運使惠之次女。後公四月卒。子男八人。士貞。士亨。爲仲兄。文蔚。後渡江有功。官至昭勇大將軍。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佩金虎符。常侍裕宗東宮。先公卒。士楷。士英。士昌。士恆。承務郎。真定路總管府判官。士廉。士方。女四人。長適趙珙。次適周俶。次適齊東縣尹王良傑。次在室。孫男十六人。守約。某某。孫女十人。長適吳某。次適張繼祖。次適侍其正。次適王惟賢。餘在室。曾孫男七人。皆幼。公墓兆在縣西北高里先塋之東。公國之老臣。敝歷中外久矣。上而朝廷。下及四方。賢大夫士。宜必有深知公者。尙能道其德業之詳也。謹錄其歷官行事梗概如上。伏惟立言之君子。圖其不朽者焉。謹狀。大德十年三月某日。大都路儒學教授虞集狀。

元文類卷之五十

行狀

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狀

齊履謙

公諱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生有異操不爲嬉戲事祖榮號鴛水翁通五經精於算數水利時太保劉文貞公左丞張忠宣公樞密張公易贊善王公恂同學於州西紫金山而文貞公復與鴛水翁爲同志友以故俾公就學於文貞所先是順德城北有石橋以通達活泉水兵後橋爲泥潦淤沒失其所在公甫冠爲之審視地形按指其處而得之河東元公裕之文其事于石其曰里人郭生者卽公是也中統三年張忠宣公薦公習知水利且巧思絕人蒙賜見上都便殿公面陳水利六事其一中都舊漕河東至通州權以玉泉水引入行舟歲可省僦車錢六萬緡通州以南於蘭榆河口徑直開引由蒙村跳梁務至通州還河以避浮雞洶盤淺風浪遠轉之患其二順德達活泉開入城中分爲三渠引出城東灌溉其地其三順德澧河東至古任城失其故道沒民田一千三百餘頃此水開修成河其田卽可耕種其河自小王村經漣沱合入御河通行舟楫其四磁州東北滏漳二水合流處開引由滏陽邯鄲洛州永年下經雞澤合入澧河其間可溉田三千餘頃其五懷孟沁河雖已澆溉尙有漏堰餘水東與丹河餘水相合開引東流至武陟縣北合入御河其間亦可溉田二千餘頃每奏一事上輒曰當務者此人真不爲素餐矣卽授提舉

諸路河渠。四年加授銀符副河渠使。至元改元。從忠宣公行省西夏。興復瀕河諸渠。先是西夏瀕河五州。皆有古渠。其中興州者一名唐來。長袤四百里。一名漢延。長袤二百五十里。其餘四州。又有正渠十。長袤各二百里。支渠大小共六十八。計溉田九萬餘頃。兵亂以來。廢壞淤淺。公爲之因舊謀新。更立牐堰。役不踰時。而渠皆通利。夏人共爲立生祠於渠上。二年授都水少監。公言嚮自中興還。特命衆順河而下。四晝夜至東勝。可通漕運。及見查泊兀郎海。古渠甚多。可爲修理。又言金時自燕京之西麻谷村。分引瀘溝一支。東流穿西山而出。是謂金口。其水自金口以東。燕京以北。溉田若干頃。其利不可勝計。兵興以來。典守者懼有所失。因以大石塞之。今若按視故迹。使水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廣京畿之漕。上納其議。公又言。當於金口西。預開減水口。西南還大河。令其深廣。以防漲水突入之患。衆服其能。八年遷都水監。十二年丞相伯顏公南征。議立水驛。命公行視所便。自陵州至大名。又自濟州至沛縣。又南至呂梁。又自東平至綱城。又自東平清河。逾黃河故道。至與御河相接。又自衛州御河。至東平。又自東平西南水泊。至御河。乃得濟州大名東平泗汶與御河相通形勢。爲圖奏之。十三年都水監併入工部。遂除工部郎中。是歲立局。改治新歷。先時太保劉公以大明歷自遼金承用二百餘年。浸以後天。議欲修正。而薨。至是江左旣平。上思用其言。遂以公與贊善王公率南北日官。分掌測驗。推步於下。而忠宣樞密二張公爲之主領。裁奏於上。復共薦前中書左丞許公。能推明歷理。俾參預之。公首言歷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符。比量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公乃盡考其失。而移置之。旣又別圖爽塏。以木爲重棚。創作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爲天樞。

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極儀。極辰既位。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圓。莫若以圓求圓。作仰儀。古有經緯結而不動。公則易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公則一之。作證理儀。表高景虛罔象。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察景則難。作闕几。歷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以上凡十三等。又作正方案。丸表。懸正儀。座正儀。凡四等。爲四方行測者所用。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永短圖。凡五等。與上諸儀互相參考。十六年。改局爲太史院。以贊善公爲太史令。公爲同知太史院事。給印章。立官府。是年奏進儀表式樣。公乃對御指陳理致。一周悉。自朝至於日晏。上不爲倦。公因奏唐一行開元間。令南宮說。天下測景書中見者。凡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大。若不遠方測驗。日月交食。分數時刻不同。晝夜長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卽目測驗人少。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測景。上可其奏。遂設監候官一十四員。分道相繼而出。先測得南海北極。出地一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長一尺一寸六分。晝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衡岳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日在表端。無景。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岳臺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夏至景長一尺四寸八分。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和林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至景長三尺二寸四分。晝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鐵勒北極。出地五十五度。夏至景長五尺一分。晝七十刻。夜三十刻。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景長六尺七寸八分。晝八十二刻。夜一十八刻。繼又測得上都北極。出地四十三度少。北京北極。出地四十二度強。益都北極。出地三十七度少。登州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高麗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西京北極。出地四十度少。太原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安西府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半。

強興元北極出地三十三度半強。成都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強。西涼州北極出地四十度強。東平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太。大名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京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強。陽城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弱。揚州北極出地三十三度。鄂州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吉州北極出地二十六度半。雷州北極出地二十度。太。瓊州北極出地十九度。太。十七年新歷告成。拜太史令。公與太史諸公同上奏曰。臣等竊聞帝王之事。莫重於歷。自黃帝迎日推策。帝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歷無定法。周秦之間。閏餘乖次。西漢造三統歷。百三十年而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歷。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二十一年。劉洪造乾象歷。始悟月行有遲速。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歷。始悟以月食衝檢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曆。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又六十五年。祖冲之造大明歷。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劉焯造皇極歷。始悟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歷。頗采舊儀。始用定朔。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歷。以古歷章部元首分度不齊。始爲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年。僧一行造大衍歷。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歷。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二百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歷。始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歷經七十改。其創法者十有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欽惟聖朝。統一六合。肇造區夏。專命臣等。改治新歷。臣等用創造簡儀高表。憑其測到實數。所考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自丙子年立冬後。依每日測到晷景。逐日取對。冬至前後日差同者爲準。得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後八刻半。又定丁丑夏至。得在庚子日夜

半後七十刻。又定戊寅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後三十三刻。己卯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後五十七刻半。庚辰冬至。在癸丑日夜半後八十一刻半。各減大明歷十八刻。遠近相符。前後應準。二曰。歲餘。自劉宋大明歷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真數者有六。用以相距。各得其時。合用歲餘。今考驗四年相符不差。仍自宋大明壬寅年。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每歲合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二十五分爲今歷歲餘合用之數。三曰。日躔。用至元丁丑四月癸酉望月食。旣推求日躔。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黃道箕九度有畸。仍憑每日測到太陽躔度。或憑星測月。或徑憑星度測日。立術推算。起自丁丑正月。至己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三十四事。皆躔於箕與月食相符。四曰。月離。自丁丑以來至今。憑每日測到。逐時太陰行度推算。變從黃道求入轉極遲極疾。并平行處。前後凡十三轉。計五十一事。內除去不真的外。有三十事。得大明歷入轉後天。又因考驗交食。加大明歷三十刻。與天道合。五曰。入交。自丁丑五月以來。憑每日測到太陰去極度數。比擬黃道去極度。得月道交於黃道。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推求。皆有食分。得入時刻。與大明所差不多。六曰。二十八宿距度。自漢太初歷以來。距度不同。互有損益。大明歷則於度下。餘分附以太半少。皆私意牽就。未嘗實測其數。今新儀皆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爲三十六分。以距線代管窺。宿度餘分。並依實測。不以私意牽就。七曰。日出入晝夜刻。大明歷日出入晝夜刻。皆據汴京爲準。其刻數與大都不同。今更以本方北極出地高下。黃道出入內外度。立術推求。每日日出入晝夜刻。得夏至極長。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極短。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永爲定式。所創法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定氣。立爲

升降限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極差積度。比古爲密。二曰。月行遲疾。古歷皆用二十八限。今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爲一限。凡析爲三百三十六限。依堦疊招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疾度數。逐時不同。蓋前所未有。三曰。黃赤道差。舊法以一百一度相減相乘。今依算術句股。弧矢方圓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差。差率與天道實爲脗合。四曰。黃赤道內外度。據累年實測。內外極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圓容方直。矢接句股爲法。求每日去極。與所測相符。五曰。白道交周。舊法黃道變推白道。以斜求斜。今用立渾比量。得月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擬以爲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於理爲盡。十九年。太史王公卒。時歷雖頒。然其推步之式。與夫立成之數。尙皆未有定橐。公於是比次篇類。整齊分鈔。裁爲推步七卷。立成二卷。歷議擬橐三卷。轉神選擇二卷。上中下三歷註式十二卷。二十三年。繼爲太史令。遂上表奏進。又有時候箋注二卷。修改源流一卷。其測驗書。有儀象法式二卷。二至晷景考二十卷。五星細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新測二十八舍雜座諸星入宿去極一卷。新測無名諸星一卷。月離考一卷。並藏之官。二十八年。有言漕事便利者。一謂灤河。自永平挽舟踰嶺而上。可至上都。一謂瀘溝。自麻谷。可至尋麻林。朝廷令各試所說。其謂灤河者。至中道。自知不可行而罷。其謂瀘溝者。命公與往。亦爲峭石所阻。舟不得通而止。公因至上都。別陳水利十有一事。其一大都運糧河。不用一永泉。舊源別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經瓮山泊。自西水門入城。環匯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合入舊運糧河。每十里一置牖。比至通州。凡爲牖七。距牖里許。上重置斗門。互爲提闕。以過舟。止水上。覽奏喜。曰。當速行之。於是復置都水監。俾公領之。首事於二十九年之春。告成於三十年之秋。賜名曰通惠。役興。

之日。上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爲之倡。咸待公指授而後行事。置牖之處。往往於地中。偶值舊時甄木。時人爲之感服。船旣通行。公私省便。先時通州至大都。陸運官糧。歲若干萬石。方秋霖雨。驢畜死者不可勝計。至是皆罷。是秋車駕還自上都。過積水潭。見其舳艫蔽水。天顏爲之開懌。特賜公錢一萬二千五百緡。仍以舊職兼提調通惠河漕運事。公又欲於澄清牖稍東。引水與北壩河接。且立牖麗正門西。令舟楫得環城往來。志不就而罷。三十一年。拜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事。大德二年。召公至上都。議開鐵幡竿渠。公奏山水頻年暴下。非大爲渠堰。廣五七十步。不可執政。吝於工費。以公言爲過。縮其廣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沒人畜。廬帳幾犯行殿。翌日天子北狩。謂宰臣曰。郭太史神人也。可惜不用。其言七年。詔內外官年及七十。並聽致仕。公以舊臣。且朝廷所施爲。獨不許其請。至今翰林太史司天官。不致仕者。咸自公始。延祐三年某月日卒。年八十六。公以純德實學爲世師法。然其不可及者有三。一曰水利之學。二曰歷數之學。三曰儀象制度之學。決金口以下西山之棧。而京師材用是饒。復唐來以漑瀕河之地。而靈夏軍儲用足。引汶泗以接江淮之派。而燕吳漕運畢通。建斗牖以開白浮之源。而公私陸費由省。又前後條奏便宜。凡二十餘事。相治河渠泊堰。大小數百餘所。其在西夏。嘗挽舟遡流而上。究所謂河源者。又嘗自孟門以東。循黃河故道。縱廣數百里間。皆爲測量地平。或可以分殺河勢。或可以漑灌田土。具有圖誌。又嘗以海面較京師至汴梁。地形高下之差。謂汴梁之水。去海甚遠。其流峻急。而京師之水。去海至近。其流且緩。其言信而有徵。此水利之學。其不可及者也。古歷天周與歲周。小餘同於日度四分之一。漢魏以來。漸覺不齊。遂有破分之說。而立法未均。任意進退。公乃每以百年爲率。小餘之下。增損各

一以之上推往古。下驗方來。無不脗合。且自太初迄于大明。名歷七十餘家。其見施用於世者。四十有三。類多寫分換母。誇誑一時。間有翹出。如宋元嘉。唐大衍。近世紀元。不過三數。然亦未臻至當。考驗天事。始雖親密。旋已不效。公所爲歷。測驗既精。設法詳備。行幾五十年。未嘗一有先後天之差。去積年日法之拘。無寫分換母之陋。此歷數之學。其不可及者也。舊儀既多蔽礙。且距齒。但有度刻。而無細分。以管望星。漸外。則所見漸展。尤難取的。公所爲儀。但用天常赤道。四游三環三距。設四游於赤道之上。與相套在內。同附直距於四游之外。與雙環兩間。同結線距端。凡測日月星。則以兩線相望。劈取其正中所當之刻之度。分之杪之數。舊八尺。謂夏至之景。尺有五寸。千里而差一寸。其說見於周官周髀等書。千里而差一寸。唐一行已嘗駁議。八尺之表。表庫景促。古今承用。未之或革。公所爲表。五倍其舊。懸施橫梁。每至日中。以符竅夾測。橫梁之景。折取中數。與舊表。但取表之景者。殊爲審當。公於世祖朝。進七寶燈漏。今天明殿。每朝會張設之。其中鐘鼓。皆應時自鳴。又嘗進木牛流馬。雖不盡得諸葛舊制。亦自機妙。成宗朝。進櫃香漏。又作屏風。香漏。行漏。以備郊廟。從幸。大德二年。起靈臺。水渾。渾天漏。大小機輪。凡二十有五。皆以刻木爲衝牙。轉相撥擊。上爲渾象。點畫周天星度。日月二環。斜絡其上。象則隨天左旋。日月二環。各依行度。退而右轉。公又嘗欲倣張平子。爲地動儀。及候氣密室。事雖未就。莫不究極指歸。此儀象制度之學。其不可及者也。初公年十五六。得石本蓮花漏圖。已能盡究其理。及隨張忠宣公奉使大名。因大爲鼓鑄。卽今靈臺所用銅壺。又得尙書璇璣圖。規竹篋爲儀。積土爲臺。以望二十八宿。及諸大星。及夫見用。觀其規畫之簡便。測望之精切。巧智不能私其議。羣衆無以參其功。王太史剛克自用者也。每至公所。覩其匠制。未嘗

不爲之心服。魯齋先生言論爲當代法。因語及公。以手加額曰。天佑我元。似此人。世豈易得。嗚呼。其可謂度越千古矣。

濟南路大都督張公行狀

張起巖

公張姓諱宏字可大。世爲濟南人。祖榮屬金季喪亂。保民壁鄒平縣之巒堂嶺。國兵下版。其軍民五十餘萬歸款。以勞績始受命爲東諸侯。安集流亡。政尚仁厚。所部殷足。而境內以治。庚寅歲。覲太宗皇帝。賜錦衣三襲。坐諸侯王上。從攻河南。睢陽。沛。徐。邳。獲其充王國用安。伐宋。破棗陽。仇城。六安。未嘗濫及無辜。以言悅民于兵甚衆。世祖臨御。詢開國有功臣。首及之。優詔獎勵。以濟南公致仕。有慶及子孫。長保河山之誓之語。考邦傑襲爵。勤於撫字。凡可以裕民生。植邦基者。力陳于上。賦之病民者。數請蠲貸。皆報可。且以新造金虎符。異金織幣服。賜之。而民或不堪賦。及不得請。至均爲代輸之。流民以歸。疲瘵以蘇。事集而人不擾。朝廷考課爲天下最。乃割河間之將陵。臨邑等六處。以旌治績。仍升將陵爲州。初以質子侍王。藩娶阿可亦真氏。生公。性長厚。自幼嶷然有成人風。長博通諸國語。及嗣爲政。一以繼志述事爲心。屬歲大旱。徒步四十里。禱雨龍洞。旣奠而雨霑足。其在軍旅。拊循士卒。號令嚴明。于襄于揚。累奏戰功。世祖皇帝在王邸。總率兵伐宋。公爲前鋒。得生口。輒詢山川地形。途所從出。城郭向背。主將誰某。倉廩所實。幾何。守兵幾何。一一爲上陳之。且逆策其可勝之狀。畫其進取。當自某處。當用兵若干。若指諸掌。暨捷卒如所策。上每曰。汝殆身親歷耶。何其言之信也。拔木欒山寨。獲男女萬餘口。咸釋之。俾復生聚。宋人以王師之至。所向款附。至陽羅堡。上視師江北岸小山。公進言。彼宋舟師雖衆。我以四百艘。可必取之。請偕水軍先濟江。

許之。奪其大舡，名白鷁者一。大戰江中，連勝。我師增氣，其偏將以二百艘直抵南岸。宋師奔潰，而公之北斗旗已樹矣。上隨整諸軍渡江，至鄂州。公啓城東南維，彼悉衆守禦，號難攻。請先諸軍以攻，彼既下，則城自陷矣。攻之，登其陴。宋人悉力來奪，公連戰復破之。城遂陷。上命公籍府庫，秋毫不私。師旋部降民數千，徙之內地，嬰孺無失。或有疾，命醫視之，皆全活。上正位宸極，有詔若曰：「乃祖爲國有收撫之勳，治郡存節儉之業，其父相繼致力於民，承襲至卿，餘風尙在。又隨朕南進，殊有功勞，可遵奉先朝聖旨，依舊懸帶虎符，授濟南府行軍萬戶管民總管之職。凡在所屬，並聽節制。敬持朕命，慎守卿司。」中統三年春，李璫叛，兵起益都，率逆徒數萬，擣濟南。前此公億知其端，條其逆跡等十事，大略以爲諸路城壁不修，而益都因澗爲城。國初以全師攻之，數年不下。今更包以甄石，而儲粟於內，且留壯丁之轉輸者于府，其志欲何爲哉？又諸路兵久從征伐，不得休息，率皆困弊，而璫假都督之重，擁彊兵至五七萬，日練習整厲，名爲討宋，而實不出境。士卒唯知璫之號令，不復知稟朝廷之命。平章王文統故璫參佐，儻中外連構，窺伺間隙，以逸待勞，此尤可慮。又大駕前歲北征，羣臣躬扞牧圉，而璫獨以禦宋爲辭，既不身先六軍，復無一校以從。本欲休養士卒，以覘國家虛實，及駕還京師，諸侯朝覲，璫又不至，不臣之心，路人共知。國家去歲遣使往宋，實欲百姓休息，璫獨不喜其和，奸欺叵測。方發兵邊境，下竊兵威，上失國信。又如市馬諸路，無論軍民，概屬括買，獨不及益都。而璫方散遣其徒於別境，高其直以市，其王文統與璫締交於此，尤著。又中統鈔法，諸路通行，唯擅用漣州會子，所領中統鈔，顧於臣境貿易諸物，商人買鹽而鈔不見售。又山東鹽課之額，歲以中統鈔計爲三千五百定，近年互爲欺誑，省爲二千五百定，餘悉自盜。屬法制初新，宜復舊額，而欺

盜仍前。又前歲王師渡江。宋人來禦。瓊乘其隙。偶陷漣州。輒貪其功。悉留歲賦。爲括兵用。而又侵及鹽課。誠使瓊絕淮而南。歲陷一二城壁。去杭尙遠。方今急務。政不在此。而徒以兵賦假之。不可不慮。今亟宜罷王文統。而擇人代瓊。且徵瓊從攻西北。足以破其姦謀。必東南須瓊鎮戍。刺真督兵西南。緩急豈能相及。又不若掇瓊北行。爲策之善也。如或不然。尙宜中設都督。內足以分其勢。而伐其謀。外足以鼎立而禦侮也。公以其言祕。俟燕間。以聞。二年元會。上命公酒。知公意有所陳。謂之曰。卿比還。當陛見。朕與卿有言也。十六日。上獵近郊。宿郊瓊旁。夜召公與語。公遂具奏。上諭近侍。以軍國密計。毋泄。至是瓊兵西來。城守之卒。數不滿千。公遂偕其祖濟南公。告變京師。半道詔以諸王合必赤。總兵擊之。有旨諭衆安業。俾郡縣兵從公討賊。割山東鹽課以濟師。仍戒諸道兵。毋肆侵掠。以公爲前導。而瓊已據濟南。諸道兵旣合。詔無攻城。以傷吾民。乃築城周六十里。圍之。瓊旣不得出。公率卒青齊境上。斷其饗道。攻下寨柵。脅從之民相率歸正。逆徒數突圍。公及諸軍遞卻之。以功遷大都督。秋七月甲戌。瓊伏誅。公言濟南民皆王民。城爲逆徒盜據。今罪人斯得。恐軍士例肆虜掠。請戒敕兵毋入城。於是王遣將分掌門鑰。尋有卒褫民婦衣。斬首以徇。諸軍肅然。至元初。例遷真定路總管兼府尹。加鎮國上將軍。有故吏掇拾公諸父罪辭。連公。上以其有功。特原之。然猶免所居官。九年。師次襄陽。起公爲懷遠大將軍。新軍萬戶。佩金虎符。宋安撫呂文煥守襄陽。攻之不下。諭之不從。最後遣人往招。呂曰。得張濟南一言。吾無盟矣。公持詔往諭。文煥遂舉城降。十年。授襄陽等處統軍使。總兵十七萬人。十三年。宋平。公悉歸功諸將。以在軍旅歲久。積勞成疾。堅乞骸骨。以歸。與人言。未嘗及平宋事。公生遼東兀魯回河。又其二女。爲藩王妃。性樂其風土。且便畜牧。遂留居。間歲。

一至濟南。優游暇豫。以佚其老。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五日。薨於濟南私第之正寢。享年五十有九。夫人某氏。趙氏。姜氏。二子。元節。趙出。元里。姜出。四女。長也。速貴。爲諸王。忽刺忽兒妃。次適姜從吉。次爲金剛奴王妃。次適洪澤屯田千戶梁紹祖。諸王乃顏之叛。連謀于兀訥忽赤。金剛奴也。速貴以逆順禍福。反覆開諭。不聽。故及於禍。始逮赴詔獄。有旨詰之曰。若與乃顏構亂。亦嘗有人諭止若等否。彼具以妃所陳對。上嗟異曰。是濟南張相子。朕知其然矣。命索之軍中。賜楮幣二千五百緡。給傳歸濟南養疾。有司供億。元貞初。山東憲司以妃忠孝大節素著。而供需不時。繼乞賜田以足廩餼。事聞。加賜二萬緡。元節襲公爵。宣武將軍。征西萬戶。元里被吳王教。建昌路達魯花赤。男孫二。那懷襲。征西萬戶。次某。起巖先世。故濟南僚屬。幼及侍諸父。暨聞中表老人。語公家善政嘉績。猶歷歷能誦言。流寓東平益都境。其耆年叟。亦論東諸侯。爲政尙忠厚。崇信義。而不奪其力。惟濟南爲然。餘弗及也。至元之罷侯守民。蓋有視其故侯如路人。甚至追咎怒罵如仇讎者。公遷真定。民傾城攀留。西至郭門。咸嗚咽俯伏羅拜。至擁馬不得行。曰。我公不復惠我民矣。公亦悲莫能仰視。諭解久之。方得出郊。民望哭聲震原野。又懷思遺愛。爲樹碑頌德。祝其富壽。及公被新軍萬戶之命。過家覲濟南公。民間公之至。郊迎者相望於外。里巷室家。悅喜於內。是果何自而致哉。良由濟南公性鍾仁恕。動合天理。推之以惠其民。先公及公一遵其政。故得民也如此。又聞青寇逼濟南。濟南公怒曰。國家何負李全。而賊子敢爾。昔吾壯盛時。全猶不敢易吾。賊子何爲者耶。惜吾身老。兵戍宋境。不時至。致賊子得肆其逆。吾唯以死捍賊。終不鬪吾民也。於是誓衆曰。凡吾子孫。卒屬有不一力討賊者。吾有劍在。衆聞其言。勇自百倍。乃諭僚屬士民。壁南山自保。躬將輕騎。駐將陵以拒壇。故識者謂濟南

公寧以身綴豕突之鋒而不忍死其民於矢石之下其忠仁勇爲何如也故身備五福顯膺上爵善始令終復有先公與公以濟其美天之報施理不誣也公嗣子元節忠勤廉正鎮禦有方總戎遠征威惠兼濟嘗爲征西元帥府薦充副都元帥國家有大慶賚恩數與諸王等元節偕其諸兄以公平昔事迹求爲行狀故詳錄其實而以謏聞附庶備宗工鉅儒之采擇云

元文類卷之五十一

墓誌

故金漆水郡侯耶律公墓誌銘

元好問

金天興初元三月二十七日金昌府陷靜難軍節度使致仕漆水郡侯貞死之公遼族河間人初以護衛事章宗累遷左將軍貞祐丙子奉旨分領關陝軍朔方兵猝破潼關主帥訛可力不支失利於乾石壕之間將卒多被俘執公義不受辱引佩刀自刺且投大澗中刺不殊下澗數丈礙大樹而止明日朔方兵退左右求公得之扶舁歸洛陽事聞朝廷馳遣尙醫救之卽拜同知河南府事未幾改孟州經略使歷歸德知府西安軍節度使昌武軍節度使知河州再任昌武入爲殿前右副都點檢換左副轉武衛軍都指揮使河南改金昌府升中京以公權留守行帥府事俄拜靜難軍節度使明年請老閒居洛陽至是城陷公族屬有在朔庭秉大權者得公兵亂中將由孟津渡北行公嘆曰吾家世受國恩吾由侍衛起身至秉旄節向在乾石壕已分一死今北行欲何求耶乃不食七日而死時年六十七夫人納合氏負遺骨藁葬聊城後二年夫人歿乃合葬焉夫人在時嘗求予銘公墓其歿也其弟重以臨終之言爲託故略爲次第之嗚呼世無史氏久矣遼人主盟將二百年至如南衙不主兵北司不理民縣長官專用文吏其間可記之事多矣泰和中詔修遼史書成尋有南遷之變簡冊散失世復不見今人語遼事至不知起滅凡幾主下

者不論也。通鑑長編所附見及亡遼錄。北顧備問等書。多敵國誹謗之辭。可盡信邪。正大初。予爲史院編修官。當時九朝實錄已具。正書藏祕閣。副在史院。壬辰喋血之後。又復與遼書等矣。可不惜哉。故二三年以來。死而可書如承旨子正。中郎將良佐。御史仲寧。尙書仲平。大理德輝。點檢阿散。郎中道遠。右司元吉。省講議仁卿。西帥楊沃衍。奉御忙哥。宰相子伯詳。節婦參知政事伯陽之夫人。長樂妻明秀。孝女舜英。予皆爲誌其墓。夫文章天地之元氣。無終絕之理。他日有以史學自任者。出諸公之事。未必不自予發之。故不敢以文不足。起其事爲之辭。嗚呼。可惜哉。銘曰。謂辱也而不屈焉。謂喪也而不失焉。頽波方東。有物屹焉。天奪于人。我獨也。天孰爲爲之。樂我所然。國殤纍纍。骨肉棄捐。維公之藏。土厚木堅。殆天以後。死者爲金石。無窮之傳。銘以表之。慰彼下泉。

雷希顏墓誌銘

元好問

南渡以來。天下稱宏傑之士三人。曰高廷玉。獻臣。李純甫。之純。雷淵。希顏。獻臣雅以奇節自負。名士喜從之游。有衣冠龍門之目。衛紹王時。公卿大臣多言獻臣可任大事者。紹王方重吏員。輕進士。至謂高廷玉人才非不佳。恨其出身不正耳。大安末。自左右司郎官出爲河南府治中。卒以高材爲尹所忌。瘐死雒陽獄中。之純以薊州軍事判官上書論天下事。道陵奇之。詔參淮上軍。仍驛遣之。泰和中。朝廷無事。士大夫以宴飲爲常。之純於朋會中。或堅坐深念。咄咄嗟喏。若有旦夕憂者。或問之故。之純曰。中原以一部族待朔方兵。然竟不知其牙帳所在。吾見華人爲所魚肉去矣。聞者訕笑之曰。四方承平。餘五六十年。百姓無狗吠之警。渠不以時自娛樂。乃妖言耶。未幾。北方兵動。之純從軍還。知大事已去。無復仕進意。蕩然一放。

於酒未嘗一日不飲，亦未嘗一飲不醉。談笑此世，若不足玩者。貞祐未嘗召爲右司都事，已而擯不用。希顏正大初，拜監察御史。時主上新卽位，宵衣旰食，思所以弘濟艱難者，爲甚力。希顏以爲天子富於春秋，有能致之資，乃拜章言五事。大略謂精神爲可養，初心爲可保，人君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不宜妄費日力，以親有司之事。上嘉納焉。庚寅之冬，朔方兵突入，倒迴谷，勢甚張。平章芮公逆擊之，突騎退走，填壓谿谷，間不可勝算。乘勢席卷，則當有謝玄淝水之勝。諸將相異同，欲釋勿追。奏至，廷議亦以爲勿追便。希顏上書以破朝臣孤注之論，謂機不可失，小勝不足保。天所予，不得不取。引援深切，灼然易見。而主兵者沮之，策爲不行。後京兆鳳翔報北兵狼狽而西，馬多不暇入銜，數日後，知無追兵，乃聚而攻鳳翔。朝廷始悔之，至今以一日縱敵爲當國者之恨。凡此三人者，行輩相及，交甚歡，氣質亦略相同。而希顏以名義自檢，彊行而必致之，則與二子爲絕異也。蓋自近朝士大夫始知有經濟之學，一時有重名者非不多，獨以獻臣爲稱首。獻臣之後，士論在之純之純之後，在希顏。希顏死，遂有人物渺然之歎。三人者皆無所遇合，獨於希顏尤嗟惜之云。希顏別字季默，渾源人。考諱思大，定末仕爲同知北京路轉運使事。希顏其暮子也。崇慶二年，中黃裳榜進士，乙科釋褐，涇州錄事不赴，換東平府錄事，以勞績遙領東阿縣令，調徐州觀察判官，召爲荆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轉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考滿再任，俄拜監察御史，以公事免用。宰相侯莘卿薦，除太學博士，還應奉。終于翰林修撰，累官太中大夫，娶侯氏，子男二人，公孫八歲，宜翁四歲，女二人，長嫁進士陳某。其幼在室，初希顏在東平，東平河朔重兵處也，驕將悍卒倚外寇爲重，自行臺以下，皆務爲摩拊之。希顏官莅，所以自律者甚嚴，出入軍中，偃然不爲屈，故頗有喧譁者。

不數月。閭巷間家有希顏畫像。雖大將亦不敢以新進書生遇之。嘗爲戶部高尙書唐卿所辟。權遂平縣事。時年少氣銳。擊豪右。發姦伏。一縣畏之。稱爲神明。及以御史巡行河南。得賊吏尤不法者。榜掠之。有至四五百者。道出遂平。百姓相傳雷御史至。豪猾望風遁去。蔡下一兵。與權貴有連。脫遁役田間。時以藥毒殺民家馬牛。而以小直脅取之。希顏捕得。數以前後罪。立杖殺之。老幼聚觀。萬口稱快。馬爲不得行。然亦坐是失官。希顏三歲喪父。七歲養於諸兄。年十四五。貧無以爲資。乃以胄子入國學。便能自樹立。如成人。不二十。游公卿間。太學諸人莫敢與之齒。渡河後。學益博。文益奇。名益重。爲人軀幹雄偉。髯張口哆。顏渥丹。眼如望羊。遇不平。則疾惡之氣。見於顏間。或嚼齒大罵不休。雖痛自摧折。猝亦不能變也。食兼三四人。飲至數斗不亂。征酒淋漓。談諠間作。辭氣縱橫。如戰國游士。歌謠慷慨。如關中豪傑。料事成敗。如宿將。能得小人根株窟穴。如古能吏。其操心危。慮患深。則又似夫所謂孤臣孽子者。平生慕孔融田疇。陳元龍之爲人。而人亦以古人期之。故雖其文章。號一代不數人。而在希顏仍亦餘事耳。希顏年四十六。以正大八年辛卯八月二十有三日暴卒。後二日。葬戴樓門外三王寺之西。若干步。好問與太原王仲澤哭之。因謂仲澤言。星殞有占。山石崩有占。水斷流有占。斯人已矣。瞻烏爰止。不知於誰之屋耳。其十月。北兵由漢中道襲荆襄。京師戒嚴。銘曰。

維季默父起營平。弱齡飛翬振厥聲。備具文武任公卿。百出其一世已驚。紫髯八尺傾漢庭。前有趙張恥自名。目中中敵無遁情。太息流涕請進兵。揜聰不及馳迅霆。一日可復齊百城。天網四面開鯢鯨。砥柱不挾洪濤傾。望君佐王正邦經。或當著言垂日星。一憤不起誰使令。如秦而帝寧勿生。不然亦當蹈東溟。元

精炯炯賦子形。濫焉寧與一物并。千年紫氣鬱上征。知有龍劍留泉扃。何以驗之石有銘。

孫伯英墓誌銘

元好問

伯英在太學時。所與游皆一時名士。故相程公日新。判河南。伯英居門下。甚愛重之。貞祐初。中原受兵。朝廷隔絕。府治中高廷玉獻臣。接納奇士。號爲衣冠龍門。大尹復興。恭之。會有爲飛語者云。治中結客。將據河以反。遂爲尹所搆。凡所與往來者。如雷淵。希顏。王之奇。士衡。辛愿。敬之。俱陷大獄。危有一網之禍。伯英出入府寺。人爲出死力者多。故得先事遁去。依殷輔之商州。變姓名。從外家。稱道人。王守素會赦。乃歸。貞祐丙子。予自太原南渡。故人劉昂。霄。景玄。愛伯英。介予與之交。因得過其家。發壽樂堂。飲酒賦詩。尊俎間談笑有味。使人久而不厭。伯英時年四十許。困名場已久。重爲世故之所摧折。稍取莊周列禦寇之書讀之。視世味蓋漠然矣。予意其本出將家。氣甚高。已折節爲書生。束以詩禮。優柔饜飫。偶以縉藉見名。其鬱鬱不能平者。時一發見。知縛虎之急。一怒故在世已亂。天下事無可爲。思得毀裂冠冕。投竄山海。以高騫自便。日暮途遠。倒行而逆施之。古人或爲抱關。或仕執轡。或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其畫皆出於無聊賴之至耳。非本志也。又明年。客有來崧山者云。伯英真爲黃冠師矣。正大庚寅十月十九日。歿于亳之太清宮。春秋五十有一。因卽其地葬之。曾祖堅。金初以軍功。贈龍虎衛上將軍。隴州刺史。祖汝楫。武略將軍。魯山令。父鈞。武義將軍。昌州鹽使司判官。室劉氏。前歿于璋。婿同郡王好禮。伯英初名邦傑。後改天和。孫氏。雄州容城人。居雒陽四世矣。銘曰。馬逸。虜駕。犢健。破車。霸略所貪。世議之拘。我足天衢。彼賣守閭。我材明堂。彼求侏儒。蚩蚩之與曹。而昧昧

之與居。俱腐草木。孰別以區。千百載而下。或有撻蓬而問者。又焉知其輕世肆志。自放於方外。以耗壯心。而老歲月歟。

聶孝女墓誌銘

元好問

五臺聶天驥元吉爲尙書左右司員外郎。壬辰之冬。車駕東狩。元吉留汴梁。明年正月二十有三日。崔立舉兵反。殺二相省中。元吉被兵創甚。女日夜悲泣。謁醫者療之。百方至。刲其股雜他肉以進。而元吉竟不可捄。時京城圍久。食且盡。閭巷間有嫁妻以易一飽者。重以喋血之變。剽奪陵暴。無復人紀。女資孝弟。讀書知義理。思以大義自完。葬其父之明日。乃絕脰而死。士大夫賢之。有爲泣下者。女字舜英。年二十二。嘗嫁爲進士張伯豪妻。伯豪死。歸父母家。嗚呼。壬辰之亂極矣。中國之大。百年之久。其亡也。死而可書者。權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子政。右丞大用。御史大夫仲寧。戶部尙書仲平。大理德輝。點檢阿撒。郎中道遠。省講議仁卿。奉御忙哥。宰相子伯祥。宿直將軍長樂妻明秀。參知政事伯陽之夫人。與孝女十數人而已。且有婦人焉。夫一脈存。不可謂之絕。一目張。不可謂之亂。一夫有立志。不可謂之士崩。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孝女合葬張氏墓在某所。銘曰。

嫠政之姊。哭徇其季。千祀有傳。猶聶之世。嗟惟孝女之死。苟遂死而有知。及父於隊。以子則孝。以婦則義。以斷則勇。以守則智。於今之人。麟鳳之瑞。莫斬者名。天曰美器。不於士夫。一女之畀。銘以表之。并志予愧。

南京轉運司支度判官楊公墓誌銘

許衡

公諱天德。字君美。其先耀之美原人。徙同官。至高祖儀。徙高陵。世業農。曾祖諱亨。祖諱植。始爲縣吏。父諱

禮以大定庚子歲十二月庚子生公于北郭公之父雅好儒而仲兄茂實克家厚資公使游學公亦篤勤能副所望既隸業大學登興定二年進士第釋褐補博州聊城丞未及赴辟陝西行臺掾尋權大理寺丞繼擬主長安簿未幾正主慶陽安化簿尋辟德順之隆德令再辟安化今補尙書都省掾遷轉運司支度判官京城不守流寓宋魯間十年而歸長安公自讀書入仕至于晚歲風節矯矯始終不少變其爲隆德也被圍於德順冒圍請援以死期於復命及復立縣治撫養瘡痍誅鋤強梗民賴以安慶陽之圍也復任安化主帥以公忠勤使兼錄事并鎮撫軍民又牒令判府事晝夜不遑處盡智畢力拒守踰年居民餓死殆盡卒逮救至圍解召公還京師公歎曰旣不能救民之死又暴其骸而去之吾不忍也擾攘中竟留月餘悉收葬之其忠主愛民若此亂後士夫或不能自守而公於勢利藐然如浮雲晚讀大學解沿及伊洛諸書大嗜愛之常語人曰吾少時精刀奪於課試殊不省有此今而後知吾道之傳爲有在也埋沒篆刻中幾不復見天日目昏不能視書猶使其子講誦而朝夕聽之以是自樂及有疾親友往問之談笑歌詠不衰曰吾晚年幸聞道死無恨矣以戊午歲十月四日卒于家春秋七十有九公娶寇氏早亡一女適三原郭孝廉再娶太常少卿京兆孫通祥之女一子曰恭懿孫男曰寅孫女二人皆幼以是年十二月十日葬于高陵開國鄉奉政原之先塋公子孝廉篤實克紹先志平居事公已著信於朋友而執喪哀毀至五日不食寢苦枕塊居廬啜粥又能行古道其治喪一從公之遺命用司馬氏宋氏考訂古禮民迷固久而公獨得以禮葬有子如此公爲不朽矣河內許衡敬敘其事而爲之誌且系銘曰

出也有爲生死以之處也有守不變于時日臨桑榆學喜有得其知益精其行益力吾道之公異端之私

瞭然胸中。洞析毫釐。外私內公。息邪詎說。俯仰古今。可以無愧。受全于天。復歸其全。尙固幽藏。無窮歲年。

易州太守郭君墓誌銘

劉因

金貞祐主南渡。而元軍北還。是時河朔爲墟。蕩然無統。強焉弱陵。衆焉寡暴。孰得而控制之。故其遺民。自相吞噬。殆盡。間有豪傑之姿者。則天必誘其衷。使聚其鄉鄰。保其險阻。示以紀律。使不相犯。以相守望。卒之事定。而後復業。凡今所存。非其人。則其人之子孫也。嗚呼。蓋亦無幾矣。而向之所謂豪傑者。後皆真擁雄城。而爲大官。其子孫。或沿襲取將相。凡其宗族故舊。與同事者。亦皆布列在位。享富貴之樂。而其所賴以存。及其子孫。則爲之臣民。而服其役。出租賦而祿之。彼亦非幸也。蓋天以是報其功。人以是報其力。僅適平而已。易之蔡國。張公柔。則當時開壁於易山。諸砦者。君其女兄子也。君諱弘敬。字彥禮。易州定興人。曾祖安仁。祖儀。皆業農。考彥成。以諄謹勤力。爲蔡公所倚任。嘗攝行元帥事。君性警敏。美姿容。讀書善射。蔡公器之。復以女妻焉。丁未授東鹿長。庚戌遷易州太守。壬子改完州。易人以善政請。於是復爲易州。時官制未立。諸侯得自辟署。曰長。曰太守。皆從一時之制云。以甲寅三月十日卒。以是月二十一日葬於河內之兆。子男一人。奉議大夫謙。卽夫人張氏出也。後三十年。謙泣涕來請曰。謙不幸早孤。今思所以報吾親。欲得先生長者一言。以銘其墓。託以不朽。庶幾少慰人子之心。乃拜。旣許。又拜。予迫於禮文。謹且備。而終銘之。銘曰。生物爲心。乃厭其蕃。自涓涓而洪河。洪河滔滔。沃之焦山。曾不思造物之艱難。顧茲方慘。而有忻茁然。碩果孰斲。天心可觀。史氏命凡胡甚不仁。斬首曰級。書多是勤。抑不知取賞于一時之所私事者。乃所以受

罰于千萬世公共之天。孰不知忌此而獨使道家爲知言。易山幾幾。昔誰壁門。易山之民。今誰子孫。爲斯人之壻也。爲斯人之子也。爲易州者。固宜斯人。茲實其墳。

新安王生墓誌銘

劉因

新安王綱。居母喪。以哀毀致疾。繼而其父病作。而綱竟以憂終。其師容城先生爲銘其墓。其辭曰。禮之未制也。人或徑。情人之未知也。禮有失。平生制禮之後。爲學禮之人。不俯就之。而天禍是嬰。如九原之可作。將聲言以責生。雖然。出繼有嗣。終養有兄。生沒其寧。事有過厚。薄俗可驚。吾當作銘。

湖南宣慰使趙公墓誌銘

盧摯

大德十有一年冬。前湖南宣慰使趙公。薨於潭州居第。明年秋七月。其子彌寧等。室聖服衰。釋杖叩首泣血。東向拜。飭介走書江東。報其父執涿郡盧摯。寧不天先君子。捐諸孤。葬有日。乞銘。其館士文學掾吉張圖南。實公行治。甚悉。而文麗。以札翰曰。宣慰公薨且葬。宜有銘。寧聚其宗謀。銘咸願。公銘且非公銘。孰銘。惟先生與銘。公諱淇。字元德。世族望臨淄。霍者。五季時刺撫州。後徙家衡山。至五世祖士庠。贈奉議郎。贈楚國公諱世勳者。奉議子也。生贈魯國公棠。棠季曰常生。方後魯國累官某官。諡忠肅者。於公爲祖。實生考。右丞相冀國忠靖公奏。公幼奇儻。誦書若宿習。年七歲。蔭補承奉郎。明年中童子舉。選甫冠起家。四川宣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官列郡。至廣南東路發運使。積階朝奉大夫。貼職自直祕閣。四遷右文殿修撰。內除。由藉田令。至尙書刑部侍郎。位望浸隆。而宋祚終矣。將浮海而南。王師已至其地。宋太后詔舊臣納款。遂附順。是時至元十有五年也。行省署公廣東宣撫使。秋七月。覲于上都。世祖勞問甚至。有制授中奉。

夫湖南道宣慰使錫佩金虎符犒予優渥使七年而代用薦者召遂辭疾致事初公自宣屬沿檄至承宣使夏貴軍戰黃之白鹿磯冒矢石銳甚諸將勇之其倅信前倅弛靡吏姦莫何問乃幹經賦廉賦背數背法之羣賊愕無敢犯令守趙希訟悚然不敢少年易公曰始疑倅莫療前倅今倅儻果乃復賢遠前倅郡舊屯威果指揮兵二千餘悍驕不制適郡守惟肖至閱犒未集衆忿譟謀害士臣吏皆竄守惶遽無策公語衆淮漢卒戍數千里外晝夜不遑息少墮慢輒刑誅無貸若輩未嘗身預行坐靡縣官敢爾卽徙徼填圍杖倡亂者百衆羅拜引罪去巨猾孔和輩構桀橫吏十數蠶螫郡縣累政循嘿置度外民茹噎莫能吐氣時憲江東合東叟皆名才監司逮捕弗能得及公攝守陰授卒方略盡得羣惡其人皆貲累鉅萬衆猶慮其賄免公期三日獄具杖黥錮諸圜越四日邸槩果緩其獄皆已死矣民始帖服神其政咸曰非趙通判廉明卽彼枉吾曹奚所於訴及守興國移秦皆能一兵民之政民裕而賦饒時論能之衢寇蠹起連江浙數郡遂憲臣嶸守困東守命公分殿司兵二千從公曰果爾將蹀血三輔請單騎至衢覘盜緩急財馳嚴郊有執寇至者迺民訟田官不能直憤激相讐脅平民互黨助蔓寇公知亂苗語其人彼起釁繇訟直之豈不在我若釋兵而農置若罪或頑弗革若曹能捕致易罪以賞脅旣良民卽自拔盜藪知僚鄉罪除否則必薙鬻無遺餘迺已遂縱去有頃復獲盜數十亦諭遣之乃揭示福禍如所諭聽浹旬歸業俾黃衣腰鈴卒四往田間手旗大呼新太守榜至賊衆讀榜皆釋兵盡一日散去衢遂寧郡勢人干政者前守常頰痾奉旨意公至吟噓不敢出一語燒法於是新郡治作孔子廟校官梓四書以摩勵諸生去郡未幾寇復作張甚再至輒弭公忠實和雅英暢厚易早歲莅政以敏銳著稱晚迺弢縮沖漠權以適義其豪爽超

特之氣。猶時時有不能掩者。至取友接物。識監蠡然而渾若無跡。仁愛博濟。惠利公私者。不可殫言。未冠業進士。有才名。下筆動千數百言。便弓馬。引強射遠。發命中。竊弦其弓者。莫能撼毛髮。雅有巧思。多藝。洞曉音律。尤妙琴事。琴操多自譜。琴出其手。斲者。琴工音焉。以爲賢世所寶。古琴遠甚。古樂失傳。稽籍隨思。刊分黍。我以諧雅族。旣作潭校之樂。遠落好古者。往往迭至。問焉。劬書植學。旁極佛老醫卜。靡不該洽。所著詩文樂府。曰太初紀夢。二十餘卷。藏於家。公以平遠自命。太初其別號。平遠之名聞天下。朋游間多穹貴大賢。契予尤深者。故參政徐公子方。太子賓客姚公端父。平章何公仲韞。左丞趙公伯華。然公非藉數公爲重。數公者。每以締交得公。不失所重也。公薨。以是年十有一月辛未。卜以至大元年冬十有二月庚申。葬潭之寧鄉縣原塘坎山之原。夫人寧國吳氏。宋參知政事莊敏公淵女。前公薨。子男四人。長卽彌寧。疾癘彌突。彌審彌寬。審前卒。女二人。淑儀。適萬戶馬繼祖。以疾絕昏。歸寧。淑正尙幼。孫男六人。巖以祖廕當補官。嵩。豈。盡。皆。耑。女三人。曾。男。孫一人。山童。女二人。摯嘗謂公門閥人地。文武猷爲。識度器業。以之位臺閣。職論思。權亮治體。潤色太平。是特餘事。果若都將相。謀軍國。以究其輔世願忠之蘊。海內有識者。其誰曰不然。而遂疾致於家者。二十餘年。而公薨矣。嗚呼。悲夫。銘曰。

監察御史蕭君墓誌銘

程鉅夫

大德七年八月十五日南臺監察御史蕭君諱泰登字則平以疾卒年三十八聞者皆愕且悼且疑時鉅夫客鄂諷之自東來者曰信矣嗟哉頃余在禁林吏以諸道提舉學士姓名來中有蕭某余已器之泊來南臺中丞徐公子方道君朝夕不離口後數年余從閩歸君方典江廣學事學者井井有生氣衆誇語余既僉桂憲之明年聞海南有制獄乃元帥賊殺不辜爲君所劾鞠之如章帥遂抵罪敕以爲御史是年春南浮江漢以下余留之酒不可余笑曰真御史也自始識及是不數見每見氣益老言論益深豈意自是遂終不可見耶其子文孫以廬陵劉將孫狀其行事來請銘曰君之志也按蕭氏世本長沙徙廬陵之太和曾大父平林先生負重名仕爲江西安撫副使官中大夫爵廬陵縣男諱逢辰大父諱安中從事郎德安府觀察支使父諱元永中順大夫瓊州安撫副使母胡氏君早穎拔弱冠試吏丞永豐已出敏手江西行中書省以名聞授將仕郎湖南道儒學副提舉爲部使者賞識卽子方也子方一代耆碩言輒見聽遂擢承務郎僉海北廣東道提刑按察司事會有獠逼城衆惶惑無措獨奮曰督捕非憲府職耶我請先之卽上馬出將吏驚馳以前獠遂遁因按所部潛與獠通以人爲貨及他姦利事守令已下抵罪者八十七人又建議減韶州賦銀之半悉條海北積弊躬詣臺言之會建肅政廉訪司繼丁胡夫人憂至元三十一年詔罷征南兵釋交州纍臣以君爲奉訓大夫兵部郎中介禮部侍郎李衍往諭其國時安南旣已失藩臣禮得罪聞有詔使疑懼半吏民迎餽塵至喻所以來意悉慰卻之主臣卜日拜伏以聽然後知上德意感慕歡呼而使又廉敏開亮不與前等乃大喜過望歸所盜邊地二百里遣其臣奉表貢獻謝罪遣使者囊中裝甚厚辭不受益之再三終不受益大服旣報命授連州知州未拜奔瓊州公喪起爲江西等處

儒學提舉政教稱是。行省遣慮郡囚袁瑞路。各有誑愚民自誣殺人而代死者。既具獄矣。悉發摘理出入。僉嶺南廣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始至陳便宜二十五。出海南師所掠生口六百七十五人。牛馬三千六百有奇。還之民。柳州左道謀叛論死者二百。錄之。釋不知情百三十有七人。他所辨雪糾正。不可勝數。凡黜貪繆吏二百一十。進階奉直大夫。拜南臺監察御史。首言十事。分按江浙行中書省。水旱民流。議捐倉實以振。或曰。咨可而發。無後憂。曰。民命急矣。毀家償不悔也。方大有建白。疾日侵。得告。即命舟自載。且治衾櫬。或言豫凶事。曰。死常事。非凶也。書別子詩。別親友。戒左右無妄受贈。遂卒於驛舟。明日斂於建康。明年十有二月庚寅。葬于吉州路嘉禾門外。夫人楊氏。繼彭氏。皆名家。子三人。長曰文孫。次曰憲孫。幼曰升。孫女一人。曰來富。君精悍謹密。不煩不苛。不爲事所誦。故發必中機。意悟飄灑。豈弟周旋。與人必誠。故鉅人長者咸敬之。至其孝於親。忠於國。不媿阿洪。恣天性固然。故自號方厓。其始爲御史也。激烈自奮。或謂太剛必折。曰。患不剛爾。折不折天也。或告當自愛。曰。身非吾有也。觀君此言。豈自爲身後計者。而獨志余銘。嗟哉。銘曰。

奕奕堂堂。厓穹石蒼。不可蓋藏。咨爾山君。勿刻其方。

翰林學士趙公墓誌銘

閻復

大德七年正月辛亥。翰林學士趙公晦叔卒于官。其年十月中。書右丞相入對天子曰。趙與票事世祖皇帝。迄今凡三十年。敦確清謹。身死家貧。無以歸葬。敢奏以請。於是天子命有司。賻緡五千。復給舟車傳費。將行。其子孟實等。以狀來請銘。復往歲直翰林。公爲待制。其敘遷也。亦相先後。知公尤詳。義不得辭。方至

元十四年間。公以驛來朝。深衣幅巾。見世祖於上京。冰澄玉瑩。詞氣整朗。言宋亡根本所在。親切感動。世祖傾屬。自是入翰林。爲待制。爲直學士。累遷爲眞學士。公之爲侍講也。言江南箕斂急督。移括大姓。宋世邱隴暴露。皆大臣擅易書詔明旨。又言庚寅歲大霧蔽塞。正月甲辰。虎來西城。其徵爲下臣執權。箴政言訖。公闔門待罪。後翰長司徒公。俾同列諭意。始復入署。公每視職清望近。思欲以言議質直理道。確近條縷報上。故所言常若剴切無隱。而世祖沈幾先物。神量莫測。或爲公懼。至平章政事。不灰木。奏公私負歲積。帝曰。得非指故臣爲虎者。宜官酬其逋。別給廩粟布帛以養。由是始知君臣脗合。明著如是。曾祖伯洙。宋朝請大夫。知南外宗正事。祖師雍。宋朝議大夫。直寶章閣。考希聖。宋宣教郎。史館校勘。高祖宗正子英。南遷時。丞台州黃巖。因家焉。伯祖師淵。與朱文公纂次通鑑綱目。凡例微言奧語。耳受身履。故公所行。尤近。嘗與魯齋先生許公論伊洛闡域。以力行爲致知首。清簡爲高。沈默自祕。皆東南極弊。文以顯道。舍是無以議。許公深然之。至觀公待人愛士。恩禮周洽。不爲疏數。翕訛其持家簡泊。無復商確計慮。非知道者不能也。天性孝友。自宗正四世而下。力請于朝。而復其役。贖姻黨男女爲奴。而不能歸者。凡十七人。始登宋辛未進士第。爲鄂州教授。由鄂來京師。迄爲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積官至嘉議大夫。年六十有二。其所成就。不爲甚過。而公以榮祿豐遇爲可愧。不獲老田里爲可喟。噫。公之心如是而已矣。初娶夫人舒氏。不一歲卒。歸橐中裝于婦翁。不取。今夫人史氏。三男子。孟實。以公爲侍講時。特官承事郎。同知瑞安州事。孟賚。温州路教授。孟貫。將以廕入官。孫男女七人。以大德九年十一月甲申。歸葬于黃巖塔山之原。予嘗讀大雅文王之詩曰。商之孫子。侯于周服。殷士膚敏。裸將于京。是知文王之德之盛。商士之恪謹。温

慈篤承天心。維我世祖。明德造邦。式混區夏。內外大小。共爲帝臣。而公陟降左右。承賚接錫。終始若一。至不幸而死。今天子復申命而寵綏之。則公死猶無死也。是宜銘。銘曰。祿不斂贏。謀不課利。我以其拙。彼以其智。衣敝策驚。內澡玉雪。誦聲清冷。鏗出金鐵。蹇蹇九關。壬人隕魂。維帝有訓。四方于聞。之身云亡。之德不爽。邱環麓茂。一息以往。繫彼之豐。維時之通。尙詔後人。以封以崇。

元文類卷之五十二

墓誌

南京路總管張公墓誌銘

姚燧

公諱庭珍字國寶曾大考淵大考士明以武力再世爲金千夫長家臨潢之全州考楫北京都轉運使故又家北京公於次爲中子沈性易直通毅辨彊綜經緯史尤長左氏春秋筮仕已存愛民利物志事先帝以典內帑受知先是高句驪不靖徙居海中江華島上遣使問何由且訶其貳服親擇廷臣可者卽命公時年二十三至其國王禮事之甚恭書言吾歲入幣大國未嘗不謹臣職非與未臣而敵已臣而叛者比而大軍歲入邊劉吾人民奴吾子女有吾貨財蹙吾土疆吾是以捨衍而完險誠出甚不得已之謀非首鼠他圖爲也未疏黃金以兩計白金以鎰計各千百數爲壽又言誠以是懷懷之言歸聞之上幸止邊軍無歲入願歲幣外別入如今相壽者數歲歲爲謝公勃然曰王以天子之使求貨來耶揮去歸具道王言且保其國無他避掠徙耳上亦悟曰人歲入幣事之又加兵罪之誠何以待不臣而敵已臣而叛者詔令軍止戍邊無入掠自是完東夷室家父子無慮萬億計自將伐宋從至閩中留爲安撫使施治兵間裹摩創殘外供仗糧不擾而集今上卽位中統建元自將北伐以故先朝故臣熟西京入漠南路俾置傳驛兼給餽餉至元四年授同簽吐蕃經略使兵裁叛離仁革狼頑渠酋讐撓滋久安順六年授朝列大夫佩金

符責貢安南時已徵天下兵數十萬圍襄陽實爲蹶宋起本勳臣故相上與咨軍國謀不可一日離側者皆出行省董師公至其國王立受詔公詰曰王行非止違命於禮於利害且不熟知撥此邦人民土地不當天朝一總管治皇帝不欲郡縣王地版籍王民聽其稱藩遣使諭旨德至渥也且王以與宋輯睦緩急爲援今百萬之師長圍襄陽鳥飛路絕朝夕將拔席卷渡江覆其國都易如振槁王猶倔岸海徼恃爲唇齒自矜尊高事且上聞天威小震無須遠召中國雲南十萬之師再月可至視邱墟王廟草棘王庭者將不難爲其審策之王屈降拜益慚憤將以兵恐公使力士白刃環衛公迺示怠弛袒寢一室盡擲所懸箭弓刀槊付衛士聽汝何爲天暑渴甚每取江水以進皆溫惡不可飲食及索井汲不許曰吾俗不相悅者多投毒井中殺人公曰自我所求毒死不恨終汲飲食自是安南君臣多度公者八年會公以安南貢至襄陽猶未拔卽授行省郎中承事勳貴嶮絕不阿惟見之營衛足蹟不及其門商較事宜言宏色厲或有以凌鷲見短者故右丞相史忠武公天澤解之曰是其爲心忠正侃侃人也久親其人必實吾言十年襄陽下改省爲行樞密院以勞遷中順大夫遙知歸德府行院經歷大軍南規渡江復行省公復郎中俄降虎符襄陽路總管兼府尹毀城樓以完廟學散契軍以惜月廩剗弊施宜當其後先明年改監鄆復二州位安撫使上捐魚荻之賦使人厭腥食家給蒸薪月發倉以贍餓乏視便輒行事已劾聞十四年陞嘉議大夫監平江路位總管上鄆復民間去遮馬號送萬數其治平江考績亦最他路十五年改同知浙東道宣慰使未行改大司農卿丁內艱時軍興法聞喪不得輒行乞犇赴不報公願還所受制書爲民行省知不可奪歸之旋艫枵然金玉美女色色無有惟文書衣被而已今中書省右丞相伯顏夙嘗疑爲凌鷲者

後顧爲深知。公嘗語人曰：諸將渡江，無不荒貪獨予與國寶清慎自持。聞者以爲知言。公家居四年，又終外艱。十九年，以才起復，仍故官嘉議大夫、南京路總管兼開封府尹。至治之初，見星而出，見星而歸。凡前政積事留獄，旬月剖擿皆出，尤善發姦伏。有控鶴十餘輩，比公至，僦大第聚居二年，黃金橫帶，出入飲食街陌縱橫，人謂其真也。公曰：控鶴役在京師，久此不行，必劇賊也。密喻有司，以意期三日，盡致其黨，索贓以來，得金帛寶玉服玩典質券契盈室，鞠之皆款服。物則椎埋所獲，妻妾僕使皆掠民子女，或娼姬。明日告曉市中，皆杖死，民駭其神捷。闔境乏食，已聞未報，輒止稅勿輸。明年河北大旱，民流徙就饒，及河朔數萬人，郡縣畏損戶罪，謾以逃聞。省部遣使分道邀之，許發倉人給三月食，還所籍民聚謀曰：吾得食三月，負難歸，重難勝，嚮將何噉？且各賣質田廬而南，至家何爲？愁歎無聊，若出一喙。公謂其使曰：斯民非賊，河南非別界，皆聖上民社也，非不知奉命不輒濟，可以無罪。誠不忍老稚頓踏吾治，甘受禍以活此民，則下令諸津急濟，果有以專行上告者，事下御史大夫，卽治廉之境。民皆曰：吾侯賢牧，其爲開封明斷不阿，可當今代包拯。大夫察其無他，薄責而歸，奏寢不下。秋雨潦，河決原武，泛杞灌太康，自京北東，滂爲巨浸，廣員千里，冒垣敗屋，人畜流死。公括商人漁子船百十艘，又編木爲筏，具糗糒，載吏離散四出，往取避水升邱巢樹者，所全活以口計，無慮百千。水又齧京城，入善利門，波流市中，晝夜董役，土薪木石，盡力以與水鬪，不少殺。乃崩城堰之，城害旣弭，復大發數縣民，增外隄防，分直爲三，直役一月，逃罰作倍。起陽武、黑石、東盡陳留，張怒河綿亘百三十里，如期三月隄防悉完。以至元甲申七月二十日，卒官舍，年五十六。河南之民，識與不識，如喪其親戚，家纔餘俸半月，將歸葬。貧不能西，開封市民雄財者，戶賻之，又遣子弟數百。

人持錢分程具奠。越別治洛陽五百里。凡千里。及潼關。以其年九月。葬安西府咸寧縣。洪同鄉少陵原。都運公塋之左。夫人何氏。溫淑靜端。男子三人。岳提舉郢復魚湖崇。西蜀行省宣使。啓未仕。女子三人。一適太平州錄事韓和一。適紀德信。一適鞏思齊。後三年。其季太中大夫。諸蠻夷部宣慰使庭瑞。以燧素知公。求銘其墓。辭曰。

年五十六。固不云天。較齊蓋耆。孰謂壽考。究其致之。豈無以然。國苟有利。棄身若捐。東北雞林。挈舟以使。西南雕題。登馬已至。視數萬里。爲步仞餘。招麾兩王。噉臺指輿。吐蕃獷狹。化不犯令。由積苦勞。至不延命。壽也無稱。世不爲臧。死有可述。短不害長。襄陽軍謀。郢復民效。已實已著。猶其小小。開封蠲租。舟民于河。電擊霆馳。懸躬禍羅。下燭其忠。繇明后聖。老幹經摧。霜風踰勁。大浸稽天。陸舞龍蛇。流死所餘。邱木是家。乃集舟航。乃筏以繼。乃求以濟。取置平地。穴俾摧防。萬杵登登。役不踰時。隱其阜陵。民流他疆。我飫其食。我疆沔傷。皆手援溺。顛顛公哉。人之騶虞。彼饑婪婪。橫目虎羆。雖古循吏。列傳史冊。載筆今功。孰忤爲匹。少陵之原。有坊其邱。銘石道周。以禳諸幽。

唐州知州楊君墓誌銘

姚燧

自盜殺阿合馬後。桑葛使總制院。結知世祖。氣焰烜烜。燦人。倖進者入賄其家。或藉其一言。以爲事從中。下必中書官之者。月無虛旬。每爲中奉大夫。參知政事。居寬所裁。甚不得已。如請。乃簿所躐級干政者。俟有問。他日則引以爲稽。其人不利也。一旦爲尙書右丞相。誣而殺之。惟其子集賢直學士奉直大夫。勛不孛。自餘妻及子景奴婢。凡資業皆籍入縣官。桑葛敗誅。故奉訓大夫。知唐州君居簡。始敢上疏。列明其兄。

自部曹史主事省掾都左右司檢正中舍郎中知府憲副侍郎宣同典外郡尚書吏曹參議中書御史中丞參行省中省政與國宣勞爲時才臣章章在人口耳今賊國臣不道誅夷宜爲死者雪其非辜庶彰聖代日月高懸之明參知政事梁德珪以聞勅有司償所籍入而勛尋卒無子又哀景雖二子一女而疾廢于莘而女年及矣自燕攜大參商公左山孫企伊入壻其家自莘而唐纔一閱月而景卒意者景計未至與至而未之知到官四十日當元貞乙未十月三十日而君亦卒年止五十七嗚呼何天之不福中奉之家耶身戮一室瓦裂二子繼死一不後一有而弱君訟還所籍又爲求壻令恤廢姪之家處事變之極狃薄俗之囿少不失天理民彝之正爲弟爲從父從祖曰悌與慈雖古人復作有一尙之乎而天之報施者反如是也蓋君自筮仕試吏從萬夫長嚴忠濟從己未渡江後使交鈔庫曹州改南京轉運司知事以善其職從其司請陞經歷俄授從仕郎大名路總管府經歷尹范縣同提舉信州宣課遷承務郎浙西宣慰司經歷換承直郎上都留守司經歷遭事難爲身出任之官長有不相能必委曲調順如媒氏之合二姓始異而終同之凡此皆佐人出理者而非其所自爲也惟范縣爲近民又壓於郡守有不伸及今爲唐若可以有爲而遽已此哀哉君字子敬姓楊氏漢弘農大尉震苗胄五世祖絢爲宋儀曹易州死於金兵生邦基祕書監爲金名士書畫兩絕人曰可與李公麟者埒以通奉大夫永定軍節度使致事生郊社署令皜自儀曹而下皆家燕皜生監歸德酒庭直避金亂居莘生澧君之考也君交人誠和視新識如故知傾費歡樂之夫人梁氏二子二女翰林國史院檢閱官昇一未名女長適同縣士族王文讓季在室皇上卽位之年冬十一月詔修世祖三十五年實錄院置檢閱官其究覈故事職也而其末九年燧與侍讀高凝

共總裁之昇也。實當筆至元二十七年之一年。願與修撰而下。年分其事。已可見其文賢無忝面命矣。由同官相驩。故介其考唐州君先摯。會從史院諸賢。還進史上。都及與之別。未數月。訃至。期昇會葬。莘絰杖言曰。昇惡逆。不得見先人。屬纊已抱終天之恨。不得公銘。亦不可復食息人世矣。敢泣血請。乃銘之曰。觀人之概。惟在其大。大使可書其細。已蓋嗚呼唐州其大何如。流風不移。天理篤居。惟天於人。若薄而厚。雖所薄。今將昌爾後人之識。狹其中安知厚。竟之求視銘異時。

瀏陽縣尉閻君墓誌銘

姚燧

閻宏少燧十七年。識之七年矣。走未嘗遇。以凡士。宏亦願遊吾門。彙所述焉。始記銘其祖醫隱君墓。于時尉瀏陽考府君不恙也。今焉六年。又求銘其墓。嗚呼。何兩君皆不及知。而幸祿潛德其幽。宏豈有見。走文可以信後世。然與走不讓爲者。則以答其爲好私今故也。君諱鼎吉。字和卿。醫隱長子。其鄉其世。其遷徙。與醫隱所以教者。皆見先誌。以至元二十一年。尉瀏陽。二十六年。受代。三十年秋七月十七日卒。年六十八。僑墓長沙。元配姚氏。再配白氏。二子。宏掾省江西。與蕃也。四女。一適郡人徒單全。一適南陽高舉。二在室。孫男女三人。宏將以明年五月庚寅歸葬其鄉先塋。其自狀曰。君幼耽誦記。敏爲文辭。異其時。它門兒者。皆其小德。削不致詳。而日勤於筆錄。如易正義論語注。漢紀傳。舊唐傳。治鑑節文選。杜詩註。十餘書。亡慮數百萬言。具藏吾家。手澤尙新。可以汗車牛。未聞人有辨爲者。與學事人。則從張公邦彥。宣撫天平。爲四川行樞密院柴楨照磨。用禮卿王博文薦。出官瀏陽。非賢不卽。與居母中。憂廬墓。毀悴杖而後起。皆出處不苟。倫理至篤者。又曰。君胸中廓廓無城府。商古今人物。成敗賢不肖。必當其實。諫友過不計嫌怨。

盡找責善。樽俎之容粹如不流。爲詩千餘篇。號訥齋。以宏信愛。必不誣親。燧取筆之曰。君喟然吾少厲志。嗜學。官止一尉。殆天戲人者。則不可也。亦思尉爲君行道資乎。蓋尉有難爲。有利爲。江南大縣。戶動十萬。一尉兵額止於數十。而押綱衛使恆抽其半。又其身有疾。疾喪婚之請。其直司日不盈三二十輩。盜逐不得。必尉焉罪。小則輟祿。大而奪官。是不白其力少。不足以制姦。而惟責其專印不職也。是其所難。凡尉一世同者。而君有獨焉。在令尉恆居縣禦寇。無敢他遣。而湖省犯法臣。特遣數千里。送所市紗羅京師。賦出非其口也。入納非其手也。市者顧不必送。而顧必令不遣者送之。有司又大其尺度。重其鈞權。從而責其輕短。不使得歸取償。有司必舉息立輸。府又遣修杭海戰艦。欽廉人難其一。君難其三。此其所由重困也。其利爲者。必求爲盜。罪不抵死。嘗墨其肌。月呈身。有司者署使伺盜曰。蛇之所塗。蛇能知之。吾使過耳。口不言所旨。使自喻之。彼方困拘罪籍。一朝得交平民。出入惟求圖報。雖身爲盜。將不避爲。況囊橐他盜。頤指富室。惟所便取。坐受其有。盜得其粗。我得其細。擇世所共寶。不可形迹。敗者歸之。尉有司覈盜不得。依月日。則杖尉兵一杖。加一等。三杖而止耳。伺盜特尉權。一時宜密置無迹。何及焉。尉所輟祿幾何。而伺盜資之。什伯不貲也。盜爲伺盜。忠臣伺盜爲尉。忠臣又其巧者。與隣尉交驩。私要言曰。吾得盜。必使誣汝縣富室。曰。嘗巢窟焉。曰。屢資給焉。幸羅之獄。足吾欲。縱之。民惟知德吾耳。汝得盜亦如是。取償吾縣。易地爲之。胥相益也。其月縱兵歸。詭代家人。責入傭直。與名以兵備斂者。又所得爲也。凡是數事。今之尉者。十出其半。嗚呼。尉乎。禦盜歟。師盜歟。觀夫人觸法律。行徼倖。未露。悻人大語。則君掩耳。此倫拘拘。格格。自靖其道不少。萌憂不足。休休吾心。賢何如也。是爲銘。

薊州甲局提舉劉府君墓誌銘

姚燧

京山安陸屬縣也。其尹承事郎兼勸農事劉德源。以邑人安某爲先。來言曰。先生世名篤古善文者。聞今賢公卿之胄。或不遠數千里。及門求表著其先烈者。相踵也。德源之治。去先生之居四舍耳。心竊覲之。我先人之位。固不大昭於時。如得先生銘。則沒而名庶延也。因敘曰。吾劉氏居龍興黑土坂者。不知始何祖。其諱與次。又不可考。質先人始以函工。賜田通州。後以鍛製精堅他工。遷彰德院長。尋官進義副尉。徙平陽雜造局副使。再官進義校尉爲使。又官敦武校尉。薊州局使。猶領於提舉司。以勞深而資久也。制以前官超爲提舉。俄病廢。兄德淵嗣。爲降同提舉。德源同知許州。實侍而南。以至元三十一年九月一日。卒官舍。年六十八。顧言必葬通之樂村。以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窆焉。又曰。嗚呼。位有貴賤。故功有顯微。我先人始以函工一朝而賜服五品。其功則止善於其職。何顯之能爲人子。惟其考嘗愆於時者。始不敢求以昭明。否者。其欲遠其聞者。亦豈異賢公卿胄之心也。惟哀而允之。燧曰。凡今爲制。天下歲程。惟甲不領於工曹。逕入太府。縣官親考其苦良。而黜陟之。衛士必賜而藏之家。弊則持故。賜求易。使畀之新也。臣有私藏者。罪死。況私爲者。乃先人雖班雜職。而縣官視以爲要焉。自常工而跂之。亦曰遇矣。君諱智。曩弟四人。其次居二。娶楊氏。前卒一年。同穴樂村。二男。則同提舉與京山也。女適太常寺管句李某。銘曰。五兵皆賊人。戰而恃以不殤。惟函爲扞焉爾。如君二十始傳。以及疾廢。爲之二十年。始曰千被。被全一人。亦千人矣。其功亦豈曰微。孟子曰。函人惟恐傷人。由術推心。君亦仁哉。此其藏。

廣州懷集令劉君墓誌銘

姚燧

大德戊戌。燧遊長沙。太原寓士劉致。手所爲文。若將取正焉者。走何以荷之。讀之盡卷。賞其爲辭。清拔宏豔。爲之不已。可進乎古人之域。旣又自狀其先人。懷集令之出處。丐銘幽墟。感其心。將昭明所生。爲敘之。曰。君諱彥文。字子章。年二十有八筮仕。當中統三年。而知堂印。乃出管句北京行省承發。省廢而歸。授徒其家。將十五年。謂爲無意於世之事會者耶。當秦邸肇開。與故丞相阿里公之行省長沙也。無不往干之。會同知堂印者許楫。爲憲長沙。言之丞相。丞相自省郎中故居。若晚君來。便宜版爲郴之錄事。羣盜竊發。無時芟夷未靖也。君不忍夷其俗。而苟簡於治。爲之四年。又三年。始官進義校尉。廣之懷集令。羣盜滋張。虔人民。燔城郭。以冒天誅者。肆無所忌。官軍少。不足爲恃。授鄉民兵。雜而殲之。格鬪屢衄。徒民保東山前。募民闢田。入租私廩者。爲米八百石。一盡於餉。增戍之兵。與遭寇之家。嶮崎艱梗。炎瘴者四年。以至元二十六年四月三十日而竟卒。是何宦之不達耶。今卑官無要知堂印者。去丞相尋丈。儼立案前。護守終日。不食。須去晨而出。暮而歸。日必再至丞相家。丞相出。畋入奏。無不與偕。裕廟爲燕王日。當朝廣寒殿。君立庭下。問盞中何有。君則曰。堂印也。索而發封玩之。其親接如何。其榮如何。遇也如何。皆他人取將相之資也。一旦管句北京行省。去丞相千里。錄事于郴。西南北京。又數千里。終乃令懷集於南海之濱。其不寢近而逾遠者。世恐無君匹也。豈讀書一過。千百言不忘。力兼人。射命中。皆文武器略。足以表見一時者。有是賢人已不凌人。人則伎之耶。且求以刺物。置干將鉛刀其前。蒙稚猶知後鈍。而用銛。及論取士。則以方者爲徒。足持己。而圓者始周乎物。故率棄明炳勁特者。爲不易馴使。而顧錄拾荏弱而不自持者。爲善適俗。而賢之。君豈坐是也耶。其邵子所謂陽在陰中。陽逆行時之爲也。故平生之道。刑家則多。其功於政者僅

此譬水在山東於溪壑崖谷之險不得犇放平衍爲澮爲川其溉潤不博者亦勢然哉君石州寧鄉人權
殯長沙佛宇文有玉亭小臺祖開參元帥府軍謀考汝欽妣馮氏郡君李氏三子致某某二女歸薛氏李
氏銘曰

士久其窮觀守之篤吏極其遠試治之勛且中其年而卑其祿皆彼蒼者陰厚其蓄抑不信之以昌爾續
故民鍾五六君墓銘 姚燧

繫鍾徙吉穎川自迫於靖康釋騷避吉而來岳世方四由元而富仕明至實生文興叔進字郎行五六以
族次凡是四世皆不位吁哉五六遁迹市乃如天啓所狀事居家孝謹文縝緻嚴訓厥子俾知義自奉殊
貶忘勤勩基約以極豐其積此邦師之陶猗視居鄉侃侃和以易不私其有善分施歲荒民饑閱瘠瘁發
我廩庾飫老稚崩梁壞塗撻石治至今行者賴其利己丑之閏月庚朏年六十八世迺棄葬之三陽先墟
比黃室之子南秀嗣南英南金又其季一女結褵未決議男孫滿十女半是一庭變兮貫魚似椒聊蕃升
必天意豈憐之家久踣躓一朝起行當遐致況如南秀士服被下及二季皆學仕始卑終高若登陞或者
而宗由昌熾匍匐哀求銘玄誌伊誰成厥孝子志苟有善奚必門地漢民仲山凡豈異奮筆發隱太史燧

彭澤縣尹姚君墓誌銘

吳激

延祐五年秋予赴集賢八月次真州病未克進陝人姚絨數數詣予所館一日言曰絨之先河中人金代
嘗仕虢州因家于陝吾父諱思恭字敬父至元間仕廣東官慰司有海商被強盜誣執其仇司官之貳右
商逮捕牽聯三十人繫廣州獄事至司貳酷法以鞠死者三之一存者誣服吾父知其冤會歲終吏牘互

易所掌。此獄隸吾父。卽以冤狀白官。不答。時廣東得專殺貳命。出囚于庭。將施刑。吾父謂囚曰。汝今就死。囚畏懼不敢。異貳令吾父署牘。父曰。賊仗未完。人命不可輕職。可罷。牘不可署。貳大怒。趣署逾急。吾父度不可已。抱其牘踰牆走。匿僧舍。越五日。梅州獲正賊。賊仗悉具。械送以上。貳慚恚暗默。吾父引冤囚十人釋之。囚哭拜曰。非姚掾我輩死久矣。自後獄有疑。必畀吾父覆問。平反者甚衆。廣東考滿。簿宣之南陵。丞劉莊鹽場。尹峽之長陽。提領采石鹽引。所治民理財。俱有政績。歸葬吾祖于陝。受江州彭澤尹。未任。昨歲六月。以疾終于真州寓舍。年六十六。歷官將仕。從仕。至承務止。痛惟吾父。孝友慈祥。劬書諳律。仕未顯達。賈志以歿。紱將以明年秋。奉柩祔葬鼎湖祖塋。先生賜一言。死不可朽。而不肖孤。送親之終。庶其有校乎。予謂若父。蓋良吏也。廣東一事。真有洗冤活死之功。是可書已。承務君之考。諱某。監陝州酒稅。妣某氏。妻楊氏。彭氏。先卒。後娶蕭氏。子紱。紳女適真定李純。皆彭出也。銘曰。位不信志。意其有嗣。報未稱施。意其有遲。

熊君佐墓誌銘

吳澂

富州之甲氏。熊爲盛。而不一族。橫岡之族。其先知制誥龍圖公之後。繇鄱徙至。諱之翰者。早世。其配周氏。以姨之子爲子。實丞相京文穆公之從孫。諱禮。娶從事郎王尉之女。生四子。仲諱大涇。娶韶州周守之姑。生子二。君佐諱師賢。其長也。幼敏悟。長治進士。藝馳俊譽。叔父貢士暨鄉先輩。皆期其早達。僅一試貢闈。而科舉廢。讀書娛親于山中。至元壬午。先廬燬。隱城市十年。父旣沒。養母逾盡歡。大德辛丑。築室還故鄉。扁其堂曰寓樂。與老梅疏竹叢桂幽蘭細蒲怪石俱。便坐掃地焚香。琴書圖畫羅列後先。尤嗜古器玩賞。

學琴後不復操。曰：但識琴中趣耳。惟工詩不輟。一時吟人咸相推許。弟師周同居同財。三十年無閒言。暇日弟若子相賡酬。自爲師友。乙巳罹母喪。哀慕幾欲無生。其明年冬感疾。丁未夏四月竟不起。年五十有三。秋七月壬辰晦。窆于卦塘栖龍山之陽。初娶監吉州糧料院李登孫女。再娶戶部侍郎鄧詠孫女。男希勉。女適胡宜審。孫寄生。予移疾寓富州。先葬期。師周以前太學進士徐懋初狀。因予妹壻周筠來請銘。筠謂君佐敦厚篤實。好賓客而不妄交。希勉篤實如其父。徐之狀亦云。辭翰清粹端健。爲詩冲澹蕭散。不求工而自理。致予雖不識君佐。其概可覩已。嗚呼！向之科舉誠不足得士。然拘以定法。乖逢一制於命。非可以苟求得不得者安焉。自科舉法廢而仕進之途泛。人人懷希覬速化之心。離親戚棄墳墓。跋涉攀援。百計干人。經歲年弊。衣履犯風雨寒暑。或至破家隕軀而不悔。愚亦甚哉！君佐之才豈不可翔。驚以其清致出而與今之君子游。必有合也。而安分知止。澹然無營於世。以終其身。可不謂賢乎！往年予被命徵爲國史官。弗果赴。今幸補外。閑散無編纂之勤。每欲述野史以自嬉。凡山林恬退有足稱者。具逸士傳。若君佐其可銘。曰：所豐者賢。所嗇者年。猗嗟乎天。

袁君夫人史氏墓誌銘

元明善

夫人史氏。四明人。曾大父浩。相宋孝宗。太師。保寧軍節度使。魏國公致仕。追封越王。諡忠定。曾祖妣貝氏。齊魏國夫人。從大父彌遠。相寧宗。理宗。太師。中書令。大父彌堅。端明殿學士。屬兄中書令當國。家居十七年。以資政殿學士。光祿大夫。奉化郡開國公致仕。贈太傅。諡忠宣。祖妣趙氏。新安郡主。封衛國夫人。崇獻

靖王伯圭之女。父諱賓之。朝請大夫。直敷文閣。荆湖北路轉運副使。贈通奉大夫。妣王氏。宋相淮之女孫。葉氏。俱贈碩人。處州姓袁氏。同郡人。曾大父昇。贈太師。衛國公。大父韶。同知樞密院事。資政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奉化郡公。贈太師。越國公。父諱似道。朝列大夫。知嚴州軍州事。初敷文每言。吾大父。外大父。皆真太師。婚嫁必當吾門。敷文病。嚴州日往候之。敷文曰。願以幼女屬公子某。嚴州起謝。吉日納幣。既七日。敷文卒。夫人時年六歲。未幾嚴州亦卒。越十有一年。歲辛酉。夫人嬪于袁。夫人諱棣卿。字景華。幼簡靜。有威儀。父卒時。坐牀下。哭不輟聲。彊之食。不食。未葬。不少離殯次。服除。嘗一至庶母室。至嫁。復一至別之外庭。人不識其面。伯父賓州家法嚴正。有事于廟。夫人禮相祀事。低首偃立。至徹。不少動。既歸處州。敬焉。處州少好騎射。夫人正色諫止。交游有至廳事者。夫人牖屏間窺。或非清謹士。卽掩衾就睡。明日徐曰。先丞相家。恐無此客。處州亦爲之謝絕。中表俱貴家。務相扇以侈。夫人獨崇節儉。動尊禮則。歲丙寅某月某日。以疾卒于臨安官舍。壽二十有一。是歲冬十一月。葬于鄞縣通遠鄉建奧之原。以宋宗祀明堂恩。追封安人。後三十有三年。處州卒。別葬于桃源鄉慈溪奧之原。相望十里外。處州諱洪。字某。清粹雅博。爲士林之表。仕宋至朝奉郎。通判建康府事。歸聖朝。同知邵武。温州。處州三路總管府事。階朝列大夫。俱不任。夫人一男三女。男桷。翰林待制。文林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女長適宋相史莊肅公嵩之之孫似伯。前將仕郎。次適宋工部尙書余天任之孫昌期。前通仕郎。次適宋資政殿大學士史巖之之孫益伯。前承務郎。孫男三。璋。早世。璫。珖。女四。長適同知餘姚州事趙孟貫。餘許嫁未行。初夫人卒。少母張氏來撫袁氏兒。及見袁氏兒。女嫁娶。終于袁氏。處州葬之于夫人塋外。翰林博學能文辭。而學甚正。辭甚古。故家流風。清修可尙。

明善友焉。一日手書其世家以請曰。桷生七日。先夫人沒。先夫人沒。由桷之生。生而不識母之音容。何痛似之。願得君文表墓。使先夫人之世之德。不泯永遠。或可以蓋桷不天之罪。再拜明善答拜。起讀其所書曰。夫人出大門。歸大門。處州爲夫。翰林爲子。可謂無憾。雖不永年。得於天者止乎。是何歸咎。其銘曰。相彼里仁。有樂維鄴。誰其高閔。奕世相臣。相臣女孫。來嫁于袁。猗有袁氏。輔宋天子。左闕右闕。聯芳對峙。維處州君。士林孤秀。靜女其來。君子是邁。被服閒閒。其儀肅肅。廟祀斯嚴。膺茲百福。治爾宮事。莫不柔嘉。內則無違。載宗有家。嗟哉物理。若忌成嫩。何靳大年。廿一而止。昔襟中兒。世業在傳。克開厥後。有壽而先。壽匹自人。天奚咎天生也。無憾沒不隱賢。身壽不百。名壽踰千。我銘勒堅。畢世昭宣。

翰林承旨王公墓誌銘

袁 桷

翰林學士承旨贈大司徒魯國王文肅公。至大三年。年六十有六。薨京師。假葬于城東隅。至治元年。其孤翰林待制士熙始克奉柩。以十一月庚寅葬東平祖塋乘邱山之原。士熙拜且泣曰。知吾先君莫若子。幸誌其歷官行事。納諸幽堂。桷不敢辭。爲之辭曰。公諱構。字肯堂。弱冠以詞賦入鄉校。賈文正公一見器偉之。俾教授其子。遂來京師。至元十三年。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敘遷應奉修撰。陞侍講。進翰林學士。訖承旨。佐丞相府爲司直。歷吏禮二部郎中。太常爲少卿。於臺外。江北淮東道提刑按察副內治書侍御史。入省參議中書省。事繼復出濟南。公之在翰林也。辭命詔令多出撰述。其最傳於世者。世祖皇帝諡冊。追諡太祖冊武宗皇后冊於實錄。預修世祖成宗兩皇帝定武宗上尊號。親享太廟儀在太常。考輯因革有敘。其佐丞相府。剗刮蠹弊。更始選士。丞相齊魯國公信從之。爲治書時。值桑葛擅中書政柄。嫉方直士。檄公

偕翰林承旨魯國文貞卜忽木公。覈究燕南錢穀。約月治辦。公先事計畫。不以累魯公。會桑葛誅。乃得免害。治吏禮二部。無缺緩。同列見公署字。不復視成牘以行。參議六年。一時執政聽南士陳利便。搜括田賦。時平章政事何公榮祖與公正色不少讓。摧萌折貪。卒得其謀以緩。始天兵平宋。詔徵賢能。李學士同受旨。公至杭。首言宋三館圖籍。太常天章禮器與仗儀物。當悉輦歸于朝。董趙公文炳從其言。今宋實錄正史藏史院。繇公以完。守濟南。寬貧民官逋。修閔子祠。復學田。觴詠自娛。而訟益簡。承旨李公謙。公幼師事之。遷應奉。卒推以先。勤敏通博。洽時鉅公。皆屈己期獎。後卒與相並史館。辟署亡慮數十人。今踵躡清要。皆門下士。其爲文。閉閣詠諷。落筆纏屬不止。於王言爲尤長。臺閣故事。資公始能奉行。公之系。繇琅邪居東平。始八世祖沔。爲宋司農卿。守鄆。因家焉。曾祖瑀。登金進士第。奉訓大夫。滄州無棣令。妣范氏。祖鐸。以公官承旨。贈正奉大夫。太常太卿。妣杜氏。臨沂郡夫人。父公淵。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妣薛氏。琅邪郡夫人。昭文當亡金時。有兄三人。攜妻孥南徙。昭文私自念。王氏大墓。盡族以行。孰與守。下車伏草莽。兄呼其名。第不復得。後騎迫。大慟以去。昭文迄全其墓。厚德勃興。於公見之矣。娶薛氏。魯國夫人。是生士熙。再娶許氏。皆先卒。姚氏。高氏。晚歲得二子。士點。士然。女一。嫁薛晉。士熙能文。辭有聲。推薦賢之功。王氏殆未艾也。銘曰。

德統智周。世莫與儔。士林之標。獎士無方。髦譽珪璋。孰阨其遭。文鳴盛世。金石雜比。厥聲四昭。子也允文。戰兢紹聞。嗚呼公之名。益高。

元文類卷之五十三

墓誌

上都留守賀公墓誌銘

虞集

世祖皇帝建上都於灤水之陽。控引西北。東際遼海。南面而臨制天下。形勢尤重於大都。大駕歲巡幸。中外百官咸從。而宗王藩戚之期會朝集。冠蓋相望。供億之計。壹統之留守。故爲職最要焉。自非器鉅而慮周。望孚而幹固。明習國家典要。深爲上所信嚮者。殆不足以勝其任也。自世祖時。以屬諸賀氏。至於今三世矣。方奉元忠貞王爲政時。一府之中。非無國人貴姓。與之共位。又有材僚佐布在行列。求其臨事決議之際。必得其一言而後定。則它人固不能矣。是以終至元之世。數十年間。有贈秩賜金。而終不可遷居它官焉。公忠貞之子也。諱勝。字貞卿。以小字伯顏行。幼從魏國許文正公學。通經傳大義。年十六。以大臣子備宿衛。世祖甚器重之。入則侍帷幄。出則參乘輿。無晝夜寒暑。未嘗暫去左右。故事論奏兵政機密。非國族大臣。無得與聞者。時獨不避公。或更命留聽。近侍或言論語八佾之五章。若訕今日者。盡去諸上。以問公。公曰。夫子爲當時言。距今二千餘載。豈相及哉。且國家受天命爲天子。有天下。固當下比古之邈遠。小君而自居乎。上然之。廿四年。乃顏叛。率其兵入寇。上親將討之。將戰之夕。唯近臣只兒哈良帶劍立寢門外。雖親王貴人。不得輒至。而公入直帳中。受密旨。出入指授諸將。及戰。公擐甲前導牙纛。旣成列。還侍上。

側。王師奮擊。遂克乃顏。明日上。願謂近侍曰。作者之戰。飛矢及於朕前。毅然無懼容者。唯伯顏爲然。都人見上之親征也。頗恟懼。上欲慰安之。故亟還夜行。臥輿中。苦足寒。公解衣以身溫上足。乃安寢。及旦。蹕駐始寤。它日上自校獵還宮。伶人道迎。有被色繒綴雜旄象師子以爲戲者。載輿象見之。驚逸。執輿者莫能制。公時侍上在輿中。卽自投下。奮當其觸突。後至者始得追及。斷鞞脫象。乘輿乃安。而公創已甚。上親撫之。命尙醫尙食謹護視。蓋三月而後安。是時天下初定。四方以遽聞者。上欲亟賜報。公方少壯。能日馳千里。又上所親信。有使事。輒見遣。受命無留行。復命無後期。所區畫動合旨意。或朝至而夕復出。亦不少憚也。故六詔西域交廣之屬。無不至焉。概計其所歷。無慮數十萬里。上春秋已高。海內已定。每嚴畏天象。以自警。司天有奏。得非時以聞。因拜公集賢學士。服一品服以領之。桑葛之爲相也。怒忠貞之尹京。常不下己。危中之上前。旬月之間。數十奏不止。賴上察公父子深故。免廷臣共知其姦。無敢爲上先言之者。公當啓其端。而言者繼之。始服罪。上之改尙書省爲中書也。方卜相。願謂公曰。汝以爲孰當吾心者。公再拜曰。命相國之大政。非小臣所敢知。然求之輿望。以爲太子詹事完澤線真子也。端重忠實。可屬大事。上曰。然吾并得所以佐之者矣。遂相完澤。而以公爲參知中書政事。時年二十八耳。參決朝議。明允通練。一時驚異焉。久之。又拜僉書樞密院事。又拜大都護。典外國之來屬者。成宗皇帝卽位之十年。忠貞告老。尋歿于家。而公拜榮祿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開平府尹。虎賁親軍都指揮使。服忠貞所佩虎符。至大元年。拜光祿大夫。左丞相。行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延祐二年。拜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三進而彌尊。遂兼台司之貴。而留鑰之寄如一。蓋世官矣。上都地寒。不敏於樹藝。無土著之民。自穀粟布帛。以

至纖靡奇異之物。皆自遠至。宮府需用萬端。而吏得以取具無闕者。則商賈之資也。吏多並緣爲姦。且稱遽發所居以集事。而直不時得。人用病焉。公常閱文書。按而予之。無或失其業。故來藏市者。沛然日增。稱京師之盛。公坐府治事。謹辰酉。吏舍肅然。具牘無敢玩。出內無敢欺。貴人大家。或以上命得給賜。若營繕市易。多遣私人。逼脅府史。凌辱僚吏。榜係其民人。豪橫過取。無可誰何。公必畫奏抑治之。而善柔者。亦必使得所當而去。吏有持上供物入宮門。迫暮不得出。所司捕得。奏誅之。公曰。此有故。非闌入也。力爭之。吏得不死。奉聖州民高氏。隸籍虎賁衛。以多貲名。身死而子幼。貴官有利其家財者。使部曲強娶其婦。公爲辨之。上前不聽娶。高氏乃得全其家。公以民之饑也。嘗便宜發廩。不待得請。以民之不知教也。始大爲學舍。禮儒師以風化之。是以吏民不識貴彊之凌暴。承其教戒。仰之若神明焉。相率爲祠於西門之外。設公象而祝之。關陝之亂。公方朝正月於大都。上曰。上京根本之地。其速還鎮。卽日告行。都人見公至。如孤弱得慈母。時安王將兵北行。所過多侵掠。公謂之曰。君父倚王以保民。禁暴。今未出國門。而行次失律。天子或以爲問。奈何。王悟謝之。整兵以行。民用安堵。時方隆寒。士馬凍乏。縣官芻糗。衣著不時具。公以私藏足之。行者以爲感。仁宗皇帝。乃命工畫公象。勅學士爲贊。識以天子之璽。而賜之。俾傳示子孫。於是公有足疾。辭不任劇。願賜骸骨歸。上曰。祖宗以上京屬卿父子。民安化行。朝無顧慮久矣。徒臥護可也。乃賜小車。俾乘以出入。得至禁廷焉。當是時。太師鐵木迭兒爲丞相。子弟縱虐於民。公壹繩之以法。官時宿儲。而丞相家奴。擅罔市利。責高直於官。公每裁抑之。又惡其帷薄之不修也。而貪嫉日盛。絕不與往來。都人張弼子殺人。獄具。丞相受其金錢。無算。爲折辱留守。脅使易辭出之。公持不可。而中書平章政事蕭拜住。御

史中丞楊朵兒只等顯奏之。天子震怒。罪且不測。賴太后仁恕以爲言。幸得罷去相位。而諸公之怨不可解矣。英宗皇帝之卽位也。鐵木迭兒復爲丞相。乘間肆毒。睚眦之私。無不報者。蕭楊二公旣已被害。卽誣公乘賜車出迎詔書爲非禮而執之。激怒主上。遂見殺。公死之日。京師之人巷哭相聞。而士大夫憤怒相視以目。自是廷中不附己者。固已盡中傷之。而恩深不報者。亦見及而無遺矣。久之。天子察其故。斥不得居位。遂死於家。敕仆所樹頌功碑。而言者始昌言蕭楊及公之冤。未及有所昭雪。而上崩。今上皇帝入繼大統。發明詔以慰撫天下。顧未暇他及。而首以公等之枉爲言。蓋知天人積憤之故。本由巨姦殘忍以啓之也。於是姦忠逆順之辨大明。死者固已少自釋於地下。而天下之公議亦少振焉。明年乃贈公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諡惠愍。贊書哀惻。聞者感動。命下日。都人走詣其殯。不約而至者幾萬人。而其子惟一卽拜正議大夫。同知上都留守司事。泰定四年秋。集執經講帷。從在上都。而惟一適遷陝西廉訪副使。乃來告曰。家世荷國厚恩。受京邑之託。父子一心。所以圖報稱於萬一者。天實臨之。列聖實鑒之。我先人遭罹姦凶。遘履危禍。此惟一泣血終身而不忍言者也。皇上聖明。灼見隱伏。不遺故舊。褒卹之典。極於哀榮。又不以惟一不肖。俾嗣世職。感恩戴誼。是以未敢申其情事。期滿歲而請行。今易節以西。實過鄉里。是天所以賜惟一也。將以某年月日。奉以歸葬焉。惟先人終始定於國。是非一家之私言也。託諸幽宮。以期不朽者。非太史氏其何徵乎。敢以爲請。此又惟一忍死以待者也。集受其言而悲之。乃考諸見聞。與其客呂弼所爲狀。得祖宗付囑賀氏以上都之事。與賀氏父子之爲治者。乃并朝廷哀忠臣懲往失之意。而具書之。按賀氏家隰州之永和。今爲京兆鄠縣人。曾祖種德。封通奉大夫。

護軍雍郡公。妣郝氏。贈雍國夫人。祖賁。京兆路總管諸軍奧魯。贈輸忠立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封雍國公。諡貞憲。妣鄭氏。贈雍國夫人。考仁傑。光祿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平章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諡忠貞。妣劉氏。鄭氏。皆封雍國夫人。改奉元王夫人。娶張氏。早卒。又娶捏古真氏。亦先公卒。皆封雍國夫人。改封秦國夫人。子男二。惟一。惟賢。爲尙衣奉御。女二。長適平章政事阿不海牙。次適搠立忽攀。公墓在鄠縣某里。從先塋也。銘曰。

巍巍神京。世祖所營。殿于漠南。治朝廣廷。有城有闕。民之攸止。大纛周廬。亦有舍次。始命董茲。國有幹楨。舉綱挈維。紀目亦程。維昔周郊。陳寶繼日。慎始和中。異體同貫。我則不然。世官尙賢。保綏成功。動循故先。公始侍中。年壯氣銳。出入踐敷。百試無替。乃贊國鈞。乃佐本兵。乃斂長籌。以督畿坻。時巡至止。百用具給。清宮言還。留鑰是執。歲率其常。年與位遷。膺力則非。精思弗愆。時入禁闥。衆起咸拜。名王細侯。亦仰而慨。曰此老成。世皇之臣。祖事孫承。矧其都人。公出視政。獄市無擾。商曰予獲。民曰予保。公田于野。徒御不囂。有警無邀。具咨公勞。公惟小心。不懈彌謹。義之有激。事在無隱。竊位爲權。彼凶滔天。我則老臣。忍從危顛。二三君子。倚角以制。不竟于斷。階此大厲。嗚呼昊天。不淑謂何。假威神明。徧爲百訛。國論素定。公則不隕。揚言孔昭。天子之聖。保終沒寧。豈必謂身。身枉義伸。抑又何呻。我哀公子。知忠念孝。還葬忍緩。思報之道。奉節過家。天子命之。承志正邱。天道聽之。嗟彼都人。不歌以相。曰此有祠。公庶來享。南山峩峩。其鹿維林。公從先王。歸復自今。貞珉刻辭。作于太史。千載之徵。亡愧孫子。

平章政事張公墓誌銘

虞集

我國家有文武忠孝世勳大臣。曰蔡國公張公。以泰定四年十二月甲寅。薨于保定滿城縣岡頭里第。遺命上蔡國公印。丞相卽日以聞。上爲震悼。勅有司贈官致賻如禮。公卿大夫相弔于朝。中外聞者莫不嗟嘆。異口一辭曰。烏乎。正人亡矣。其孤景武等。以明年之二月辛酉。葬公于定興縣之河內。從獻武王之兆次也。先事三日。使其孫旭。屬太史虞集書墓銘。事嚴不敢辭。謹按公諱珪。字公瑞。故累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蔡國武穆公諱福寬之曾孫。故累贈推忠宣力開國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汝南忠武王諱柔之孫。故累贈推忠效節翊運保大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淮陽獻武王諱弘範之子也。至元十六年。獻武王平宋海上。歸奏成功。道出江淮。公年十六。行省臣察其英偉。留公攝管軍萬戶。明年。真拜昭勇大將軍。管軍萬戶。佩其父虎符。治所統軍。鎮建康。未幾。獻武薨京師。世祖皇帝亟召公還治喪。既葬。有勅入朝。上親撫之。因得面奏曰。臣幼軍事重。聶禎者。從臣父祖。久歷行陣。幸以副臣。上嘆曰。知求老成。自副。常兒不知出此。厚賜而遣之。徧及其從者。元領軍半戍湖廣省。命還其麾下。十九年。冬。以使事入見。上賞識其成立。初。凡內宴。忠武以功賜坐。諸侯上。至是時。勅公坐其故處。還軍。盜起蕪湖。宣徽尤甚。皆僭號署官。掠郡縣。燒府舍。殺縣長吏。江東新附。民心易搖。應者日衆。至犯杭之昌化。行省官以重兵討之。未克。報至之日。公投衣而起。率步卒向蕪湖。蕪湖定。乃使人言于行省。宣徽雖非我所部。盜起。我不得以彼此爲解。以其兵行。行省因以討賊屬公。與他將會。惟公部曲所過無擾。宣部士數爲賊。起。將奔潰。公傳令止之。乃定。敗卒有殺民家豕。而并傷其主者。公曰。此軍之所以敗也。斬之。明日戰。三合三

勝而賊益衆困我。公曰：日莫矣，斂兵設伏，賊不敢動。明日復戰，公曰：宣卒敗而怯，毋累我衆，使持旗鼓爲聲勢，自以所部爲二隊，命之曰：賊勇者在，前前行擊之。後立者脅從，烏合耳。遣親將帥二十五騎，衝其後。陳亂，前行奮擊，追奔數十里，得賊酋，斬之。其馘三百，而自相蹂踐以死，殆盡。乃遣人撫安餘民。又有賊吳道者，以妖術起兵，亦有名號，恃其妖，來往軍門，且易公年少，欲因入謁，刺刃以駭服其衆。公得其情，卽執斬之。麾下其黨大讐，而它酋猶將襲公。公夜伏兵山上，令之曰：賊至而起。明日擊賊，賊走山，伏起，蹴賊墮崖死。磔其酋，宣州平。賊之寇徽者，又敗兩萬戶軍。公曰：賊輕我矣，往必得之。獲生口三十，縱之，使歸散語。其人曰：張萬戶知汝柵居，保族逃死耳。官軍不諒汝，以賊擊汝，與官軍格，非汝志也。來降，吾能活之。不然，吾擊汝立盡。明日稍稍以牛酒來見，皆印識其衣，令兵識之，勿敢犯。漸以信服，有持金帛來者，弗受。兵不動而安者十八九矣。獨南畝西坑之寨尤險固，又嘗劔官軍，懼益自保，不聽命。公得野人計，導勝兵百餘人，烏道緣登其巢，背度已至，奮兵擊之。賊出戰，巢背軍下據其壁，賊回顧已失其穴，不得還。其孥由它道走，或請邀之。公不可，賊以孥得出，益懈。公曰：可矣。縱兵擊之，血流成川，執其酋，送之行省，誅之。南陵盜又起，稱天王，攻宣州。州兵不能支，公得檄，帥輕騎數十赴賊，並林陣。公不介而馳之，賊靡。賊見無後，拒引衆圍公。公揮稍出入，殺數十人，及賊平。郡人德公，至于今祠之。蓋自是江東之人安於耕田，鑿井以共賦稅，而長子老孫矣。軍中遂以無事，得宋禮部侍郎鄧公光薦，而師事之。鄧公以相業授公，曰：熟之後必賴此用矣。凡在軍十四年，而復入朝。實二十九年也。是時行樞密院江南，或曰：天下事定矣，可無煩行院也。而張瑄者，以浙省參知政事，任海道運餉，亦以爲言。樞密副使暗伯問公，公曰：見上，當自言之。遂召對，蓋張

方以軍餉得幸。公恐其擅利海島。因勢用衆。將非其福。故告上曰。縱使行院可罷。亦非瑄所宜言。浙省控制甚重。而行院得制其軍事。非始計乎。上曰。其命爲副使。太師月呂魯那演言。張珪年尙少。姑試以僉書。果可大用。請俟它日。上曰。不然。是家爲國家踏金蹙宋。盡死力者三世矣。漢人賜號拔都者。惟真定史天澤。與其家耳。史徒持文墨論議。孰與其家功多。而可斬此耶。拜鎮國上將軍。江淮等處行樞密院副使。久勞之師。新附之地。賴以安焉。成宗皇帝卽位。罷大德三年。遣使循行天下。詔公持節川陝。民之疾苦。便宜振之。如罷官府之冗。無益於民者。贖私馬之貧。而典鬻妻子者。還鞏昌民之復。僉爲軍者。皆其事也。比還。拜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換中奉大夫。浙西。宋之故都。民物繁庶。貢稅雜藝。倍蓰他鎮。貪吏豪右。甘心其間。朝廷病之。以公爲肅政廉訪使。下車未數月。所部郡長史以下。罷劾三十餘。府史胥徒。無慮數百。其贓鉅萬萬。強民有殺人。恃其貲。得不寘獄。更陰制官吏。持鄉里短長。訟否受成於其家。公按之如法。民間始知有條制焉。得鹽運司姦吏事。服連上下。具有實跡。將發之。而竊位方面者。內不自安。欲因以危中。公使其屬以女子金錢。賂遺近臣。用妄人言。公有厭勝事。且沮鹽法。天子爲遣官數人。往雜治之。得行省大小吏。及鹽官欺罔狀。皆罪罷。而公召拜僉樞密院事。入見。同列言。此張九拔都之子也。故事。侍宴。別爲冠衣制飾。如一國語。謂之只孫。公受賜。因得數宴。見探馬赤軍之戍北者。多逃歸。吏請按法誅之。公曰。逃者聞命懼誅。將聚而爲盜。其以百日許自歸。有不至者。乃誅之可也。奏可。公雖世家。無第宅在京城。或言公傲居於上者。命買宅以賜。辭不受。拜御史中丞。行臺江南。因上疏極言天人之際。災異之故。其目則有修德行。廣言路。進君子。退小人。信賞必罰。減冗官。節浮費。以憲法祖宗者。是時中書大臣。有以朱清張瑄

之行賄也。事敗，貶湖廣關節近侍，求復相位。而江浙省誣公者，亦在中書。公劾之，不報。馳駟面疏論之，并及近侍之熒惑者，又不報。遂謝病歸。久之，又拜中丞，行臺陝西，不赴。武宗皇帝時，仁宗皇帝在東宮，召拜諭德。未數日，拜太子賓客，復遷詹事，辭不就。尚書省臣濫殺無辜，輕革錢幣，中外洶洶。中執法久闕，人上方圖任。仁宗曰：「必欲得真中丞，惟張珪可。苟不稱，我任其責。」上即日召拜中丞，居月餘，上不豫。三寶奴矯詔赦天下，常赦之所必不赦者，未幾上崩。仁宗命按誅之，而其黨有求脫免者。公力言諸上，雖得不死，猶杖之。仁宗將即位，廷臣用皇太后旨，行大禮於隆福宮，法駕已陳矣。公獨奏其不可，臺長止之曰：「議已定，雖百奏無益。」公曰：「未始一奏，詎知無益哉！且大位，太祖世祖之位，隆福太后之宮也。舍大明弗御，天子果卽何位乎？」上悟，移仗大明，遂卽位。賜只孫衣二十襲，上金五十兩，使自爲帶，受衣而辭金，不允。制帶以賜之。上命道士劉志清以其法爲醮事，近侍分其所用金幣，道士訟之臺。而近侍譖道士於上前，當殺者六人。公力辨，道士無死罪。上怒曰：「汝以臺綱脅我耶？」公曰：「御史臺陛下之臺，則臺綱陛下之綱也。陛下奈何欲自壞其綱乎？」上怒未解。顧左右扶出，明日復叩頭苦諫曰：「陛下必欲用譖言殺無罪，臣請先死。」上卽不殺六道士，親解衣以賜公。明日上謂近臣曰：「人言中丞忠臣乎？」張中丞乃張忠臣，非官中丞也。召謂之曰：「朕欲厚賜卿，非無寶玉如非卿心，何因以御巾拭面額，納諸公懷？」曰：「朕澤之所存，朕心之所存也。其服膺毋失。」皇慶元年八月，拜榮祿大夫，樞密副使，舊制中州軍士鎮江南者，踰嶺以戍，率二年而代。遭犯瘴癘，十無一還。公曰：「是徒寘之死地耳。」奏請屯置近邊，其嶺表要害，因其土人以戍，不幸前死者，官給樁傳還其家。從之。徽政院使失烈門請以洪城軍隸興聖宮，而已領之。以上旨移書省府，衆恐懼承命。公曰：「徽政

有左右都衛兩軍足備工役。又欲此將何爲。固不署。事得寢而怨怒。自此思害公矣。延祐二年。拜中書平章政事。請減煩冗。還有司以清中書之務。專修宰相之職焉。上從之。著爲令。教坊使曹咬住。拜禮部尙書。公曰。伶人爲大宗伯。何以示後世。上曰。姑聽其至部而去之。公又諫乃止。皇太后以中書右丞相鐵木迭兒爲太師。萬戶別薛參知行省政事。公曰。太師輔上道德。鐵木迭兒非其人。萬戶無功。不得爲外執政。上深許公言。而東朝之怒滋矣。失烈門等謀所以去公中書者。間車駕時巡。旣度居庸。皇太后宮幄在龍虎臺。遣使召公宮門下。以中旨切責之。賜杖。公創甚。輿歸京城。明日遂出國門。賢人士大夫祖餞感歎。以爲公之身可辱。公之名不可辱。斯事也。所謂質諸天地鬼神而無愧者歟。公子景元。蒙上眷遇。掌符璽。不得一日去宿衛。至是以父病革。告遽歸。上驚曰。卿別時。卿父無病。景元頓首泣血。不敢言。上不懌。遣參議中書省事。換住。往賜之酒。遂拜爲大司徒。謝病家居。尋丁母夫人憂。廬墓三年。寢苦啜粥。病腫濕。或勸之食肉。不聽。日於其閒。累土墳。次如臺者三。延祐七年正月。上憶公生日。輟上尊。解御衣以賜之。蓋仁廟於公終始之意。固將有爲。而竟奪其志。悲夫。至治二年。英宗皇帝召見公於易水之上。曰。四世舊臣。朕將畀卿以政。公辭歸。遣近臣設醴候諸館。東平王拜住時爲相。問公曰。宰相之體何先。曰。莫先於格君心。莫急於廣言路。是冬起爲集賢大學士。先是鐵木迭兒復爲丞相。以私讎殺平章蕭拜住。中丞楊朶而只上都留守賀伯顏。皆籍沒其家。大小之臣不知死所。會地震風烈。勅廷臣集議弭災之道。公以大學士當議。抗言於坐曰。弭災當究其所以得災者。漢殺孝婦。三年不雨。蕭楊等冤死。非致沴之一端乎。死者固不可復生。而情意猶可昭白。毋使朝廷終失之也。又拜中書平章政事。初公將兵時。所佩符及歷臺省。每除必讓還。

曰此軍符也。非他官所得佩。請上之典瑞。自大德來。凡三上。三不允。至是以聞。又不允。而公固請。竟納之。侍宴萬壽山。又特有玉帶之賜。三年秋。御史大夫鐵失等。自上都來。夜扣國北門。逕入中書。稱違矯制。奪執符印。莫知其端。久之。稍有知。上暴崩于南坡者。公遂顧無足與共事。而魏王徹徹禿。以親王監省。公密撼之。王有感動意。因曰。我世爲國忠臣。不敢愛死。事已若此。大統當在晉邸。我有密書。陳誅逆定亂之宜。非王莫敢致。王曰。公誠忠。萬一事泄。得無危乎。公曰。事成。王之功。事敗。吾家甘齏粉萬死。不敢以言累王。於是王遣人達其書。今上皇帝。卽位于龍居河。躬行天誅。罪人以次就戮。及大駕至統幕。公迎謁。上顧問曰。此張平章耶。密書之來。良合朕意。公拜曰。陛下入承宗社。大義昭明。皆睿斷也。區區之忠。何及於事。上曰。以日計之。卿言不緩。自探佩囊。出片紙。付翰林承旨闊徹伯曰。此當書之史。抵其紙。則公密書也。方尙食。既嘗。悉輟以賜公。峻南者。鐵木迭兒之子。官治書侍御史。南坡之夕。彀弓矢露刃。以佐鐵失。而獨後誅。有司奏當流之。報許。公入見曰。法強盜不分首從死。峻南之逆。豈止強盜之從乎。發冢傷屍者。亦死。峻南親斫丞相拜住臂。豈止傷屍乎。逆賊無君父。是無天日也。豈有無天日之地。而苟容其生乎。遂伏誅。仁廟范金爲主。盜竊之時。參知政事馬刺兼領太常禮儀使。當遷左丞。公曰。以參知政事遷左丞。姑曰序進。而太常奉宗祏不謹。當待罪而遷官。何以謝在天之靈。遂格其命。時有勇暴者。厠名元從。中怙恃恩私。肆爲不法。有醫婦飾而過市。六七人要而執之。加無禮焉。有尉捕得強盜。械送府。盜有親者。方乘傳出使。擊尉去。破械縱賊。有司莫得而詰。告諸省府。又不得請。公曰。如是則亂生矣。力命捕之。皆得諸權之要家。會赦得解。有售珠於內府。枚論之一小者。有直萬緡。公曰。萬緡中人幾家之產。會其珠凡幾萬乎。且戰國小君。

猶以得賢勝照乘。曾彼識之不若乎。又手疏極論法度寬弛。紀綱日壞。汙穢賊虐。恬不爲怪。逆順不明於人心。禍亂之鑒不遠。惟聖明奮其乾剛。以振德之。則仁厚之澤。無偏黨矣。不報而公病增劇。非扶掖不能行。有詔常見免拜跪。賜上車。得乘至殿門下。上肇開經筵。講帝王之道。明古今治忽之故。命左丞相與公領之。公進翰林學士吳澂等。以備顧問。每進讀。公懇懇爲上敷說。皆義理之正。無幾微權謀術數之涉焉。自是辭位甚力。上委曲勉留。而後許。然猶封蔡國公。知經筵事。別刻蔡國公印以賜。庶幾其少留也。泰定二年五月。公得旨暫歸。天下之功成名遂而身退者。未有能及之者也。三年春。上遣使召公。期以必見。公力疾而謁。上曰。卿來時。民間何如。公曰。臣老寡賓客不足。遠知真定。保定。河間。臣鄉里也。民飢甚。朝廷幸出金粟賑之。而惠未及者十五六。惟陛下念之上。惻然。勅有司畢贍之。如公意。又一再進講。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國公經筵如故。上見其誠病。謂之曰。西山佛祠多高潔。可以頤神。已疾。卿擇而處之。駕至上都。上顧謂丞相若曰。張平章安否。老人恐乏侍養。宜以時還家。得無便乎。因遣使撫諭之。務在順適其意。於是公始成歸矣。少閒。長衣幅巾。逍遙泉石之間。與山僧野老分席。以相愉悅。上稍聞之。以公爲愈矣。起公商議中書事。公曰。老臣荷國厚恩。四世而臣事六朝矣。一息未盡。其忍忘朝廷乎。如筋力弗勝。何使者不敢強閱數月。又病。上遣太醫視之。久不愈。乃移書中書曰。病不任事。而國公月俸千緡。弗敢受。籍曾之。凡爲定者三百餘。悉還送官。上閱傷其意。留其俸。度諸府。俄而公薨。公資本高明。又輔以學力。積世勲崇。期世其家。以經濟自任。臨事決議。侃侃正色。勇於敢言。千挫萬折。人所不堪。公志不爲小變。而氣益昌。雖貴倖臨之。姦黠侮之。公一以誠慤自處。久之而各失其所恃者多矣。究而論之。蓋古所謂社稷

之臣者乎。公少能挽強，命中嘗從大師出林薄，有虎在焉。人馬辟易，公抽一矢直當虎，虎人立，矢洞其喉。一軍譁，及學書腕力尤健，端重嚴勁，無慚筆諫之臣。讀書不尚章句，務求內聖外王之道。旣而稍進，方外之士以悅生佚老焉。公初娶楊氏，繼室烏氏，又娶鄭氏，並封趙國夫人。皆無子。清河郡夫人孫氏生定遠大將軍保定等路管軍上萬戶佩虎符鎮武昌曰景武者，公長子也。次景魯，亞中大夫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使景哲，奉政大夫僉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景元，資政大夫河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景德，未仕卒。景誠，文林郎內政司丞，女五人。長適朝列大夫太常禮儀院判官董守慤，次適中順大夫祕書監丞趙伯忽，次繼室董守慤，次未行。次適武德將軍保定翼管軍上千戶忽都帖木兒孫男十一人。長曰旭，宿衛。次曰昌，明威將軍保定等路管軍上萬戶佩金虎符。曰昆，曰昇，曰昭，曰晟，曰曜，曰旺，餘皆幼。孫女六人。銘曰：

維蔡建國自其先公，於焉訖金。是用啓封，公子公孫。游揚世武，追王奕奕。曰淮曰汝，顧瞻先履。額額有城，孰不胙土。我于其生，於皇建官。略用漢制，將軍司馬。丞相御史，三府相望。總贊國成，人登其一。已極顯榮，我以世將。典司風紀，旣貳宥密。又使宅揆，公曰噫嘻。我曷致茲，于公先王。究忠百爲，人曰咈哉。德則惟世，智周盧淵。乃克有濟，世皇作之。成宗渥之，穆穆武仁。心焉度之，大車旣載。千行而柅，孰謂得君。衆忤構厄，旣逐旣藏。侃侃大剛，先帝遺直。以錫嗣皇，有猷有爲。有言有烈，相時儉壬。睢盱震懼，大駕之來。法宮旣清，出納咨諏。屬于老成人，亦莫閒政。亦莫適抱，其遺經積誠。思格白髮蒼顏，安車以朝。佇瞻威儀，德音孔昭。公雖言歸，公鄉近止。公疾遄已，公來覲止。公今不來，天子永懷。一鑑之亡，四國之哀。勳在王室，德施孫子。

元文類 卷五十三

著銘玄堂作者太史



七七四

元文類卷之五十四

墓誌

嶺北行省郎中蘇公墓誌銘

虞集

延祐七年二月壬戌中憲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志道字寧父卒于京師七日戊辰子天爵以其喪歸真定三月乙酉葬諸縣北新市鄉新城原先塋之次而刻石以文曰嶺北行省治和林國家創業實始居之於今京師爲萬里北邊親王帥重兵以鎮中書省丞相出爲其省丞相吏有優秩兵有厚餉重利誘商賈致穀帛用物輕法以懷其人數十年來婚嫁畊植比於土著羊牛馬駝之畜射獵貿易之利自金山稱海沿邊諸塞蒙被涵照咸安樂富庶忘戰鬥轉徙之苦久矣丙辰之冬關中猝有變未兩月遂及和林守者不知計所從出人大震恐竝塞奔散會天大雪深丈餘車廬人畜壓沒存者無以自活走和林乞食或相食或枕籍以死日未旻道無行人方是時除吏率恇怯傾辭不慮往獨蘇公受命卽行曰豈臣子避事卽安時耶既至曰事孰急於賑飢者明日告其長曰幙府謹治文書數實錢穀知前遇事變無甚費失上下因爲姦利取且盡徒有粟五萬耳民間粟石直中統鈔八百貫安從得食請急賑之大人人三斗幼小六之一卽亟請于朝曰倉儲無幾民與軍皆君之赤子賑民飢將乏軍興謹儲之則坐視飢者之死不得已飢者急在旦暮已擅發願急募富商大家先致開平沙靜附近之粟別設重購實邊

勿惜一日之費。爲經久慮。幸甚。中書省以聞。天子爲遣使護賑飢。且下令曰。有能致粟和林。以三月至。石與直五百千。四月至。石與四百五十千。五月至。又減五十千。至皆卽給直。賈運踵至。不三年充實如故。乃爲成法。使勾稽考覈。參伍鉗制。以相承。吏守之不改易。於是沿邊諸王多汎索。公持法一不予。王怒。使人謂公。錢豈爾家物。公對曰。有司知給軍事。非軍事。誠不敢擅與。且擲節謹惜。非爲己私。王幸察。亦無以爲罪。皇子安王是之。褒以衣一襲。吳王亦知公徒行。予名馬。公受而傾橐償其賈。和林禁酒。法輕不能止。中書更奏重法。罪至死。令下三日。索得民家酒一缶。趙仲良等五人當坐。省府論後奏。公持不可。曰。酒非三日成者。犯在格前。發在格後。當用後法。設當坐。猶當用詔書審覆。詳讞乃奏。決無敢擅殺衆不可。公獨上其事。中書省刑部議如公言。其人皆得不死。人知公明決。有爭者悉詣公。公曰。我不得治。有司事。叱遣不去。卒得一言。則皆服而退。和林旣治。事日簡。乃卽孔子廟。延寓士之知經者講說。率僚吏往聽。至夜乃休。孔子廟。故丞相順德忠獻王所築。未成而王薨。至公始卒其工。朝廷知公功。使者往來。必撫問慰勉。監察御史按事至邊。民數百人。狀公行事卓卓者數十上之。御史以聞。而公與同列多異議。代歸。百姓不忍其去。行至京師。卒。公初以吏事。爲真定守。山西姚公天福所推擇。旣知名。轉補山西河東道按察司書吏。用使者程公思廉薦。爲監察御史書吏。轉戶部令史。歷樞密院中書省掾。出官承直郎。中書檢校官。刑部主事。樞密院斷事。府經歷。嶺北省郎中。終始不離吏事。然皆有可稱者。在真定。從其尹決獄。竟大旱。俄雨。在河東。所按問。無自言冤者。在察院。從御史按事遠方。能正色感愧所事。令無敢失職。在戶部。從禮部侍郎高公昉。治白雲宗獄。浙西白雲宗。強梁富人。相率出厚貲。要權貴。稍依傍釋教。立官府。部署其人。煽誘。

劫持合其徒數萬。凌轢州縣。爲姦利不法者。能爲明其誣誤者。出之。田廬資賄。當沒入者。鉅萬沒入之。良家子女數百。當還民間者。還之。閱二歲。五往返京師。以具獄上。在樞祕院。軍吏子孫當襲官。其貧乏至十餘年不得調。悉舉行之。天子使大臣行邊北方。獨以公從。有弓矢衣鞍之賜。在中書。值尙書省立。威勢赫然。中書掾多從尙書省辟。公獨不赴。泊然守局如常。尙書省罷。分鞠其銓選不法者。黜奪必以理。爲檢校官。得工戶二曹濫出財物數千。收之。得吏曹官資高下失當者數十事。正之。在刑部。能不用上官意出。故犯者。能卻時宰欲殺盜內府金而獄未具者。能黜主盜吏之使盜引良民者。能刪治其條例。以便引用者。在樞密斷事府。能辯庶弟之誣其兄而奪其官者。總計之。蓋未嘗一日苟廢其職者也。然和林之政偉矣。我國家初以干戈平定海內。所尙武力有功之臣。然錢穀轉輸。期會工作。計最刑賞。伐閱道里名物。非刀筆簡牘。無以記載施行。而吏始見用。固未遑以他道進士。公卿將相。畢出此二者而已。事定。軍將有定秩。而爲政者。吏始專之。於是天下明敏有才智操略。志在用世之士。不繇是無以入官。非欲以是名家。趨急用也。而世或專以善持長短。深巧出入文法。用術數便利爲訾病者。殆未盡也。不然。若蘇公者。其可以從吏起家少之哉。公幼不好弄。寡言笑。不妄交。爲吏視文書。可否奉行。不待請言者。坐曹歸闔門。不通問謁。對妻子如嚴師友。內外肅然。好讀書。尤尊信大學。及陸宣公奏議。未嘗去左右。篤於教子。餘奉輒買書遺之。子亦善學。卒以儒成名。如公志。公之先。趙之欒城人。再徙真定。曾祖元老。祖誠。考榮祖。以公貴。贈奉直大夫。同知中山府事。飛騎尉。真定縣男。妣吳氏。贈真定縣君。娶劉氏。封真定縣君。黑軍萬戶義之孫。征行百戶。誠之女子。男五人。四人夭。其一。天爵也。以國子高第。授從仕郎。大都路薊州判官。治公喪。以禮。女三。

人適勸農司使宮天禎。次適真定醫學錄張蒙。次適承務郎河南行省都事何安道。封恭人孫男昌文。於是公之年才六十耳。雖久服官政。皆佐人無所自遂。方鄉用遽沒。君子惜之。銘曰。有肅蘇公。執德不回。淵嘿自持。弗耀其材。始時羣公。好善已出。孰學孰耕。匪求乃得。得不以求。氣直而昌。譽譽舒舒。何行弗臧。直道若倨。不利涉世。我篤自信。守以終始。五掾大府。位卑志行。四命于朝。彌光以享。額額和城。興王攸理。控制朔易。何千萬里。國人居之。谷馬雲生。尙莫往來。矧周其情。御史有簡。從執以書。執害其人。據義抉除。天子德音。元戎往布。曰爾從我。弓馬錫予。再歷其方。有法有恩。其人識知。掾語孔文。狃安易撓。我際其會。以哺以繒。幕府維最。邊人方懷。公不少留。見用駸駸。而疾不瘳。炎炎弗趨。寂寂弗變。當爲而爲。當辯斯辯。退而能思。閉戶深居。制行甚嚴。動本於儒。儒行吏師。庶其在此。有書滿堂。以遺其子。子能習之。亦允蹈之。豈惟官成。勗公之私。匪源無深。匪流無長。以承以傳。在此幽宮。

熊先生墓誌銘

虞集

先生諱朋來。字與可。姓熊氏。世爲豫章望族。祖文炳。父希曾。以宋淳祐丙午年。生先生。先生以咸淳甲戌。登進士第。第四人。授從事郎。寶慶府僉書判官廳公事。未上而宋亡。世祖皇帝初得江南。常以名取士。盡欲得故國之賢能而用之。尤重進士。若故相留公夢炎。固已爲內相。尙書而王君龍澤。亦召拜行臺監察御史。先生名不在王御史下。然不肯表襮苟進。隱處州里。生徒受學者常百數十人。因取朱子小學書。提要領以示之。學者家傳其書。幾徧天下。時來鎮豫章者。多名公卿。皆以客禮見先生。先生和而不肆。介而不狷。儒者倚以爲重焉。憲使魏公初與先生從容東湖之上。先生指其北涯曰。徐孺子故居在焉。太守陳

蕃之所表也。而里門西南出曰桂華。無所當矣。魏公感其意。更表爲高士坊。郡城外舊有宗濂書院。祠周子。兵興燬之。先生得郡人黃氏故居。於孺子宅東北。加葺焉。徙其名表之。公私爭致助。儼然立爲學官矣。劉公宣之持憲節也。尤敬先生。論經義無虛日。閒以政事爲問。先生愀然曰。郡學上丁釋奠。諸生有與執事者。公固見之。而是日有盜劫傷人者。南昌賊曹執而掠之。幸儒者善柔。不能自白。誣之獄成矣。耳目所及。尙有此。又何問乎。劉公曰。有是哉。卽日審得實。立破械。出此儒者。以其械械賊曹。諸公由是益知先生之有用於世者。而終不敢以事溷先生也。會朝廷使治書侍御史王公構銓外選於江西。於是行省參政徐公琰。李公世安。郎中馬公昫。憲使盧公克柔。列薦先生爲閩海提學使者。報聞而福州廬陵爲郡。在東南。儒學之士爲最多。朝廷大興文治。加意此兩郡。特起先生。連爲之教授。先生所至。考古篆籀文字。調律呂。協歌詩。以興雅樂。制器定辭。必則古式。學者化焉。故其爲教。不止於詞章記問云者。旣歸。有司以常格調建安簿。不赴。後又以福清州判官致仕。先生一視之。漠如也。更自號曰彭蠡釣徒。而四方學者稱之曰天慵先生云。先生燕居。弦雅瑟。而閒歌以爲樂。門人歸之者日盛。旁近舍皆滿。至不能容。先生懇懇爲說經旨文義。老益不倦。得其所指授。多爲聞人。達官舉進士者。項背相望。延祐甲寅。天子獨斷。以進士科取士。進士科廢已久。官府咸不知其說。以不稱明詔爲懼。獨江西行省諮問於先生。動中軌度。因以申請。四方得遵用之。請先生爲考官。則曰。應試者十九吾門。不可。而後舉江南三行省。皆卑辭重禮。致先生主文。先生以儒事爲重。皆應之。及對大廷。先生所選士居天下三之一焉。初先生以周禮首薦鄉郡。而今制周官不與設科。治戴記者又絕不見。先生屢以爲言。後得周尙之。以禮經擢第。習此經者漸廣。由先生

啓之也。英宗皇帝始采用古禮，親御袞冕，祀太廟，奮然制禮作樂之事。朝之大儒搢紳先生，凜然恐不足以當上意，而翰林學士元公明善，颺言於朝，以先生爲薦。未及召，而至治三年五月，先生卒矣。享年七十有八。先生動止有常，喜怒不形於色。接賓客人人各得其意去。有家集三十卷，其大者明乎禮樂之事，關於世教，餘若天文地理、方伎名物、度數靡不精究焉。先生娶袁氏，子男曰永先、象先、太古、孫男曰昶、昇、昉、棣生、寅生、富。以是年十二月望日葬先生於豫章城南石馬之阡。太古與其門人今陝西行省左丞廉惇、前進士余貞、曾翰等，使以書來京師求銘。集受而對曰：昔先生與我先君太史同年生，友誼甚重，集再以待制召，復入史館，道過豫章，前先生之卒數月耳。先生以其所撰瑟賦二篇命集書之，蓋有所屬，集感焉，不敢不書也。先生之墓草至是三易矣。銘其敢緩乎？故爲之銘曰：維昔先聖善詔，放鄭律失音泯，莫辯其正。先生修能興遭，宋亡抱器永歌，教成鄉邦，於皇盛德，方被金石，沛乎述作，失此遺則，疏越朱弦，我則不聞，欲知先生視茲刻文。

牟先生墓誌銘

虞集

隆山先生，姓牟氏，諱應龍，字伯成甫，故宋朝奉郎，知彭州，贈通奉大夫，桂之曾孫，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累贈光祿大夫，諡清忠子才之孫，朝奉大夫，大理少卿，獻之子也。淳祐丁未，清忠公以國學博士言事，忤時宰鄭清之，去國抵吳興寓第，而先生生清忠公，喜字先生曰翁歸，稍長，警敏過人，日記數千言，作爲文章，志趣高邁，清忠公以直道事理宗，爲時名臣，登其門者一時人望，先生皆得而交之，丞相江公萬里，參政楊公棟，高公斯得，端明湯公漢，尙書劉公克莊，至折行輩下之，而高公薦之尤力，此先生之始年也。先

生當以世賞奏京官。輒讓其族父諸弟。而咸淳辛未擢進士第。時賈似道持國柄。欺上罔下。妄以伊周自擬。衆口和附。因欲致先生。乃好謂馬丞相廷鸞曰。君故與清忠游。今其孫踐世科。誠難能。幸見之。當處以高第。先生拒之。不往見。及對。具言上下內外之情不通。國勢危急之狀。考官異而不敢置上第。調光州定城尉。人或惜之。先生曰。昔吾祖對策。以直言忤史彌遠。得洪雅尉。今固當爾。無愧也。沿海置司。辟爲屬。未幾。以心疾乞告歸養。而宋亡矣。故相留公夢炎。事世祖皇帝。爲吏部尙書。以書招先生曰。苟至。翰林可得也。先生不答。留尙書愧之。旣而家益貧。稍起教授溧陽州。遂以上元縣主簿致仕。此先生之歷官也。先生之母鄧夫人。故太史李公心傳外孫也。先生猶及見太史。每接語終日。而先生之史學。端緒自此始。大理公前國亡時。已退不任事。至是益不出。父子之間。討論經學。以忠孝道誼相切劘。若師友然。自大官顯人。過吳興者。必求大理公。拜床下。得一言而退。終身以爲榮。而先生以元子侍左右。見者感服。一以爲師焉。其於經皆有成說。門人不能盡傳。行于世者。五經音攷若干卷而已。先朝文獻淵源之懿。日以曠遠。時人無能言者。或妄言以自詭。輒牽合無據。先生道其官簿族系。月日鄉里。如指諸掌。蓋非直其強記如此。亦故家習熟見聞然也。其爲文沛然若江河之決。不極所至不止。時人以爲似眉山蘇氏。此先生之爲學也。先生篋瓢屢空。不以介意。門生故人。或有餽。苟非義不受。與人交。樂易真實。不以矜厲爲容。談笑傾倒。援引根據。不見涯涘。居吳興三世矣。而風致猶故鄉。故自號曰隆山先生。示不忘其故云。此先生之爲人也。先生娶楊氏。奉直大夫知邵武軍恪之女。先生五十二年卒。再娶程氏。朝奉大夫將作監繩翁之女。楊程。皆眉山詩書故家也。男子五人。必遠。必大。必達。必勝。必昌。其三人早世。今必達。必勝。在勝。程出也。女四。

人長適蘄州路儒學教授眉山陳琛。次適建寧路總管府知事河南雲謙。次有疾不嫁。次適安吉殷天錫。孫女四人。先生卒於泰定甲子三月。享年七十有八。以是年五月乙酉葬于湖州烏程縣三碑鄉兌山之原。此先生之終也。前先生之卒一年。集始免先太史喪。省墓吳門。先生手爲書。命其弟以其門人鄉貢進士陳潤祖所述平生來告曰。子之言可信于世。盍及我時爲我著小傳。集承命不敢當。將詣吳興拜先生。會有國史之召不果。泰定二年冬。程夫人之弟某縣尹晉輔以先生之子勝書來請銘曰。先生之志云爾。集惟家世仁壽。與先生同鄉里。門戶略相望。先生少先太史一歲耳。先生幸不鄙棄。託之以言。是有以處集矣。其敢以固陋辭。雖然。僅能書所得而知先生者之其可信也。其不知者。固不敢言。後之君子信其所可知。則其未盡知者。可推見矣。故爲銘曰。學孰爲博。寶藏有作。運化參錯。掇拾偏駁。欺世之怍。文孰爲雄。江漢之東。浩浩不窮。補苴彌縫。嘻嘻粗工。有餘而藏不足。而張我懷先生。豈私其鄉。斯文有傳。百世不誣。銘以信之。不其遠乎。

故贈瑞安知州王公墓誌銘

虞集

昔我仁宗皇帝。天下太平。文物大備。自其在東宮時。賢能材藝之士。固已盡在其左右。文章則有故翰林學士清河元公復初。發揚蹈厲。藐視秦漢。書翰則有故翰林承旨吳興趙公子昂。精審流麗。度越魏晉。前集賢侍讀學士山左商公德符。以世家高材。游藝筆墨。偏妙山水。尤被眷遇。蓋工於繪事。天縱神識。是以一時名藝。莫不見知。而永嘉王振鵬。其一人也。振鵬之學。妙在界畫。運筆和墨。毫分縷析。左右高下。俯仰曲折。方員平直。曲盡其體。而神氣飛動。不爲法拘。嘗爲大明宮圖。以獻。世稱爲絕。延祐中得官。稍遷祕書

監典簿得一編觀古圖書其識更進蓋仁宗意也累官數遷遂佩金符拜千戶總海運於常熟江陰之間焉泰定四年夏部饒至京師因來告曰昔振鵬官七品既蒙恩贈先父曰從仕郎樂清縣尹母曰宜人今位五品又蒙恩贈先父母如振鵬之秩此皆仁宗皇帝之遺恩國朝之盛典而先世積善之效也不有以表著之是振鵬忽於君親無以昭示於子孫族人鄉里也幸賜之言而勒諸石焉余感其言故序次其事而并及其世次云王氏始自會稽遷永嘉宋紹興間其先世以武事得官爲保義郎數傳爲自強生挺挺好佛學生由字在之至元廿五年卒時年三十五今贈奉訓大夫瑞安知州飛騎尉追封永嘉縣男配張氏追封永嘉縣君振鵬其子也振鵬之兄龍孫爲浮屠名善集銘曰
偉哉王公卽家開封繫子之功功繇名藝仁宗之世積拜寵異先朝文興孰究孰承慨茲其徵

周母李氏墓誌銘

虞集

鄱陽周噉與其弟明之游京師也其族父集賢司直應極實致之得爲國子生時制書始命有司將以科舉取士而貴游不治進士業獨噉兄弟出篋中所習程文數十篇示人皆驚喜取讀或就問學焉未幾遠方獻異獸曰麒麟噉作賦千百言上之中書省丞相大悅以屬參知政事察罕使命以官是時陳策進書獻歌頌者常數十人無所遇獨噉見知時宰人人羨道噉矣一夕噉感異夢旦而治歸明日兄姑留幸有以榮吾親明代兄歸矣明至家其母果病見明問知其兄弟在京師事爲之喜而起後六日迺卒皇慶元年七月十九日也噉聞訃且行亟來請曰嗚呼痛哉未有以爲榮而爲感若此惟先生辱爲之銘用慰其地下而已予竊感而悲之爲次第其語云噉母李氏諱清世居邑之沙隄其曾祖松善爲生以資顯祖時

榮父天驥。以文學名。適周樸。儒家也。昔者周氏以明經取高科者。歲相望。樸弱冠受尚書。有能聲。及得內助。事親理家。益如志。常遣噉明。從師而無牽於愛暱。故能以卒業聞。子三人。噉明其幼。祿女二人。其壻程益。徐璋。斛田里之斗橫山。其葬處也。銘曰。有肅兮。閨門子森森兮。孔文。按有饌兮。醴有尊。不少延兮。誰怨樂茲邱兮。勿諼。

爲美縣尹王君墓誌銘

朱源道

君諱惠。字澤民。姓王氏。世居中慶之晉寧。後徙滇。遂爲滇人。曾祖考諱世。夔氏有土。嘗領布變。考諱連。襲職。天兵南指。以其衆內屬。妣張氏。君軀幹魁偉。識字書。敏官事。始爲威楚屯田大使。增糧萬石。第上其功。至元廿五年。雲南行中書省。選主定遠縣簿。三十年。遷武定路祿勸州判官。大德元年。調霑益州判官。招逃民二百五十四家。三年。調馬龍州判官。四年。擢中慶路昆明縣尹。階將仕佐郎。用行中書左丞劉公之薦也。省檄慮囚多所平反。在縣大興水利。安集流民。爲戶百五十。有一五年。遷同知路南州事。至大三年。調同知永昌州事。明年改石平州判官。階將仕郎。曲靖戶田有隱。金穀逋懸。省檄君往括治。考覈虛實。區別蠲徵。人稱其平。延祐二年。省議昆明壯縣。再除爲尹。明年改宜良縣尹。階承事郎。嵩明有獄。五年。疑不決。御史屬君推按。得情。免死者十餘人。六年。遷仁德府爲美縣尹。兼勸農事。修孔子廟。以館來學。時君年六十。於滇城營江頭別墅。將請老。不許。省復委推事建昌麗江諸道。至治元年。夏五月。涉金沙江。渡瀘水。感瘴疾殆。輿歸。二年秋七月二日。疾革。越五日。遺訓子孫忠孝。喪禮一則古。毋從夔俗。語畢而逝。年六十有二。越八日。葬昆明普陀之西岡。三娶皆張氏。子男十人。曰明。沅江路總管照磨。曰昇。仁德路儒學教授。

曰慶。習國言曰忠。府學生曰益。監稅曰某。曰海。曰良。曰讓。曰某。未仕。女四。皆適右族。孫男若干人。既葬。誥孤。侔書。乞銘其墓。嗚呼。滇南之壤地大矣。自歸我職。方氏六七十。年朝廷置省。憲以控之。官府章程。文物品式。幾與上國齒。振古無以侔也。然其人如勞深靡落。相倚爲習。獷復喜爭。尙有禮義所不能盡化者。萬里走書。爲其先求不朽計。如王氏子者。能幾人哉。予嘗廉部徼南。蓋悉其爲人。方以變俗爲事。乃不果辭。銘之以爲南人勸。庶幾有聞風而起者。銘曰。維南有滇。限邛。夔皇風遠。被爲樂國。生斯牧斯。揚乃職。半刺六州。宰四邑。民鴻勞止。我爲息。獄犴有冤。我爲直。天之報爾。亦云極。子孫熒熒。孔蕃殖。喪子因俗。古是式。遺言四方。可作則。矧乃要荒。阻重譯。西岡之麓。卽藏室。永垂厥聲。有樂石。

安定郡夫人王氏墓誌銘

馬祖常

夫人王氏。故贈翰林直學士安定郡侯胡公諱某之夫人。陝西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彝之母也。世爲浚都鄆陵人。父諱貞伯。始宅安陽。兄諱毅。由地官屬出主襄陽穀城二縣簿。夫人在父母家時。雖鍾愛於其親。而食與衣常後於兄嫂。及歸胡氏。事安定公。持婦道。終其身無懈容。親紡績組紉之工。弗好世之侈靡華飾。以儉以勤。相安定公家政。卒能有成。慈睦仁祥。族姻芘之。夫人有子二人。長卽治書。次規業。儒山東憲府辟署書吏。補典寶。監令史。治書甫。卅夫人謂安定公曰。是兒資穎悟。可令蚤就學也。遂求經師。講先王禮樂詩書之義。善屬文。未冠。令譽日著。起家爲大都儒學錄。大都四方髦俊。輻湊於是。治書學益碩。大名益光顯矣。省臺交薦于上。歷監察御史。右司都事。左司員外郎。工部侍郎。丁安定公艱。吉服浹月。

卽拜今官。使者及門，致禮意，敦請治書以侍。夫人榮養爲辭。夫人曰：兒來前，吾有訓。汝承吾志，吾逮事舅姑。汝先考及我教汝，胡氏之宗事，其在汝乎？今國家命汝爲臺臣，西南四省，四憲之評議，屬之汝。其速行，毋以我養爲辭焉。治書上事半月，夫人訃至，徒御不戒，號泣東出。及安陽喪次，銜哀具書，告其友馬祖常曰：彝不孝，先妣安定郡夫人，以至順元年六月六日卒，將以七月三日祔葬于先考安定郡侯之墓。里人杜愚爲之狀矣。請吾友爲埋銘以刻之。嗚呼！人之生有男女焉，幸而爲男子，或有所樹立於世，則不與百物俱盡，幸而爲男子矣，無所樹立，使人惡之，惟恐其久生，而何死之恤也！夫人女子也，爲女而能賢，爲婦而能孝，爲母而能慈，從其夫子，有官有封，其所樹立，殆過男子矣。宜乎富貴壽考，享厚生之福也。歟！祖常與治書同學古文，使爲銘，義不讓。迺銘而授諸來者。銘曰：

在相安陽，有貞慈母，啓封湯沐，賦安定畝，煒其輝光。夫人象服，柔嘉有儀，百麗于福，少也稚弱，玉節閨房，歸于夫家，組紉含章，教子俎豆，不繫于遷，弗雕其全，而人咸天。詩書禮樂，六藝之師，起其施施，居其孜孜，迺成治書，懋官臺臣，又成典寶，克昌克寅，亦旣多淑，善後無疑，譬彼種稷，伐稼則穫，且庠錢鏞，洄泉出山，紆流相西，鬱鬱柏松，蒼蔚之隣，允矣安定，幽宮是域，夫人祔之，協其龜食，孫子爰殖，我銘不泐。

桂陽縣尹范君墓誌銘

揭傒斯

大德中，勳臣楚國公之季子，帥湖南，有所愛掾，廬陵范君元亨，其強敏之才，廉正之節，風動千里，人不畏帥，而畏元亨。時余在長沙，數與之遇，而不敢一詣門，恐溷君也。後二十七年，會其從子匯于京師，則君沒十年矣。乃錄其行，請銘。君諱元鎮，字元亨，其先蜀人，今居安福之清化里。祖巖，生二子，皆爲太學生。季曰

景材是爲君父。君早孤。母劉。及其兄元方。教育之。至元二十五年。監察御史舉廉。能爲江西憲掾。居五年。去之京師。辟徽政掾。又辟大司徒掾。皆不就。元貞初。詔求能書金經者。君在選中。經成。補湖南掾。秩滿。授瑞州稅使。改武岡錄事。攝綏寧令。進郴州桂陽尹。累階承事郎。卒官。君所至當官而行。無所阿避。祿入不足。則歸賣田宅以給之。往往初多忤。而後反見知者。其行事之尤著者。則在帥府。有田千戶者死。其子曰田芑。芑幼弱。其弟田仁。襲其官。據其業。而奴畜芑。芑長。愬于有司。數年不決。事上帥府。復多右田仁。君抱牘方力爭。帥怒。目左右。捽君。且下吏。梁木壤。幾壓帥。帥乃止。田仁恐。求援行省。權相數日。使逮君。甚急。且諭之曰。汝不用汝頭。汝來。汝愛汝頭。勿來。皆謂君往必死。君竟往。極言田仁罪。反覆無所顧。不能屈。乃與芑在武岡。民張氏。欺胡氏寡弱。占其產。倪萬戶脅張惠以罪。取其田。皆奪而歸之。許文炳兄弟。爭財二十年不決。召其兄弟。涕泣而理。喻之。許乞罷歸。左綏寧王永明。誣舒八殺人。實藍姓殺之。永明伏辜。諸峒饑疫大起。死者過半。下令寬征賦。以卹之。諸峒嚮化。在桂陽。民白有盜其牛者。蹤跡無所得。方疑所捕。二貓噉牛耳。鳴號于庭。求貓主。索之。果得牛。立命償其牛。而正其罪。且桂陽側陋。供給與大縣等。民力彫耗。一以寬濟之。故其卒也。民無遠近。皆縞素會哭。哭盡哀。猶不忍去。前後被行省及部使者檄。詰責諸郡邑。凡三百餘。莫不稱允。而不及大用。以沒。悲夫。君之卒。實至治元年十月二十有五日。年六十四。以明年十二月二十有一日。葬所居東北龍唐之原。初娶吳氏。再娶劉無子。以兄之子肇。開爲之子。年六十一。乃得子。曰性傳。女三人。長適大都路固安州儒學正劉蒙德。次適徐經遠。次適蕭信之。孫男三。壽駿。文豹。天霓。女一。銘曰。

此孳孳稱所施而止於斯。彼巍巍兮。

曾秀才墓誌銘

歐陽玄

秀才曾氏子一漢。既沒於江南。其兄德元在京師。聞而哭之慟。知其葬有時。奉行述乞銘於歐陽玄。拜且泣曰。人之生。苟有德慧。孰不願有辭於永世也。弟一漢。實曾氏才子。弟今不幸短命。父兄不能續以長。願得先進一言以傳。庶幾猶未死也。玄聞其言。惻然乃序而銘之。曾氏永豐顯親里大家。一漢字明善。本曾似翁第三子。大父悼其兄之子似俞。蚤夭無後。以繼之。大德十年丙午五月庚午朔生。天歷三年庚午五月癸丑。肫死。是月戊午改至順。以是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里之原。一漢五歲讀書數千百言。過目成誦。少長無童心。年十二三能文。十五六頎然長。以弁不尙浮靡。不事貨殖。篤志道德性命之書。能服行其言。事父兄善。交朋友信。遇宗族鄉里之長老。恭未及壯。有學行辭章。廩廩趣老成人。初師里士劉福遠。習舉業精熟。尋執摯臨川吳先生門。受諸經說。大稱穎悟。年二十有五。病痰喘以死。方疾未甚。四月十日有厲風從西來。拔並舍大木。似翁筮得未濟之巽。心疑之。不逾月一漢乃不起。妻劉氏子男一人。萬奴。財四月而孤。行述似翁所自作。其文不勝哀。有甚於德元言者。嗚呼。爲父兄鮮有不愛其子弟者。論才不才。恩義有不相掩者。一漢死。父兄若失希世重寶。不能自存。嗚呼。一漢真佳子弟矣乎。銘曰。麟之不角。麋不如殯。區之不翰。穀不如暇。奪其有據。無與之爲。瘞隳其垂成。無生之爲寧。坎而深。樹而慘。無重傷其父兄之心。

元文類卷之五十五

墓碣

國子司業滕君墓碣銘

姚燧

觀漢諸碑。凡門生爲師作者。其文多稱在三之義。蓋本樂恭子。民生於三。父生師教君食。惟其所在爲言。又列郡邑姓名。字官人出幾何。錢於碑陰。多至百人或倍之。令人每興今無古者。篤於其師之慨。至大己酉。燧長翰林之明年。國史院編修官東平蔡文淵狀其師國子司業滕君之行。與門生許質求表其阡。以君之再入成均。橫經文席者。嘗數百人。礪石所資。一不借人出。二子獨加異乎古。豈不於在三足拔浮俗。斯時耶。君諱安上。字仲禮。其先自洛徙中山。不可推采其世。考府君某。隱德委吏。斗食自捐。生君八年而不祿。妣李夫人。撫君誨曰。而性質開朗。記識兼人。且金名士趙燦。離孫不可以貧廢學。感聖善言。師西巖君。克自砥礪。勤心聖學。暨其長也。尊聞行知。如不足日。私居自持衣冠。齊邀及出接物。一誠以和。郡無少長。相謂不字。咸稱先生。學積其躬。道行其家。化及其鄉。府臣歸高。薦名于朝。勅教中山。是府多士。求親輝光。警欬欲聞。鼎鼎其來。服縫掖者。將半齊魯。庭臣善其職。士有聞用以職。民主禹城簿。壓於爲監。爲令與丞。刑或過中。必揆以義。馴馴上說。不使黥涅。妄加疑盜。廢棄永世。仁譽旣章。宣司所臨。若縣與州。事有未竟。必檄往治。裁中情法。守令憚之。出將入迎。若事大吏。徵爲國子博士。以其平昔自律爲先。蚤作晏休。誨

誘諄諄。發蒙疏疑。立懦尅剛。各因其才。矯拂於善。黨坐羣行。齒而序之。其極弗率。有黜與扑。成均作則。井然有條。卽升監丞。再丞太常。世祖賓天。成宗繼序。圓丘請諡。太室升祔。凡厥禮文。酌古損今。皆所訂稽。元貞之元。拜監察御史。京師地震。上疏曰。君失其道。責見於天。其咎在內庭。竊于外政。小人顯厠。君子名實混淆。刑賞僭差。陽爲陰乘。致靜者動。宜兢兢祇畏。側身修行。反昔所爲。以盡弭之之道。其說累數十百言。反覆深切。有司不敢以聞。君則曰。吾不得於言者。遂委印去。反關其家。著書自怡。尋起爲國子司業。時已疾矣。顧言其子。治喪無用二氏。以其年乙未夏六月廿有五日卒。年五十四。葬府城東南崔邱里。爲文一本理義。辭旨暢達。不爲險譎。非有裨世教者。不言。有東菴類藁十五卷。故江西廉訪使趙秉政板之行世矣。又有易解。洗心管見。藏之家。亦多乎哉。其不年者。世同哀之。而文淵猶以不侍經筵。職絲綸。謀廟堂爲憾。嗚呼。夫旣師成均。官奉常。歷臺諫。而又有德有言。足矣。奚必兼彼數者。始爲至耶。夫人李氏。貞順柔嘉。姻里範焉。後君八年卒。子翊去尉東明。自致終喪。亦足彰君刑家之自。今尉元氏。兄羽有文行。蚤世。銘曰。孰不曰士于學。始至迄用有成。千百一二。允矣滕君。敏脩篤行。鍾鼓衡門。益大其聲。勅起布衣。于定敦教。祁祁縫掖。來則來效。再主禹城。簿領勾稽。不枉刑墨。仁聞日躋。滿秩而招。入爲胄監。由博而承。俊髦是範。轉而奉常。禮文斯綱。或革而因。酌損用章。遷拜御史。爲帝耳目。言責塞求。龍鱗逆觸。一不見入。納履而行。反關立言行。後是程。方徵司業。年過知命。遽啓手足。理也莫竟。短者已。而其長斯存。何以貞之。石有誄言。

河南道勸農副使白公墓碣銘

姚燧

彥隆始由太原。徒行至河內。致其父書魯齋先生。願游其門。未有介也。乃因吾友翰林侍讀高凝。得操几

杖主凝家二年而歸侍其親而先生亦召北矣。尋由避宅左揆以集賢館大學士祭酒國學教貴胄。乃奏召舊弟子散居四方者以故王梓自汴韓思永蘇郁自大名耶律有尙自東平孫安與凝燧燉自河內劉季倫呂端善劉安中自秦獨公自太原十二人者皆驛致館下三年吾儕或病告官去而先生亦浩乎其歸。乃奏有尙與公從仕郎國子助教昔者貴胄友也。一旦能橫經下心事之爲師屬非其道聳是曹不可得其馴然北面俄侍裕廟東宮公爲講鄭伯克段于鄆已講而出裕廟語人曰是非空言意固有在也。以國史院編修從仕郎仍助教擢奉訓大夫監察御史發阿合馬賊國諸不法彼顧誣公糾摘非實捕送刑部獄引鄰婦有色者教誣公嘗竊往來怒鄰婦力明其無有鞠之墮孕而事始白。又糾鷹師西京宣慰使倒刺沙以己憾殺其幕僚凡是皆庸懦縮首危者而峻風節者咸偉之。出僉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司事燧亦爲其道副故得詳西土所爲其按歷皆分險僻荒寒諸州南而褒鳳金洋北而綏麟葭丹塗經龍門西河絕崖高可去水百尺止通一騎必遣導者先之有來騎使駐之寬所卒至則兩不可班視燒棧猶車衢也如是之地皆周焉制度卒有反者不卽覺捕惟罪社長監郡與憲司麟州人告陰濟民乘馬疾馳其識仇也。問曰所懷何書濟民給以反書仇上變延安延安移文吾憲公又請往治之所牽連二百許人繼燭治之再旬是州小僻無紙至覆舊案以書適近侍臣括馬其州館鄰牆也聞獄吏呵問終曉得公姓名歎曰世有克勉其職如斯人者使人勞苦之曰吾見陛下常首聞公竟白濟民無佗特杖其給仇非宜言者公位憲諸君下會王相府伯不花右丞勳臣子開省京兆特異禮公其按臨諸司皆拱聽者改僉河南河北提刑按察司事臺檄檢覈中興鈔庫中興故李夏都隸隴右河西道憲令竟事始聽東任公又走沙

莽往復近萬里。半歲而歸。與其副程思廉發數縣民完堤以捍河水。罷當暑賦民牛車。轉粟入淇。又改僉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事。趣裝其考已疾。行至衛而卒。公與兄楹郎藏衛西輝之蘇門。周卜村南原。而其妣亦疾。乃朝夕哀死。事生。卽教授于輝。明年燧召直翰林。感其毀瘁。骨見衣表。弔哭之。予其徒數十人。拜庭進退。朋讒賓敬之道。囂囂然先生成法也。爲歎曰。嗚呼。燧亦先生弟子者。何嘗有以善及人如是。明年燧疾滿告歸鄧。而故司農卿侯爵託語彥隆。或河南北農副制下。必墨縷以出世。議隘薄。自便非時。燧備車過衛不可留。不得身見。爲書語其然。聞方督課有績。其妣亦卒。附其考墓。竟以是謝所事。以至元己丑秋八月三日。年四十六。卒。苦廬。嗚呼。學可以範世。行可以礪俗。而已是哉。夫人賈也。以燧平昔善公。錄河南北道勸農副使苟宗道埋辭求銘神道。每一讀之一投淚。擲筆數年終不能敍其事。去冬以史事又召入翰林。過輝。夫人祈世母夫人爲言。持幣泣請。且使其子覃馬與游其門者。庭拜燧還其幣曰。吾無答吾亡友者。以是佐刻石。須嗚呼。非公仁義行家。能使婦人如是切切。惟恐沒其夫子一善。可曰賢已。公諱棟。考天祿。雖官而不顯。居頤樂堂。號頤樂先生。唐白居易家狀云。白姓家太原者。楚熊君孫勝白公。見殺於楚。其子奔秦。孫乙丙與裔孫起。爲秦將。封武安君。賜死杜郵。始皇思其功。封其子仲太原公。豈其苗裔耶。銘曰。

聞古五十年不稱天。公是不盈。天道未曉。學不篤耶。得譽先師。道不行耶。裕廟嘗知。識不舉耶。三憲著效。力不本耶。耕播之教。況冠獬角。敢言人難。彈射柄臣。聽者毛寒。猶枚其外。未及其內。視親于喪。觀婦于介。靡一匪善。靡一可涼。非我友私。月旦章章。嗚呼白公。耳孫猶令。其貫古松。歲遠滋勁。士不盛位。而盛吾賢。

盛位者衰。盛賢日延。有方其跌。有剡其首。碣石阡隅。千祀無朽。

河內李氏先德碣銘

姚燧

至大庚戌。鄒王府長史兼經歷典食司。與所部人匠。都府官李惟恭。持其鄉士席雲漢狀。其祖潤文玉。使懷之。利用庫日。民調商征之入。吏祿公須之出。不遺於受。不僭於發。如他人侵蠹。以盜其家。負而責償。罪沒產者。皆無之與。交人以誠。御下以寬。禮賢樂善者。求表其阡。燧曰。管庫之官。則古委吏。亦下士也。所可筆者。豈專由孫貴耶。蓋鄒王之考。初尙主世祖。再尙主裕宗。自稱晉王。克用裔孫。爲置守冢數十戶於鴈門。禁民樵牧。由分地在高唐。卽是進爵爲王。世居靜安黑水之陽。爲廟以祠孔子。元貞始年。表賀聖節。獨書漢字。庶其尊禮斯文者。惟恭。今臣其子。觀其所事者賢。若不可辭。矧有大此者。懷之爲州。憲宗大封同姓。初國世祖于秦。以戶寡。益封之。至元之末。以封其孫順宗。旣之國。未至疾返。成廟賜名懷寧。以王。今聖時方撫軍于北。皇太后儲皇。往居者二年。則懷爲三聖龍潛之地。傳曰。小國之君。當大國之卿。爲下士是邦者。當宜何哉。則君善職管庫者。有不必言矣。卒以大德乙巳三月十有八日。年六十七。垂絕。猶念惟恭。不置。曰。吾平昔鍾愛是孫。今遠宦數千里。不及聞吾顧言。可憾也哉。妣王。後二年亦卒。二子從。鼎從。信孫。則惟恭其長。初由王府郎中羅忠國使懷。聞其好學。愨有立志。遂與偕北。卽壻其家。進之於王。王甚禮之。言無不從事。必見咨。妻卒。賜楮緡二千五百。爲娶元氏。子李惟寅。銘曰。荀卿子言臂非長。升高而招。所見彰。斯若可用。爲君方。惟懷爲州。河之陽。實爲三聖淵龍鄉。其間下士雖守藏。或小大國君卿當。其貴可參攀麟翔。況復有孫翼賢王。遠塞而近孔子堂。仕優學以能自彊。何畏潛

德無輝光。

故提刑趙公夫人楊君新阡碣銘

姚燧

維蔚州蜚狐趙氏。系不可遠。本繇今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秉政而上。推得二世祖崑。金帥府評事。卒葬其鄉。二子珪璿。珪將萬夫戍蜚狐。後遷刺蠡州。留璿在鄉守舍。天馬南牧。度形勢不支。倡縣民以城下之。從太師國王徇地至蠡。其刺猶城守。礮殺王悍將蕭大夫。王恚欲阬城。公請以身贖母兄死。王哀之。併全蠡民。以戰績每最。進冀州元帥虎符。復推與其兄。廷議多其悌讓。改公冀州軍民總管。別錫虎符。入覲。受知睿宗。承制監易州。再遷行省中都金平。監中山府。當憲廟世。世祖方淵龍。收召聞望之臣。求治道之宜。今者置經略司于河之南。宣撫司從宜府于陝之西。行部于秦。都漕于衛。東西二千里。道不拾遺。而刑則今中書右丞相之祖封國。政弛民散。最號弗治。求潛藩制官。惟歲入其貢賦。爲置安撫司。後邢易爲順德。升州爲府。乃以近故太師廣平王從祖脫兀妥與公爲斷事官。位安撫上。公年盛強。俾與開國勳臣苗胄爲友。則潛藩期任公者。已不小矣。世祖踐極。制監真定路。位總管上。俄遷順天路宣慰使。肇置四道提刑。按察司。以公使燕南河北。轉使河北河南。累章請老。不可。年七十九。始聽歸。卒年八十三。以監中山有田。朱固鄉。不返葬。飛狐卽瑩。是鄉堯封原。亦昭時崇顯壽考人也。夫人旣同享有其樂。公當不恙。亦以官植業順德。盡析秉政。夫人從養。及子貴。食其祿以終。年八十二。不及公才一年。何壽考萃是一門哉。因惟女子子。天父天夫者也。父不能必子之貴。能之者夫子焉耳。而難其全。今之儲才將相。係望海內者。每在乎風紀之官。夫人以提刑使之妻。而母廉訪使。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彼弈葉襲芳。不隕世德。夫人之

功亦鮮儷哉。古邦君之妻，邦人曰小君。禮士喪妾，不得匹其夫，必曰君妻。曰女君，後世封羊祜妻爲萬歲鄉君，則令甲郡縣君之原可爲。今不敢氏夫人，而君君之，凡其不反葬中山，卽別塋順德李馬村。若不同穴，記稱合葬非古也。因求之吾家，舊州都督文獻公開元宰相考也。葬陝之峽石，百官咸會焉。及妣夫人劉卒，則葬萬安山，萬安嵩高西趾，去峽石二百里耳。以唐相之貴，月入俸錢三千緡，有力不足於至哉，則不合祔者，亦從古也。今秉政斯兆，未必始亦由此。燧以其於古有徵，爲發之。夫人生三男二女，男秉政，秉彝秉衷，女適焦簡周某。孫男女九人，秉政又曰：吾他日亦域是，嘗聞諸師，古人不諱死，惟不趨取死之途。今之人鼎鼎焉，惟死途之趨，復苦諱死，亦惑哉！如師之言，則秉政不徇流俗，語身後事於其生，亦庶幾古達者也。銘曰：

襄國所直，趙南魏北。其西太行，冀方四塞。求田惟良，宜莫如襄。衍沃平平，千里其疆。生家其閒，沒卽斯瘞。奚取日者，風水焉泥。孰陪平原，如阜而尊。左之右之，昭婦穆孫。天厚其門，旣壽旣祉。流澤淵淵，未艾來只。世生顯人，如夫如子。

故金甄官署令魏府君墓碣銘

姚燧

燧還吳中，過廣陵，日今嘉議大夫行臺御史中丞初，請曰：吾祖靖肅公，顧言以吾曾祖甄官署令，卽死所藏，亂離失其處。他日必虛爲邱先塋，石載其事，無使吾先人魂遊徬徨，無所於歸，而一善之或遺也。子義爲銘，隨又遣其少子可亨，挈舟廣陵五千里，追之襄陽不及，返而及之鄂，授其考所輯家塾記曰：掇是事，銘嗚呼確哉！遠而勞焉，迺本之曰：魏氏繇唐相，知古子林刺朔州，子孫居桑乾，桑乾爲今弘之順聖，遼有

延恕者，生中奉大夫守成中奉生通奉大夫餘慶通奉生兜答館酒使子貞，兜答實生甄官署令君諱允元，改德元，字信之，甄官生進士特賜及第，笏特賜生思廉，卽記家塾者，思廉生初，初生翰林修撰，必復可系者是九世，其大于金，繇兜答弟資德大夫參知政事柱國鉅鹿郡開國公子平相世宗，致治隆平，祖考中奉通奉再世官，皆以公貴，贈兜答及子隴右令景元甄官，與逸其諱一人，再世官皆以公貴，廕君始監順聖酒，改弘州酒使，鄧州權使，抽稅設防，有方與宜，平不增斂，姦無走匿，額有贏籌，民不苛之，入副堂廚庫，又爲使，改文繡翰林兩署令，同知易州，入令裁縫署，改令甄官署，以卒，年六十三，官止廣威將軍，夫人高氏，七男，笏、坑、瑜、琦、玠、璠、玉琦，太中大夫，行部侍郎，玠朝列大夫，延安司獄，璠翰林修撰，今諡靖肅公，與特賜，皆以明經進士官，玠懷遠大將軍，耀州庫使，瑜監豐利酒，皆廕官，玉進士，未祿，卒二女，一歸同知荊州節度使事秦德美，一歸其鄉右姓孫氏，君究心本富，計田疇，第舍牛馬雜樹，直可爲錢千者五萬，歲入粟爲石者三萬，歲抽五十一，爲七子求師，取友，須令節休旬，大集衣冠，令枚誦所業，覈其進惰，已則鴈序立前侍飲，前修聲輝耳目，漸涵化淪，其心繇是成德，達才多萃其門，章宗甚嬖李妃，夫人視妃母王姑也，數召通籍禁中，不可，後從秋獵易州，君方除道橋諸水，復召曰：吾思與若曩弟語久矣，終不能一致，今行之所在是，而夫子倅是，便且時也，無終見避之深，夫人以君出，不敢專行，俾子瑜請之，亦不可，曰：是家膏也，親將汚人，人有爲不善者，不畏取戾，府縣惟憚君知兵，興下令急甚，敢有舍奴婢亡命不告者，辜及其鄰人，猶利其傭，輕私役之，覺則殺以滅迹，或致大獄，君時鄉居，聞有出入非常者，召問得情，嚴其錮防，書致其主歸之，約示薄威，以懲其再無殘其生，終不語其主以獲之，誰舍所也，比卒免家僮，久故者民之作。

詩與斯世訣。沐浴冠衣。揆日而逝。君之孝友。天得非學。其使堂廚。以鉅鹿公子叔元未仕。曰大臣子。故屯其膏澤。不見及耶。三求推所居官。縣官以故事。無有不可。又恤其無子。以靖肅後之。靖肅又無子。顧言後初則甄官子孫。世世圖報鉅鹿者。何如也。其家塾自序曰。繇吾季曾鉅鹿。輔政茲降。修仁潔義。可謂曰久。仕之達者。列品而九。不過中中。天嗇爲報。將待夫後之人耶。最初之仕。外僉提刑司事。爲副爲使。入爲監察御史。治書侍御史。侍御史。御史中丞。三十年間。風憲之官。無不揚歷。司清議者。猶大有期。曰。將不已。是於今。嗚呼。自序。君其知子哉。矧必復於靖肅公。克世其官。可大可久。與亨學行。嶷嶷可述。銘曰。反覆觀先民。吁可哀。積充報銜身。期後來。門令容駟馬。堂三槐。必貴於天者。如取懷。惟中奉亦然。祥用獄。至鉅鹿再傳。旣鈞軸。官不私其子。甄官承承三遜其季。叩莫贖。又仁厥乏祀。修撰繩官。以祀比言。祀則大。以今修撰孫。後者再。小宗旣顛。蕃大宗賴。藏偶失故所。魂依依。招之從先。墓來如歸。臚臚桑乾原。終天地。碣孰華其文。太史燧。

翰林修撰致仕董先生墓碣銘

元明善

揚州總管王君結。余友也。駟過其家。中山授余崔助教詠狀曰。此結師也。幸公銘。俾諸孤刻之。墓神道。是不沒吾師矣。余以義不得辭。諸總管則取其狀讀之曰。先生姓董氏。諱朴。字太初。隱居五十年。壽八十五。以卒。嘗爲陝西道按察司檢法。太史院主事。俱去之。集賢院臣奏其賢。特授翰林修撰。承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致仕。先生之學。蓋明理爲本。篤行爲要。最其所至。則文雅安恬者也。其教人也。善因其才而究其器。故千里閒化之。學者不之字。號曰龍岡先生。先生朔州人。曾大父遷邢。著戶版。大父資祿。妣

韓父彥成。妣李農焉。先生穎異過人。學於樂舜咨、劉道濟。遂以儒顯。娶張生三子一女。先先生卒二十七年。長子慶雲。次子慶元。慶隆女適張德祿。孫男四。曰壽寧、祖寧、叔寧、蘭寧。孫女二。曾孫男三。曰長孫、昶孫、光孫。曾孫女三。先生卒之歲。爲延祐丙辰。月爲辛卯。日爲乙亥。葬之日爲己丑。其兆在唐山之陽云。夫含澤蘊秀。蹈高遵素。惟潔身之士。乃能行之。惟有道之朝。乃能容之。跡其臨莅。銘之也宜。辭曰。龍岡之支。淵淵以池。種蓮于茲。面我茅茨。池水之清。比其風靈。蓮花之馨。配其德徵。猗嗟後生。于考于評。仰止斯銘。千載而鳴。

監察御史韓君墓碣銘

張養浩

君韓姓。諱克昌。字勵夫。汴之太康人。其上世遠不能系。大父贊。隱德不耀。父椿。官至淇水巡檢。君甫冠。以孝廉辟吏。河南陝西二憲司。尋登掾刑部。歷臺若省。論事据正不撓。所至表表有聞。後刑部缺主事。衆咸屬。或謂資淺。執政曰。用人耳。遂授君。其操履益確。嘗有兄弟五人爲盜。或論爲強。於法皆死。君閱其牘。愀然曰。弟從兄者也。今若是不幾族乎。乃議最幼弟減死。上之。省可其讞。闔部歎服。其他指迷趣緩。稽舊蔽新。凡所當爲。靡遺餘力。時長官有媚其顯者。君曰。上領其概。下任其繁。自通制。余何顯。然以疾屢在告。衆史軫其憊。不煩以細。惟重辟則正是。若久之。懼事壅職弛。舉浙西廉訪司。經歷丁某自代。用是改承務郎。太常大樂署令。甫上。拜監察御史。進儒林郎。雖刀疾就職。未嘗辭劇避難。建言如皇子師友。非人起居。注不舉其職。覈徽政成案。言國庠學規。省官節財。審令慎罰數事。皆剴切時務。爲慮深遠。未幾。河東憲司有不劘上者。臺臣爲失風憲體。奏君卽治以訊。慨然趣行。或以疾止之。君曰。御史與散員不同。吾心視常。

人亦異。況死生命定。願可以微恙。使吾有不職罪耶。乃決意往。回及半途。病果劇。以延祐元年八月二十九日卒。官于威州。陘山驛。春秋四十又三。訃至。公卿大夫士無不悼惜。娶董氏。一子元善。從仕郎。濟州判官。君性端介。峻儀宇。讀書務措諸實用。論議踔厲。臨政稜稜。有風望。外若自用。而理所折衷。則舍己從人。如弗及。故不知者。頗以爲狷。余爲右司都事時。君掾省。以嘗共事故。知之爲深。嗚呼。惜其年位不究。而止乎此也。雖然。湛盧豪曹。不必陸剗象兕。而後知其利。肅霜要褻。不必路極九有。而後知其良。古人韞奇櫃。異囿於小官。而不獲伸者。何限。遽曰其才已足。可乎哉。此余所以器君之賢。而又軫其施不廣。且悼夫大勳不及書也。然有其具。而未盡其用。則有非我所能必者。庸何傷哉。庸何傷哉。是爲銘。

吏部員外郎鄭君墓碣銘

虞集

鄭君諱大中。字義甫。早學於鄉校。稍長。推擇補中書戶部令史。歷詹事掾史。出官登仕郎。納縣總管府經歷。仁宗皇帝在東宮時。嘗因事得見。仁宗偉其人。目左右。問其姓名。是時仁宗愛尙文學。常不次擢拔材。儒於衆人之中。人亦率更名所居業。以自傅會。驟得顯用者甚衆。而君略不少自銜鬻。才得爲中書掾。掌選調。陞吏部主事。以廉敏爲丞相。器重而君丁內艱去國。服闋。除東平路推官。終更。又除嘉興路推官。甫召爲吏部員外郎。官奉政大夫。且嚮用。出調廣東官於江西。歸至京師。以疾卒。泰定二年七月二十一日也。享年五十五。公材行過人。視當世顯用者。未見其遽相遠。數寘省部要地。皆不得久。又常以文書爲職業。事無專制。獨爲推官時。東平屬縣東阿。誣民爲盜者。獄具矣。理出之。壽張童子。以杖爲戲。誤中人死。縣論以殺人之罪。君持不可。刑部是其議。山東大水。民多徙死。檄君賑給者。多全活。嘉興浙大郡。獄尤夥。君

決遣之。數月。迺至。無事。憲府以其狀薦之。其治績可推見者如此。娶何氏。封真定縣君。三子。重承事郎。太常禮儀院太祝。量野。未仕。三女皆幼。重爲國子生時。與今史官蘇天爵爲同舍。而集爲博士。故其葬君於真定之三家原也。以天爵所述狀來請銘。按君之先世。本契丹貴族。石抹氏。後改從漢言。曰蕭氏者是也。有仕金爲謀克。謀克者。金人之言。謂帥百夫。則冠以謀克。爲官名云。貞祐南遷。以其兵戍洛。正大庚寅。國朝兵至。戰死。其配楊氏。亦以兵死。而其子顯七歲矣。爲千戶鄭公所得。鄭異其資不凡。以歸。與妻霍夫人鞠育之。千戶公竟無子而歿。遂以爲子。因姓鄭氏。而母事霍夫人。終身有恩禮。是爲君之考。以君貴。贈奉政大夫。樞密院判官。驍騎尉。真定縣子。妣尹氏。贈真定縣君。而君又有兄大章。中順大夫。濟南萊蕪鐵冶提舉。與君齊名。而皆不究其用。具書之。俾後世知鄭氏有以石抹氏改者。自真定諱顯者。始其銘曰。氏族之興。氣禪體承。似續祠烝。匪信曷徵。維鄭有良吏。維遼是自銜。德懷誼。不敢斂其紀。爰著因始。俾永詒孫子。

國子助教李先生墓碣銘

虞集

東明李先生。爲國子助教。時集後至。與先生爲同官。先生所居齋。諸生多年長豪俊之士。先生朝夕授之。經。懇款有程。方重純篤。授業者。知以質行爲貴。集少先生十餘歲。嘗觀其不可及。以自勵。方是時。故平章政事高公昉。故翰林學士元公明善。皆先生鄉里。雅敬先生。而高氏又與先生家連婣。二公赫然用事於朝。先生歲時往來之外。未嘗有所私謁。處士張子素。好立奇行。自表樹。匏冠布刺口。言天下事。常傲視一坐人。亦少先生數歲。先生以鄉里待之。甚勤至。子素益加敬愛。嘗從駕上都。分教諸生。之在宿衛者。比還

中道驛吏告乏馬。以牛車進。先生食已。攝衣升車。無一言。驛吏更相誚。以爲不當靳長者。而從者亦愧服。先生居成均五六年。有傳其子好文。所著古文數十篇。至京師。故御史中丞張公養浩與元公皆以文學自任。一見驚異。卽列薦之於朝。先生慨然曰。斯文之事。屬諸吾兒可也。至治末。集自江南召還。則先生已去世。而好文登進士第。歷史館奉常。復得爲同朝。集見其深靜有學。未嘗不歎先生之有子焉。好文來言於集曰。昔先君之在朝也。招撫府君之墓。得姚文公爲之銘。鄆城府君之墓。得閻文康公爲之銘。先君子歿。而諸老盡矣。同居成均者。惟子在焉。敢請銘集。誠不敢附二公之後。而與先生父子厚善。豈敢辭。按李氏世居單州。諱訪。金義軍提控。生子聚。金亡。徙大名之東明。大帥阿朮魯版授軍民招撫使。生庭王。鄆城令。先生其第三子也。諱鳳。字翔卿。幼嗜學。休沐不廢。從鄉先生孫曼慶學。詩久之。曼慶謂先生曰。詩吾無以加子矣。其爲義理之學乎。先生乃屏絕金末律賦舊習。而究伊洛之遺書。寒暑不懈。嘗鸞鸞未孰。而臨卷有得。不知釜之焦也。初從太史氏測景陽城。留居嵩穎閒。讀書三年。而後歸爲郡學錄。鄆城病。還東明。遠近學者從之。常以百數。稍遷廣平學正。大德丙午。始除國子助教。在官兩考。餘有司以常格除臨胸主簿。到官未久。卽去之。延祐丁巳八月己酉。終於家。年六十有四。以好文貴。贈從仕郎。郊祀署丞。加贈奉議大夫。太常禮儀院判官。驍騎尉。追封東明縣子。夫人王氏。故太醫使康懿公安禮之從子也。通經史。善相。其夫教其子。以有成。初封宜人。加封東明縣太君。就養京師。安貧而篤於禮。至順二年十月甲子卒。年七十有七。子一人。好文也。女適王思柔。孫三人。洙。浚。潞。女孫二人。皆幼。好文奉母喪。還東明。將以三年三月丁酉。合葬先生夫人於黃頭里之先塋。先生雅好巖壑。而所居遠於山。得奇石積之齋前。以爲山。日對之。

而吟諷。先生著書甚多。而不甚存藁。所存者有詩數百篇。曰西林集。西林者先生所居也。銘曰。先生之容鬱乎山岳之蒼蒼。先生之懷浩乎河海之泱泱。用世不多。斂而歸藏。子以文興于先。有光我表。西林來者不忘。

征行百戶劉君墓碣銘

馬祖常

趙郡蘇天爵述其外大父劉君行實。乞銘於馬祖常曰。先妣武功郡君昔安樂時。念其父不忘。懼其善不傳。而名遂泯泯也。嘗以語天爵。迨先妣棄世外。大父終不得銘。天爵蒙慈母之教誨。粗有樹立於時。圖所以繼親之志者。天爵其可不勉。祖常曰。孰無親乎。孝於親之身者尚矣。矧又能思廣其親之志乎。乃爲之序而銘之。序曰。劉君諱成。字立甫。貌魁岸奇偉。讀書涉大義。不事章句。歲壬子。國家初籍民田。襄鄧間。君與其兄俱在行中。兄弟勤穡事。每代兄作勞。田官稱之。久之。從伐襄陽。先登。授百夫長。嘗率數十騎。略武當。宋邏兵四合。屢突圍出。皆不勝。或欲降。君殺馬爲食。居數日不降。宋人疑其有誘。各引去。衆服其勇。丞相伯顏將大軍。渡鄂州江。命別將阿里海涯率萬戶張興祖軍。分徇湖廣地。君復與其兄從破羅飛。文才。喻周隆。黃必達。張虎。諸軍。薄靜江。兄中瘴毒死。君扶其柩而北葬。旣襄事。輒屏迹田野。課僮種樹。畜牧耕桑。衣食以自給。於湖南。遇兵俘一儒生黎姓。用金購之。曰。此儒生不善力役。歸我。我將俾爲弟子師。果同歸。教諸子於鄉。餘所全活者衆。此儒生其一也。享年八十有四。以延祐三年正月十又二日卒。葬真定平樂原。先考萬戶府君之兆。考諱義。起行伍。元帥史天倪。辟署權黑軍萬戶。會副將武仙殺元帥叛。以從元帥弟丞相天澤。擊走仙。轉戰兩河。平金有功。妣夫人孟氏。夫人董氏。前君廿六年卒。子二人。曰寓。曰海孫。

二人曰允中曰弘中女一人故中憲大夫嶺北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志道之夫人追封武功郡君今奎章閣授經郎天爵之母也女孫四人一適奉訓大夫萬盈倉使李恕一適張林一適侯閻其一幼也世本歷城人金季山東河朔兵興賊雜蹂菹醢其民獨真定城完君之考因占籍焉而今爲真定人者自其考始郎中蘇志道年少日君識其爲令器以女歸之後其甥天爵又以文學進有官于朝孝而能成母之志俾其外氏之官閥世次刻於金石者竟賴其力焉銘也無愧銘曰

振振劉姓考室真定挺身兜鍪而官弗崇雖則弗崇勇也匪躬斬馬啖卒出金購士其謀則懿其惠則侈其迪其啓以多孫子女實命婦副笄封君出甥維彥日肆於文克表外氏續茲勞功刻峙墓門維以允宗

監黃池稅務王君墓碣銘

馬祖常

王君元父既歿之十一年其子國史院編修官沂茹哀請於馬祖常曰子與予同登進士第又同官于朝先人生世以迄于卒其行誼無愧而終齟齬以不合於時者子能知之其宜揭以傳後者子宜爲文沂之述諸狀者子宜加詳焉按王氏出姬姓周畢公高裔孫萬事晉更十世得列爲諸侯滅於秦子孫徙雲中地今之弘州六世祖遼戶部侍郎山甫始著於家牒子三人曰元節密州觀察判官生詡金左司員外郎以文學稱蓋世閥遠矣曾祖諱銳金尙書戶部員外郎祖諱國綱金監察御史使河中詰總帥完顏仲德戰敗死節考諱振艱關轉徙占籍真定力學砥行起家至江南瀾西道提刑按察司經歷配丁氏有子三人長諱宗禮季諱宗義皆早世仲卽君諱某幼自知問學侍經歷君居浚都爲士子經師尤長於詩歌試浚都文學掾辟江東道宣慰司令史會使專恣他吏恐諛弗敢仰視君每以義持之屬歲澇饑羣無賴起

績溪盜敗相蔓。民不輯寧。宣慰司遣君覆視。還請蠲徭發廩。以調甦隸。盜遂息。進將仕郎。宣城縣簿。縣比歲供玉面狸四十。畢罟不獲。則轉購他邑。糜貲毒民。君至請悉罷貢。姦民有詭逃田賦者。歲取償里胥。吏循格不究。君一正其籍。乃建孔子廟。築壇崇社。春秋飭其牲器。以與邑人行事。川有梁田。有溝道。有寓望。吏徒有畏而弗肆。民知有政而趨功。益司郡守。爭爲鼓譽。江潮行省。屬錄寧國太平二郡囚。又屬覈考江陰錢穀。他州縣訟累歲不決者。多以屬君。所試悉有能聲。江陰盜有枉爲脅誅者。吏黨按之。旣誣服已。君反覆得其情。爲具獄。白行省事上。中書移刑部。刑部允君議。遭脅誅者得免死。南陵縣僧以貲雄。持縣短長。堰溪水溉私田。霖潦水溢。則漂沒崩蕩。邑人訴於縣。吏懼莫能施行。君詣視毀之。老幼至撫手拜慰。且曰。君出一鄉於魚蟹矣。未幾擢江浙行中書省掾。曹無留事。適潮西廉問官。與君素同里。少持氣不相下。頗嫉君。君又不自詘以希合。乃風旨豪梗。羅織君。以是坐誣免。不辨。起除瑞州平準庫使。不就。改仁和鹽場司丞。又不就。家居數歲。又改除平江行用庫使。州縣趣曰。君所與游。盡一時知名大夫士。咸燭君冤。而君終不自訟。就使終不赴。孰與君直乎。忍是一往而無變。君素守以流於物。將推歷君之迹。當不誣矣。寧無爲君采於有司也。君不獲已。就官久之。自免歸。階前資。遷承事郎。監黃池稅務。以至治三年五月十三日。終於家。享年六十有七。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州某里之原。娶把氏。潁州判官時之女。男三人。澄。沂。洙。女一人。適浙東廉訪使。侍其同朝之子通。孫男二。遷善。崇善。孫女二人。皆幼。君甫冠。卽自立。勤苦爲文章。履其身以莊儉。亦未嘗過爲崖機。其官業行己之略。一皆自信。不妄計進取。少顧時人之所爲。而亦以此稱之。然亦以此嫉之。至大閒。嘗爲書言任人別邪正。養民重守令。法不可輕更。令不可輕出。期少施於朝廷。

而書不果上。執政聞君名，私使人致款，欲官之。錢監君知不足與共事，卒謝去。後果敗，而君益畜其學，以老不克用。鉅公聞人，累薦君才，宜理劇文學，宜館職，皆不報。屏居錢唐，詩書尊俎，詠歌息偃，泊然無毫髮世俗慮。撫育諸孤子，嫉誠愛天至，而急人之窮，獎人之善，汲汲焉，猶負宿諾，而抱隱痛，皆他人所難。而君爲之，不知爲有德，尤人之所難也。其所著有政要書十二篇，陶詩注三卷，詩一卷。嗚呼！天興之變，國土厯裂，焚剽翦薙，不百年而金之名家善士之子孫，遺子不數戶矣。初御史君以直節死，人惜其未能大用於時，夫固知經歷君之起王氏也。經歷君位不配其德，以歿于今凡幾年，而承事君又斥不用，君子悼曰：不幸然，孰知後世之將昌且久歟！今沂以進士入官，有古學方嚮於用，而克濟其美於未艾，豈其碩大光顯，又將在茲歟！是宜爲銘。銘所以使後世爲善者不怠也。銘曰：冕弗媿也，玉有玦也，一擯不用，有子哲也。彪炳而文，立其皦也。載善於銘，行安轍也。

處士甄君墓碣銘

宋本

應奉翰林文字，真定蘇天爵伯修父，持所著處士甄君行狀，求銘其墓。曰：君鄉之先達，諱昌祖，字茂先，師侍其先生軸，交秋礪王公，俾天爵狀以銘，謁予者。其子恆志也。銘曰：舜胄氏甄，代遐邈。君世有繫，遠益略。茂先昌祖，字諱錯，無極徙恆，遂地著。曾祖公亮，德潛爍。祖讓事金刺，嵩洛考用，致位民部幕。妣劉繼王淑，相若君讀六經，得大約。母王滌澹，老致樂。築亭訪山，在負郭。木石與居，隱操褻。師軸友，憚敬不謔。言倍行過，期救藥。經史傳集，浩以博。重屋丌冊，示尊閣。修名嶠然，日孔炤。蜀憲聘掾，以養卻。戊申月正，體魄落。歲六十二，瘞諸俗。儷代之王賢，以媿。脩恆補吏，晉臬擢。女章變兮，死未

灼子子克敏齒踰弱。王侯不事斯道卓。幹母之蠱子職恪。懿君學易協準鑊。顧親小祿辭不諾。惟古逸遺
名不鑠。賴士載辭傳磊砢。抑本茲銘不已作。誰之言者蘇天爵。

元文類卷之五十六

墓表

錦峯王先生墓表

楊 奐

先生姓王氏諱仲元字清卿家平陰廣道先生之猶子明道先生之子世以儒道著一時名公鉅人若党懷英趙淵皆師尊之先生舉進士有聲承安五年四舉推恩資高雅清苦寡言笑無雜賓嘗知阿干縣憲司以簡靜聞退食擁琴書不出正襟危坐似與世相忘也遇會心者雖對談竟日未聞涉貴游可喜事人信其爲古君子也而書名尤重小楷介歐虞間用薦者召應奉翰林文字同進士入玉堂自先生始改陝西東路轉運司鹽鐵判官適書藍田山碑飲玉漿偶得疾死于官舍貞祐四年也死之日家無餘貲槨葬城南鴈塔之陰鄰永平王尙書擴墓經兵寺宇廢盪荆棘埋沒迷所在後三十八年尙書子元卿至審其在墓西十五步初元卿許並負而東旣而恐親族零落無可歸甲寅五月九日奉天楊奐感念平素會長安邳邦用楊天德來獻臣同德張琚高唐趙安世析津張做燕南毛居仁耿都陳受雲中孟攀麟太華郭時中鄠效范文炳平陸員擇加以衣衾藏之故穴蓋有待也

卓行劉先生墓表

王 惲

先生諱德淵字道濟襄國內邱人性癖直有操守好學能自刻厲及游漳南王先生門思索辨惑等說自

是饜飫史學爲專門之業。非禮義不妄言動。一介不取於人。朋友死。雖千里遠。徒步必至。覩前賢奇蹟。偉行擊節歎賞。而不能自己。至椎耕牛以饗竇王。殺乘馬而祭昭烈。其或憫時之艱。急人之難。切於己私而不置也。始則人大以爲異。旣而疑焉。終迺歎服。曰。先生篤行直躬。守死善道者也。北渡後。赴戊戌試。魁河北西路。逮中統建元。三府辟其行能。授翰林待制。晚節知圓鑿方枘。不能與時區區。乃以所得成就學者。立言傳後。著三爲書數萬言。其說爲天地立極。爲生民立本。爲聖賢立法。敷析溫公通鑑數百條。扶翊章武。俾承正統。及見考亭綱目書。多所脗合。沾沾而喜。曰。吾天地間可謂不孤矣。又通古文奇字。士多傳習之。凡經指授者。雖節目礫硠。表表有所立。或惜其獨善不顯。諸用然振衰善俗。激厲後人多矣。太保劉公左轄張公。以鄉曲義來周卹。皆卻之。曰。吾非踽踽涼涼。闒然媚於世者也。至有以禮願交而弗之允者。魯齋許公。每道邢必式閭致恭而去。壬子秋。予始見先生於胙。對榻學館。夜半歛起。撼予曰。吾於漢丞相亮論議際。有所得。惜不並時。當有說云云。至元壬午。予按部夷儀。謁先生於天貺齋。棲遲蓬華。心融一天。自樂其樂。英發之氣。至老不衰。先生近何述。曰。適作四凶辨。天府七星挽章。予以張皇幽眇。振濯漢靈。一何壯也。臨訣握手。曰。吾耄矣。斯文未喪。子其自將。旣而聞臥疾。慮乏調養。詢諸友生。始知先生有子樸。早世。女孫一。適康氏子。新婦女孫。皆不聽侍疾。卒年七十有八。時至元丙戌九月二十二日也。葬順德之西邱里。後十五年。晚進王甯。合鄉國議來請。曰。先生學貫三才。養素邱園。行儷於古人。望高乎。一世沒當易名。用垂光範。予謂甯曰。士風之不振也久矣。安得高風古節。如先生者哉。昔孟東野以詩鳴唐。張籍私謚曰貞耀。程伯淳以道自任。潞公揭之曰明道。今扳二例。如以卓行加之。則名與行爲顯允矣。門生戶部尙

書戎益礪石表墓以圖不朽翰林學士汲郡王惲爲之表

孝子田君墓表

劉因

嗚呼。天地至大。萬物至衆。而人與一物於其間。其爲形至微也。自天地未生之初。極天地既壞之後。前瞻後察。浩乎其無窮。人與百年於其間。其爲時無幾也。其形雖微。而有可以參天地者存焉。其時雖無幾。而有可以與天地相終始者存焉。故君子當平居無事之時。於其一身之微。百年之頃。必慎守而深惜。惟恐其或傷而失之。實非有以貪夫生也。亦將以全夫此而已矣。及其當大變處大節。其所以參天地者。以之而立。其所以與天地相終始者。以之而行。而回視夫百年之頃。一身之微。曾何足爲輕重於其間哉。然其所以參天地而與之相終始者。皆天理人心之所不容已。而人之所以生者也。於此而全焉。一死之餘。其生氣流行於天地萬物之間者。凜千載而自若也。使其舍此而爲區區歲月筋骸之計。而禽視鳥息於天地間。而其心固已死矣。而其所不容已者。或時發焉。則自視其身。亦有不若死之爲愈者。是欲全其生而實未嘗生。欲免於一死。而繼以百千萬死。嗚呼。可勝哀也哉。先人嘗手錄金源貞祐以來。致死於其所天者十餘人。而武臣戰卒及閭巷草野之人爲多。而予每覽之。未嘗不始焉而慚惕。若不自容。中焉而感激。爲之泣下。終則毛骨竦然。若有所振勵者。故爲之訪諸故老。揆諸小說。考其姓里增補而詳記之。惟恐其事之不傳也。近復得清苑孝子田君焉。貞祐元年十二月十有七日。保州陷。盡驅居民出。而君及其父與焉。是夕下令。老者殺。卒聞命以殺爲嬉。未及君之父者十餘人。而君乃惻然欲代其父死。遂潛往伏其父於下。以兩手據地。俛而延頸以待之。卒舉人未暇省閱。君項腦中兩刀而死。夜及半。幸復蘇。後二日令再

下無老幼盡殺。時君已以藝被選，而行次安肅矣。聞其父死，謂人曰：我當逃歸，葬吾父，遂歸求父尸而得之。負以涉河，冰傷脛，至血出發母冢，下尸而塞之，乃還。而衆不之覺也。嗚呼！此其所以爲孝子者歟！其子道章，資高爽，喜讀書，而遺山元公、陵川郝公，皆嘗爲詩文以美之。雅善予，一日狀其父之孝行，訪予於易水之上，且曰：古者孝友，雖庶人得書於史官，而先人之孝行若是，生無一命之旌，而死遂無一言之記，以傳不朽，爲先人子者，亦何以自立於世！今謀所以表夫墓，惟先生實哀之，言已泣數行下。嗚呼！予尙忍不銘君也哉！君諱喜，世爲保之清苑人。其仕至佩金符，其壽四十三。其卒則歲乙未閏七月，考彥妣喬母兄嘉，其所娶實望族韓，有婦德，鄉里稱爲韓孝婦。其壽八十六，男女三道，昭道章、裴氏女寅、孫五溫、良、恭、儉、讓、曾孫四元、亞、季、德、昌。銘曰：

嗚呼！蹈斧鉞而致死，猶淵冰之歸全。其死者藐焉，此身之微。其全者浩乎，此心之天。有纍雖邱，匪邱者存。有圓雖石，匪石維文。百世之下，有旌古而勵俗者，必名此曰孝子之原。過者其式之，孰獨匪人。

故宋兵部侍郎徐公墓表

徐 琰

國朝自至元初元，用兵襄漢以來，驛書狎至，日告克捷。旣下襄陽，渡大江，所向風靡。有城郭封疆之任者，若崩厥角。恐後卒之混一區宇，際天薄海，罔不臣妾。是雖廟謨雄斷，師武臣力之故。而江南謀國用世之士，亦從是可知。獨時時聞趙卯發死池州，李芾死潭州，馬暨死靜江，如是者，不過十數人止。最後又聞文天祥以宰相使軍前，遁海上，被執不屈。久乃伏節，若可起人意者。而於先幾之識，前知之見，未之敢論。十數年來，南土車馳轂擊，北來不絕。閒坐論對語，及其所以亡者，則深憂遠計，危言剴論之士，亦嘗有之。而

枋用非人。以言爲諱。抑而不求。求而不聽。聽而不用。是以馴至此極。始知人謀非盡不滅。抑亦國運之有所窮。而天命之有所屬。故不得不歸於有德也。嗚呼。是豈一人之力。一朝之故哉。今觀余君憑所狀。故宋尙書兵部侍郎徐公之行。則前言信有證。不誣。公諱卿。孫字麒仲。臨江之清江人。曾祖源。祖大經。父森。贈宣教郎。妣熊氏。贈宜人。按狀。公在宋朝。起身儒科。卽以治縣最當時。其事蓋不勝書。人視以爲譜。升朝一再遷爲御史。爲諫官。垂三年。時其國之事。莫急於邊備。初見卽以勵人才。飭軍政。結民心。三事爲告。襄陽之不守。元帥之無謀。我軍之在行者。猶無不知之。而彼相挾私。蒙蔽上下。略不正其僨軍之罰。位於朝者。視爲軟熟。恬不之怪。獨公能抗議彈擊。第一義已甚可觀。繼是累十百疏。反覆諄切。無非論邊之日。言大而不可遺。其細謀遠而不略於近。料事精密。置論切直。使吾徒爲其國計。亦不過爾。取是謀帥。而拔李芾於久廢。薦文天祥於列郡。以襄事。而陳李庭芝之決不可用。卽責時宰陳宜中。循行故事。如坐而待亡。其後或抗節死義。或誤國謀身。無一不如其言。此則非知人如權衡。識時如蓍龜。則世孰能之。殆天與爲謀。神授之策者乎。不用其言。而用其身。雖簪筆持橐。把節持麾。於我何加。至是公去。蓋益遠矣。國亡未幾。而身亦隨之。悲夫。余閒居坐念。自有宇宙以來。亡國何限。以爲其國之有人。則其時其事。言之可爲太息。以爲無人。則斯人斯言。散在史傳。何國無之。而卒亦無掾於須臾之運者。信在人。則在乎用才者。爲何人。在天。則亦顧迓續者之何如耳。後有君子。論一代興仆之由。於千載之上。其有取於吾言乎。若公之文學政事。散見如狀。以非大節所在。故不詳錄。公生以宋丙戌二月十九日。卒以至元庚辰三月十日。葬其鄉。以至元丁亥十二月二十四日。娶楊氏。贈宜人。繼黃氏。封宜人。子男二。長震。先卒。次必茂。女二。豐城李杲。廬陵

文陞其壻。孫男二，女三。曾孫男三，女二。異時，余參秉江西，以修從祖漢高士之祠于東湖，固已起敬公之名節，嘗欲列吾宗人之有德有爵者，升侑之屬，去官不果。會文陞來京師，一日致其婦兄之辭曰：必茂先親歿且葬有年，而墓道未表，大懼隕越，無以顯揚。惟公中州典刑，以詞翰重一世，敢以不朽爲請。余知公悉且欲著其可鑒者，示後來，故不復辭，而系之辭曰：亡國之臣，莫知所亡，一或有知，國指爲狂。由異代觀，惟狂惟聖。我知其人，有死無瞑，千載而下，其言則存，刻表墓門，示爾子孫。

故宋勇勝軍統制官詹侯墓表

吳澂

宋勇勝軍統制官詹侯開慶己未之夏，戰死于蜀。勇勝軍屯鄂之城外，其秋大兵奄至，降其軍，而侯之妻子在軍中，俱北徙。子生始四歲，時世祖皇帝以親王總兵柄河北，董忠獻公從世祖，具知侯在蜀力戰不降狀，命公曰：佳父必生佳兒，汝其善護視。公鞠誨同己子，名之曰士龍。旣成人，仕州縣，以廉惠稱。追痛其父死節而未白於世，常忽忽不樂。及擢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按歷荆楚，所至訪其父遺迹，有宋士錄國亡之際，能城守野戰死者，人各爲傳，而侯與焉。得其傳，又稽諸故老遺黎，退卒之口，參伍附益，歸以語其友。友輯爲事狀，持示臨川吳澂曰：吾父以節死，居北之五年，吾母亦死，僅存不肖孤一縷之脈，大德壬寅冬，具衣冠招吾父之魂，與吾母合葬鎮江丹徒崇德之硯山，懼弗克揚。先烈將遂沈沒，則終天無涯之痛，愈不可塞，願有述以表於墓，敢以累子。澂禮辭許，於是讀傳與狀，而哀侯之所以死，嗚呼歐陽公論五代之臣，全節而死者三，王彥章其首，彥章北面朱梁，蓋路人一旦爲君臣，歲月甚淺，鮮無足道，而弗

貳所事。百世之公議猶韙之。宋三百年仁義之國。豈朱梁比。而其季也。死宗廟社稷。死城郭封疆。求如項籍、田橫、劉湛、諸葛瞻、顏杲卿、張巡、許遠、南霽雲輩。一何寥寥耶。侯以下官微祿。出入行陳。屹屹不挫。如此世亦曷常無人哉。嗚呼唏矣。侯之死。以蜀崇慶告急。宋大將往援。侯率偏師以前。破營壘十數。攻蜀之帥號紐鄰。有善戰聲。大將畏憚。得小捷。遽謀左次。以遁。侯見帥深入不惑。驟領數十騎來往。有敵輒迎。又喜遠追。謂其輕脫可獲也。大將逗遛。侯率所部獨進。進至敘州南平隆化縣界。遇游騎什什伯伯。接戰無大勝負。日中帥以精騎數千至。侯之衆不滿千人。皆敢死士。馳突衝擊。力戰不少懼。遣卒請大將求救。方引衆趣山。顧望竟不赴。侯棄所乘馬。立射發。無不斃。帥兵屢卻。然以步敵騎。衆寡幾十倍。帥兵生力。分番迭鬪。日昃戰未罷。所殺已過當。而侯之兵死傷者十七八。矢貫侯臂。裂帛裹創。復戰。連中數十創。創甚。矢盡。衆稍稍散逸。聚者猶數十人。傷重莫能軍。侯被執。帥壯其勇。期生之。侯大罵求速死。亦不加害。翼日帥親視其創。饋之食與藥。侯標去弗受。絡置馬上。載以行。八日不食。至播州土門。逼令招城中。不行。遇害。年五十二。帥還都。輒對儔黨言。喑喑獎嘆曰。好人好人。且曰。其箭不可當。侯之從子二。其一失其名。先數歲。戍巴州。戰死。其一名燦然。後數歲。要隨州歸師。至缺陂。戰死。堵王杞守樊城。城陷。不降。亦死。一門死者四人。侯光州固始人。諱鈞。少負奇氣。嗜齷齪。儒弊精神。事無用語。每云。讀書了大意。可暇日挾勁弓。驅馬出平原曠野。指南北東西射曰。大丈夫立功名。當以是。萬殿帥器之。妻以兄女。繇邊郡材技良家子。選補軍職。隸武定軍。屯光。徙屯黃。勇勝軍。後剋。取將於武定。而以侯爲副。其將後走馬襄陽城上。墮城下死。侯叱曰。大丈夫不爲國死敵。而死於是兒女子耳。制置使遂以侯代將。充統制官。寶祐間。蜀歲歲被兵。侯往來峽。

渠開達等州。扞禦用少。擊衆數數以多。最深入蠻徼。築建城堡。化服羣獠。撫以恩信。任事不避艱險。類如此。捐軀徇國。其素志也。而竟以敢戰死。嗚呼唏矣。夫人萬氏早卒。再娶胡氏。生士龍。士龍之子澍。亦嗜書。愿而周於務。嗚呼。自古忠臣義士。身不食其報者。往往報於其子孫。然則侯之後宜大。蓋已覩其兆。

元氏清河新阡表

元明善

元氏有二。一曰衛大夫。一曰拓跋魏。魏之元著於河南。而吾曾祖諱興君。家于大名之清河。譜系無所徵據。不得上知族里。諱興君娶彭氏。生子曰諱泉君。曰諱聚君。曰諱海君。諱泉君娶張氏。生子曰諱信君。諱聚君娶楊氏。生子曰諱珍君。曰諱成君。曰諱玉君。諱海君娶高氏。生子曰諱天祐君。曰諱進君。曰諱瓊君。曰諱瑛君。曰諱貢君。由將仕佐郎。提舉杭州酒使。司知事。徙蘆瀝鹽場。同管句。諱信君娶楊氏。生子曰弼。曰德。曰恭。諱珍君娶張氏。何氏。生子曰諱良。曰矸。今將仕郎。高郵屯田。提舉。曰諱林。曰榮。曰瑩。曰營。諱成君娶趙氏。生子曰巒。曰善。諱玉君娶郭氏。生子曰通。曰福。曰嘉。諱天祐君娶胡氏。生子曰珪。諱進君娶焦氏。生子曰諱彧。允。諱瓊君娶楊氏。生子曰諱山。曰顯。曰世彥。曰世傑。曰檜。諱瑛君娶張氏。生子曰義。曰從政。今湖廣行中書省宣使。諱貢君娶彌氏。生子曰明善。以儒起家。由登仕佐郎。樞密院照磨。爲中書省知管差除掾。弼娶王氏。生子曰起。良娶李氏。生子曰賢。矸娶皇父氏。生子曰亨。榮娶丁氏。生子曰敏。曰懋。巒娶楊氏。生子曰衡。曰衍。善娶侯氏。生子曰岵。通娶李氏。生子曰翰。福娶閻氏。生子曰幹。彧允娶孫氏。生子曰秀。山娶鄒氏。生子曰振。世彥娶劉氏。生子曰揚。世傑娶鄒氏。生子曰播。義娶任氏。生子曰嶠。曰峻。明善娶李氏。生子曰蒙。曰晦。諱興君以下葬于縣城郭西賈莊之東。諱天祐君以下別葬新阡。去祖塋西南。

七十五步。仰惟吾祖和厚懿恭。懷光弗耀。再世而發于吾考吾兄。而明善不肖。亦忝朝命。執事機要。蓋懼夫族大日遠。昧于鏡考。而涸先澤。此阡表之所由刻也。夫祖澤流衍於冥漠之中。緝學勵行。命不逮者有焉。趨下漸邪。而幸振顯者。理無是也。雖然。益遠益大。垂美無窮。豈無其人。嗚呼。元氏子孫。其可不鑒于茲。

蘇府君墓表

鄧文原

蘇氏世居真定之真定縣。君之曾大父公彥。大父元老。父誠成。韞德弗仕。君諱榮祖。字顯之。益樹善以亢其宗。然歲止三十有七。實至元十二年五月十六日也。越四十三年。爲延祐丁巳。君之子志道。官奉直大夫。樞密院斷事官。經歷秩視五品。得追榮其父母。由是制贈榮祖奉直大夫。同知中山府事。飛騎尉。真定縣男。妻吳氏。真定縣君。咸曰。天之報施善人。信遠益有徵哉。志道將刻石墓左。以昭被寵光于無斁。其子天爵。嘗爲國子生。而余職教于茲也。以君之壻。劉從道。所著居里行業。謁予文。余其可辭。按狀。君性穎異。童胤已若成人。從鄉人賈先生授業。讀書一過輒成誦。事大父孝。疾病湯液必親。雖躬溲矢弗厭。鄉閭蓋以比古黔婁云。大父年高。寢必溫。一夕誤火其席。大父曰。吾孫勿異也。然猶肉袒謝罪。久之。早嗜學。每歸至夜分。戒叩戶者勿亟。曰。大父方安寢也。時南北兵阻。售書價視珍貝。君得書必手鈔校讎。無豪忽舛異。迺已。歷法自唐一行師。推大衍定歲差法。後世多做用之。然司歷或失其傳。君因金大明歷積算。爲書數十篇。多易其舊。其學自經史百氏。陰陽卜筮書。靡不研躋。尤邃伊洛之旨。必以孝弟忠信爲本。嘗曰。學貴適用也。故素尚操履。有古愿直風。曾鬻白金於市。過友家墜焉。友故收之。以觀其志。而君神氣自如。友徐歸之曰。君之量過人遠矣。歲疫。鄰有窶人。君爲具藥食。至舉家全活。里閭之昏嫗喪葬者。每從君問禮。君

援古訓式。縷解銖分。不爲世俗陰陽家拘忌之說。訟者亦就君持平。才謂日聞。轉運司辟君領真定稅。然非其意也。賦入有常。司征者率利其贏。君一無所污。未期以大父病歸。終孝養者七年而卒。大父泣曰。天胡奪吾孝孫之亟也。朋友族嫗。皆戚嗟相弔。明年大父卒。越十年。夫人吳氏卒。夫人宋宣和故家。婉婉有禮節。相其夫克慎中饋。既嫠。奉舅姑若夫之存。君儀容高潔。不事表襮。處昆弟雍睦。衣食不先。撫諸弟妹。族屬咸盡恩意。內外子姓羣從。指數百。獨通財同饗。君卒。諸弟稍欲分析。吳夫人不能止。惟取薄田二頃。書數篋。皆曰。君之教行閭闔。若是夫。嘗欲辨宗法。以合昭穆。建家廟。以嚴祭祀。設門塾。以訓鄉之子弟。志未就而歿。取易家人之上九。榜其齋曰。威如。故學者因號威如先生。男二人。長卽志道。次殤。或勸君止一息。教宜稍從寬。君曰。教可以愛弛耶。故志道由憲。司戶部樞密中書椽。長幕僚。司畫諾。皆以治辨稱。女三人。長壻卽從道。次賈玖。馮慶。孫男五人。長天爵。力學績文。中國子高等。調薊州判官。累遷。應奉翰林文字。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餘早世。女三人。適宮天禎。張蒙。何安道。葬以卒之五日。墓在府北新市鄉新城原。從先塋之兆。烏乎。人情孰不欲貴且壽也。然古之知道者。以德崇爲貴。令名不朽爲壽。而世之高車駟馬。以矜華寵。鍊氣服食。以希高年。卒泯滅堙絕者。何可勝道。其視賤且夭者。相去得失幾何也。若君之年與位。皆弗克究厥施。而以善終始。可不謂賢乎。而況教終有裕。命數哀榮。又可慰顯揚之思於無窮云。

安先生墓表

袁 桷

嗚呼。金蹂宋踰南。兩帝並立。廢道德性命之說。以辨博長雄爲詞章。發揚稱述。率皆誕漫叢雜。理偏而氣

豪南北崇尚。幾無所分別。當是時伊洛之學傳南劍。至乾道淳熙。士知尊其說。闡明之。朱文公統宗據會。織鉅畢備。正學始崇。又未幾。僞學造謗。咸諱其說。以售仕。于時金將亡。各流離自保。烏睹所謂經說哉。有明其說者。獨江漢趙氏。私相筆錄。尊聞傳信。稍自異流俗。皇元平江南。其書輒載。以來保定。劉先生因篤志獨行。取文公書。會萃而甄別之。其文精而深。其識專以正。蓋隆平之興。使夫道德同而風俗一。不在於目接耳受。而有嗣也。劉既死。得其傳者曰安君焉。君諱熙。字敬仲。其學汪洋靜邃。謂文以載道。辭不勝不足以言理。故其言修以立。於詩章幽而不傷。慕貞潔之實。將以自任其道者也。道散於異端。九流證拾於墜簡。傳者益遠。而書幸具在。不知而作者。則索於句讀之末。旨意斷絕。踵謬而莫悟。君設對問以辨。後作者悔而焚其書。左氏浮誕。不合經者。悉去之。續皇極經世書。繇元豐至至大三年。考家禮爲祠堂。以奉四世邑人化之。教人也。以持敬爲本。解經必毫縷以析。果知矣。必驗其所行。弟子相從者常百餘人。出入閭巷。佩矩帶規。知其爲君之弟子。其於劉先生也。未嘗一見之。蓋篤信其書。默求以通焉者也。劉亦知君足以傳道。卒不得見焉。君深悲之。而於學有侶。君無憾矣。君之先太原離石人。五世祖玠。仕於金。曾祖昇。不仕。祖滔。以經童登第。金將亡。徙真定。因居焉。戊戌歲。詞賦入等。占儒籍。考松江東。宣慰司照磨。妣劉氏。君少敏悟。諸父咸器之。素多疾。嘗避隱封龍山。然卒不得年。至大四年五月某日卒。年四十有三。娶張氏。焦氏。子二。瑩。垣。女一。嫁王氏。是歲葬彙城縣安仁鄉先塋之側。其卒也。翰林學士王公思廉。以書唁其父曰。自敬仲死。詎安氏不幸。士林不幸矣。有遺文十卷。既葬之十三年。門人蘇天爵述其事狀。踵門曰。默菴先生。天爵從學。實有年。先生之德之行。願表於墓原。使有考。楠作而言曰。真文忠公德秀。與朱文公同里。生

不及事焉。文公之學，真實紹之。侑食于廟，于祠無異辭。集賢劉公生愈後，闡揚合一。劉公功與真公並，安君不得見劉公，而道實有傳盛矣哉。春陵之學，四方爲有準矣。至治三年歲次癸亥，二月丁亥，翰林直學士奉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會稽袁桷表。

王伯益墓表

虞集

皇慶癸丑二月某甲子，王君伯益卒於京師客舍。治書侍御史趙敬父翰林直學士元復初同知彰慶使柳唐佐皆出錢，合所與相知者之賻，授其妻之兄冀州知事莫正己使治其喪。五日始克斂，而殯諸城南僧寺。其友楊載、杜本訪其平生所爲，詩文傳之，又爲作畫像贊及著哀詩哭之。舉其孤迪，補國子生。踰月，其弟自大名走京師，謀歸其柩，將以某年月日葬之某地，其先塋也。載本又謂集宜爲文表其墓，令後人知爲吾伯益所藏云。伯益名執謙，大名人生數歲，入鄉校，旬月中已能習盡羣兒所授書，問難其師，其師爲絕席，引寘坐側，羣兒無敢與並，因勸其父某送詣郡學。未數月，又絀其同舍生，如鄉校。及長，其父資之游京師，時中書平章卜灰木公翰林唐承旨公有重名當世，以人材爲己任，一見伯益，皆曰奇材也，不敢以進用常秩。浼伯益將言於上，擇館閣優重地薦之，久之不得，如二公志。尙方符寶典書滿三年，常得四品官，即以伯益爲符寶典書。三年，竟不得四品官。二公相繼去世，無爲伯益言者。柳唐佐爲言於張子有平章，平章事隆福宮，最貴近，而雅好文士，禮伯益爲上客，留署其府，爲徽政院照磨，調真定錄事。陵州判官改將作院照磨，伯益皆漠如也。徒日與彰德田衍師、孟河間李京、景山濟南張養浩、希孟飲酒賦詩，爲神交。時人望見之，皆以爲古仙異人，冀一得遇，待爲幸。閣承旨時在翰林，謂人曰：吾聞伯益宜供奉翰林。

苟有意。幸得見之。伯益不屑也。後十餘年。始爲翰林應奉文字承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然伯益竟止是官。年才四十八。悲哉。伯益身長不過數尺。不喜騎馬。遇好友。卽提杖出門。竟日去不返。顧語妻子以爲常。始來京師。用橐中金。不識記數。及貲盡。益困。至終身亦不以介意。於書無不讀。於人物治道政術。甚明白。而未始以辯博自雄。遇人無賢不肖。皆驩然無閒。而胸中了不可混。長年京城居。而所以爲詩。簡澹蕭遠。如在山林。不與人接者。常謂人曰。吾知吳楚多瑰偉奇絕者。當委身往游。乃稱吾意耳。楊載曰。然誠廣伯益以山水之勝。視陳子昂。李太白。未知何如。蓋伯益之詩。旨意不迫於事物。而律法深穩。合古作。故識者以載爲知言。伯益嘗學修金丹。求神僊。又嘗深坐默究爲禪定。雖莫竟其所至。然灼不爲外境移奪無疑矣。杜本曰。伯益人品極高。去世人已遠。當得大徹。豈不偉歟。惜乎年不待之也。未卒前一夕。猶與客飲酒人家。暮歸。坐閱案上書。夜且半。妻孥頗察其有異。召醫未至。伯益忽拊几卻臥。不復言。禁鐘不盡一聲。趣喚楊載。杜本來。而復瞑。嗚呼。若伯益者。豈非古之所謂超邁不羣者耶。方伯益在。斂集往哭之。見唐佐語。莫知事曰。莫夫人何以爲生。幼女若爲得所歸。弱子若爲得所長。感慨出涕被面。毅然以爲己事。一坐皆欷歔不能仰視。是以莫知事治棺槨。後極堅緻。理其家尤備。此皆有古道。非常人所可及。嗟夫。觀伯益之得於人如此。則伯益之所存可信已。烏乎。是爲表。

稷山段氏阡表

虞集

泰定四年秋。天官侍郎段輔。出其先世遺文以示集。讀而歎曰。嗟夫。昔宋失中原文獻墜地。蓋爲金者百數十年。材名文藝之士相望乎其間。至于明道正誼之學。則或鮮傳者矣。及其亡也。禍亂尤甚。斯民之生

存無幾。況學者乎。而河東段氏之學。獨行乎救死扶傷之際。卓然一出於正。不惑於神怪。不畫於浮近。有振俗立教之遺風焉。嗚呼。可謂善自託於不泯者哉。於是輔告集曰。維段氏世居絳之稷山。由輔而上。遡其可知者。爲前宋司理參軍諱應規。十一世矣。司理之六世孫。爲金武威郡侯諱矩。生三子。長曰鈞。次曰鏞。次曰鐸。鐸以正隆進士官。至華州防禦使。武威所因以得封者也。鏞先卒。而二人以文行稱。謂之河東二段。在防禦時。隴西李愈作武威墓表。五世之內。名德並著。自武威而至于今。又六世矣。家學幸可徵焉。子爲敘而篆之。將刻諸墓道。集辱在同朝。不敢辭。乃按而書之。凡李愈氏已表者。不具。所具者自鈞始。鈞生汝舟。汝舟生恆。恆生克己。成己修己。克己成己之幼也。禮部尙書趙公秉文識之。目之曰二妙。成己登至大進士第。主宜陽簿。及內附。朝廷特授平陽提舉學校官。不起。而克己終隱于家。一時諸侯大夫士皆師尊之。各有文集數十卷。集所爲讀而興歎者也。克己之子三人。思永。思誠。河中府儒學教授。思溫。皇子安西王。召爲記室參軍。不赴。以子輔貴。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河東郡伯。成己之子曰思義。平陽路儒學教授。四子之孫凡十人。似英甫。彥孚。輔之兄。彝。經。循。順。其弟也。其九人皆仕。有祿位。獨輔最顯。以文行選應奉翰林。三爲御史。遍歷陝西。江南。及中臺。以司業教國子生。判太常禮儀院。尋貳天官。譽名日盛。君子有望焉。嗚呼。自司理君至于今。段氏十一傳。凡二百有餘年。而代亦三易矣。文學懿。前後相屬。豈不偉哉。彼以功名富貴。赫奕一時者。何可勝數。然不過一傳再傳。而聲迹俱泯。自其子孫。有不能知其世。視此孰爲得失哉。故爲之銘。銘曰。

氣蓋世兮慮徧。邈無託兮久焉識。眇弱翰兮著微迹。何千年兮如白日。翩翩兮弟昆。顧余庭兮鞠存。嘉

遜兮無悶。善自託兮斯文。皇肇造兮有區。羣材來兮並驅。匪伏兮有待。視其家兮多書。岌維岳兮潤流。斯河世寔顯兮子孫則多。邦人有言兮先生之家。

張進中墓表

王士熙

貴齒尊老之義尚矣。古之有天下者。皆養之以求其言。居民間則爲父師。生于治世。涵濡德澤。故保其生也無傷。更事知艱。故言之發也。有則厥後三老董公。見舉大義之時。沛中父老。預歌舞成功之日。斯老者之著明于世者也。聖朝建都燕山。民物日富。八九十歲翁。敦茂龐碩。朝廷優之。徭役勿事。歲時得陞殿上。上皇帝壽。每大朝會。百官衣朝服。鞠躬以進。視班次。唯謹。毋敢越尺寸。而諸耆老。高幘博褐。從容暇裕。以齒後先。門者不加誰何。俟百官退。乃陟峻陛。承清光。歸而娛嬉。井陌或騎或步。更過飲食。和氣粹如。大駕出宮。則龐眉黃髮。序勾陳環衛間。見者咸曰。樂哉太平之民也。張進中居京師有年。耆老之一也。進中字子正。善爲筆。其爲筆也。管以堅竹。毫以鼯鼠。極精銳。宜書人爭售之。由是四方咸知進中名。得其一者。以爲珍異。而尙方時有所需。非進中所爲者不用也。進中自持筆以入。必賜以酒。年益高。被璽書。蠲其徭役。至八十以終。時延祐七年某月某日也。葬宛平縣岡村。妻某氏。子某。余識京師耆老多矣。所敬者唯君。及何失。失家善織紗縠。最能爲詩。充然有得。如宋陸務觀可傳也。日出買絲常騎驢。歌吟道中。指意良遠。張君雅重厚。毅然有容。坐室中。自珍其筆。有來求之者。曰其貌非儒生。雖多予價。終不肯出其善者。畀之學士先生。如淇上王仲謀。上黨宋齊彥。吳中趙子昂。皆與之善。三家皆世稱善書者。其知君良有以夫。今何君張君相繼以隕。求似者未之見。嗚呼。生治世以樂其身。不必仕之及也。擅一藝以壽其名。不必文之多。

也。張君亦何憾焉。揭辭墓前用以告來者。

真定張君墓表

宋本

真定之真定縣人曰張君諱德林字茂卿夙喪怙恃兄弟衆且貧既長遂贅壻于郡董氏董氏多財無子委君家事君長治生久之資益饒又哀董宗將絕爲外舅買妾覲有以世其祀果生一子名筍亡幾何外舅妾皆死君夫婦鞠筍保抱乳哺之壯悉致家貲以去筍力留同居不可乃與田百畝屋一區爲報君課家人耕蠶以自衣食至治元年七月十四日病卒年六十四至順二年某月某日葬縣之新市鄉安封原子男一人天佑和寧路儒學正女二人長適朝列大夫監察御史蘇天爵次適郡士宮思敬孫男二中立中和日蘇君持君事狀告予曰昔杭有富民病且死子生甫三歲遺命壻主家產它時子取三壻取七子長而訟乖崖張公爲守曰使遺命子七則死壻手矣苟無剛明若張公者則子受屈無疑今張君非迫於孤子之愬非怵於官府禁令非不理於鄉黨親戚之口慨然舍所已據遺諸不爭求之時俗亦鮮矣能爲我文以表其墓爲齊民勸乎苟得之將歸刻諸石予諾而未遂蘇君再請三請且歲餘不懈時蘇君室恆山郡君者已亡予憐其拳拳故妻之父若是乃最其事之概附以卒葬歲月子女孫息之數而系以論曰古未有贅壻秦黔首家貧子壯則出贅始見史傳實弊俗也妻之家不以骨肉視贅壻雖贅壻亦自不以我爲妻家骨肉張延賞章皋猶爾矧餘人乎陽爲翁翁熱而陰相漠然者爭鬪相責望者皆有之蓋實非骨肉而然也故有國者至發民贅壻爲卒將以用其憤忿不平勤勞困苦之氣耳至財者則又民之心也百金之產出入掌握可沒齒溫飽贅壻於妻之父母之子何有於戲處非骨肉之地當風俗世下之時而

張君出焉。宜鮮哉。方以杭民之訟。則大非其倫。彼富民者。懼死其子於已生。而君則求董之子於未有。詎不相萬萬哉。當買妾時。君固已無心於其所殖。不待推致於笥而後知也。然予又有感於蘇君者。昔予大父亦壻京師富民張氏。張亦無子。約曰。死後園田屋室金帛皆子物。數歲側室育子。大父告去。張翁媪驚曰。何至是。縱有子女。不當得產之半耶。大父曰。某不欲處嫌地。竟去。舊當狀其事。洎其餘行實。欲求當世有文者。表著金石。未能也。孫於祖。顧久有闕然者。蘇君乃能以斯先我。豈天賞君。盡心外舅而生蘇君。俾豈弟親親。女以君女而取報乎。則鄉所謂弊俗者。鎮定之間。由董張蘇三氏。可少湔矣。用於世而觀民風者。過君墓道以讀。是尙有徵焉。

元文類卷之五十七

神道碑

故金尙書右丞耶律公神道碑

元好問

右丞文獻公在大定間所以爲通儒爲良史爲名卿材大夫者其事未遠當代耆舊尙及見之好問嘗從事史館每見薦紳先生談近代賢臣莫不以公爲稱首公自初入館卽被顧問忠言嘉謀不可一二數及薊州召還世宗始有意大用公於是時汨沒文字間者餘二十年其衰且病亦已久矣故財入政府卽乞罷未幾果以不起聞私竊慨歎以爲生材爲難盡其材爲尤難古之人急於拯世至於分陰爲惜歲不我與忽焉有賚志之恨觀姚元崇之薦張柬之與張嘉貞之所以自薦爲可見矣世宗重惜名器百執事之人必擇焉而後用得人之盛近古所未有至於孤儁偉傑之士困於資考限於銓選百未一試兀然而空老者抑多矣以公之材當春秋鼎盛時不能使之極其所至以建久安而隆長治故雖爲章宗所相至論得時行道識者猶以不能亟用爲世宗惜之公諱履字履道遼太祖長子東丹王突欲之七世孫東丹生燕京留守政事令婁國婁國生將軍國隱國隱生太師合魯合魯生太師胡篤胡篤生定遠大將軍內刺內刺生銀青榮祿大夫興平軍節度使德元公之考曰聿魯興平之族弟也公早孤養於興平五歲時嘗夏夜露臥見天際浮雲往來忽謂乳母言此殆臥看青天行白雲者耶興平聞之驚且喜曰吾兒文性見

於此矣。自是日知問學。讀書一過目輒不忘。及長通六經百家之書。尤邃於易太玄。至於陰陽方技之說。歷象推步之術。無不洞究。善屬文。早爲時輩所推。爲人美風儀。善談論。見者懍然敬之。嘗以鄉賦一試。有司見露索失體。卽拂衣去。廕補內供奉班。尋辟國史院書寫。素善契丹大小字。譯經潤文。旨辭達而理得。大定初。朝廷無事。世宗銳意經籍。詔以小字譯唐史。成則別以女直字傳之。以便觀覽。公在選中。獨主其事。書上大蒙賞異。擢國史院編修官兼筆硯直長。改置經書所。徑以女直字譯漢文。選貴胄之秀異就學焉。一日世宗召問公。朕比讀貞觀政要。見魏徵忠諫。恨不與之同時。近世如徵者。獨未之見。何也。公乃感奮爲上言。徵輩不難得。特太宗不常有耳。世宗曰。卿謂我不納諫耶。卿識劉用晦。張汝霖否。二人者。皆不應得三品。朕以其屢有忠言。故越次用之。朕豈不納諫耶。公曰。臣自幼未嘗去朝廷。彼二人者。誠未見其諫也。且海陵杜塞言路。天下緘口。習以成風。願陛下懲艾前弊。開忠諫之路。以通下情。則天下幸甚。初議以時務策。設女直進士科。禮部以所學不同。未可概稱進士。詔公定其事。乃上議曰。進士之科。起於隋大業中。始試以策。唐初因之。至高宗時。雜以箴銘賦頌。文宗始專用賦。且進士之初。本專策試。今女直諸生。以試策稱進士。又何疑焉。世宗說事遂施行。十五年。授應奉翰林文字。兼前職。以大明歷積微浸差。乃取金國受命之始年。譏乙未元歷云。自丁巳大明歷行。正隆戊寅三月朔日當食。而不之食。歷家謂必當改作。而朝廷不之卹也。及大定癸巳五月朔。甲午十一月朔日食。皆先天。丁酉九月朔。乃反後天。臣輒跡其差忒之由。冀得中數。以傳永久。書成上之。世推其精密。十九年。遷修撰。二十年。詔提控衍慶宮。畫功臣像。以稽程降應奉。踰年。復爲修撰。轉尙書禮部員外郎。章宗爲金源郡王。以公該洽。每以經史疑義爲質。公

承間請曰。殿下注意何經。章宗曰。吾方授左氏春秋。公曰。左氏雖授經聖人。率多權詐。駁而不純。尙書孟子載聖賢純一之道。願留意焉。章宗善之曰。醇儒之言也。二十六年。進本部郎中兼同修國史翰林修撰。表進孝經指解。言宋仁宗時。司馬光以爲古文孝經。先秦所傳。正得其真。因爲指解上之。臣愚竊觀近世。皆以兵刑財賦爲急。而光獨以帝蒙所訓者進之。君正以孝爲百行之本。其至可以通神明。動天地。爲人君者。誠取其辭旨。措之天下四方。則元元之民。受賜溥矣。臣竊慕焉。故敢以爲例。世宗母睿宗貞懿皇后。睿宗厭世。卽爲比邱尼。當時朝命。嘗有國師之號。及是世宗議遷祔于景陵。朝臣有以孝甯宮碑所載遺訓。當用出家禮葬。不可違。改爲言者。事下禮部講求。往時主上在潛。貞懿身奉釋教。業已受朝命。必當別葬。無可議者。尙以人情所難。恐傷主上孝心。故出明訓。使之遵行。出於母慈。灼然可見。本不知有今日之事。而然。今則子爲天子。母后稱號。不得不尊。國師之命。固已革去矣。向使主上登極之後。貞懿萬福。尊崇之數。自有典常。母后聖性明達。必不重違有司之請。以從桑門之教。以此言之。碑文所載。不可質於今日。明矣。從之。世宗嘗問宋名臣孰爲優。公以端明殿學士蘇軾對。世宗曰。吾聞蘇軾與駙馬都尉王誥交甚款。至作歌曲。戲及帝女。非禮之甚。其人何足數耶。公曰。小說傳聞。未必可信。就令有之。戲笑之間。亦何須深責。豈得并其人而廢之。世徒知軾之詩文。爲不可及。臣觀其論天下事實。經濟之良材。求之古人。陸贄而下。未見其比。陛下無信小說傳聞。而忽賢臣之言。明日錄軾奏議上之。詔國子監刊行。俄以疾求解。世宗憫其勞。授薊州刺史。爲郡寬猛適中。旬月之間。政聲藹然。此州寶坻鹽司所在。瀕海之民。煎鹵而食鹽。官時以弓兵捕之。亦有平民被羅織者。一陷於禁。往往爲之破產。官吏疾其然。凡以鹽事逮捕者。一切勿

遣或捕得弓兵則幽之獄中鹽司隨亦取報前後數政不能解一日捕得弓兵公召僚屬諭以和解之意即縱遣之口授文移過爲謙抑鹽官大爲感悅前弊遂革薊人至今德之是年車駕東狩過州聞公疾稍平召爲翰林待制同修國史明年擢禮部侍郎兼翰林直學士進官五階世宗不豫詔公入侍遂預太師淄王定冊之功二十九年春三月章宗卽位進禮部尙書兼直學士同修國史特賜孟宗獻榜進士及第初世宗遺詔移梓宮於萬甯宮章宗詔百官議其事皆謂當以遺詔從事獨公奏曰非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其可使萬國之臣朝大行於離宮乎上從之乃遷座於大安殿七月拜參知政事兼修國史進官兩階公辭以才薄任重恐貽天下笑章宗曰朕在東宮時熟卿名今觀卿言行無不可者故首命相朕此自朕意非左右爲之先容卿其毋讓公乃拜命自以兼直學士入拜乃舉前代光院故事以錢五十萬送學士院學者榮之明昌元年進尙書右丞夏六月丙午春秋六十一薨於位天子聞而震悼戊申權殯於都城南柳村詔百官會喪中使宣慰其家賜錢一百萬秋八月辛巳車駕臨奠宰相百官陪賜諡曰文獻賜錢二百萬帛四百匹重幣四十端九月庚午葬於義州弘政縣東南鄉先塋之側其發引也勅百官郊送遣使祭於路給鼓旗二十事以導詔同知臨海軍節度使營護喪事凡飾終之具皆從官給哀榮終始當世莫及積官正議大夫漆水郡開國公始娶蕭氏遼貴族再娶郭氏岝山世胄之孫三娶楊氏名士曇之女公以時制人子之養於諸父者不得別贈所生父官故三夫人皆亦不爲請封子男三人曰奉國上將軍武廟署令辨才曰龍虎衛上將軍贈工部尙書善才曰領中書省楚才女三人嫁士族男孫四人鈞鉉鏞鑄公資通敏善辭令胸懷倜儻有文武志膽酬酢事變若迎刃而解與人言必盡誠無隱得人

一善若出諸己。至稱道不絕口。推賢讓能。力爲引薦。後生輩借公餘論。多至通顯。論事上前。是非利病。惟理所在。未嘗有所回屈。世宗朝。御史大夫張景仁領國史。公爲編修。受詔修海陵實錄。他日世宗問侍臣。海陵弑熙宗。血濺於面。霑及衣袖。景仁何爲隱而不書。或曰。景仁事海陵。頗被任使。故爲諱之。世宗作色曰。朕不謂景仁乃有是心。公曰。臣與景仁嘗有隙。必不妄爲蓋蔽。然景仁未嘗有是心也。世宗曰。景仁與卿何隙。曰。臣以小字爲史掾。景仁以漢文爲史官。予奪之際。意多不相叶。且謂臣藏匿遼史。秩滿移文選部。使不得調。此私隙也。今對上問。公言也。臣不敢以私害公。世宗又曰。隋煬帝弑逆。血濺於屏。史亦書之。卿謂景仁無是心。何不如隋史書之。曰。煬帝自諱其惡。故史臣不載之。帝紀而詳見於他傳。此所謂闕而章者也。海陵以廢昏爲辭。明告天下。居之不疑。此不同也。且與之弑君而不辭。血濺之罪。雖不書可也。世宗怒。遂解章宗朝。太府少監李特里先爲漢王長史。吏卒苦其苛暴。誣以怨望。語連漢王。有司論當死。公上封事言。陛下飛龍之始。當以親親爲先。李特里之獄。本出構成。就使實如所論。猶當以漢王之故容之。況疑似之間乎。書奏。卽日原之。初。興平養公爲子。後生子震。興平捐館。悉推家資予之。及震卒。妻子貧無以爲資。復收養之。族人負人債。而宦遊不返者。公代爲輸息者十年。旣又無以償。遂代償之。奉使江左。得金直千萬。皆散之親舊。旬月而盡。薨之日。庫錢裁餘二千而已。體素臞瘠。一旦暴得吐疾。登至委頓。家人憂懼不知所爲。公曰。死生如去來人之恆理。何憂懼之有。取吾冠服來服之。怡然而逝。其安常處順。又如此。晚稱忘言居士。有文數百篇。論者獨推其撰著說。蓋不階師授而獨得之者。癸卯秋八月中。令君使謂好問言。先公神道碑。泰和末。先夫人教授禁中。章宗以魏搏霄所撰墓銘爲未盡。欲喬轉運字爲之。而

不及也。今屬筆於子，幸而論次之，以俟百世之下。好問再拜曰：謹受教。乃爲之銘曰：德星煌煌出東方，讓王七世蔚有光。高陽苗裔襲衆芳，得易貞幹書潛剛。帝前巍冠講虞唐，德音一鳴鳳朝陽。謂公不逢相明昌，謂公爲逢遠所長。風后力牧望顏行，老之著作暨典常。興陵用公殆未嘗，邱山萬牛僨且僵。顧以櫻闈待豫章，繫國短修奚我傷。維公之息季獨良，不周柱天屹堂堂。有來殷士作裸將，力挈一世歸壽康。沂游推之公不亡，千年萬家置冢旁。龜石有銘示不忘，淵兮漆水其未央。

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

宋子貞

國家之興，肇基於朔方。惟太祖皇帝以聖德受命，恭行天罰，馬首所向，蔑有能國。太宗承之，旣懷八荒，遂定中原，薄海內外，罔不臣妾。於是立大政而建皇極，作新宮以朝諸侯。蓋將樹不拔之基，垂可繼之統者也。而公以命世之才，值興王之運，本之以廊廟之器，輔之以天人之學。纏緜二紀，開濟兩朝，贊經綸於草昧之初，一制度於安寧之後。自任以天下之重，屹然如砥柱之在中流。用能道濟生靈，視千古爲無愧者也。公諱楚材，字晉卿，姓耶律氏。遼東丹王突欲之八世孫。王生燕京，留守政事，令婁國留守牛將軍國隱將軍生太師合魯，合魯生太師胡篤，胡篤生定遠將軍內刺定遠生榮祿大夫興平軍節度使德元。始歸金朝，其弟聿魯生履興平，鞠以爲子，遂爲之後。以文章行義，受知於世宗，擢翰林待制，再遷禮部侍郎。章宗卽位，有定策功，進禮部尙書，參知政事，終於尙書右丞。諡曰文獻。即公之考也。妣楊氏，封漆水國夫人。公以明昌元年六月二十日生，文獻公通術數，尤邃太玄，私謂所親曰：吾年六十而得此子，吾家千里駒也。他日必成偉器，且當爲異國用。因取左氏之楚，雖有材，晉實用之，以爲名字。公生三歲而孤，母夫人楊

氏誨育備至。稍長，知力學。年十七，書無所不讀。爲文有作者氣。金制宰相子，得試補省掾。公不就。章宗特賜就試，則中甲科。考滿，授同知開州事。貞祐甲戌，宣宗南渡，丞相完顏承暉留守燕京，行尙書省事。表公爲左右司員外郎。越明年，京城不守，遂屬國朝。太祖素有并吞天下之志，嘗訪遼宗室近族。至是，徵詣行在。入見，上謂公曰：「遼與金爲世讎，吾與汝已報之矣。」公曰：「臣父祖以來，皆嘗北面事之。旣爲臣子，豈敢復懷貳心，讎君父耶？」上雅重其言，處之左右，以備咨訪。己卯夏六月，大軍征西，禡旗之際，雨雪三尺。上惡之，公曰：「此克敵之象也。」庚辰冬，大雷。上以問公，公曰：「梭里檀當死中野，已而果然。」梭里檀，回鶻王稱也。夏人常入斤者，以治弓見知。乃詫於公曰：「本朝尙武，而明公欲以文進，不已左乎？」公曰：「且治弓尙須弓匠，豈治天下不用治天下匠耶？」上聞之，喜甚。自是用公。日密初國朝未有歷學，而回鶻人奏五月望夕月食，公言不食。及期果不食。明年公奏十月望夜月食，回鶻人言不食。其夜月食八分。上大異之，曰：「汝於天上事，尙無不知。況人間事乎？」壬午夏五月，長星見西方。上以問公，公曰：「女直國當易主矣。逾年而金主死，於是每將出征，必令公預卜吉凶。上亦燒羊髀骨以符之。行次東印度國，鐵門關侍衛者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爲人言，曰：『汝君宜早迴。』上怪而問公，公曰：『此獸名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蓋上天遣之以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實陛下無疆之福。」上即日下詔班師。丙戌冬十一月，靈武下。諸將爭掠子女財幣，公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旣而軍士病疫，唯得大黃可愈。所活幾萬人。其後燕京多盜，至駕車行劫，有司不能禁。時睿宗監國，命中使偕公馳傳往治。旣至，分捕得之，皆勢家子。其家人輩行賂求免，中使惑之，欲爲覆奏。公執以爲不可，曰：「信安咫尺未下，若不懲戒，恐致大亂。遂刑一

十六人。京城帖然。皆得安枕矣。己丑。太宗卽位。公定冊立儀禮。皇族尊長。皆令就班列拜。尊長之有拜禮。蓋自此始。諸國來朝者。多以冒禁應死。公言。陛下新登寶位。願無汚白道子。從之。蓋國俗尙白。以白爲吉。故也。時天下新定。未有號令。所在長吏。皆得自專生殺。少有忤意。則刀鋸隨之。至有全室被戮。襁褓不遺者。而彼州此郡。動輒興兵相攻。公首以爲言。皆禁絕之。自太祖西征之後。倉廩府庫。無斗粟尺帛。而中使別迭等僉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去之。使草木暢茂。以爲牧地。公卽前曰。夫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爲耳。何名無用哉。因奏地稅。商稅。酒醋。鹽鐵。山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絹八萬匹。粟四十萬石。上曰。誠如卿言。則國用有餘矣。卿試爲之。乃奏立十路課稅。所設使副二員。皆以儒者爲之。如燕京。陳時可。宣德路。劉中。皆天下之選。因時時進說。周孔之教。且謂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上深以爲然。國朝之用文臣。蓋自公發之。先是諸路長吏。兼領軍民錢穀。往往恃其富強。肆爲不法。公奏長吏專理民事。萬戶府總軍政。課稅所掌錢穀。各不相統攝。遂爲定制。權貴不能平。燕京路長官石抹咸。得不激怒皇叔。但專使來奏。謂公悉用南朝舊人。且渠親屬在彼。恐有異志。不宜重用。且以國朝所忌。誣構百端。必欲置之死地。事連諸執政。時鎮海黏合重山。實爲同列。爲之股慄曰。何必強爲更張。計必有今日事。公曰。自立朝廷以來。每事皆我爲之。諸公何與焉。若果獲罪。我自當之。必不相累。上察見其誣。怒逐來使。不數月。會有以事告咸得不者。上知與公不協。特命鞠治。公奏曰。此人倨傲無禮。狎近羣小。易以招謗。今方有事於南方。他日治之。亦未爲晚。上頗不悅。已而謂侍臣曰。君子人也。汝曹當效之。辛卯秋八月。上至雲中。諸路所貢課額銀幣。及倉廩米穀簿籍。具陳於前。悉符元奏之數。上笑曰。卿不離朕左右。

何以能使錢穀流入如此。不審南國復有卿比者否。公曰。賢於臣者甚多。以臣不才。故留於燕。上親酌大觴以賜之。即日授中書省印。俾領其事。事無巨細。一以委之。宣德路長官太傅禿花失陷官糧萬餘石。恃其勳舊。密奏求免。上問中書知否。對曰。不知。上取鳴鏑欲射者。再良久。叱出使白中書省償之。仍勅今後凡事先白中書。然後聞奏。中貴苦木思不花。奏撥戶一萬。以爲采鍊金銀。裁種蒲萄等戶。公言。太祖有旨。山後百姓。與本朝人無異。兵賦所出。緩急得用。不若將河南殘民。貸而不誅。可充此役。且以實山後之地。上曰。卿言是也。又奏諸路民戶。今已疫乏。宜令土居蒙古。回鶻。河西人等。與所在居民。一體應輸賦役。皆施行之。壬辰。車駕至河南。詔陝洛秦虢等州山林洞穴逃匿之人。若迎軍來降。與免殺戮。或謂此輩急則來附。緩則復資敵耳。公奏給旗數百面。悉令散歸已降之郡。其活不可勝數。國制凡敵人拒命。矢口一發。則殺無赦。汴京垂陷。首將速不斛。遣人來報。且言此城相抗日久。多殺傷士卒。意欲盡屠之。公馳入奏曰。將士暴露凡數十年。所爭者地土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上疑而未決。復奏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貴之家。皆聚此城中。殺之則一無所得。是徒勞也。上始然之。詔除完顏氏一族外。餘皆原免。時避兵在汴者。戶一百四十七萬。仍奏選工匠儒釋道醫卜之流。散居河北。官爲給贍。其後攻取淮漢諸城。因爲定例。初汴京未下。奏遣使入城。索取孔子五十一代孫。襲封衍聖公。元措令收拾散亡禮樂人等。及取名儒梁陟等數輩。於燕京置編修所。平陽置經籍所。以開文治。時河南初破。被俘虜者。不可勝計。及聞大軍北還。逃去者十八九。有詔停留逃民。及資給飲食者。皆死。無問城郭保社一家犯禁。餘並連坐。由是百姓惶駭。雖父子弟兄。一經俘虜。不敢正視。逃民無所得食。踴死道路者。踵相蹠也。公從容進說曰。十

餘年間存撫百姓以其有用故也。若勝負未分，慮涉攜貳，今敵國已破，去將安往，豈有因一俘囚，罪數百人者乎？上悟，詔停其禁。金國既亡，唯秦鞏等二十餘州連歲不下，公奏：吾人之得罪，逃入金國者皆萃於此，其所以力戰者，蓋懼死耳。若許以不殺，不攻而自下矣。詔下，皆開門出降。期月之間，山外悉平。甲午，詔括戶口，以大臣忽覩虎領之。國初方事進取，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自一社一民，各有所主，不相統屬。至是始隸州縣，朝臣共欲以丁爲戶，公獨以爲不可，皆曰：我朝及西域諸國，莫不以丁爲戶，豈可捨大朝之法而從亡國政耶？公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爲戶，若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隨即逃散矣。卒從公議。時諸王大臣及諸將校所得驅口，往往寄留諸郡，幾居天下之半。公因奏括戶口，皆籍爲編民。乙未，朝議以回鶻人征南，漢人征西，以爲得計。公極言其不可，曰：漢地西域相去數萬里，比至敵境，人馬疲乏，不堪爲用。況水土異宜，必生疾疫，不若各就本土征進，似爲兩便。爭論十餘日，其議遂寢。丙申，上會諸王貴臣親執觴以賜公，曰：朕之所以推誠任卿者，先帝之命也，非卿則天下亦無今日。朕之所以得高枕而臥者，卿之力也。蓋太祖晚年屢屬於上，曰：此人天賜我家，汝他日國政當悉委之。其秋七月，忽覩虎以戶口來，上議割裂諸州郡，分賜諸王貴族，以爲湯沐邑。公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爲恩。上曰：業已許之，復曰：若樹置官吏，必自朝命，除恆賦外，不令擅自徵斂，差可久矣。從之。是歲始定天下賦稅等：二戶出絲一斤，以供官用；王戶出絲一斤，以與所賜之家；上田每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鹽每銀一兩四十斤已上，以爲永額。朝臣皆謂太輕。公曰：將來必有以利進者，則已爲重矣。國初盜賊充斥，商賈不能行，則下令凡有失盜去處，周歲不獲正賊，令本路民戶代償其物，前後

積累動以萬計。及所在官吏。取借回鶻債銀。其年則倍之。次年則并息又倍之。謂之羊羔利。積而不已。往往破家散族。至以妻子爲質。然終不能償。公爲請於上。悉以官銀代還。凡七萬六千定。仍奏定今後不以歲月遠近。子本相伴。更不生息。遂爲定制。侍臣脫歡奏選室女。勅中書省發詔行之。公持之不下。上怒。召問其故。公曰。向所刷室女二十八人。尙在燕京。足備後宮使令。而脫歡傳旨。又欲徧行選刷。臣恐重擾百姓。欲覆奏陛下耳。上良久曰。可。遂罷之。又欲於漢地拘刷牝馬。公言漢地所有。繭絲五穀耳。非產馬之地。若今日行之。後必爲例。是徒擾天下也。乃從其請。丁酉。汰三教僧道。試經通者。給牒受戒。許居寺觀。儒人中選者。則復其家。公初言僧道中避役者多。合行選試。至是始行之。始諸王貴戚。皆得自起驛馬。而使臣猥多。馬悉倒乏。則豪奪民馬以乘之。城郭道路。所至騷動。及其到館。則要索百端。供饋稍緩。輒被箠撻。館人不能堪。公奏給牌劄。仍定飲食分例。其弊始革。因陳時務十策。一曰信賞罰。二曰正名分。三曰給俸祿。四曰封功臣。五曰考殿最。六曰定物力。七曰汰工匠。八曰務農桑。九曰定上貢。十曰置水運。上雖不能盡行。亦時擇用焉。回鶻阿散阿迷失告公。私用官銀一千定。上召問公。公曰。陛下試詳思之。曾有旨用銀否。上曰。朕亦憶得。嘗令修蓋宮殿。用銀一千定。公曰。是也。後數日。上坐萬安殿。召阿散阿迷失詰之。遂服其誣。太原路課稅使副。以贓罪聞。上讓公曰。卿言孔子之教可行。儒者皆善人。何故亦有此輩。公曰。君父之教。臣子豈欲陷之於不義。而不義者亦時有之。三綱五常之教。有國有家者。莫不由之。如天之有日月星辰也。豈可因一人之有過。使萬世常行之道。獨見廢於我朝乎。上意乃解。戊戌。天下大旱蝗。上問公以禦之之術。公曰。今年租賦。乞權行倚閣。上曰。恐國用不足。公曰。倉庫見在。可支十年。許之。初籍天下戶。得一

百四萬。至是逃亡者十四五。而賦仍舊。天下病之。公奏除逃戶三十五萬。民賴以安。燕京劉忽篤馬者。陰結權貴。以銀五十萬兩。撲買天下差發。涉獵發丁者。以銀二十五萬兩。撲買天下係官廊房地基。水利豬雞。劉庭玉者。以銀五萬兩。撲買燕京酒課。又有回鶻。以銀一百萬兩。撲買天下鹽課。至有撲買天下河泊。橋梁渡口者。公曰。此皆姦人欺下罔上。爲害甚大。咸奏罷之。嘗曰。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必以爲班超之言。蓋平平耳。千古之下。自有定論。上素嗜酒。晚年尤甚。日與諸大臣酣飲。公數諫。不聽。乃持酒槽之金口曰。此鐵爲酒所蝕。尙致如此。況人之五臟。有不損耶。上悅。賜以金帛。仍勅左右。日進酒三鍾而止。時四方無虞。上頗怠於政事。姦邪得以乘間而入。初。公自庚寅年定課稅所額。每歲銀一萬定。及河南旣下。戶口滋息。增至二萬二千定。而回鶻譯史安天合。至自汴梁。倒身事公。以求進用。公雖加獎借。終不能滿望。卽奔詣鎮海。百計行間。首引回鶻奧都刺合蠻。撲買課稅。增至四萬四千定。公曰。雖取四十四萬。亦可得。不過嚴設法禁。陰奪民利耳。民窮爲盜。非國之福。而近侍左右。皆爲所啗。上亦頗惑衆議。欲令試行之。公反復爭論。聲色俱厲。上曰。汝欲鬪搏耶。公力不能奪。乃太息曰。撲買之利。旣興。必有躡跡而篡其後者。民之窮困。將自此始。於是政出多門矣。公正色立朝。不爲少屈。欲以身徇天下。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氣懇切。孜孜不已。上曰。汝又欲爲百姓哭耶。然待公加重。公當國日久。每以所得祿賜。分散宗族。未嘗私以官爵。或勸以乘時廣布枝葉。固本之術也。公曰。金幣資給。足以樂生。若假之官守。設有不肖者。干違常憲。吾不能廢公法而徇私情。且狡兔三穴。吾不爲也。辛丑春二月。上疾篤。脈絕。皇后不知所以。召公問之。公曰。今朝廷用非其人。天下罪囚。必多冤枉。故天變屢見。宜大赦天下。因引宋景公癸

惑退舍之事。以爲證。后亟欲行之。公曰。非君命不可。頃之上少蘇。后以爲奏。上不能言。頷之而已。赦發。脈復生。冬十一月。上勿藥已久。公以太一數推之。奏不宜畋獵。左右皆曰。若不騎射。何以爲樂。獵五日而崩。癸卯。后以儲嗣問公。公曰。此非外姓臣所當議。自有先帝遺詔在。遵之則社稷幸甚。奧都刺合蠻。方以貨取朝政。執政者亦皆阿附。唯憚公沮其事。則以銀五萬兩賂公。公不受。事有不便於民者。輒中止之。時后已稱制。則以御寶空紙付奧都刺合蠻。令從意書填。公奏曰。天下先帝之天下。典章號令。自先帝出。必欲如此。臣不敢奉詔。尋復有旨。奧都刺合蠻奏準事理。令史若不書填。則斷其手。公曰。軍國之事。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是遵行。若不合理。死且不避。況斷手乎。因厲聲曰。老臣事太祖太宗三十餘年。固不負於國家。皇后亦不能以無罪殺臣。后雖怨其忤己。亦以先朝勳舊。曲加敬憚焉。公以其年五月十有四日。以疾薨於位。享年五十五。蒙古諸人哭之。如喪其親戚。和林爲之罷市。絕音樂者數日。天下士大夫莫不涕泣相弔。以中統二年十月二十日。葬於玉泉東壑山之陽。從遺命也。以漆水國夫人蘇氏。祔先娶梁氏。以兵亂隔絕。歿於河南之方城。生子鉉。監開平倉卒。蘇氏。東坡先生四世孫。威州刺史公弼之女生子鑄。今爲中書左丞相。孫男十一人。曰希徵。曰希勃。曰希亮。曰希寬。曰希素。曰希周。曰希光。曰希逸。曰希□。曰希□。曰希□。女孫五人。適貴族。公天姿英邁。迴出人表。雖案牘滿前。左酬右答。咸適其當。又能以忠勤自將。嘗會計天下九年之賦。毫釐有差。則通宵不寐。平居不妄言笑。疑若簡傲。及一被接納。則和氣溫溫。令人不能忘。平生不治生產。家財未嘗問其出入。及其薨也。人有譖之者曰。公爲相二十年。天下貢奉皆入私門。后使衛士視之。唯名琴數張。金石遺文數百卷而已。篤於好學。不舍晝夜。嘗誡諸子曰。

公務雖多。晝則屬官。夜則屬私。亦可學也。其學務爲該洽。凡星曆醫卜雜算內算音律儒釋異國之書。無不通究。嘗言西域曆五星密於中國。乃作麻答把曆。蓋回鶻曆名也。又以日食躔度與中國不同。以大明曆浸差故也。乃定文獻公所著乙未元曆。行於世。既葬公七年。令丞相持進十趙衍狀。以銘見屬國家承大亂之後。天綱絕地軸折。人理滅。所謂更造夫婦。肇有父子者。信有之矣。加以南北之政。每每相戾。其出入用事者。又皆諸國之人。言語之不通。趣向之不同。當是之時。而公以一書生。孤立於廟堂之上。而欲行其所學。戛戛乎其難哉。幸賴明天子在上。諫行言聽。故奮袂直前。力行而不顧。然而其見於設施者。十不能二三。而天下之人。固已鈞受其賜矣。若此時非公。則人之類。又不知其何如耳。銘曰。

帝王之興。輔弼是賴。誰其尸之。不約而會。阿衡返商。尙父歸周。風雲一旦。竹帛千秋。赤氣告祥。龍飛朔野。義師長驅。削平天下。儒服從容。左右彌縫。或誠厥功。惟中令公。令公維何。代掌燮理。太師之孫。文獻之子。白璧堂堂。維國之華。帝曰斯人。天賜我家。重明耀離。大命旣革。乾旋坤轉。如再開闢。內外疇咨。付之鈞司。吾國吾民。汝翼汝爲。公拜稽首。曰敢不力。權輿帝墳。草創人極。郡國相師。以殺爲嬉。陰盜赤子。弄兵潢池。渙號一布。捷於風雨。指麾羣雄。圈豹檻虎。賢哲深藏。固拒牢關。潛行公卿。求活草間。隨材擇用。鬱爲棟。網羅四方。狩麟蒐鳳。府庫填充。粟帛流通。公於是時。蕭何關中。臺閣討裁。典章燦煥。公於是時。玄齡貞觀。逋俘纍纍。蔽野僵屍。我燠而寒。我飽而飢。圍城惴惴。假息寸晷。我解其縛。我生其死。生息長養。教誨飲食。民到于今。家受其賜。惟天雖高。其監則明。乃祚元子。再秉樞衡。勳在盟府。名昭國史。富貴壽考。哀榮終始。莓莓新阡。浩浩流泉。不朽載傳。尙千萬年。

元文類卷之五十八

神道碑

中書右丞相史公神道碑

王 磐

房杜受帷幄之寄而不親汗馬之勞。耿賈著鍾鼎之勳而弗踐秉鈞之任。豈不以將相殊器而軍國異宜。非仁勇兼備而才德兩全者未易當之歟。丞相史公弱冠從軍。年未三十已爲大將。自太祖太宗睿宗憲宗四朝。每有征伐之事。未嘗不在軍中。身經百戰。偉績豐功。不可勝紀。逮今上御極。置之相府。授以政柄。卽從容閒暇。不動聲色。而紀綱法度。粲然一新。內立省部。以杜絕政出多門。斜封墨勅之權。外設六道宣撫司。以削奪郡縣官吏世襲專擅之弊。給百官俸祿。使在官者有以自贍。而得保清廉之節。禁賄賂請託。使官吏一心奉公。而不敢爲徇情枉法之私。又奏罷諸色占役五十餘萬戶。均其賦稅。以蘇民力。天下欣然咸有太平之望。非所謂仁勇兼備而才德兩全者能如是乎。公諱天澤。大興永清人。曾大父成珪。隱德不耀。父秉直。是爲尙書府君。生三子。伯曰天倪。仲曰天安。公其季也。金大安癸酉歲。國兵南下。尙書府君率鄉里老幼數千。詣太師國王木花里軍門降。明年從國王攻北京下之。王以國人烏也。兒爲都元帥。府君爲行部尙書。鎮守其地。後五年。武仙以真定降。王又以天倪爲河北西路都元帥。仙副之。駐真定。公年寢長。身長八尺。善騎射。拳勇過人。署帳前軍總領。乙酉歲春。都帥命公護送太夫人還北京。仍令過燕都。

市緡幣爲北覲需。旣行，武仙以真定叛，都元帥被害，帥府經歷王緡追公及燕。公聞變，卽與緡議。緡曰：「變起倉卒，帥府軍無主，散出多在近郊。公能迴轡南行，卽不招自至。」公慨然曰：「兄弟之讎，不共國。假使無成，義亦當往。況有可成之道乎？」卽出所贖市幣之金，買兵仗甲冑，載之南行。行至滿城，已得兵士千餘，戰馬七百。遣監軍李伯祐詣國王行帳言狀，且乞濟師。王命公紹其兄職，仍以笑乃斛將兵三千爲助。遂破走武仙，復取真定。後數月，武仙又潛遣壯士入城，匿大歷寺，夜斬關爲內應。仙入據城，公倉卒率軍士數十人夜踰城東出，步走藁城。會諸城軍與笑乃斛合軍攻仙，走之。笑乃斛怒民之從賊也，驅萬餘人將殺之。公曰：「此皆吾民，不幸爲賊驅脅，何罪而殺之？不聽。」公力爭甚久，竟得全活。公乃繕城隍，立樓櫓，爲不可犯之計。招集流散，存卹困窮，披荆棘，拾瓦礫，官府民居日益完葺。歲荒食艱，捐甘攻苦，與衆共之。由是數年之間，民生完實，而兵力富強，勝於他郡。太宗卽位，公北覲，朝廷方議選三萬戶分統漢兵，公適至上。素聞公名，遂以真定、大名、河間、濟南、東平、五路授公，爲萬戶。壬辰歲，太宗由白波渡河，疾趨陽翟，與睿宗相會，破合答軍於三峰山。命公略汴京，以東諸城。公遂下太康、柘縣、瓦岡、睢州，復與大軍會。軍至歸德，衛州達魯花赤撒吉思欲以其軍薄城而營。公曰：「此豈駐兵之地乎？彼若來犯，難爲備矣。」不聽。會公以事之汴，比還，撒吉思全軍皆沒。戊午歲秋，憲宗南征，明年駐釣魚山。夏秋之交，軍士多疾疫，方議班師。宋將呂文德率戰艦千餘艘，由嘉陵江來。上命它帥拒戰，不能卻。詔公往，公命蒙古軍分爲兩翼，夾江注射。公率水軍順流縱擊，大破之，奪船數百艘。追至重慶府，乃還。中統元年，今上登極，首召公，問以治國安民之道。公奏疏以對。上嘉納之，命公往鄂渚，撒江上軍旣回，以公爲河南等路宣撫使。是歲秋，上北征，又詔公兼江淮。

經略使。二年春。上北征還。以公爲中書右丞相。秋九月。從上北征。冬十一月。與阿里不哥會戰。昔木土上命丞相線真指麾右軍。公指麾左軍。戰大捷。阿里不哥遁去。三年春。李璫陰結宋人。以益都叛。率軍據濟南。上命諸王合必赤總諸道兵討之。璫兇勢甚張。上繼命公往。公受命之日。不至其家。輕騎奔赴。至則亟築長圍。樹木柵。遏其侵軼。使內外不相聞。凡四月。城中食盡。軍潰出降。生擒璫。斬軍門。誅同惡數十人。餘悉縱令歸家。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初。公將行。上臨軒授詔。責公以專征之任。俾諸將皆聽節度。公自始至還。未嘗以詔旨示人。其謙退慎密如此。入見。上慰勞。公悉歸功諸將。若無一毫出於己者。至元改元。加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如故。三年。皇子燕王領中書省兼樞密使。以公爲左丞相兼樞密副使。六年。上將有事於襄陽。詔公與駙馬忽刺出往。賜白金百笏。楮幣萬緡。公至則占要害地。築三小堡屯軍。使彼內不能出。外不得援。蓄銳而守。兵食有餘。七年。公以疾還。八年。授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仍令右丞相安童諭公曰。中書省尙書省御史臺。或一月。或一旬。遇有大事。卿可商量。小事不必煩卿也。十年。宋將呂文煥以襄陽內附。聖天子慨然有埽清六合。混一車書之意。十一年秋。以公與右丞相伯顏領荆湖路行臺。總大軍自襄陽水陸並進。將由鄂渚渡江。行至鄖州。公病不能進。還襄陽。上聞亟遣近侍賚蒲萄酒賜公。且諭之曰。卿自吾父祖以來。躬擐甲冑。跋履山川。宣勤勞者多矣。勿以小疾暫阻行意。便爲憂惱。可且北歸。善自調護。公歸至真定。上又遣其子杠與太醫馳往診視。仍賜藥物。公餌畢。附奏曰。臣大限有終。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毋殺虜。是日薨。春秋七十有四。實至元十二年二月七日也。訃聞。上震悼。遣近臣致奠。賻白金二千五百兩。贈太尉。下太常考行。諡曰忠武。以三月庚寅。葬府城。

西原。明年春二月有旨命臣磐製墓隧碑文。臣嘗論士君子抱負才智出逢昌運君臣遇合取富貴功名以自振耀非難事也。唯夫仁慈惠愛不吝不驕有以服人心於富貴功名之外者是可重也。公以元勳傾德位兼將相爲邦家之柱石爲宗社之耆龜望重四朝恩隆百辟其容貌循循和易未嘗有一毫驕矜之色見於顏閒視富貴功名斂然退避若將有浼於己者此其蘊藉豈尋常淺狹之量所能窺測哉。初武仙之變公之兄都元帥被害朝廷以公紹其職後都帥之子稍長公奏言於朝曰臣遭家禍權兄職以復讎恥爲姪尙幼久不敢言今姪年已長願得歸之上曰但聞爭官者多讓官者少卿之此舉甚可嘉尙然朕自有官償之卿何可辭卽日詔以公姪爲真定路總管後數年公又乞致仕上問其故公曰臣無大功報國今一子管民政一子掌兵權臣復久叨寄遇一門之內處三要職寵榮過分必致咎殃臣敢昧死固請上曰卿奕世忠勤有功於國一門三職何足爲嫌不允國朝之制州府司縣各置監臨官謂之達魯花赤州官府往往不能相下公獨一切莫與之較由是唯真定一路事不乖戾而民以寧李璫變後議者以諸侯權重爲言公言於朝曰兵民之權不可并在一門家有一人居官其餘宜悉罷遣行之請自臣家始史氏子弟卽日皆辭職而退憲宗朝公爲河南經略使朝廷遣阿藍荅兒勾較諸路財賦出入虧盈阿藍荅兒性苛刻乘勢橫暴擅作威福官吏悉遭凌辱以公舊德獨見寬假公進曰經略使司我實主之是非功罪皆當問我今罪及諸人而不問我豈能自安乎由是餘人蒙賴得釋者甚衆兵火之餘民間生理貧弱往往從西北賈人借貸周歲輒出倍息謂之羊羔利稍積數年則鬻妻賣子不能盡償公奏乞令民間負債出息至倍則止上從之遂爲定法初公至歸德遇蒙古官驅俘獲數人出城將殺之內一俘氣貌異常

公問汝爲何人。曰：我金近侍局官也。曰：汝識李正臣乎？曰：我卽是也。公出橐中金贖之，遣騎送歸真定軍。回署萬戶府參謀幕府留務，無大小一以委之。又嘗有河南流寓人王顯之來謁，公一見問其姓名鄉里，卽留置門下，署萬戶參議行軍事務，無大小一以委之。兩人信任之專，雖父兄弟莫之敢聞。由是真定治效高，視他郡四方諸侯取之爲法者，兩人之力爲多。公平生喜資治通鑑，每公務之暇卽取讀之，有不解則以問人，必解而後已。雖公務遠適，亦恆以數冊自隨，每舉一事輒能推究始終，折衷是非。雖老師宿儒有不及者，公夫人石氏、李氏、納合氏、抹撚氏皆先公卒。子男八人，曰格、榮、祿、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曰、樟、真、定、順、天、兩、路、新、軍、萬、戶、曰、棣、嘉、議、大、夫、衛、輝、府、總、管、曰、杠、資、德、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右、丞、曰、杞、嘉、議、大、夫、淮、東、道、肅、政、廉、訪、使、曰、梓、奉、議、大、夫、澧、州、路、同、知、曰、楷、奉、訓、大、夫、南、陽、府、同、知、曰、彬、資、德、大、夫、中、書、左、丞、女、七、人、皆、適、名、族、男、孫、十、六、女、孫、十、三、銘、曰、

維開府公沈毅龐鴻，超然異稟，閒氣所鍾，累朝尙武。公在戎旅，把握韜鈴，指麾貔虎。一旦崇文，正笏垂紳，從容廊廟，百度維新。省部旣立，事權歸一，監司出臨，專擅自息。祿足代耕，吏保公清，苞苴不行，獄無敲傾。謨協宸意，事合羣情，黔黎呼舞，思見太平。太平非難，旣立其址，譬如爲山，要有終始。役指駢羅，覆篲孔多，積之歲月，寧不嵯峨。公屬囊韉，十嘗八九，其在鈞衡，蹙而非久，蹙而非久，又復不專，同堂合議，嗜好奇偏。公心順恭，允叶天聰，紀綱卒立，天子之功，波濤險巇，舟楫是依，風雨震驚，夏屋岬嶮，世治時清，尙可無公。險巇震驚，非公孰寧，忠義肝腸，中令汾陽，小心慎兢，相國玄齡，公今云亡，孰佐時康，宸衷簡在，百世難忘。豐碑堂堂，松柏生光，有不知者，視此銘章。

中書左丞張公神道碑

李謙

世祖皇帝始居潛邸。招集天下英俊。訪問治道。一時賢士大夫。雲合輻湊。爭進所聞。迨中統至元之間。布列臺閣。分任岳牧。蔚爲一代名臣者。不可勝紀。至其愛君憂國。忠勤匪懈。好善疾惡。始終不撓。若時政之臧否。生民之利病。知之無不言。言之無不盡。曾不以用舍進退累其心者。公一人而已。公諱文謙。字仲謙。姓張氏。世爲邢州沙河人。曾祖珪。祖宇。皆潛德不仕。考英。邢州軍資庫使。曾祖妣秦氏。祖妣常氏。妣劉氏。公幼聰敏。讀書善記誦。自入小學。與太保劉公秉忠同研席。年相若。志相得。其後太保祝髮爲僧。先侍世祖於潛邸。薦公才可用。歲丁未。驛召北上。入見。召對稱旨。擢置侍從之列。命司王府教令。牋奏日見信任。邢初分隸勳臣一千戶爲食邑。歲遣人更迭監牧。類皆不知撫治。加之頻歲軍興。郡當驛傳衝要。徵需百出。民不堪命。會郡人赴懇王府。公與太保實爲先容。合辭言於世祖曰。今民生困敝。莫邢爲甚。挾焚拯溺。宜不可緩。盍擇人往治。要其成效。俾四方諸侯取法於我。則天下均受賜矣。世祖從之。命近臣脫兀脫。故劉尙書肅。李侍郎簡。偕往。三人者同心爲治。黜出貪暴。剷除宿敝。不期月。流亡者復。益戶十倍。於是世祖益重儒士。任之以政。蓋自公發之。辛亥。憲宗皇帝踐祚。世祖以太弟日侍宸扆。所言率賜俞允。公暨太保數條具時務所當先者。爲世祖言。皆奏可。施行之。是後大駕所臨。若大理。若漢鄂。公皆扈行。世祖皇帝卽位。首拜中書左丞。與平章政事王文統共政。建立綱紀。講明利疚。以安國便民爲務。詔令一出。天下有太平之望。文統素忌克。謀謨之際。屢相可否。積不能平。公遽求出。詔以本職行大名等路宣撫司事。且有後命。曰。第往。行詔卿比行。謂文統言天下生民罷瘵日久。歲屬大旱。若不量蠲稅賦。將無以慰來蘇之望。文

統以爲世祖新卽大位。國家經費爲數不貲。且素無積儲。何所供億。公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俟時和歲豐。取之未晚也。竟蠲常賦十之四。商酒稅額十之二。下車宣布德意。百姓歡欣鼓舞。思見德化之成。明年春入朝。還居政府。始立左右部分司綜務。鉅細畢舉。公之力居多。三年。阿合馬領中書。左右部總司財賦。每事欲專。輒奏聞。不關白省府。詔廷議之。公昌言曰。分制財用。古有是理。不關預中書。無是理也。且財賦一事耳。若中書不敢詰。天子將親莅之乎。世祖曰。仲謙言是也。阿合馬語遂塞。至元改元。秋。詔公行省事。中興羌俗。素鄙野。事無統紀。公求蜀士爲人僕隸者。得五六人。援恩例。理而出之。俾通明吏教以案牘。旬月之間。樞機品式。粗若可觀。羌人始遣子弟讀書。士俗爲之一變。又疏唐來漢延二渠。溉田十萬餘頃。民迄今賴之。三年。還朝。諸勢家告有戶數千。當役屬爲私奴。朝議久不決。公言。奴與良法。當以乙未戶帳爲斷。若已籍爲奴。或奴之而未占籍者。歸勢家可也。自餘皆國家良民。必無爲奴之理。其議遂定。至今守以爲法。五年春。淄川妖人曰胡王者。作亂惑衆。逮繫百餘人。事聞。世祖命中書省議。公謂愚民無知。爲所誑。誘殺首惡三數人。足矣。右丞相安童。是其言。命公與斷事官普化。莅決於濟南。旣至。尸三人於市。餘並釋去。人以爲死而復生。七年。拜大司農卿。立諸道勸農司。巡行勸課。敦本業。抑游末。設庠序。崇孝弟。不數年。功效昭著。野無曠土。栽植之利。遍天下。奏開籍田。祭先農。先蠶。皆自公始。尋又奏立國子學。以魯齋許公衡爲祭酒。選貴胄子弟教養之。所成就人材爲多。已而分布省寺臺閣。往往蔚爲時望。達於從政。皆出公始終左右之力。阿合馬當國。權民鐵爲農器。厚其直以配民。剋立宣慰司。行戶部於東平大名。不與民事。惟印楮幣是務。諸路轉運司。怙勢作威。害民干政。莫敢誰何。公屢於世祖前。極論其害。詔從。公言皆罷之。

彼怒其沮己。數欲中傷。賴世祖眷知有素。計不得行。十三年拜御史中丞。時阿合馬威權日熾。恣爲不法。慮臺憲發其姦。奏罷諸道提刑按察司。以撼內臺。居數日。公奏復之。自知爲姦臣所忌。不辭去。未已也。亟請避位。明年拜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初世祖以大明歷歲久。寢差。詔魯齋許公。太史令王恂同知太史院事。郭守敬測驗改正。命公董其事故。有是拜。歷成。賜名曰授時。頒行天下。十九年拜樞密副使。首議肅兵政。汰冗員。選練將士。而優恤其家。曾未及施。而一疾不起。薨於京師私第。之正寢。實二十年三月壬申也。享年六十有七。階至資政大夫。今上皇帝御極。追念舊德。特敕有司。議頒恤典。贈光祿大夫。大司徒。諡忠宣公。夫人劉氏。封襄國夫人。夫人前邢州節度使劉侯之女。姿淑善。事姑至孝。衣製必躬親之。公旣貴顯。夫人常服。不過縑素。子女雖甚鍾愛。每飯蔬食。服補綴之衣。常語人曰。童心易以驕縱。當預之以儉。克宋之初。詔頒廷臣白金器皿。輒遣分遺親族。尤喜周卹孤貧。恭勤逮下。僮僕皆感恩惠。迨公之薨。家無餘貲。曰。吾家素尙清白。有書數匱。傳之子孫。萬金不博也。其治家教子之賢類此。襄國生二子。長曰晏。初侍裕宗於東宮。爲府正司丞。世祖思功臣子孫。選充刑部郎中。遷吏部郎中。大司農丞。元貞改元。今上時。時召見。命講經史。特授集賢侍讀學士。參議樞密院事。陞集賢學士。嘉議大夫。樞密院判官。次曰杲。武備寺丞。女五人。長適知深州事許善慶。次適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董士亨。次適祕書少監劉廙。次適集賢照磨李吉。次適典瑞大監董士恭。公先娶李氏。早卒。生一女。適主簿喬淵。側室一子曰昇。一女適劉棻。初大理之役。我師至其城下。國主高祥拒命。殺我信使。一夕遁去。世祖怒。欲屠之。公入言曰。殺使拒命者。其國主耳。非民之罪。世祖從之。特免殺掠。所活者無算。漢鄂之役。王師方啓行。公數言王者之兵。有征無

戰當一視同仁。不可嗜殺。世祖曰。保爲卿等守此言。旣入宋境。諸將分道並進。各遣儒士相其役。禁戢軍士。毋肆殺戮。毋焚燒廬舍。所獲生口。悉縱遣之。其後混一之功。卒本於不可嗜殺等數語。信乎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公爲人謙恭篤實。外和內剛。其好賢樂善。出於天性。人有寸美。必極口稱道。遭際以來。每以薦達士類爲己任。或曰。人心不同。豈能盡識。一有失當。得累乎。公曰。人才何嘗累己。第患鑒裁未明。有遺才耳。且人臣以薦賢爲職。豈得避纖芥之嫌。而負國蔽善。一時聞人。揚歷中外者。多公所舉。然未嘗有德色。平居慈祥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及當官論事。守正不倚。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又勇於爲。苟一事可行。一善可舉。如梗茹在胸。必欲快吐而後已。若農事。若鈔法。謂生民之重本。有國之大計。尤拳拳焉。樂聞己過。僚屬或相規勸。雖其言甚切。自敵以下。宜若不能堪者。公每優容之。過亦隨改。不少吝。晚歲篤於義理之學。摳衣魯齋。求是正之。有自得之趣。無他嗜好。惟聚書數萬卷而已。身居寵貴。自奉若寒士。門無閹隸。客至倒屣出迎。惟恐不及。人以是多之。謙。晚至京師。朝廷時有會議。嘗忝從先生長者後。及見直言正色。不畏強禦。今已矣。若公者。豈可復得哉。銘曰。

泰道方隆。萬物棣通。乾龍將翔。滂其雲從。維我皇元。肇開五葉。羣賢彙征。翼扶大業。公由縫掖。徵詣公車。平昔所聞。逢時樂據。大理之行。武昌之役。賴公一言。民免鋒鏑。中統之治。至元之隆。公居政府。匡輔有功。饗養擅權。害民蠹國。奮義直前。發其姦慝。如炭與冰。則不可同。退居散地。不忘公忠。見善必聞。有謀斯告。聖恩天大。愧無以報。舉賢達能。初非市恩。一時桃李。盡在公門。農桑學校。相繼具舉。富庶而教。先後有序。澤民夙心。經國遠圖。天不假年。有銜莫祛。公今已矣。公猶不死。事業卓然。載之信史。

翰林侍讀學士郝公神道碑

盧摯

公諱經字伯常郝氏自潞徙澤之陵川始公八世祖祚曾祖昇祖天挺父思溫既歿其徒相與號靜直處士有三男子公其長子也八世祖而下皆同居業儒不仕以淑其里場休瀋慶迺發於公壬辰之變靜直君流寓燕趙閒公年十餘歲沈塞靜重狀貌瓌奇精敏有志趣盡力子職及其爲學晝或忘鋪通昔詰旦衣服危坐諷誦不輟劬勤如此凡五六年劓劓掄摩磊砢而直廉栗而輝涵積揉累日殊月異擷芳雋腴充而足之泝源洙泗以肩周程雷風斯文陶冶當世慨然以爲己任山峙川駛天遊神遇屹乎莫移浩乎莫禦變化不可測矣既冠順天道左副元帥賈公輔一見待以國士萬戶張蔡公柔館公帥府張賈子弟皆從質學海內名諸侯聞伯常之風者莫不飭使介走書幣庶幾屈爲賓友公一謝絕世祖在潛邸羅致異儔挹其聞遣使者一再起公既奉清問上稽唐虞下迨湯武所以仁義天下者緩頰以談粲若所陳也帝喜諭所聞凝聽忘倦且俾書所欲言者條數十餘事皆援據古義劇切時病及踐祚更化用公之言居多歲己未憲宗自將伐宋建益上流世祖總東師跨荆鄂公建議大概以謂彼無釁可乘未見其利唯修德以應天心發政以慰人望簡賢以尊將相惇族以壯基圖撫殊俗制列鎮以防窺竊結盟保境興文治飭武事育英材恤罷氓以培植元氣藏器於身俟時而動則宋可圖矣帝偉公所論以爲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宜撫副使然勢不中止遂絕江圍鄂守將賈似道賊遽請和屬憲廟昇遐王師言還明年世祖卽皇帝位詔公以翰林侍讀學士使宋號使曰國信錫金虎符公方踰淮邊將李壇輒潛師侵宋兩淮制置使李庭芝寓書于公囑以款兵館留真州藉爲口實公答書弭兵息民通好兩國貫出聖衷日喻邊將戢戍

守圉以契和議衆所聞知今啓覺自瑣一旦律以違詔將無所逃罪此何與使人事也公復上書宋主移文其執政論辨古今南北戰和利害甚悉皆不報顧窮極變詐以撼公之志知其終不可怵於愧歎也捷鑄館所塹垣棊棘驛吏訶關夜士鳴柝防閑挫抑獄犴之嚴不啻如此介佐而下久於囚羈戚嗟尤怨無復生意公語之曰鄉願望不前將命之責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守節不屈盡其在我者豈能不忠不義以辱中州士大夫乎但公等不幸須忍死以待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衆服其言亦皆自振勵至元十一年右丞相伯顏奉辭南伐江漢名城望風鄉附世祖命禮部尙書詰宋執行人之故遂以禮歸公聞嬰疾在塗醫問絡繹既至錫燕路朝以張異睠隱其瘁於廬事也詔治疾於家病遂殆不起以聞天子悼焉官其子采麟奉訓大夫起家知林州初公之使宋也內則時相王文統忌公重望排置異國陰屬邊將違詔侵宋汨撓使事欲以款兵假手害公外則宋權臣似道竊卻敵爲功取宰相畏公露其丐盟幸免之跡遂主議羈留舉國皆知其非似道不恤也公拘眞館十有六年去國未幾而文統伏誅甫歸國宋探誤國之罪似道殞宋隨以滅則懷姦怙勢傾陷善良雖暫若得計機發禍敗曾不旋踵抑宋有亡徵公與阨會其患難不渝始終名節窘一時而亨百世者初非不幸也公歸以十二年四月卒以是年七月乙酉春秋五十有三是月丁酉權厝保定府西靜直君墓次公幼至孝撫諸弟極厚待宗族疏近如一篤友樂施德于己者雖細惠必報然偉特方嚴風岸峭立衆不可攀薰良蕪姦題帖無貸故用世之志適際可爲已墮奇擯既處幽所日以立言載道爲務撰續後漢書紉丕儕權還統章武以正壽史之失著易春秋外傳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貞觀刪注三子一王雅行人志各數十卷公于辭以理爲主雄

渾有氣。文集若干卷。傳于世。嗚呼。功於斯術者。不既多乎。捐粟適己。又何其勤也。公娶張氏。淑明祇修。媿德君子。後公卒。子男三人。二早卒。一采麟也。以文學行治。擢賓侍從。今爲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女子二人。皆已嫁。孫二人。皆幼。其孤采麟。謀徙公之厝兆。孟州河陽縣某鄉某里。卜協。則次公生平事。來謂摯曰。先子葬有日。墓隧之碑。宜得銘。得銘非信。後詒遠者。銘猶無刻也。夫子宜銘。摯惟侍讀公。以宗儒文雄。有勞烈于國。敘德暴庸。及詳史氏。其堅毅忠壯。抱負不可揜者。名聲昭徹。雖走卒牧豎。深閨婦人。皆能道公姓字。與沒世無聞者異。信後詒遠。何待墓刻。然固不可無銘也。銘曰。

鍾氣之奇。惟志是持。緒道之微。而才可爲。振轂鄒魯。驂乘濂伊。獵德游藝。載驅載馳。孰濬其瀦。孰植其滋。孰分其藪。孰煦孰吹。有實其居。賓我能戲。聖潛于藩。髦選無遺。裾曳冠巍。憲言祁祁。躍淵天飛。麟公雲達。迺睠南顧。迺休王師。迺命鴻碩。柔遠淮夷。夷速其顛。公凜乎危。削槩操觚。榮觀幽羈。刪述乎分。名義昭垂。薄言還歸。昔壯今耆。胡不康寧。胡不期頤。胡不三事。爲國蒼龜。清廟宗彝。不既厥施。輿論嗟嘻。烝烝嗣慶。圖永孝思。刻文墓碑。以顯詩之。

元文類卷之五十九

神道碑

湖廣行省左丞相神道碑

姚燧

初公以中書右丞下江陵驛聞大帝爲大燕三日曉近臣曰伯顏東兵阿力海涯孤軍戍鄂朕嘗深憂或荆蜀連兵順流而東人心未牢必翻城爲應根本斯蹶孰謂小北庭人能覆全荆江浙聞是肝膽落矣而吾東兵可無後虞朕喜以此御筆爲北庭書昔魯魯合西地所生阿力海涯爲大將有功信實聰明而安詳其加卿爲阿虎耳愛虎赤嫡近越各赤給日別平章求之億萬維臣之中降是宸翰昭乎雲漢之章藹如天語之溫崇功懋德匪夸一時可華及子孫百世者纔公一家視古丹書鐵券出臣子手者何足道也卽江陵民封之千家始公微時侍燕惟席地坐後特置榻班諸侯王阿失拉下賜之金壘曰埃至而省必合樂鼓某曲飲是他雜以青白縹色龍鳳御服御帽金玉珠帶白貂裘西錦珠衣海東白鶻凡所以侈服貴近思娛其心者靡不及公嗚呼盛哉公北庭人妣夫人獨堅呼突盧化胞生剖而出公考阿散合徹弗善也將棄之夫人未忍益謹鞠公幼聰穎而辯長躬農耕喟然曰大丈夫當樹勳國家何至與細民勤本畎畝釋耒去求讀北庭書一月而盡其師學甚爲舅氏習拉帶達拉寒所異歎曰而家門戶其由子大及從事大將卜隣吉帶俾其子故中書右丞相呼魯僕化從受北庭書又薦其忠謹得宿衛大帝潛藩己未

從濟江。帝射虎未殪。公捨馬而徒。挺矛舂殺之。攻鄂先衆而登。禽一人還。流矢貫喉。出項。帝勇之。賜銀爲兩半百。先是聞吐蕃有貯甘露寶函石室藏山穴者。凡再使求之。皆爲大蛇奇獸所懼。莫至。最後遣至其所。無所見。竟與俱歸。勸進之。初諸侯王議未一。惟一王關察耳。嘗有書。帝忘其誰在也。顧左右問。公曰。臣所有之。書出而決。兩事皆甚合旨。中統三年。制以爲中書省郎中。褒曰。久侍禁庭。已著勞蹟。至元改元。加朝請大夫。參議中書省事。發言惟以當可事宜爲心。不憚伯相而阿其所志。人有小疵。必白帝前。衆畏其口。明年進嘉議大夫。僉南京河南大名順德洛磁彰德懷孟等路行中書省事。始罷世侯。而易置其地。又明年轉廉訪使。虎符領鷹坊。凡鳥獸皮角筋羽。悉征輸官。尋領諸路鷹帥獵戶。再兼中都路。闕遺。又明年進中議大夫。僉制國用使司使。又明年。故中書左丞劉武敏公拯爲策襄陽吾故物。由棄弗戍。使宋得竊築爲彊藩。復此浮漢入江。則宋可平。帝大然之。徵天下兵。領以元帥府。觀武襄陽城白河。別開行中書省。以我少師文獻公僉省。公爲同僉。凡襄鄧唐申裕在太宗世所殘漢上諸州之民。避荒汴洛間。與下戶賦寡者。悉徙而南。屯田給餉。尋罷帥府。又明年。詔故平章合丹。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贈太尉。史忠武公天澤來莅師。宋遣人餽鹽茗襄陽。乃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楚山。盡鹿門。以絕之。又城峴首。開省其上。兵興事劇。星火。公專入奏。能日馳八百里。敗宋殿帥。今平章范文虎於灌灘。又明年。分中書省爲尙書。拜中奉大夫。參知河南等路行尙書省事。又明年。兼漢軍都元帥。分將新軍四千六十。及廢尙書。復以爲河南等路行中書省事。宋遣都統張貴。張順。將舟師。從上游送袍甲犒師。自萬山接戰二十里。斬順。殺溺過所當。貴獨以餘衆入。後水暴漲。慮貴乘出。下令軍中。舟置燈篝。岸積薪標。貴果結戰艦爲陣。宵遁。盡然。

燈薪戰四十餘里。斬之櫃門關。又明年。遂請以西域礮攻樊城。拔而屠之。無噍類遺。襄陽甚慘。移攻具臨之。且曉守臣呂文煥。君以孤軍禦我數年。今鳥飛路絕。帝實嘉能忠而主信降。必尊官重賜。以勸方來。終不仇汝。置死所也。文煥感而出降。十年二月也。詔公偕以入覲。真拜參知政事。明年授資德大夫。中書右丞。同忠武公行荆湖等路樞密院。公策能籍民爲兵十萬。合舊軍。或丞相安童伯顏一人。將之南伐。宋社必墟。制皆從之。故太傅伯顏與忠武時。皆以左丞相。贈開府儀同三司。太保并國武宣公阿朮。以平章與公及故平章文煥。以參政行省。將大軍發襄陽。將至郢。忠武疾還。敵宿兵數萬。築新郢。夾江爲城。橫鐵紐。鑱戰艦江中。巢礮曠弩。遏我舟師。郢北黃灣岸西。去江三里。所港通藤湖。達漢。敵壁其上。攻拔之。拖舟入港。丞相惟以公數十騎。覘新郢。趙范兩都統。鼓伏兵發葭林。諸將倉卒。有未甲者。人人奮先。殄其一軍。兩將之首皆致。公割趙腦。膚撓酒飲之。行克沙洋新城。以臨復。守臣翟貴。逆降。大軍去而復叛。及漢陽。故平章夏貴。以制置舟師。陳漢口。水軍千戶馬成爲導。由己未濟江。沙武口塗入江。拔陽邏。青山。白湖。諸壁。走貴軍。鄂守臣張晏然。王該。王勝。以城下。遂徇州。民衣冠關會。仍其服行。鄉郭帖然。無有奪菜秉耒者。民爭德吾元。仁政義聲。恨服化晚。檄下漢陽。壽昌。信陽。德安。大兵旣東。分四萬人戍鄂。咨公留後。尋進官榮祿大夫。白陽。邏。置驛。以便行商。至蔡方。請移師江陵。而荆闔安撫高世傑。將艫艦千六百艘。卒二萬。規襲鄂。公分兵禦之。大敗之。荆江口。降諸洞庭。桃花灘下。岳承制以守。臣孟之紹。爲安撫使。卽西師至。公安誓曰。自今功者。健兒陞長百夫。百夫長千夫。千夫長萬夫。萬夫取進止。因南風。大沙市戰。城上又戰。城中屠之。江陵精銳。於是焉盡。制置使朱禎。孫辭疾。高節度達出降。下令安集。如鄂。岳傳檄歸。峽。澧。常德。辰。沅。靖。荆門。

隨、郢、復、皆下之。官其守臣如岳。除宋苛法。衣食惇養。詔故平章廉希憲。以右丞行省江陵。以世傑窮而來歸。棄江陵市。禩孫徵至京師死。猶沒入其妻子。還公于鄂。移兵長沙。行拔湘陰。潭守臣植滉柱江中。自喬口至城。凡十五所。皆斷之。又拔城西柵。射書招其守帥李芾速下。以活州民。不然拔城屠矣。不答。乃令諸將畫地分圍。決隍水。以樹梯衝礮鐵霸石心臺。百日。公中流矢。創甚。責戰益急。申命諸將。凡所由久頓兵者。卒伍前驅。諸將安行其後也。自今萬夫千夫百夫之長。皆居前列。有退衄者。定以軍興法從事。三日而拔。謀諸將曰。國家爲制。城拔必屠。是州生齒繁夥。口數百萬。悉魚肉之。非大帝諭伯顏以曹彬不殺旨也。其屈法生之。發倉以賑餓人。傳檄郴全道。桂陽、永衡、武岡、寶慶、江西、袁、連。皆下之。幼主面縛。公入覲賀。始庭拜平章政事。還移兵靖江。破嚴關。敗馬都統臨川。陳張兩總管小溶江。諭經略馬暨不下。凡攻三十餘日而拔。公以靖江遠中土。非長沙匹。民性驚囂。易叛難服。不重典刑之。廣西它州。不可言以綏徠。其阮之市。斬暨。傳檄下柳、鬱、林、橫、邕、廉、象、潯、藤、梧、貴、昭、融、賓、宜、賀、化、高、容、欽、雷。爲州二十。廣東肇慶、德慶。特爲州三。特磨農土貴。南丹牧莫大秀。皆請內屬。乃牒全之湘水三十六所。以通遞舟。承制以萬戶史格。行宣慰司。靖江還潭。宋餘孽益衛兩王。改元海中。啗人以爵。規復其舊。全永諸州。與潭屬縣之民。文才。喻周隆。張虎。羅飛。之倫。大或集衆數萬。小亦千數。在在爲羣。與江之北。黃蘄相煽。以動。皆削平之。僞將張世傑。傳欲襲肇慶。雷詔公討之。且略地海外。無爲賊巢。過柳州嶺。時暑。軍士病渴。所乘馬蹄地出泉。人資沃飲。至今名馬蹄泉。而僞安撫趙與珞。已戍海南白沙港。公航海五百里。不崇朝而至。擊與珞。并獲僞使冉安國。黃之紀。皆磔之。諭降瓊南甯萬安吉陽。聞僞王陷南恩。公還襲走之。降方經略。會衛王死崖山。乃還。復諭降。

八番以其酋龍文貌入覲。置宣慰司。從鎮南王伐交趾。其君蹈海去。得文毅昭國兩王以歸。後二年入覲。上都庭拜光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再月而疾。勅尙醫四人診視。求見。登馬而劇。歸卽與夫人訣。當二十有三年丙戌五月二十五日薨。上都享年六十。葬都城西高梁河。公元配帖力。帝旣才公。勅陳毫穎元帥郝謙女爲亞妃。前卒。勅復以其妹爲繼。自陳三召。傳至京師。順聖皇后爲加幘服。白金爲兩二千五百。男六人。帖力生故資善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左丞忽失海涯。長郝生正奉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虎符監兩淮軍。貫只各繼郝生輔國上將軍。湖南道宣慰使。虎符監潭州軍。賜玉帶一品服。和尙如夫人者蕭生拔突魯海涯。阿昔思海涯。勝生突魯彌實海涯。女五人。一適故嘉議大夫同知廣西道宣慰司事。愜里斯班。一適承務郎大司農少卿僧家奴。一適中書省斷事官六斤。一適昭勇大將軍監平陽太原軍伯淵。一適傳詔丙牙。男孫三人。小雲石海涯。虎突海涯。合嫡力海涯。女孫六人。一適郝某。一適平章闊里吉思子孛羅。一適監平陽太原軍子埒斜。餘幼。後公薨十四年。今正奉輔國以神道未碑。出公凡受制書與御筆。及公平生行實。請燧曰。徵是爲銘。嗚呼。兄弟爭與。昭揚先德。於其子職。責已塞矣。嘗讀望諸君書。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未嘗不興慨歎於武敏。開用兵端。視南國爲奇貨。思圖形丹青。垂譽竹帛。於今日後者。如取諸懷。及襄陽下方。戍淮西。功已出乎己。大師南伐。復分兵淮東。渡江捷聞。一失聲而死。豈先福始禍者。誠如道家所忌邪。而公鼓其孤軍。留戍所餘。不能倍萬名城。通都身至。力取。利盡海表。圖地籍民。半宋疆理。其時將相。雖瞳後塵。猶不可望。公少見。最所下州。荆之南十四。淮西四。湖南九江之西二。廣西二十有一。廣東河南各四。凡五十八。自餘洞夷山獠。荷羶被毳。大主小酋。棊錯。

輻裂連數千里。受糜聽令者。猶不與存。其依日月之末光。張雷霆之餘威。以會其成功者。亦一世之雄哉。今列其由省募戎麾。與所受降登宰相者。丞相二。蒙古帶阿拉韓。平章十二。奧魯赤。虎突帖穆兒。阿力史。格。呂文煥。帖穆耳僕花。李庭。李順。張宏範。劉國傑。程鵬飛。史弼。右丞四。唆突。完顏訥。懷闕。出柔落也訥。左丞四。關出海。唐兀帶。劉深。趙修己。參政十三。賈文備。鄭也。可何瑋。張鼎。樊楫。朱國寶。張榮實。囊家帶。烏馬耳。孛羅合答耳。高達。馬應龍。雲從龍。都元帥。宣慰使。總管。萬夫。千夫。之長。又什伯。是觀。出其門衆多。又足徵公善推勞人也。初。北上田租。畝取三升。戶調歲惟四兩。及定湖廣稅法。畝取三升。盡除宋他名徵。後征海南。度不足於用。始權宜抽戶調三之一。佐軍時。以爲虐。今較江浙諸省。概增倍蓰。獨西南賴以輕平。其境館傳修潔。亦甲他省。生祠所在。岳潭。柳雷。公安。興安。皆一而嚴關與全獨二。銘曰。疇曰江漢。南北之限。天裂幅幘。可恃爲捍。天混皇輿。其險則那。古以求之。同軌不多。秦漢茲降。吳平於晉。陳兼於隋。矧趙遺胤。曜靈生東。有炎朱光。燭火之微。宜爾滅藏。於皇大帝。神武不世。行所睿思。效若龜筮。由夫潛藩。自將六師。鵬舫浮江。亦旣越之。歸正丹旻。羣策明試。加兵襄陽。五稔克止。公曰乘勝。籍民授兵。將以大臣。南國用平。帝曰俞哉。惟爾協朕。假爾以鉞。誅彼干禁。大師克鄂。鼓行而東。四萬其徒。留後畀公。公乃按圖。吾與吾守。待敵伺先。孰與進取。自鄂而岳。自岳而荆。長沙桂林。皆薊以兵。餘州數十。雖定傳檄。勢讐言綏。心亦孔棘。又鋤武庚。于海之南。左右皇子。交州是戡。疇知公勞。大帝簡在。衣裘禽集。靡有遺賚。不事故常。墮其奎章。捷捷翩翩。龍騰鳳翔。又錫金壘。合樂而飲。臣鄰之家。寵未有甚。猶若未然。丞相是崇。與太傅公同元元功。甲子二終。元閔是宅。壽止名垂。晰晰竹帛。北方諸流。所王維河。九里漸濡。尙其餘波。

宜公有子。匪相伊使。不專美虞。賞克延世。其北居庸。盧溝在西。有碑斯豐。流峙與齊。

平章政事忙兀公神道碑

姚燧

燧持憲節使江之東。三年當大德癸卯。光祿大夫。上柱國。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公之三子。山東宣慰使渾都。與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副使拜都。及行河南省參知政事也。先帖木而譜其系。狀其事以請曰。先公三宿墳莽矣。其忠以事國。孝以繩家。光大而雄偉者。不及今焉。鑿之金石。將日遠日忘。奚以眎遺胄於無窮。敢屬筆子燧。以與憲副聯事。此道義不可辭。乃序之曰。公忙兀氏諱博羅驢。畏答而公之曾孫。蘸木曷公之孫。瑣魯火都公之子。始畏答而與兄畏翼俱事太祖。時太疇盛彊。畏翼謀往歸之。畏答而苦止曰。帝何負汝。而爲是。竟去。追之不復。雪泣而歸。請獨宣力。帝貳之曰。汝兄與衆皆往。獨留何爲。無以自明。乃折矢誓曰。所不終事帝者。有如此矢。帝感其誠。易名屑壓。約爲按答。蓋明炳幾先。與友同死生之稱。帝後與王罕陳於曷刺真。彼衆我寡。敕兀魯一軍先發。其將朮徹帶玩鞭馬鬣。不應屑壓請曰。戰猶鑿也。匪斧不入。我先爲鑿。諸軍斧繼。顧帝訣曰。臣萬一不還。三黃頭兒將軫聖慮者。辰入疾戰。大敗其軍。哺猶逐北。勅使止之。乃旋師。免胄爲殿。腦中流矢。帝傷之曰。朕戒卿蚤休兵。竟創而歸。親爲傅藥。寢與同帳。踰月而卒。帝曰。曩只里吉爲敵將。實禦屑壓。其以只里吉民百戶屬屑壓子。世世歲賜勿絕。其族散亡者。收完之。卽封北方萬家。太宗以其子忙哥爲郡王。又俾貴臣忽都忽。大料漢民。分城邑以封功臣。割泰安州民萬家。封郡王。歸奏。帝問忙兀之民。何如是少。對曰。臣今差次。惟視太祖之舊。舊多亦多。舊少亦少。帝曰。不然。舊民少而戰績則多。其增爲二萬戶。與十功臣同爲諸侯者。民異其編。兀魯爭之。忙兀舊兵。不及臣半。今封

顧多於臣。帝曰：汝忘而先玩鞭馬蠶事耶？後諸侯王與十功臣既有土地人民，凡事干其城者，各遣斷事官自司聽直於朝。公年十六爲斷事官，世祖正宸極，以從攻叛王阿里不哥，功賜其軍驃馬四百匹，金銀幣帛稱是。尋詔入宿衛，曉近臣曰：是勳閥諸孫，從其出入禁闥，無輒誰何。李璫反，詔將忙兀一軍圍濟南，鈔益都、萊州賊平，決獄燕南，人稱明允，賜衣一襲。雲南王虎哥赤爲其省臣寶合丁輩毒殺，事聞，敕中書擇可治其獄者。凡四奏，人皆不當旨。丞相先真舉公，且言敗事，臣請從坐。帝曰：之人則可，公辭。臣不愛死，第年少，目不知書。帝曰：朕方恃卿求皇子死，尙書別帖兀而知書，惟可使之簿責其事，是否？一委自卿，明日慎無歸咎輔行也。且聞卿不善飲，彼地多瘴，宜少飲敵之。未至四五驛所，寶合丁遣人負金六籩來，迂公曰：雲南去朝廷遼邈，省臣握兵不安其心，將懼而變，乃好爲語遣之。旣至，盡以金歸省，而竟其獄，得置毒情，殺之而還。奏可。顧先真曰：卿舉得人，賜兼金爲兩五十，武備寺奏令入筋角，惟忙兀以時夥於常歲。帝曰：其報賜之。自今凡忙兀事，無大細如札刺而事統安童者，悉統於博羅驢。八年，授昭勇大將軍，右衛親軍都指揮使，虎符。大都則專右衛，上都則三衛兼總。十一年，授金吾衛上將軍，中書右丞，大師南伐，分軍爲兩制。曰：其右受伯顏阿朮節度，左悉委卿。指一犯法，臣曰：如別急烈迷失，朕不責也。俄受兼淮東都元帥，軍于下邳。公策諸將曰：清河居宋北鄙，城小而固，與泗州、昭信、淮安實相犄角。當水陸衝，未易卒拔。可頓大兵爲疑，海州、東海、石秋、違此數百里，其守必懈。吾將輕兵倍程而東，其守臣可襲虜也。師至海州，丁安撫果下，石秋、東海隨下，清河、史安撫聞之亦下。不一月而下四城。宋主旣降，而淮東諸州猶城守。故太傅伯顏入覲，還密詔公進兵，拔淮安南堡，戰白馬湖，又戰寶應，棄高郵不攻。由西小河達漕河，據灣頭。

堡斷通秦援。竟拔揚州。斬其制帥李庭芝。淮東諸州悉下。賜西域藥。及蒲萄酒。介胄弓矢鞍勒。會分江南之州。隸諸侯王。及十功臣。又益封公桂陽州。十四年。遣平叛王只里幹帶於應昌。賜玉繫帶幣帛。與博羅驩同署樞密院事。未久。授北京右丞。既至。召還。會南土多反者。詔募民能從大軍進討者。俾自爲軍。其百夫千夫。惟聽其萬夫長節度。不役他軍。制命符節。一與正同。已行矣。公疾不能自陳。令董司徒文忠入言。今者日所出入。勝兵何啻百萬。何假此曹無賴僥倖之徒。以壯軍威。臣恐一踐南土。肆爲貪虐。斬伐平民。妾其婦女。橐其貨財。民畏且仇。反將滋衆。非便。召輿疾入。帝視其色瘁然。賜坐。與語。重陳董奏。可之。適常德入。懇唐兀帶一軍。殘暴其境。如公所策。勅斬以徇。諸是軍皆罷之。十六年。哈刺斯博羅斯。幹羅罕。薛連干。皆彊宗也。勢不相一。求遣大臣來莅。詔令公往。凡居是三年。十八年。以右丞行省甘肅。時大軍駐西北。仰哺省者十數萬人。自陝西隴右河湟。皆不可舟。惟車輦而畜負之。塗費之餘。十石不能致一米石。至百緡。公經畫得方。供億不乏。賊不敢窺邊者二年。二十有一年。授龍虎衛上將軍。御史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事。黃華反。徵內地戍兵進討。未能平賊。多奴良民以歸。公令監察御史提刑按察司。隨在糾覈。皆土還之。以疾歸。會諸侯王乃顏反。帝欲自將征之。公曰。始太祖分封東諸侯。王及侯。其地與戶。臣始知之以二十率之。彼得其九。忙兀。兀魯。札刺。而宏吉烈。亦其烈斯。五諸侯。得其十一。彼力滋多。吾亦滋多。吾有衰耗。彼亦衰耗。然要其歸。五侯之力。終多彼二。惟責徵兵五侯。自足當之。何煩乘輿。臣昔疾。今愈。請事東征。制可。賜介胄弓矢鞍勒。命公董是五諸侯兵以行。與乃顏接戰。屢摧其鋒。再與其黨一王塔不帶戰。淫雨不止。軍以乏食求卻。公曰。兩陣之間。勿作事先。已而彼軍先動。公悉衆乘之。逐北二日。身中三矢。禽塔不

帶。斬忽倫輩。後與月律魯太師合力。始誅之。賜銀爲兩四百五十幣帛九。不再月。其黨一王哈丹復叛。公再請往。詔與諸侯王乃馬帶討之。公狃於屢勝。一日不虞。賊游兵卒至。止從三騎。返走。有壑絕前。廣二丈。深加廣半。追兵且及。獨公策馬能越。三人後者皆見殺。人以爲天相忠義。後逐北極於東海之壖。哈丹自引去。獲其二妃。斬其子老底於陣。凡戰四年。所得金銀悉散將士。以故人致死力。賊平。勅一妃賜乃馬帶。一妃賜公。陳金銀器。延春閣召東征諸侯王及公至。將分賜之。問公汝家是器幾何。盤帶有無。公曰。以陛下威德。奉身之物亦畢備矣。帝曰。朕出此物。本酬卿曹之勞。在人則伐其能以幸多取。朕問猶曰既有。可謂謙挹。不眩於貨者。豈令其徒手歸。姑賜是器五百兩。二十八年改河南宣慰司爲行中書省。求可首是省平章者。凡三奏皆不允。末乃及公。則可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淮鹽爲引。歲六十五萬。前政多逋。至公如額而集。賜異幣一。開封監縣鐵兀而告廉訪使胡某。不戢其民。昏集曙散縣簿陳勩。置巡屋器械於村。又周劉光店爲墻。四其門。肩鑷司夜出入。詔公按之。皆誣杖而徙。戍南邊。後詔天下括馬。不當及公等之家。公曰。吾家有馬羣。連郊坳。不思佐國。無以爲方。三千里官民之倡。其入驂馬十有八疋。河水遷流無常。民訟退灘。連歲不絕。或以其地投獻諸侯王。求爲佃民自蔽。公奏正之。仍著爲令。河後泛濫。堤埽橫潰。歸德睢州。汴梁水及城下。萍爲巨浸。公親行視。督有司捍完之。皇上元貞二年。遷公平章陝西。未行而改。復爲河南。入覲。奏忙兀一軍戍北歲久。衣率故弊。請以臣泰安州五戶歲入絲一斤。積四千斤。盡輸內帑。易爲匹帛。分賚諸軍。上以爲益。勅遞車送達軍中。賜銀爲兩百五十幣帛三。陸辭之曰。卿今白鬚。世祖德言。實足聽聞。事更加慎。中書平章刺真。宣政院使大食蠻合奏。始者伐宋。世祖分軍爲兩。右則屬

之伯顏阿朮左屬之博羅驢。今伯顏阿朮皆有田民。而博羅驢獨無可後。上曰：何久不言？豈彼恥自白耶？其於淮東所嘗戰地。高郵已籍之民。賜五百戶。以上中下率之。上一而中下各二。及圈背銀倚。比再至汴。踰年。凡流外官。久滯不銓。旅食道宮者。旬月皆出之。大德之元。叛王藥木忽而兀魯不花來歸。公遣使駙。聞始是諸王叛。由其父是輩小弱。若無與知。今焉來歸。宜棄前惡。以勸未至。上曰：是奏深契朕衷。改平章湖廣。賜金鞍勒。至汝甯。合福建省於江浙。授公光祿大夫。上柱國。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賜白玉腰帶。夏旱隨禱而雨。杭之豪民十家。入賂於官。大爲釀務。高其估而專其利。酒日醜。公變其法。張省四。憑其富著。凌轢府縣。肆爲姦利。自刻木牌。與交鈔雜行民間。實侵貨幣。與國爭利。又盜隄海之石。墻其私居。公欲斬之。而中書刑曹當以杖。然亦由是大姓始重足立矣。以大德庚子五月二十有二日。薨於臨安寓舍。年六十有五。以其年七月八日。葬于檀州西北太行山。不封。最其平生。典兵則右衛都指揮使。都元帥。樞密院風紀。則御史大夫。宰相則三爲右丞。四爲平章。與夫四十七年。馬足所及。西南雲南。西北金山。東北海隅。東高句驪。東南吳閩。再討叛臣。四征叛王。其間事平而疾。聞變請行。惟以有國艱虞爲憂。視轉鬪乎萬里之遠。歷歲之久。若堂奧之朝夕焉。雖風雪駭瘞其膚。鋒矢交集其躬。飲食饑渴。不時其口體。皆不避恤。必致寇首。戲下歸報。終事而止。真凜凜有曾考風。上尤眷重之。若世祖身御。囊韃弓矢。皆百世傳寶。不以賜臣下者。惟以賜公。海東青雜鶻。先朝多或十賜。惟至白鶻。鬚爪玉如。聖語曉曰：是禽惟朕及鷹師所韉。以卿世臣諸孫。宣力之多。日桑榆矣。無以娛心。河南治地。平行而遠。且多陂澤。鵝鸕所集。時出縱之。使民得見。昭代春秋。蒐田之盛。不敢萌起邪心。皆殊錫也。夫人某氏。男四人。宣慰憲副。參政。季博羅公。

於庭臣居家最名有法。夜分不寐。諸子列侍其前。聽談祖宗故實。毋敢或歸私室。宴奉樽俎。迭歌舞以娛賓。亦無有酒失者。女六人。長適國戚卜伯。次適薛徹。平章子。僉書樞密院事完者。次適國王弟孛蘭。次適月赤察。而太師弟怯烈出。次適山東宣慰使必宰牙。幼在室。銘曰。

皇矣太祖。肇造方夏。右之左之。惟十臣者。公之曾考。展一其中。折矢瀝告。帝視友同。敵陳來加。挺戈而出。大崩其軍。免胄而入。五兵之長。無矢不亡。由賊叩輸。懋功是創。帝惻其心。百俘償死。顧成嘉止。旣王其子。迨分茅土。帝自等差。國以泰安。二萬其家。公祖王季。勤勩克類。再傳而公。世祖之事。勳閎遺苗。帝植以培。而獨於公。嘗譽其材。聽於禁闈。無止入出。翼翼其心。彌謹自律。隨遇而安。利患靡干。承命卽往。奚遠奚難。東北海隅。西南六詔。甌閩炎陬。金山遐徼。聞有艱虞。必請赴趨。大獄叛藩。無一漏誅。人臣憲憲。曰省臺院。平章大夫。宥密鈞踐。先聖今聖。賚予優優。良駟天閑。豪華御鞮。囊鞬介冑。鞍帶衣裘。黃白之金。委家如邱。皇矣太祖。于疆于理。惟公會考。實成其始。遺厥大艱。畀之神孫。神孫世祖。關乾翕坤。考其皇輿。南北猶判。孰是浙右。嬴鬼歆裸。大興師征。畿業百城。罔不箠壺。竭蹶義聲。傳其國都。虜王銜璧。蕞爾淮東。諸州猶壁。詔公進攻。盪殲渠兇。九域攸同。公焉成終。將天之意。悠悠或在。成始之孫。宜際斯會。益封桂陽。江嶺外內。於乃先烈。先光以大。嘗聞古先。誓侯功臣。泰山如礪。國以永存。嗟公王孫。國泰山下。權輿礪如。其自今也。

平章政事徐國公神道碑

姚燧

公燕只吉臺氏。諱徹理。曾祖太赤。初將突騎百夫宿衛。從太宗戡定中夏。又勦平宋。彭義斌俶擾山東。太宗分土功臣。由徐邳再劄於兵。戶不足萬。故國以兩州。祖納忽憲宗伐宋。師由蜀入。從攻合之。釣魚山戰。

疾力考掬旅局。監其國。以世祖建極中統之元。庚申夏五月十有二日生公。六歲而孤。母夫人蒲察君介。介自持動以禮節。親戚不敢干以非義。教子讀書。天質粹美。不勤外傳。六經二氏。悉涉源委。以故聰明開益日多。才略兼人。恆以匡君經國自期。至元十有八年。軀幹盈常。襲其祖衣。長不能勝。則知其先益魁傑也。其年入見。帝賜之問。而奇其對。進侍帷幄。湛露龍光。汪濊涵濡。絕其等夷。時詢民情細微。敷告無隱。一諸侯王稱兵。東北帝自將征入其地矣。軍中夜驚。公出撫遏。人識言音。喧嘩一寂。跳梁既平。爲奏兵餘之民艱窶剝膚。不賑恤之。將不生活。賴賜穀帛牛馬。脫寒飢者。亡慮數十萬人。歸擢利用。監古武庫也。匪簡在帝心人者。不以付之。二十有三年。詔求逸遺於江之南。且省其俗。時相方急治賦。鬻民學田。官有其直。令旣行矣。公則止。還諸學。用爲完廟養賢之須。歸以事聞。制甚嘉可。明年桑葛分中書庶務。立尙書省。初爲平章。後爲丞相。凡昔盜殺臣。爲領部。爲制國。用使爲尙書省。所逋錢粟。併歸中書。舉誣爲中書。失徵殺其二相。大爲計局。鈎考豪釐。諸省承風。鄂省已劇。浙省尤酷。延蔓以求。失其主者。逮及其親。又失代輸。其隣追繫收坐。岸獄充牣。榜掠百至。或關夫三木。責妻市酒。以償民不堪命。自經。裁與瘞死者。已數百人。虐焰熏天。諸王貴戚。亦莫誰何。無不下之。獨公奮然數其奸賊。帝初未然。益犯威顏。言色俱厲。帝以爲醜詆。大臣失幾。諫禮。怒遣左右。批其頰。辯不爲止。曰。臣非有仇於彼。而然。直不忍其罔上自私。敢因雷霆一擊。遂爾結舌。使明帝有不受言之名。臣實憤恥。帝意始解。命將衛士百人。控鶴倍之。入籍其家。得金寶衍溢棟宇。他物可資計者。將半內帑。罪旣彰白。始鈐其人。諸繫計局者。皆出之。又命籍黨惡。浙省諸臣。平章左。右丞。參政。烏馬蔑列。忻都。王濟等家。併桑葛之姻。鄂省要束木。皆醢以謝天下。以成其獄。凡四過徐。不入。

其家爲帝所忠。怒御史臺臣不善。羶惡坐觀政。此其自當汝罪。皆曰奪職追祿杖三者。唯命江浙平章。夙有怨於臺。乘其憑怒。自傍激之。謂湖北廉使功臣諸孫盜燒鈔八百定。堂帖二十下。容姦數年。賊終未入。抱案帝前。示曰稽是可見。悞裂卷爲兩縫。留半印。公曰縫用印者。以杜罔欺。汝爲宰相。持半印案以訟人。餘半烏在。其人言塞。帝顧罵而起。臺辯始釋。明日拜御史中丞。無幾時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行省福建。賜金爲兩五十銀五千。令行禁止。民便安之。惟汀漳劇盜積歲未平。公身將諸戍之兵。申明約束。不貪勝。不蹂禾稼。不入民舍。惟張皇武威。過柵不攻。示以整暇。晝則合圍山中。夜則稅野。偃旗仆鼓。賊或僞降。覘其何爲。乃豐酒肉飲食。曉曰。汝昔由不堪。汙吏侵暴。潛逃居此。能棄險而還耕桑。則平民矣。吾安忍被汝反名。而加誅夷。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而利其財。悉縱歸之。他柵聞者。相率以出。其渠歐狗。日浸南奔。大兵隨之。偷生隲中。其黨縛致於軍。血鋒刃者。纔是一馘。自是方三千里。枹鼓不鳴。正席其堂。畫諾而已。聞帝不豫。馳歸京師。嘗藥晨夕。俄然賓天。與諸侯王大臣定策禁中。遣使逆成宗龍庭。入踐天位。大德之元。拜江南諸道行御史大夫。一日召其都事賈鈞。今參議中書者。謂曰。明詔責使。肅清宣明。風俗教化。而刀筆流爲御史者。肆爲苛虐。惟急徵賦。以多爲功。至迫子證父。妻證夫。弟證其兄。奴告其主。敗風教者。我實行之。汝宜以是出訓其屬。帝聞之。以爲得職風紀大體微意。栢臺七年。改浙省平章政事。其治如臺門無私謁。以轉粟京師。多資東南。居天下什六七。而松江填淤歲久。富民利之。當水出塗。築爲圍田。以故瀾漫浸灌。沮洳廣遠。民不可稻。公發卒數萬。浚決捷石堤之。導水入海。使復其故。凡身董役。經時而成。民得良田若干萬頃。至今賴之。九年。召入平章中書。贊右丞相。轉力一心。變和庶政。希致隆平。纔一暑寒。

責異已相曰。方帝不豫。而乃阿中專決。吾誠不忍汝見敗國以喪元也。遂疾不出。以十月八日薨。年四十七。立朝之士在野之民。齋咨咸曰。古人有言。昊天不弔。殲我良人。矧鉅臣哉。蓋棺之日。最其家楮緡不滿二百。而債券積多至十萬。大臣清貧。無公比倫。足昭炳白樂施。爲仁不富之實。官給轉車。始克歸葬於徐邳。峽山之陽。前夕茲山列炬如晝。人則以爲公之營魄。結爲光耀。以助臨照之祥。旣貴顯矣。妣夫人杖之。受不敢逃。其孝又何如也。後公薨之三年。當至大之元。制贈推忠守正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徐國公。諡忠肅。於戲。今聖不忘哀。而崇之。所以爲人臣。下賁幽墟。可謂竭盡而無餘矣。銘曰。維昔大帝立極之歲。人生是時。不億其麗。何獨於公。光嶽氣終。娠是元臣。豈意所同。加敦詩書。聞開見益。甫踰弱冠。帷幄出入。于狩于征。無遠不從。靡夕與朝。勤不懈恭。天寵之承。其言易直。袞闕可彌。憑怒安卹。大沃宸聰。盡殲孔壬。千福平章。百其贈金。汀漳夙盜。知公來臨。投其戈斯。耕鑿謳吟。成宗繼序。曰秦漢下。御史大夫。丞相之亞。俾行南臺。不專繩愆。體仁德音。風教是宣。移平章杭。先民所急。浚通松江。壞防巨室。中書平章。曾不歲餘。策右已相。阿中速辜。行馬施門。用示不出。憤疾以終。救時望失。將窆徐方。峽山之陽。貧僅能歸。其清益彰。嗟茲九土。奠自神禹。岱宗巖巖。北徐爲襟。其帶伊何。淮流在南。今其疆理。蹙乎古始。河鬻彭城。其水瀾瀾。初公會祖。以佐運功。雖國是徐。猶爵未崇。於皇今聖。公德之令。哀蚤隕祚。上公是命。旣土旣爵。傳子而孫。帶礪山河。國以永存。



元文類卷之六十

神道碑

領太史院事楊公神道碑

姚燧

嗚呼。有秦君子。楊公諱恭懿。字元甫。其先始鄉耀之同官。中避宋亂。徙美原。五世祖儀。徙今京兆之高陵。與高祖亨。再世力田。曾祖植。祖禮。再世仕縣吏。考天德。擢金興定進士第。由傅之聊城丞。掾陝西行臺。權大理寺丞。主京兆。長安。慶陽。安化簿。辟令順德之隆德。及安化。而安化兼錄事州之判官。三職具修。積官中大夫。其德其烈。有先師司徒許文正公墓誌。言章宗南郊。爲太常臣授幣而立。御史將劾不恭。其友曰。大夫習於禮者。名行祕書。盍從而問曰。授坐不立。御史慚縮而止。太常則孫公通祥。實公外王父。公以正大乙酉。生於其居京兆之雙桂坊。童而讀書。記識強敏。日數千言。時艱。從中大夫逃亂而東。不恆其居。於汴。於歸德。於天平。雖閒關險阻。未嘗怠弛其業。年十七。侍中大夫西歸。無田於郊。假室以居。鄉鄰或繼其匱。皆謝不取。惟服勞以爲養。暇則力學。綜博於書。無不經目而究心者。樞衣之徒。戶外滿屢。橫經入問。爲析疑義。源源其辭。若決江河而下之。名聲日延。海內縉紳友。太中者。馳書交譽。知之膚者。求觀其文。侈其肆者。以爲鱣堂之席。有繼與其極者。直期以宗盟斯道於將來。時已邃易禮春秋。思有纂述。恥爲章句。儒而止。志於用世。反覆史學。以監觀廢興存亡。理亂得失。於千數百年之中。曰輔治之具。禮樂兵刑。禮樂非

王者果爲不可興行於天下。兵恃以芟暴亂而安元元。刑取其弼教。循本以求。皆仁義之資也。不講之有素。或一旦帥三軍。爲士師。貿貿焉不知其方。反受成教。武人俗吏乎。事雖未試。從可概見其佐王之略。年二十四。始得朱子集注章句四經。太極圖。小學近思錄諸書。誦其言而推其意。歎曰。人倫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妙。皆萃此書。今入德有其門矣。進道有其途矣。吾何獨不可及前修踵武哉。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動靜云爲。一乎持敬。行之以剛健。居之以悠久。日就月將。俟其成功於潛齋之下。自任益重。前習盡變。不事浮末矣。歲甲寅。司徒奉潛藩教來秦。公往見之。際其道德之光。聞其仁義之言。於傾蓋頃歸。心服曰。世烏有斯人之倫。敬事猶師。而司徒友之。亦至分庭而行。抗席而坐。一遇講貫。動窮日力。而所造益深。平居訥於爲言。喪中大夫。絕口水漿五日。喪葬用牲。盡祛桑門惑世之法。爲具不足。稱貸益之。棺槨皆黃腸。衣衾必縗。疏衰鬢粥。悲憂爲疾。杖始能興。司徒會葬歸。語學者曰。小子志之。曠世墜典。夫夫特立而獨行之。其功可當肇修人極。聚居六年。司徒東歸。喪妣。夫人猶中大夫。其疾益阨。三輔士夫。知由禮制自致其親者。皆本之公。先是宣撫司行省。欲以掌書記共議事祿之。皆不能屈。至元七年。詔司徒由國子祭酒。拜中書左丞。始與右丞相安童共政。日譽公賢。丞相以聞。十年。上遣協律郎申敬來召。疾不能行。十一年。儲皇下教中書。汝如漢惠。聘四皓者。其聘以來。故丞相遣郎中張元智書致是命。其冬下車京師。上遣丞相第。今國王和童。勞其遠來。他日入見。上問何鄉。先德爲誰。從何師學。子今有幾。無不周悉。其夕。嘔血。上遣尙醫來候。且賜之藥。少閒。明年月正元日之翼日。上御香殿。以大師南伐。使久不至。方念之深。欲筮之時。以日者待詔公車。百十爲輩。獨以命公。蓋以其道德素著。可交神明者。其言頗祕。侍講徒單公履。

請設取士之科。詔先少師文獻公。司徒竇文正公。與公雜議。公上奏曰。三代以德行六藝。賓興賢能。漢舉孝廉。兼策經術。魏晉尚文辭。而經術猶未之遺。隋煬始專賦詩。唐因之。使自投牒。貢舉之法遂熄。維有明經。止於記誦。宋神宗始試經義。亦令典矣。哲宗復賦詩。遼金循習。將救斯弊。惟如明詔。嘗曰。士不治經學。孔孟之道。日爲賦詩空文。斯言足立萬世治安之本。今欲取士。宜勅有司。舉有行。檢通經史之士。使無投牒自薦。試以五經四書大小義。史論時務策。夫既從事實學。則士風還淳。民俗趨厚。國家得識治之才矣。奏入。上善之。丞相每咨世務。倚以自毗。會其北征。公遂請畢男婚而歸。十三年。詔改曆。太史王恂總算。同知郭守敬推測。司徒明曆理。或言公嘗推曆終一甲子。而得日月薄食者七十有奇。曰。日月之胄。古無是之多也。十六年。召公著曆義。十七年。授時曆成。奏曰。黃帝迎日推策。顓頊載時象天。堯之欽若。舜在璣衡。周太史正歲年以序事。皆日官世守其業。隨時占考。以與天合。暴秦焚書。廢古。僞作置閏歲終。兩漢因之。建曆之本。必先立元。元立然後定日法。法定然後度周天。以定分。至賈逵譏其守一元。不與天消息。杜預謂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者。皆確論也。臣今治曆。廢曆元日法。析舊儀六合三辰。四遊而異之。省天經黃道。惟用四遊。移天常赤道。遊於南軸之下。以取候。視之無窒。倍八尺之表。而五之。以影符進退。其暑使不失於芒忽。日日測考。積月爲歲。積歲爲世。必於曆法益精益密。非但正數十年一改之弊。且可上追黃虞三代之舊矣。又曰。一月之始。日月相合。謂之合朔。漢太初曆用平朔法。小大相間。或有二大。以故日食或不在朔。先後一日。時亦鮮中。宋何承天測四十年得三大二小。以正朔望。使食必在朔。隋劉孝孫、劉焯爲定朔。唐傅仁均取以造戊寅曆。貞觀竟改從平朔。李淳風造麟德曆。得四大三小。求避人疑。間以

平朔。又爲進朔。使食避元日。一行造大衍曆。以爲四大三小。何害。今授時曆。後是二年。當十九年。自八月後。四月併大實。日月合朔之數。皆改從實。方奏。太史臣皆列跪。詔獨起。司徒及公曰。二老自安。是年少皆受學汝者。故終奏皆坐。畢其說。亦異禮也。授集賢館學士。大中大夫。兼太史院事。明年。以徙家得請歸。又明年。儲臯。俾靈臺郎岳鉉召。後中書議相承旨李濤。儲臯不可以公爲識治。再召。又明年。詔翊儲臯。以爲太子賓客。二十二年。召。明年。以昭文館大學士。正議大夫。領太史院事。召。二十九年。以耆艾議事。中書召。皆辭疾不行。三十一年。疾亟。親賓問之。忽長息曰。有是哉。國哀也。聞者危之。亂以他言。徐又曰。誠哉。後三日。顧言子寅曰。敬慎小心。以卒。實正月二十有五日也。後嗣位。詔下。則賓天。果以其日。人以其爲平生與國至誠所格。嗚呼。使入哭者。有如溫公。則公當亦如呂誨。起言天下事矣。徵士蕭欒誌其墓曰。朱文公集周程夫子之大成。其學盛於江左。北方之士聞而知者。固有其人。求能究聖賢精微之蘊。篤志於學。真知實踐。主乎敬義。表裏一致。以躬行心得之餘。私淑諸人。繼前修而開後覺。粹然一出乎正者。維司徒暨公。嗚呼。誠知德不易之言哉。後十年。寅以江南行臺監察御史。疾得告去。自金陵過宣。以燧少受知公。而耳其雅言。求銘墳道。然所貴乎君子三焉耳。德耳。位耳。道耳。得於心之謂德。用於時之謂位。行其學之謂道。如欒之言。同其德矣。未及位也。以年考之。司徒之生前。公十有六年。入見前十有四。其卒也。前十有三。而卒官皆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同其位矣。然是位也。皆極人臣之亞。爲古八命位。實行道之鑑。謂不得君。知名而召。既至。則溫其玉音。以勞。疾則尙醫。交候饋藥。太官繼膳。疑政賜問。入見坐語。聞辭則留。留而不可。暫聽其去。去而思之。復召。司徒十召。公八召。其體貌之亦至矣哉。如是而兩公迭爲循墻。不可謂道。

之行亦天也。雖然天道遠遙，不可以已事而知，必來者始見，猶農夫焉。未有播粒於土而不苗者，今也四海匪獨士子，凡筐篋之吏，求售於時，其誦而習，亦先四書，蓋天理同根，人心誦其言而衆，則爲其道者將多。非兩公肇是太平之基，其誰力歟。斯古之人，所以重歎其善作而不必善成者也。公以卒年三月，從葬中大夫之昭，文有潛齋遺藁，高祖妣齊氏，曾祖祖妣皆紀氏，妣寇氏，孫氏夫人李氏，以柔嘉作配。君子嫻里德焉。三子寅，其冑也。宙，今令京兆蒲城。容，方學。女子子四人，適主京兆長安簿席貽。士子馮嘉鳳翔提控案牘，王繼述樞密院掾，傅昱男孫僖，女子子二人，長適呂曾，幼姆。銘曰：維天生賢，匪使自有，俾拯烝民，爲責已厚。公於明命，實肩實負，乾乾其行，良良其守。師古喪祭，如禮不苟，三綱之淪，我條自手，推得其類，無倦誨誘，學者宗之，西土山斗，鳶飛魚躍，潛齋自蒞，令聞之延，已徹宸黜，束帛戔戔，賁及林藪，丹扈曰來，何暮汝叟，大師之南，倅斷已久，其宜進退，汝著以叩，又曰多士，文字儷偶，求得碩才，奚策以取，又曰曆義，羣喙紛糾，汝折衷之，其從誰某，凡是大政，無不可否，公拜稽首，瀝膽悉剖，丹扈曰噫，惟茲儲后，端本萬邦，汝賓以友，儲后曰今，識治黃耆，惟汝爲可，肱股元首，公益抗章，臣蚤衰朽，養安踰紀，僅止中壽，歸從先藏，奉政之阜，止阡有碑，無我樵樵，垂詩千齡，以告爾後。

中書左丞姚文獻公神道碑

姚燧

茲公諱樞，字公茂，事世祖潛邸十年，左右宸極，十有九年，居近密之地，受尊寵之任，可謂必世之久，惟其不固富貴，進退禮敬，窮達一節，不易寒士，故不取恥，當時明哲保身，以薨，帝爲震悼，賻楮泉爲千者，千五百，閱惟子煒，生十五年，未授之室，賜聘財如所賻，明年官以禮部郎中，皆異數也。旣沒世而名聲日延，後

十九年。當元貞二年。裕聖太后。以嘗侍讀裕宗。言之成宗。贈諡榮祿大夫。少師。文獻公。至大三年。武宗追號嘉猷程世。舊學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魯國公。諡仍其舊。又推恩再世。考仲宏。贈太保儀同三司。魯國康懿公。祖錡。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惠靖公。妣張氏。祖妣李氏。皆魯國夫人。惟姚氏爲神明之後。歷三代。秦漢魏晉宋齊。傳次或絕或續。與梁陳隋唐可譜究者。別載世錄。惟本五季梁唐六鎮節度使勅。生金吾將軍漢英。周廣順初。太祖遣之使遼。見留事。世景聖三宗。加安時制節。宏化翊亮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樞密使。檢校太師。兼政事令。上柱國。東陽郡公。生中書門下平章事。北面宣徽使。衡之。生給事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政。生太師。左金吾衛上將軍。虔州節度使。景祥。生太子洗馬。企華。生金東上閣門使。金州團練使。玠。生閣門祗候。武德將軍。佉。生武德將軍。獲嘉令。錡。生安遠大將軍。慶陽安化丞淵。後更仲宏。生公及弟楨。格。公自稚弱。一力於學。晝則經紀其家。嚮晦則讀書。夜分不輟。魯國夫人恐傷耽苦。每止之。乃塞牕。不使見燭。就枕必盡三鼓。聞將遷關中。康懿公錄事判官於許。俾取師氏姑。及姑之夫子昌。以來。公徒行懷書。困休於樹。宿止於邸。亦出以誦。自期甚高。宋內翰九嘉。少登科甲。時有重名。方閑居許。惟折行位。與之遊。召。一日賓會。錄事名召公。內翰怒曰。公茂負佐王之略。豈可若是易之。先祖曰。同僚呼兒輩。宜然。猶竟席不樂。其爲前輩見推如此。壬辰。許城被圍。州版公軍資庫使。與副夜直。四鼓聞牕外歎曰。人獻東門。出索之。無得。副曰。吾嘗遭兵河朔。鬼物云然。宜掾吾家。乃相與歸。街陌橫鈴索。斷行。見其懷印。若赴州計事者。至家。乃盡出金銀酒具。奩飾。裹餼糧。爲逃死謀。日出而東門果破。邀軍將蕭姓者八家。盡付所出。蕭曰。吾嘗受邱真人教。汝軍中惟救人無殺。吾掾乃死。公聞太宗。詔學士十八人。卽長春宮教之。

俾楊中書惟中監督。則往依焉。中書少公六年。兄稱之。與偕北覲。時龍庭無漢人士夫。帝喜其來。甚重之。乙未。詔二太子南征。俾公從楊中書。卽軍中求儒道釋醫卜酒工樂人。會破棗陽。併公所招。將盡阮之。大將幕竹林間。公前辯析。明詔如此。他日將何以復命。乃蹙數人。逃入竹中。潛歸其營。匿嚴侯軍中。纔脫死數十人。繼拔德安。得江漢先生趙復。仁甫見公戎服而髯。不以華人遇之。至帳中。見陳琴書。駭曰。西域人知事此乎。公爲一莞。興之言。信奇士。出所爲文數十篇。以九族殫殘。不欲北。與公訣。斬死。公留宿帳中。旣覺。月皓而盈。惟寢衣存。乃鞍馬號積尸間。求至水裔。脫履被髮。仰天而號。欲投溺而未入也。公曉。以徒死無益。汝存。則子孫或可傳緒百世。保吾而北。無他也。遂還。盡出程朱二子性理之書付公。江漢至燕。學徒從者百人。北方經學自茲始。歲辛丑。賜錦衣金符。以郎中牙魯瓦赤行臺於燕。時惟事貨賂。天下諸侯。競以培克入媚。以公幕長。必分及之。乃一切拒絕。人有以銀二笏來見。旣謝卻。乃出置羶簾間。遣人追及與之。遂攜家來輝。墾荒雲門。糞田數百畝。修二水輪。誅茅爲堂。城中置私廟。奉祠四世。堂龕魯司寇容。傍垂周兩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讀書其間。衣冠莊肅。以道學自鳴。佳時則鳴琴百泉之上。遁世而樂天。若將終身。後生薄夫。或造庭除。出語人曰。幾褫吾魄。又汲汲以化民成俗爲心。自版小學書語孟。或問家禮。俾楊中書版四書田和卿尙書。版聲詩折衷。易程傳。書蔡傳。春秋胡傳。皆於燕。又以小學書流布。未廣。教弟子楊古爲沈氏活版。與近思錄。東萊經史論說諸書。散之四方。時先師許魏國文正公魯齋在魏。出入經傳子史。泛濫釋老。下至醫卜筮兵刑貨殖水利算數。靡所不究。公過魏。與竇漢卿相聚。茅齋聽公言義正粹。先師遂造蘇門。盡錄是數書以歸。謂其徒曰。曩所授受皆非。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盡棄前

習以從事於小學四書爲進德基。不然當求他師。衆皆曰惟先生命。則魏國公由窮理致知。反躬踐實。爲世大儒者。又公所梯接云。歲庚戌。盡室來輝。相依以居。會上在潛邸。遣脫兀脫。故平章趙璧。驛至彰德。恐公避逃。脫兀脫留璧。獨至輝。以過客見。審其爲公。始致見徵之旨。公曰。天下之人。同是姓名。何限。恐使者誤徵。不敢妄應。璧曰。汝非棄牙魯瓦赤隱此者乎。公曰。是則然矣。璧曰。良是。乃偕往彰德。受命遂行。既至上大喜。日客遇之。俾居衛從後列。惟不直宿。時召與語。隨問而言。久之。詢及治道。公見上聰明神聖。才不世出。虛己受言。可大有爲。感以一介見信之深。見問之切。乃許捐身驅馳宣力。盡其平生所學。敷心瀝膽。爲書數千百言。首以二帝三王爲學之本。爲治之敘。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爲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其救時之弊。爲條三十。曰立省部。則庶政出一綱。舉紀張。令不行於朝。而變於夕。辟才行。舉逸遺。慎銓選。汰職員。則不專世爵。而人才出。班俸祿。則賊穢塞。而公道開。定法律。審刑獄。則收生殺之權於朝。諸侯不得而專。邱山之罪。不致苟免。毫髮之過。免罹極法。而冤抑有伸。設監司。明黜陟。則善良姦竄。可得而舉刺。閣徵斂。則部族不橫於誅求。簡驛傳。則州郡不困於需索。修學校。崇經術。旌節孝。以爲育人才。厚風俗。美教化之基。使士不媮於文華。重農桑。寬賦稅。省徭役。禁游惰。則民力紓。不趨於浮僞。且免習工技者。歲加富溢。勤耕織者。日就飢寒。肅軍政。使田里不知行營往復之擾攘。調匱乏。恤鰥寡。使顛連無告者。有養。布屯田。以實邊戍。通漕運。以廩京都。倚債負。則賈胡不得以子爲母。如犍生犍牛。十年千頭之法。破稱貸之家。廣儲蓄。復常平。以待凶荒。立平準。以權物估。卻利便。以塞倖塗。杜告訐。以絕訟源。各疏施張之方。其下本末兼該。細大不遺。文不具述。上奇其才。由是動必見詢。使授太子經。以

太師淇陽王之兄。故丞相木土各兒。故右丞不華吉丁。今司徒買奴。爲之伴讀。日以三綱五常。先哲格言。薰陶德性。明年憲宗卽位。詔凡軍民在赤老溫山南者。聽上總之。大爲張宴。羣下罷酒。將出。遣人止公。頃者諸人皆賀。汝獨默然。豈有意耶。對曰。臣欲陳之。他日不謂遽問。且今天下土地之廣。人民之殷。財賦之阜。有加漢地者乎。軍民吾盡有之。天子何爲異時。庭臣問之。必悔見奪。不若惟手兵權。供億之須。取之有司。則勢順理安。上曰。慮所不及者。遣人入聞。願總兵與國戮力。報可。公策太祖承天大命。兵取天下。功未及竟。而遂陟遐。太祖平金。遣二太子總大軍南伐。降唐鄧均德安四城。拔棗陽。光化。留軍戍邊。襄樊壽泗。繼亦來歸。而壽泗之民。盡於軍官分有。由是降附路絕。雖歲加兵。淮蜀軍將惟利剽殺。子女玉帛。悉歸其家。城無居民。野皆榛莽。何若以是秋去春來之兵。分屯要地。寇至則戰。寇去則耕。積穀高廩。邊備旣實。俟時大舉。則宋可平。上善之。始置屯田經略司於汴西。起穰鄧宿重兵。與襄陽制閫掎角。東連陳亳。清口。桃源。列障守之。又置都運司於衛。轉粟於河。繼餽諸州。陝西則移隴右。汪義武。公戍利州。劉忠惠。公黑馬於成都。割河東解之鹽池歸陝西。置從宜所中糧興元。猶懼不繼。置行部秦州。順嘉陵。漕漁關。沔池。轉粟入利。其年大封同姓。勅上於南京關中。自擇其一。公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渴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海上。願有關中。帝曰。是地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自益。遂兼有河內。壬子夏。入覲。受命征大理。至曲先腦。而夜宴羣下。公爲陳宋祖遣曹彬取南唐。勅無效。潘美伐蜀。嗜殺。及克金陵。未嘗戮一人。市不易肆。以其主歸。明日早行。上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者。吾能爲之。吾能爲之。公馬上賀曰。聖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之幸。有國福也。明年夏。馮牙六盤。大張教條。俾公以王府尙書身至京。

兆置宣撫司以楊中書爲使奏諸千夫長不法奪有人室者旬月之間民大和浹道不拾遺師行留裕宗後謂曰姚公茂吾不能離恐廢汝學今遣竇漢卿教汝先遣三使入大理諭招許不殺掠大軍經吐蕃刊木求塗以前三使先至諭旨彼以爲誑磔其尸於樹大師及城其相高祥登陴望之見吾軍威之盛駭愕口張不收飭公盡裂橐帛爲幟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其民父子完保軍士無一人敢取一錢直者惟急求三使之首或曰投洱水中遣漁者網之無得也俾公爲文以祭賜其家人數十戶世無有與及歸馬多道死公惟一馬瘠不可乘之則牽之襟穀數升時搖木孟以飼雪深三尺軍馬所經皆爲冰梯惟旄牛負橐以從徒步僅千里而中原馬至分賚之始免繭足上駐六盤公疾求居關中教使勸農身至八州諸縣諭上重農之旨凡今關中桑成列者皆所訓植歲丙辰公人見或讒王府得中土心帝遣阿藍答兒大爲句考置局關中惟集經略宣撫官吏下及征商無遺羅以百四十二條曰俟終局日入此罪者惟劉史兩萬戶以聞餘悉不請以誅上聞不樂公曰帝君也兄也吾弟且臣事難與較遠將受禍未若盡是邸妃王以行爲久居謀疑將自釋復初好矣上難之翌日語再及曰臣過是無策思久之曰從汝從汝先遣使以來覲告時帝在河西聞不信之曰是心異矣曰來詐也再使至詔許馳二百乘傳棄輜重先及見天顏始霽大會之次上立酒尊前帝酌之拜退復坐及再至又酌之三至帝泫然上亦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上勅罷關西鈎考廢行部安撫經略宣撫都漕諸司帝規自將南伐與上閱地圖俾公跪指瀕江州郡津步要地可舟越者遂復上兵遣由鄂入歲己未秋及江而憲廟崩渝問至上猶濟江駐兵結層樓蒙以皋比日居其上臨攻鄂城東北賈似道聞公諮謀軍中比爲王猛城垂拔前茅上及長沙下及隆興聞叛

王將爲非覬於家。追前茅還。遂振旅。斷浮梁以歸。帝卽大位。以王文統爲平章。盡出藩府舊臣。立十道宣撫使。諸侯惟嚴忠濟爲強橫難制。乃以公爲東平。至居庸北。制下受命卽南。或勸無行。當入覲。陸辭。公曰。文統新當國。彼將以我爲奪其位。至治郡。置勸農檢察二人以監之。推物力以均賦役。罷鐵官。居三月。大駕北征。天后留燕。遣使召公。兒輩幼時。汝授之書。何久留彼。時土木各而爲丞相。惟專從衛宮闈諸事。疑則見謀。二年。拜太子太師。公曰。皇太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師。還制中書。改大司農。公奏在太宗世。詔孔子五十一代孫元措仍襲封衍聖公。卒。其子與族爭求嗣。爲訟及潛藩。帝時曰。第往力學。俟有成。德達才。我則官之。又聞曲阜有太常雅樂。命東平守臣輦其歌工舞郎。與樂色俎豆祭服。至日月山。帝親臨觀。飭東平守臣員闕充補。無輟肄習。臣宣撫東平。嘗閱先聖大賢之後。詩書不通。義理不究。與凡庶等。版洛士楊庸。選孔顏孟三族。諸孫俊秀者。授之經而學。夫禮。蓋真授庸教官。以成國家育才待聘。風動四方之美。又詳議王鏞亦善士。鍊習故實。宜令提舉禮樂。庶其歲久。不致崩壞。皆從之。又具奏八事。曰。舉老成以輔皇子。重省臣以振朝綱。定法制以齊庶政。立銓選以轉百官。其四。如兵衛屯田學校農桑。皆所屢陳。又具四事。保民守信。強幹弱枝。修內治外。敦本抑末。於兵衛又申奏曰。內地之民。不習武事。不耐勞苦。第可使出財賦以資國用。西京北京諸路之民。習武耐勞。可盡復其差賦。充本路保甲屯田。使進有取。而出有歸。可鎮內竊。以禦外侮。漢軍除守禦南邊。可選精勇富強三萬。燕京東西分屯置營。以壯神都。此左右中三衛起本者。詔赴中書議事。講定條格。其勉諭曰。姚樞辭避台司。朕甚嘉焉。省中庶務。須賴一二老成。同心圖贊。仰與左三部尙書劉肅往。盡乃心。其尙無隱。條成。與丞相史忠武公奏之。帝深嘉納。後詔中書右丞相

安童同知樞密院事伯顏翰林學士承旨和禮霍孫近史天澤姚樞講定新格朕已親覽可行於今卿等聞否亦當一一參考速行其間一二可增損者記錄以聞李璫召其質子彥簡竊歸反有迹矣帝問卿料如何對曰使璫乘吾北征之費留後兵寡瀕海搗燕閉關居庸惶駭人心爲上策與宋連和負固持久令數擾邊使吾罷於奔救爲中策如出兵濟南待山東諸侯應援此成擒耳帝曰若是賊將何出對曰出下策三年文統伏誅西域之人爲所壓抑者伏闕羣言回回雖時盜國錢物未若秀才敢爲反逆帝曰在昔潛藩商訂天下人物亦及文統姚公茂言此人學術不純以游說干諸侯他日必反去年竇漢卿上書累數千言亦發其必爲亂首秀才豈盡皆斯人然文統之相參知政事商公挺實譽之至是費寅以九事中時恚忌訟商公爲文統西南之朋引陝西郎中行宣撫使趙良弼爲徵幽商公上都以良弼多智略疑爲文統流亞械繫於獄會遣阿脫行院成都而無輔行俾省擇人公奏惟商挺可陛下寬其前罪責成斯行遂出而遣之公又入奏方踐祚之初非良弼調事關中恐後事會甯身負矯擅誅東西川兩帥之罪以寬陛下西顧之憂推是爲心忠純皎然安得與文統蓄異志者比臣請質闔門百口必其無他帝悟出之四年拜中書左丞至元之元出省臣三罷世侯置牧守遷轉河東山西河南山東官吏公行省河東山西明年而歸或言中書政事大壞帝怒天降大臣罪有入不測者公上言太祖開創跨越前古施治未遑自後數朝官盛刑濫民困財殫陛下天資仁聖自昔在潛聽聖典訪老成日講治道如邢州河南陝西皆不治之甚者爲置安撫經略宣撫三司其法選人以居職頒俸以養廉去污濫以清政勸農桑以富民不及三年號稱大治諸路之民望陛下之治已如赤子之求母先帝陟遐國難並興天開聖人續承大統卽用歷

代遺制。內立省部。外設監司。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外侮內叛。繼繼不絕。然能使官離債負。民安賦役。府庫麤實。倉廩麤完。鈔法麤行。國用麤足。官吏轉換。政事更新。皆陛下克保祖宗之基。信用先王之法所致。今陛下於基業爲守成。於治道爲創始。正宜息聖心。答天心。結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建儲副。以重祚。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修邊備。以防虞。蓄糧餉。以待歉。立學校。以育才。勸農桑。以厚生。是可以光先烈。可以成帝德。可以遺子孫。可以流遠譽。以陛下才略。行此有餘。邇者伏聞聰聽日煩。朝廷政令日改。月異。如始栽之木。生而復移。旣架之屋。起而復毀。遠近民臣。不勝戰懼。惟恐大本一廢。遠業難成。爲陛下之後。憂國家之重害。帝恚爲釋。五年。用兵襄陽。立河南行省。經理屯田。以公僉省。八年。入覲。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事。其年襄陽下。問其事宜。公對呂文煥。以江淮一使。兼上路總管。生券軍縱還。熟券徙之。河北皆可。十一年。初議大舉。奏如求大將。非中書右丞相安童。同知樞密院事伯顏不可。七月。左丞相伯顏。陛辭。付勅書。惟逆戰者。如軍律。餘止殺掠。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亦一彬也。旣濟。江下鄂。使至。夜召見。公帝憂見色。曰。自太祖戡定天下。列聖繼之。豈固存之。令久帝制南國邪。蓋天命未絕。朕昔濟江。而家難作。天不終此大惠而歸。今伯顏雖濟江。天能終此與否。猶未可知。是家三百年天下。天命未。在吾家。先在於彼。勿易視之。其有事宜。可書以進。公言。嚴兵守鄂。無使荆閩斷陽羅渡。先遣使責負歲幣。留行人之罪。明年。公又言。由陛下降。不殺虜之詔。伯顏濟江。兵不踰時。西起蜀川。東薄海隅。降城三十戶。踰百萬。自古平南。未有若此之神捷者。然自夏徂秋。一城不降。皆由軍官不思國之大計。不體陛下之深仁。利財剽殺。是致降城四壁之外。縣邑邱虛。曠土無民。國將安用。比聞揚州。焦山。淮安。人殊死戰。

我雖克勝。所傷亦多。宋之不能爲國審矣。而臨安未嘗輕下。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蓋不敢也。惟懼吾招徠止殺之信不堅。詐其來耳。是用力拒。宜申遣公幹官。專輔伯顏。宣布止殺之詔。有犯令者。必誅無赦。若此則賞罰必立。恩信必行。聖慮不勞。軍力不費。老氏有曰。大兵之後。必有凶年。疾疫隨之。軍雖不試。而民止得其半。況今民去南畝。來歲之食。將安所仰。帕手腰刀。必唱爲亂。袒臂一呼。數十萬衆。不難集也。雖非勁軍。壁山柵水。卒未易平。是一宋未亡。復生一宋。又南方官府。以情破法。鞭背文面。或盛竹絡。投諸江中。又鹽鐵酒酤。權自漢代。其後因之不廢。今方新附。若復徵之。人必離散。制曰。鞭背黥面。及諸濫刑。宜急除之。權酷後議。十三年。罷昭文館。拜翰林學士。承旨。仍評定禮儀。宋平凡。其侍從之臣。以士子入見者。必令見公。詢其學行。而官之。九月。享廟。拜大禮使。明年。上以自九月不雨。至於三月。問可以惠利斯民者。公曰。靡穀之多。無若醪醴麴蘖。京師列肆。百數。日釀有多。至三百石者。月已耗穀萬石。百肆計之。不可勝算。與祈神賽社。費亦不貲。宜悉禁絕。皆從之。初。公方奏事。得疾。忽蹠不能言。帝急命從臣扶出。登車至家。未甦。百日而愈。後三年。疾再至。昏默三日。薨。壽七十八。京師士夫。哭祭如失親戚。曰。自今。帝側圖回天下者。豈復有斯人者耶。惟僉密院趙良弼。賻俸半歲。爲位祭其家。終喪。時孤姪燧。仕安西。燉僉淮西提刑。煒獨舉其柩。藁葬京城東南別墅。後十八年。當元貞二年五月。煒徙葬。卜於西洛金門山祖塋。別兆於輝菊山之陽。公天資含宏。而仁恕恭敏。而儉勤。理生惟務本實。不事末作。未嘗疑人欺己。有負其德。亦不留怨。胸中憂患之來。不見言色。魏國公每譽其善於順。受人莫可及。在京晚。屢輟祿。雖奉朝請。假質券劑。益束視貧甘。心不一出言。恃其久。故千人聞不足於上。有來卽謀。必反覆忠告。惟恐吾言之不盡。及秉筆中書。或咎公。

獨遺門墻故人。公曰：用人威權，當出天子。果若賢材，烏避不聞。其瓊尾者，烏敢藉權樹親。賓市私恩乎？他善衆多，今惟表其大益。斯世者四，其一倡鳴斯道，使今天下鄉校童蒙之師，猶知以小學四書爲先。雖戴惠文身，爲刀筆筐篋之行，與非華人，亦手披口誦是書，求廁士列者，往往多然。故中書左丞之制，有曰：德全天懿，學得聖傳，旨固有在於斯也。再則中士士夫，不知爲廟作主，以奉先祀，自公始。輝人多化之，而祖考妥靈有所。三征西南夷，爲陳曹彬取南唐，兵不血刃，贊神武以不殺。四當世祖淵龍，規一幅隕之判裂也。請開屯田淮蜀，移兵戍之，固已起平宋之本。及議南伐，而難大將，又上言，非中書丞相安童同知宥密，伯顏兩人不可。宋平，又與諮謀其新國，圖任其降臣，隨有兩王作難海隅。當十五年炎燼撲滅，而公始薨。古以揆之晉羊祜，首策平吳，吳平而身不及見。樂毅有曰：善作者不必善成，蓋當其時，自明其身不終所事於燕惠數百年後，猶能取必於祜，今焉不效於公歟？四夫人，惟王氏先公卒，繼宋氏，後公七年卒。公贈少師，贈吳興郡夫人及公國魯與完顏氏、李氏，皆從封魯國夫人。後公三十四年，完顏亦卒，故三夫人皆祔。煒、李出，今中奉大夫，河南北廉使，其忠厚清慎，有克繼先烈之譽。二女，姊宋出，娣完顏出，姊卒，娣繼，皆嫁爲開府忠武公中子杞。淮東肅政廉訪使妻，皆卒。孫尙孩，嗚呼！燧生三歲而孤，公卵翼之，不知其蒙闡教督而急其成，俾羸有聞，承乏翰林。復世公官，恐公事業不能詳盡，不敢干他詞。臣故惟自述文，不過華質不至俚，而撫其實焉耳矣。銘曰：

惟天聰明，視聽自民。沃天子心，啓莫匪臣。舜察邇言，昌言禹拜。稱聖萬世，臣何與在。粵若世祖，方龍躍淵。載牽徵車，遐蒐逸賢。卽輝起之，爰置左右。授太子經，事靡不叩。公感一介，盡其平生。所學與知，傾敷悃誠。

書首八事。修身以始。賢親畏天。愛民以次。申以奔條。掾弊之方。施治所宜。如紀在綱。上總兵民。公請民去。上受封國。公擇地所。上征南詔。公陳遏劉。上曰。汝言吾行優優。展也神武。操既有要。天下定一。於時已兆。移兵戍邊。首蜀尾淮。免夫春秋。剽殺去來。汴置經略。秦以宣撫。三年其民。歌舞樂土。治效若斯。公於之時。一出爲猷。不無贊彌。又從濟江。內難方蹶。帝遄其歸。大統入繼。移昔已試。施諸萬方。帝思舊人。台袞用章。公拜稽首。元良未建。臣何力有。太師顧先。改爲大農。尋拜左丞。申以責難。書存可徵。南土旣平。諮謀新國。昭文禁林。必首見及。後聖相承。言行其生。沒爲法程。諡以名諱。旣又進加。功臣開府。莫尊太師。莫尊國魯。哀榮若斯。大書穹碑。比其生全。千祀可貽。

元文類卷之六十一

神道碑

參知政事賈公神道碑

姚燧

賈氏之顯。在金叔世。由大考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尚書右丞。河東郡襄獻公。諱守謙。相宣廟。故曾大父。衍金紫光祿大夫。曾妣石。其夫人焦。皆從封河東郡夫人。考頤。武節將軍。兵部主事。蔡州觀察。推官。生公。鄭州。年十五。汭亂。已失兵部。奉妣夫人孫。踰河。依舅氏居。天平甫反。寇入官行臺。於時法制寬簡。凡受事者。惟以賄先。或餽黃金。爲兩半百。峻絕不取。太宗聞之。稱其清慎。特勅有司。月給白金。爲兩百。世祖淵龍。驛致諸郎。與語合意。俾董城上都。竟工丁妣夫人憂去。及踐天位。首以爲中書左右司郎中。不名。惟官命之。坐政事堂。位宰相下。他爲郎者。莫之與班。由善國言。小大庶政。不資舌人。皆特入奏。其冬。帝自將討叛。王漠北。漢人惟丞相史忠武公及公二人者。從歸。賜西錦服。賞其周旋莽閭。鞞塚之鄉。不懈益勤也。帝聞卿郎俸幾何。公如數對。則曰。何薄如是。勅增之。公曰。品制宜然。後太保劉文正公奏。公參知政事。公又曰。他日必有由郎。援例求執政者。將何爲禦。皆不許。至元始元。官朝請參議中書省事。詔同燧先世父太師文獻公時。以中書左丞。行省河東山西。罷世侯。置牧守。五年。再爲左右司郎中者三年。盜殺臣爲平章。欲擅利權。病其束手中書。不得肆欲。奏求分六曹繁務。立尚書省。授公中書給事中。丞相惟署制勅而已。隨

同兩丞相史公耶律公潤色國史翰林十年襄陽下詔令郎汰生熟券軍隨授知襄陽府府隨陸路官太
中襄陽路總管虎符明年詔淮安忠武王伯顏時以中書右丞相河南王阿朮以平章楚公阿力海涯以
右丞行中書省將圍襄諸軍濟以新籍之兵合數十萬衆平宋授公宣撫使議行省事浮漢濟江下鄂大
師其東留右丞及公戍鄂明年授僉行中書省事荆闢遣安撫使高世傑來襲右丞出禦敗之降世傑乘
銳下岳進拔江陵又移軍圍潭獨公留戍士民求見者前其人而卻其贄金帛一錢不入其門酒茗之微
亦絕戢吏卒無入鄉敢縱暴者刑以重典發庾賑饑宋宗室仰食官者仍廩之不變其服而行其楮幣弛
湖荻禁聽民漁樵東南未下之州商旅滯此者給繻歸之剡舟百數十艘操以水軍免括商民置藥局遣
醫更視疾瘵婁安邦以信陽來歸從其子入覲矣裨將陳思聰屠其家逆端則見或議加兵公曰爲是益
堅其叛惟可計致遣朱千戶從十人往使戒無操兵好謂之曰汝與安邦同功有怨盍明之省何俟其出
而屠其家或仇黨夙夜甘心於汝柰何宜身自省告余以故余則直汝不然少猶豫則以叛加兵興誅矣
思聰果來隨徵其妻子其徒至數以戕賊主帥家與未受使言迎射殺其從二人罪併肆其子諸爲亂於
市幼主旣降其相陳宜中文天祥挾益衛兩王逃之閩廣爵人號年東南大蠢覬倖之徒相煽以動大或
數萬小或千數在在爲羣斬寇起司空山剽黃及壽昌壽昌距鄂尤邇鄂屬縣傳高亦集衆跳梁爲應公
多爲檄曉曰汝皆平民爲賊驅脅至此俘殺之獲子女貨財渠惡悉有汝何利焉捐父母妻子徒受叛逆
之名以取族爲鄉里所醜今能投兵返其居者復齒平民不蹤迹其旣往有斬賊首至者以級多少受賞
以渠首至者官之言中其情上下猜沮稍稍離渙壓以官軍遂盡株概翦平無留高亡之江西武甯公又

檄敢舍匿者。誅及其鄰。窮無所歸。變姓名返家。爲尉吏縛致磔死。初遣萬戶某者。討是賊。其人願以高爲辭。請急盡殲鄂之豪傑大姓。以絕禍本。公曰。應賊者高鼠子。何爲。旋就梟夷。豪傑大姓。初無與知。奈何以高誣誅。逆天欺君。以禍民。夫誰敢然。汝第往。吾能必其無佗。其人出。留所善部將。戒曰。聞吾還軍。汝舉烽。城樓內外合發。必盡殲。是會其戰不利。水死。其事始彰。鄂人大恐。轉益德公。恃爲司命。時精兵盡於圍潭。居守半老疾。乃雜新民乘城。民相誓曰。設寇誠至。吾曹二三千人。必無四顧其家。專擁衛賈相。十四年官中奉湖北宣慰使。明年授參知政事。無幾時。遷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民素父母愛而神明敬之。號送其去。像事於學。先聲至江西。民有迎訴千里外者。時其省收海隅僞命甚急。有者坐以連賊。無者謂爲斬匿。將爲後用。誅論巨室。踰三百家。猶有幽獄未斷者。公至。出其非辜。下令凡宋告身。以城來者。朝廷旣加其舊官之矣。自餘蓄此。無所敘復。徒自取禍。其悉投水火。敢有以索兵仗爲名。俠入民家。罔爲收匿。以起獄取貨。與取妾人子女。痛繩以法。明年大水。壞民廬室。藏蓋者。發粟以調。其逃登屋木者。遣吏具舟載糜粥糗糲。以食。脫沈溺數萬家。宰相出入。以甲士導從。至省班立庭下。其冬大雪。墮地旋消。移時不能滿寸。右丞闕出勳貴胄也。顧謂公曰。南方並有北寒。減三月。公曰。相公襲貂裘。熾炭其前。而張幄於後。言是則宜。彼庭立者。必以爲加三月矣。右丞屬觴於公。謝其失言。休士於廡。由是知其爲心。斯須不忘恤下也。事必資決。不敢友視而師之。明年李梓發盜。據南安。公虞他將往。則爲暴。堅其不下。請身往平。纔從兵千營於城北。爲檄推誠招懷。梓發度其猖獗日久。勢不敢歸。以其徒知公有素。或貳其操。戰不爲用。懼左右竊取其首爲功。乃閉妻子一室自焚死。衆皆散還其鄉。不戮一人。平南安歸。江東饒之屬縣都昌。杜萬一挾左道。

媚人有衆萬數。狂僭置相。公曰。都昌與吾南康。止限彭蠡。此寇不誡。將亂南康。乃調兵戍遏彭蠡西瀕。別遣方招討。將其軍伏仗舟中。僞爲商農。徑造芟舍。生禽萬一。與其相曹者以歸。磔龍興市。其徒散駭。復其民居。後有列巨室姓名百數來上。云與賊運。公曰。大慝誅矣。延求何爲。火之。而江東宣慰使某者。媚其成功。遣使入讒。公不俟江東兵至。惟遣南將往討。私有其藏。以八日屠禁日殺人。會公亦遣使至。制責江東使曰。賈郎中爲者。何有過差。且是賊非羊豕人也。雖殺以朔日。猶可。十七年。詔再征日本。賦江浙江西湖廣三省造海艦。公極言。如是將亂江南。欲身任入聞。陳其過舉。他相以爲不可。廢閣詔。令異同之間。其年七月二十日。年六十三。薨於豫章。而始成戰艦。遣宣慰某者。總致於軍。東征丞相。憤失軍興。將以是日。斬使。忽詔下。旣江西海艦後期。罷兵。君子謂公薨。猶利國。如古尸諫。以其冬十有二月。歸葬威州井陘牛山先塋。嘗最其平生家居事妣夫人。曲極孝敬。迨薨。移是以養寡姊。夫人李氏。信氏。雍睦無間。言視政之休。未嘗廢書。從戎亦褰駝負書以行。從討叛王度。漠有暇。猶爲世祖陳說資治通鑑。納君於善。延師私塾。毓德諸子。日或至其舍。出門交友。貌粹而言溫。侃侃易直。無有城府。機筭尤篤。故舊故第。邇太室。歲常以十月。剛日大享。其日每風雪沍寒。非執豆籩。聞鐘鼓振發。不敢安臥其室。冠服庭立。至乎已享。積學其躬。如是施諸用世。事世祖二十有一年。其居中當睿聖大有爲之時。與二三元臣。上以毗贊其經國。下以燮熙其子民者。十有三年。出而經理南紀。謀猷大軍。於襄陽。於湖廣。於江西。新造之邦。嚮化未純。安而集之。煦而濡之。如恐一夫不獲其所。一有海隅之難。盜賊附起。禍譬而賞勸。德綏而威撻。徐革其面。而泮其心。俾方三數千里之氓。一喙同辭。稱其仁人。求能推守大帝諭忠武王以曹彬取南唐不殺之訓者。無公亞正。

嗚呼。後公之薨。二十有九年。今聖言念。盡瘁大帝。功加生民。贈推忠輔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定國公。諡曰文正。哀褒之典。無一遺者。恩重書棺。公而歆茲。可作於九原矣。五子鐸。淮東宣慰使。鈞。中書省參知政事。鉞。不祿。鏞。令曹之禹。城。鏗。知鹽官州。二女。適臨湘。令劉彧。僉山東道肅政廉訪司事。王遂。男。孫五。汝玉。行臺監察御史。汝立。汝礪。餘未名。女孫五。有從者三。吉州校官許崇慶。戍守真揚。萬戶劉遂壽。武庫使劉復。餘幼。男曾孫五。女曾孫一。皆幼。銘曰。

定公筮仕于顧。成世弱齡。卑官潔慎。已至世祖淵龍。謂治須賢。蒐以自毗。如渴繙泉。公焉其時。先後胥附。及踐天位。大正百度。以公爲郎。左右中書。凡我庶政。丞相共圖。日月入告。天顏謔顧。不惟於威。不愉於豫。垂十五年。政治隆平。維帝之明。公猷是經。將一文軌。襄漢其始。出公軍諮。爲烈益偉。旣下江夏。人暴而仇。公則緩之。敷澤優優。粟饑藥疾。於賦於役。勝國厲民。靡不與黜。大盜助勳。動萬爲曹。以言爲兵。訓柝其豪。民視曰公。予父子母。胡不像之事。以豆俎。聞遷省洪。出涕齋咨。洪聞其來。人抃以嬉。旣繫岸獄。載糗與粥。舟取溺逃。于彼登木。南安勦狂。不缺斧斤。僭僞都昌。生致用方。惠懷其仁。兩省千里。聞其告凶。號啼婦子。疇非位相。死而罵長。伊疇若公。沒世不忘。諡於太常。傳以太史。矧世其德。衆多令子。有毖歸山。螭石劖穹。神保焉依。期古與終。

僉書樞密院事董公神道碑

姚燧

公諱文忠。字彥誠。真定藁城人。曾大父哲。大父昕。父俊。材而略。太祖兵金。由農畝。將鄉民萬衆來歸。官以龍虎衛上將軍。右副元帥。知中山府事。時太尉史忠武公兄河北西路都元帥天倪。開闢真定。其倅武仙。

殺元帥一家百口。據真定叛而臣金。太尉集兄散卒復之。仙走壁雙門。夜又襲入。太尉唯與故侍衛親軍都指揮李伯祐投城。涉塹奔藁。右副聞亂已。艤舟淳化。卽馬入藁。合力再復之。仙走壁抱犢。旋路河。太宗以太尉爲真定。河間。東平。濟南。大名。五路萬戶。右副長千夫。從追義宗歸德。薄北門而陳。金縱兵夜擊。我師敗績。右副死事。夫人李氏九子。公次居八。憲宗卽位。明年壬子。年二十有二。始入侍世祖。潛藩承旨。王文康公鶚言詩教問公能乎。對曰。臣少讀書。唯知入則竭力以事父母。出則致身事君而已。詩非所學。癸丑從征南詔。己未伐宋。王師臨江。與兄忠獻公文炳。翰林承旨文用。率勇士乘艣。舳求先濟。教遣他將舟師繼之。三戰三捷。得敵蒙衝百艘。遂進圍鄂。上正宸極。中統之元。置符寶局。以公爲郎。後官奉訓大夫。居益近密。上嘗不名。唯第呼董八。亦異數也。而不爲容悅。隨事獻納。中禁事祕。外多不聞。舉所可知。如至元二年。安童以右丞相入領中書。建陳十事。言忤天聽。公曰。丞相由勳閥。王孫夙以賢聞。今其始政。人方延佇傾耳。而所請若是。後何以爲。乃從旁代對。懇悃詳切。如身條疏者。始得開可。八年侍講。徒軍公履欲行貢舉。知上於釋。崇教抑禪。乘是隙言。儒亦有是科。書生類教。道學類禪。上怒。已召先少師文獻公。司徒許文正公。與一左相。廷辨。公自外入。上曰。汝日誦四書。亦道學者。公曰。陛下每言士不治經。究心孔孟之道。而爲賦詩。何關修身。何益爲國。由是海內之士。稍知從事實學。臣今所誦。皆孔孟言。烏知所謂道學哉。而俗儒守亡國餘習。求售已能。欲錮其說。恐非陛下上建皇極。下修人紀之賴也。事爲之止。君子以爲善於羽翼斯文。十一年。以大師南伐。民困供億。奏蠲常歲他名之征。後燕見降將。問宋所由以亡。皆曰。賈似道當國。薄武人而唯文儒之崇。武人怨之。後大師至。外而疆場。內而京都。莫有鬪志。釋甲投戈。歸命恐後。上

問公之言何如。公曰：似道薄汝而君則爵以貴汝祿以富汝，未嘗汝薄也。而以有憾而相移怨而君不戰而坐視亡國，如臣節何？似道薄汝，豈以逆知汝曹不足恃爲一旦用乎？上深善之。詔徙大都獵戶郅中，奏止還貧弱者弛牧官鬻田器之稅，聽民自爲以勸本富俗，惠患多盜，勅苟犯者殺無赦。在在繫纍，充犴犴獄。公言：今殺人于貨，與竊一錢直上均死，一斷不屬僭黷，莫甚。恐於陛下致祥之氣，奸生之德，多所干傷。勅革之。或告漢人毆國人傷，又或告太府屬盧某咨斷監布，上命殺以懲衆。公言：今刑曹於囚罪入死者，已有服辭，猶必詳讞，是事未可因人一言遽置重典。宜付有司簿責閱實，以俟後命。乃遣近臣臆滿覈毆傷。公覈監布告毆得誣，杖遣之。監布蓋太府始受，端外皆有羨尺，適尙方工官有需其入，借毀成端，斷羨以給非身利而爲也。降旨原之。責侍臣曰：方朕怒際，卿曹皆結喙非董八啓沃朕心，則殺是非辜，必竊竊取議中外矣。賜金尊曰：用旌卿直。儲皇亦曉官臣曰：方壓以雷霆而容止話言，暇不失次，卒矯以正實人。臣難能者，太府屬贄而泣謝曰：鄙人腰領賴公以全。公曰：吾雅非知子，其必拯濟諸阽危者。蓋與國平刑，非期子見德也。其返而贄自安童北伐犯法，臣阿黑馬獨用盜弄威福，衆立親黨，懼平章廉希憲復相，必妨其私，表以右丞江陵者踰年。公奏希憲昭代名臣，今端揆虛席，不可久使居外，以孤人望。宜早賜環，從之。十六年十月乙亥，還自萬壽宮祝釐所。奏曰：陛下始以燕王爲中書令樞密使，纔一至中書，後冊儲皇，累使明習軍國事者十有餘年，終守謙抑，非不奉明詔也。亦朝廷處之未極其道。夫事已奏裁而始啓白，爲人臣子，惟有唯默避在，不敢以令可否制敕而已。以臣所知，盍令有司啓而後聞，其有未安，斷以制勅，則理順而分不踰，必不敢辭責元良矣。其日盡前省院臺臣將百人，上面諭曰：自今庶務，其聽皇太子臨。

決而後入聞尋語儲皇董八崇植國本者其識勿忘禮部謝昌元請立門下省封駁制勅以絕中書風曉近習奏請之源上銳欲行之詔廷臣雜議怒承旨少保王文忠公盤曰如是益事汝不入告而使南土後至之臣言之用學何爲必今日閑是省廷臣三日始奏公爲侍中兼其屬多至數十人其臣弗便也入言陛下將別置省斯誠其時得人則可寬聖心以新民聽今聞盜詐之臣與君其間言多目公公恚辯曰上每稱臣不盜不詐今汝顧臣而言意實在臣其顯言盜詐何事上出奏者公猶懇不止且攻其賊國之姦上曰朕自知之彼不汝言也然終忌公得君清慎無過莫可指以爲報者乃以楮強萬緡爲壽求交驩擯棄不取忠獻公卒官中書左丞故太傅伯顏公表其可相上使嗣爲公曰臣兄有戡定南土之勞位是則可臣給事居中宣何力焉而可嗣爲十八年陞局爲典瑞監郎爲卿官以正議大夫俄受資德大夫僉書樞密院事卿如故始不從蹕留居大都凡宮籞城門直舍徼道環衛屯營禁兵太府少府軍器尙乘等監皆領焉兵馬司舊隸中書併付公將權臣累請奪還中書不報是冬十月二十有五日鷄鳴將入朝忽踏家庭氣息奄奄上遣中使持藥投掾不及遂絕傷怛不已猶覲其息勅勿速斂五日乃匱且知公圖書外無他居積賻錢數千萬儲皇等是以十二月六日歸葬其鄉高里先塋最始至終實三十年征伐蒐田無地不從凡乘輿衣服輦帶藥餌小大無慮百數十橐靡不司之中夜有需不以燭索可立至前風雨寒暑饑渴駿奔心無怠萌口絕勸語屬屬乎惟以執事不恪獲譴爲懼故能滋久眷寵彌深爲臣則然其在家出門弟弟敦宗賢賢信友淵懿而明炳孫恭而易直倫理之間人文粲然元臣故老奉朝請者上所存問及有欲言皆由公傳達稱倖不敢讒危之及是則皆出涕几筵曰哀哉若人曾未中壽而不淑毋茲君側

失正人矣。一貴戚獨曰：天下世無吾曹千人，誠不加少而奪公歸耶？下至傭人販夫，亦失聲投業。後二十有一年，當大德辛丑，天子言念其功，贈光祿大夫、大司徒，封壽國公，諡忠貞，配顧氏。從封壽國夫人，男五人，士珍、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士良同知開州，士恭正議大夫、典瑞太監，士信蚤卒，士能未仕，女三人。長適中書左丞史彬，次適集賢學士張晏，次適王某，男孫七人，長守中，內供奉，次守庸，利用監資用庫提點，次守恪，內供奉，守遜，守簡，守常，守讓，女孫六人，長適左藏庫大使燮燮，次適劉文鐸，幼姆，士珍將銘墳道，持遼陽行省參政，王公思廉之狀，遠走江東，而以訪燧，義有二焉：一以其伯仲父忠獻與翰林承旨，與公由先少師儲邸舊學，命之不官，必曰先生，一以燧嘗同受學司徒文正公，且與今忠獻子，其兄江潮行省左丞，士選相好，實再世契，奚言而辭，銘曰：

在易六位，以爻居四，上承五君，多懼之地，於皇前聖，與天巍巍，神明其變，雷霆其威，公三十年，日侍帷幄，出入起居，不辱於數，初匪知計，其身包周，臣職克修，敬慎無尤，人膚其觀，曰：郎典寶，其自任重，引君當道，不剛悻悻，不柔容容，揆義爲中，闕焉彌縫，或攻聖學，異教之似，公曰：其言由孔孟氏，彼去其實，務華辭章，爲利達資，何關綱常，足明其心，斯道力衛，病爲朋黨，彌禍於未，父子之間，進說多艱，庶政旣先，國本泰山，其入告內，無是爲大，他隨事陳，罔遺于外，其非廷尉，獄由平反，施令必臧，等乎納言，姦竄滔天，庭伐其慝，雖未卽誅，中劇矛戟，黃髮番番，致臣而家，歲時存問，天語柔嘉，晚書宥密，瑞監仍柄，何天不弔，年過知命，前聖忠之，賻以送終，嗣聖功之，追爵上公，人臣龍光，至是焉極，矧子廊廟，清劭執德，無石維年，竹帛豈夷，賴垂休聲，其以是詩。

元文類卷之六十二

神道碑

平章政事史公神道碑

姚燧

史氏自癸酉我太祖暨金南播之歲。尚書都元帥。父子相繼。轉鬪河北。十年。元帥死。武仙亂。故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贈太尉。諡忠武。公收其兄兵。轉鬪河北。又十年。拔相衛。薄金北門。金主奮銳自將。踰河。衛實受其鋒。太尉再戰。再敗其兩帥之衆。十有八萬。金主度不能國。走死蔡。太宗大其勛。以爲萬戶。俾將真定。河間。東平。濟南。大名。五路之兵。憲宗以戰迹著。衛封以衛之汲。胙城。新鄉。獲嘉。蘇門。五縣。繇是故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公以太尉元子。得節度衛。憲宗征蜀。詔太尉以公從。會其陟遐。太尉還。一王召公偕北絕漠。留謙州。依其儲氏姑居。五年而歸。先是李璫反。誅太尉。請裁強諸侯權。自今兵民之家。父死而子始繼。兄終而弟可。及其子弟同時並官者。無以職掌小大皆罷之。請由臣家以始。併辭衛封。制曰可。於是先裁太尉子弟之職。其一門中。一日解虎符。金銀符者。凡十有七人。而太尉舊時所將兵。自先朝已解授。兄子江漢。大都督。權戍鄧。及是亦解隸他將。公無以爲者。數年。會故中書左丞劉武敏公拯。請伐襄陽。張平。宋本。大集天下兵於漢之南。而太尉亦謝政。公請立勞軍中。朝議猶避鄧之舊軍。俾與張蔡公子宏。範。易。將。始授懷遠大將軍。亳州萬戶虎符。太尉飭之曰。戰無後人。與築夾寨。始猶以遠。包山絡

野綿亘百里。三進薄城。應中援外。息耗一絕。其將張貴突圍出。公斬之。盡有其舟仗。攻樊城。先登拔之。襄陽隨下。賜白金衣裘鞍馬弓矢。從大軍南征。越郢下。復夏貴鎖戰艦。絕漢爲陣。我舟不可越。公戲下馬千戶。嘗隸都督萬衆。從上已未渡江。請爲導。拖舟出沙武口。入湖達江。故丞相阿朮公將二十五萬戶爲前。五萬戶擇一人帥公。其一帥先諸軍濟江。後繼未集。與宋將今中書右丞程鵬飛遇。殺傷相當。公被三創。鵬飛七創。肩輿走鄂。鄂隨下。丞相請以輕進燒法。奉公詔錄其勞。賜白金五百兩。大軍既東。從故丞相阿里海牙時以平章分兵圍潭州。攻鐵垠。百日礮激柵木傷肩。流矢貫掌。先登拔之。以軍民安撫留戍。招摩逋殘。既集。既安。入覲。加定遠大將軍。以太尉玉帶賜物也。人無敢復請上之。制曰。太尉所服。汝服何嫌。卽賜之。自是公班諸將。獨一品服。從攻靜江。衆皆輶輶自蔽。繫城將穿。公分地獨居。礮硃所集。輶輶不可嚮。伺有怠隙。樹鉤援。攀堞蟻附而登。拔之。平章北還。以公元勳貴胄。威名非他將可輩。留治靜江。初城既兵得。剽殺之餘。官舍民屋。盡於焚毀。公賦戲下。其視吾爲師。隙爲居第。市爲列肆。必完無苟。學校祠廟。大其故制。猶不能實。畫地募民。又賦鄉縣之豪。析族城居。而所居第宏最靜江。曰。示吾久此。不爲去計。亦制越一奇也。民始勞之。斷手則屋取備。嚮直已相什百。旋爲通都。民男女爲人所奴。從主北者。或思鄉亡歸。拘之有司。可籍究者三千人。省議欲一切徙來。公曰。至鄂必分爲勢家。有託以徙。必道亡不達。且生他變。旣兵不徙。以男女齒相偶。皆籍民之。乃無敢覬取者。行徇定昭。賀梧。潯。藤。容。象。貴。鬱。林。柳。融。賓。邕。橫。廉。欽。高。化。廣西之州十八。肇慶。德慶。封。廣東之州三。皆除三年田租。發倉稻以丐貧民。遣鄭何。朱國寶。劉五剛。趙珪。趙修已。五萬戶。戍賀昭。梧。融。邕。馬天麟。宋景。劉君。進花禮完。顏世英。李宗。張武。鄒瑛。閻國順。脫歡。十千。

戶戍潯賓橫容象柳廉欽高化又以十千戶不兼職民則任分而令不專皆便宜假以軍民總管事聞制皆爲真當靜江受兵溪洞諸夷旣降雲南公曰邕容視左右兩江猶身之有手足今歸雲南度吾不能制必輕爲寇入則吾禦歸則吾備是吾不遑一日息兵其界也遣使諭曰爾捨朝發夕至之邕容乃遠託數千里經數夷地不至之雲南何以應緩急或他日爾越界爲市諸戍必以入寇加誅爾矣且朝京師路迂皆非計之得者溪洞聞之翻雲南來者五十州後雲南爭之其省平章爲書讓公曰吾與先太尉久共政汝不可有吾成功各驛以聞公使先至詔聽公節度陞昭勇大將軍廣西宣撫使尋罷宣撫改鎮國上將軍廣南西道宣慰使宋旣亡也其將相張世傑陳宜中挾益王昞衛王昺浮海趨福州立益王傳檄海嶺之州曰余復廣之東西豪傑啗其爵賞爭起爲應裂裳爲旗荷矛爲兵者動萬爲羣公戒諸將盜至以時降斬不得使牢根窟能以衆來者官之盜去不敢求迹平民而深爲延誅時方乏鹽發庾下令斬首來者以鹽爲購諜言夏貴已復瀕江之州江路旣絕不可復北諸將求遠靜江計事實欲合勢公曉之曰君輩亦搖敵懼耶就貴能復江不能踰嶺審不可北猶與諸君取塗雲南歸矣今無輒棄戍也省議棄肇慶德慶封併兵戍梧公曰委地徹備適示敵怯增兵戍之劇賊蘇仲集潭之潰軍萬人自王鎮龍山俟歲事作官軍毒暑不可入外肆爲劫而植稼其內歲事畢聞將加誅則僞出降仍歲爲是大爲橫象賓貴四州之梗公令四州爲堡其界守以土豪日嚴警斥官軍行前縱火廬棚隨以民夫具檐芟禾仲窮來歸猶官以賓之嶺方令走王新立古縣斬李應辰李福潯州由靜江北全永皆城守潭州路絕而永尤急羅飛圍之七月其府判官潘澤民間請濟師公又分步騎赴之大殄其衆永境遂謐後益王死衛王繼立趨廣州壁

海中崖山。曾淵子以參政。開督府雷州。公再諭降。不可。進兵逼之。淵子奔碭州。獲其兩都統。驛送京師。遣萬戶劉仲海戍雷。世傑將萬衆至。仲海出奇擊走。後羞墮其詐計。悉衆來圍。城中絕食。士皆煮草爲糧。公抽兵漕穀。欽廉高化諸州。再破走之。用兵海南。詔公親戍雷。式遏西突。會衛王蹈海死。南海平。廣東之戶。十耗八九。而廣西獨完不殘。及戶賦酒酢。算公以嶺南地險而民寡。俗悍而產貧。征之適急。其爲盜。省是其說。蠲之。故今廣西並湖南不困。後宏範入覲。請復將亳州兵。制可。還公鄧之舊軍。拜參知政事。行廣南西道宣慰使。入覲。拜資德大夫。中書右丞。行省湖廣。用兵日本。詔督造戰艦六百。仍送揚州。用兵安南。詔給糧仗。廣西師還。二十二年。要束木。以中書左丞來。而湖廣囂然多事。民喪其遂生之心矣。以公嘗督海艦。費計巨萬。大爲鈎考。毫推縷剔。求可中公者。無可得。乃責償軍民三萬。定明年移省江西。仍中書右丞。又明年。拜中書左丞。俄復右丞。還之湖廣。其人已平章。特有援籍。怒詈同列。辯詐。鷲刻師心而行。聲勢張甚。以公結聖知。固謙抑。不報強禦者。獨不忍。以言色侵之。凡與處四年。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會大料民。州縣賦紙爲籍。渠以戶率如干爲十五萬。定可官有之。令州縣別方爲籍。集吏計局。程督日嚴。將有首償者。而赦令下。渠猶曰。第可原哀。求罪耳。錢不可貫。公以鴻恩之餘。宜無深誅。不從。公則曰。最今籍用當十萬。定而悉徵之。吏將重賦之。民益殫矣。渠曰。吾徵其餘。貴償五萬。定其逆。憑怒當大紛。一言從容。十救一二。民丐其利者。此類。元惡伏辜。可以得爲。而公亦薨。實至元二十有八年秋。七月十有五日。年止五十八。性友愛。喜施。有積必分之。諸父諸姑。昆弟羣從。空橐不愛焉。甥姪男女孤者。鞠之。時其婚嫁。力不足。猶稱貸爲之。閨壺不敢干外事。與人交。襟懷曠夷。雖疏且賤。不峻陸級。不留門廡。游意絲竹。尙友東山者。老

而不衰焉。公諱格，字晉明，聚書萬卷，鼎彝圖畫一室，號曰裕齋。其先大興永清人，曾祖成珪，晦德其鄉，生行部尚書諱秉直，實生太尉諱天澤，妣夫人木年氏，夫人劉氏、儲氏、兩張氏，子七人，燿榮餘未名，女二人，在室，男女孫皆一人。公未有子，子都督子，卽燿也。篤其愛，曰：「是他日可虞者，以從戰廣西勞，授靜江同知，遷廣東宣慰副使，換湘西宣慰副使，前薨一年，朝議不欲宰相兼將，許其子弟世。公累請將燿，未報。會以其喪來，明年命下，授燿虎符，鄧州舊軍萬戶，卽舉公柩，與四夫人喪，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葬。真定之真定縣太保莊，太尉兆次甫封，以榮入覲，曰：「是臣所後父，先臣格之子，生十四年矣。宜代臣將，制可。授榮仍故虎符，昭勇大將軍萬戶，別授燿虎符，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行省福建，歸過鄂，人故公者感是二子，一世平章，一世長萬夫，符節相煥，麾蓋相逐，至爲隕泣，嗚呼！曰：「可良子已，客有李裕者，嘗以理問官事，公江西數千里畢，公之葬，又奔走京師，營立二子，其盡義故吏者，如何燧亦故公者，隧首之碑，其可辭。銘曰：「乾文言曰：「聖作物覲，以類從親，雲龍風虎，迺今觀之，匪古專然，天於皇輿，將畀其全，亦匪一聖能同軌轍，聖武我祖，劄金河北，而宋畫守，猶江之南，留大遺艱，待帝之戡，孰有有君，無其臣者，太尉父子，佐一函夏，父平河北，子江之南，佩訓其庭，無後事，漸故橫江流，楊楫先濟，鼓其孤軍，嘗敵全銳，及從移兵，潭桂兩州，登陴兩先，兩後戍，留均之爲勸，而桂尤瘁，基屋火餘，以完府市，走檄所下，廿有四州，胡難而安，旋化而仇，鱸鯢騰海，狐獠陸起，威柔四年，平始再底，捐我庾儲，復而田繇，方戶廣東，十纒一凋，湖廣再相，元惡再友，吾潔是求，孰涅而黜，一日贗首，公壓宜信，天不憖遺，一疾不振，難偶者時，難立之事，難令之名，難終之位，時天之爲，餘非人邪，易世之難，匪哲曰：「何矧其惟孝，不忝世德，太尉旣老，平章軍國，公世平章，太尉之光。」

燿復世公祖孫相望榮未成童亦轡龍虎歸偃斧邱奚憾之茹載烈茲碑石獸衛之與滹河流相永無期

便宜副總帥汪公神道碑

姚燧

便宜副都總帥忠讓公諱忠臣字漢輔便宜都總帥隴西義武公之冢嗣便宜都總帥忠烈公德臣中書左丞忠惠公良臣四川行樞密副使清臣之兄故副都總帥惟益之考中書左丞忠肅公惟正今平章政事惟賢中書右丞惟孝參知政事惟勤宣慰使便宜都總帥惟和同知宣慰權總帥惟純屯田萬戶上萬戶惟簡惟允上千戶惟弼知陝西和州惟敬惟恭之伯考今懷遠大將軍便宜都總帥安昌爲質永昌王必昌之祖宣慰使元昌副萬戶朝昌便宜都總帥壽昌之伯祖也卒以至元丙寅四月五日受諡於元貞二年丙申推至義武卒年癸卯實五十四年祖孫一門三世五公又許連嫺王室自餘將相使牧爲質猶十八人此吾元有國而來所無者嗚呼不曰世臣之家謂之何哉公王姓由大父彥忠世汪骨族故汪姓金主以甲午正月死蔡義武時卽險移鞏治石門山猶行天興正朔明年乙未始下太宗義爲其主後來仍金官官以便宜都總帥俾從皇子闊端征蜀公留質帝所忠烈質皇子所制後令公從征蜀以管軍總領從破文階州大安軍從攻成都入其郭義武陷伏中急公疾戰殺傷數十人竟衛翼而出壬寅以破土番疊州功賜銀符明年義武卒有子七人皇子擇宜世帥者意在忠烈謂公曰汝宜世吾欲帥汝弟而得無後其心乎公曰王未有言臣欲推授爲之與兄有異耶王高其行以公鞏昌元帥知府事丙午以前茅忠南功換金符故事祖宗賓天取授符節悉收還之故公金符亦歸之官憲宗二年壬子償賜之俾權都總帥事明年癸丑世祖以大弟總天下兵旣移忠烈一軍戍利州會將軍南詔禡牙臨洮公來趨覲俾督

漕嘉陵。繼利州魏公。造舟棧塗。水陸兼行。足缺兵籍。而恤乏民力。始益昌。不以饑告。戊午。憲宗自將討蜀。忠烈集諸將問計樓上。曰。吾州凋傷之餘。玉帛無所於得。一旦乘輿至。左右近貴之臣需求。何以爲資。公則曰。吾曹拔身健兒。惟有能獎率士衆。効死前驅。何至爲是媚人。定死前驅。公惟恤吾妻子。其責忠烈。然灌酒地曰。兄與諸將薰心誓。是德臣何言。所孤兄諸將託者。有如此酒。大駕至利。巡所治樓壁橋隍。歎曰。使吾非戍此。敵先之。則四川領喉之地。可必能歲月平哉。遂移師西南。攻劍關。關之西隘曰苦竹。降慶府治其上。西北東三面斬絕。深可千尺。猿猱不能緣。以上下者也。其南一塗。一人側足可登。不可並行。敵盡銳禦者。惟此。而帝勅諸軍攻。未至某地。無張汝幟。自伐鼓督之。公前登。帝望幟。張倡爲歌呼。六軍和之。聲動天地。隘之兵民。飛崖如蝶。前是獲敵張都統。仗爲蜀導。反給帝曰。吾能誘此。柵令降。遣入行。則反爲敵用。且泄吾軍何地強弱。何倉豐餒。教使勿下。帝爲書繫筒。箭三射入柵。令必生致。獲之。磔以徇。賚銀爲兩四百五十。潼川府治長甯山。攻復先登。賚銀如苦竹數。加以金幣。爲疋二十七。復移軍東。卽嘉陵爲舟行計。輿礮竿鉅絙。以從。公奏無所事。此此前塗所不乏者。不若舟米數千石。蓋此去多稻。而求粟無有。宜虞以廩病者。時蓬州壁運山。閬州壁大獲。順慶壁清居。廣安壁大梁平。破竹皆下。東南抵合壁。釣魚山。渠江水會其下。石邑入雲。其帥王堅據不卽下。礮矢不可及也。梯衝不可接也。帝欲乘拉槁勢。不棄去。而必拔之。故久蹕。此時暑。我師疫矣。忠烈卒於軍。公泣集將佐。議曰。吾季卒軍。馬革裹屍。與國責塞。子惟正雖未弱冠。宜世衆曰。公言是。公言是。願奉以代爲帥。其秋帝崩。中統之元。制以公爲副都總帥。從所志。貳貞肅。同戍清居。去順慶平土二十里。西北東三面環江。北江殊回遠。不可爲池。南依山而壁。平可馬上。無大

艱崎。其南卽合敵出入吾界無時。於兵法爲交池。公又子身受之。開屯田。練軍實。遙候斥。訶強鄰。入必摧。壞其軍。不令棄去。後詔貞肅還鞏昌。公獨保戍三年。璽書褒大之。又換金符。三年秋。抄夔府。獲其團練使鮮恭。知府張甲。及路分二人。斬刈千馘。獲遺甲仗寶幣不可貲計。入覲。賚以虎符銀章銀幣。如長甯之數。而加金爲兩五十副。以鞍勒弓矢。褒其從者。且以久勞於邊。代以忠惠。還之鞏昌。俾副都總帥由行省受命。還得疾。秦亭歸。至古漳。故第而卒。年止四十八。其年六月。從葬古漳先域。爲性安恬。出言質直。如其心事。隴西郡夫人母包。以孝聞。友諸季。終其身。竭力溥才羽翼之人。無可間。總帥府屬郡一十四。事至殷也。身自爲。與從父副弟。副猶子三世。時得專殺。未嘗妄笞殺一吏一人。然至臨敵決戰。上馬挺槍。雖陳先次。巧捷若神。當者紛披。莫有我禦。其弓矢奇中。可方古人。憲廟出畋。遇虎。命射之。一發斷其吭。帝喜。至解所。御金鞍爲賜。夫人故金蘭。定西會德順五州帥張雲之女。惟蓋纔世副都總帥二年而卒。一女適鎮撫帥府張文煥。老將之從公者。每曰。公爲人信厚。安昌必昌。復信厚。可曰善世其家者。由安昌求銘公碑。燧思於公與貞肅所戍之地。無不至焉。清居之不可恃爲固者。前所以言楊氏。張氏。蒲氏。皆行帥府大獲。運山大梁平。故地與便宜。其時曰。四帥府。清居南迫合。獨受敵鋒。爲三帥扞蔽。他日專劉帥戍。移貞肅南九十里。夾嘉陵東西。築武勝軍。母德章兩城。距合爲里亦然。晝則出邏設伏。嘗待進戰。夜則畫地分守。傳警鼓柝。篝火照城。達曙。以防竊入。一話一言。敵盡知之。況敢抽兵邀利。他求爲哉。惟是軍當其堅重。故三帥反得歲。以拔敵柵壘。掠敵府庫。劉其人民。逞志於忠。涪夔黔萬施雲安之間。上功朝廷。用事之臣。第知三帥立勞之多。而是府獨寥寥也。終未有能明其然者。又貞肅去清居。敵夜大至。火民居。縛劉帥去。鑿夫人

之失如此。則兩公成而克完者。功不大哉。凡此或者貞肅碑所逸。故發之。此銘曰。椒聊遠條。求今之世。方漢金張。纔有汪氏。隴西開國。義武肇之。義武之爲。不忤倫彝。忠讓忠烈。忠惠貞肅。遞芟川涼。力協謀一。繼繼其來。將相之多。不符垂躬。必斧手柯。歸覲私廟。庭笏駢羅。公以其序。太宗義武。於弟以子。宜不降俯。乃推僞功。潛不自張。等翊吾家。聞命卽行。安流洋洋。如水就防。所由不年。其盡瘁致。子而天闕。歸以何戾。彼蒼者穹。監下而公。惟我皇上。心靡不同。疇德未報。未隆何功。三紀後公。一朝哀崇。公有令孫。人曰公似。雖華其年。已踐公位。古者大宗。合族恃之。祭求其膳。尊祖之思。胥是冢旁。可萬家邑。表阡有碑。車過者式。

興元行省夾谷公神道碑

姚燧

元貞二年二月。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臣堅賢言。往歲臣待罪於外。伏奉明詔。旁求勳舊。臣僚封拜奏對。各上其事。以備纂修世祖皇帝實錄。資用刪取者。臣喜伏思陛下先孝四海。發揚前休。皆使下臣依光日月。誠曠代之希遇。謹已次寫臣祖常哥。臣考龍古帶。出處始終爲一帙。上史館。而臣之先汗馬微勞。其概已此。何敢上比磐石宗臣。勳舊自名。惟與劉氏伯林黑馬再世父子。來北之初。義同一體。今焉二臣已各受謚。忠順忠惠。增賁墟墓。臣不援陳。恐使聖澤獨漏。臣家敢昧死請。制曰可。萬戶招討使常哥。贈龍虎衛上將軍。封定襄郡公。謚貞敏。妻奧敦氏。從封定襄郡夫人。興元行省龍古帶。贈榮祿大夫。封沔國公。謚忠靖。妻耶律氏。從封沔國夫人。制下山南之民。聞者咨嗟。泣下曰。公卒明年。興元屬縣及州。若洋成固南鄭吏民。伏進德。苟德炎。張自顯。李顯輩若干人。疏公平生。立秦憲庭。願一上聞。許廟事之。

而竟未下。豈天以是忠靖爲賜額耶。嗚呼。有待哉。公夾谷姓。女直人。其地古肅慎氏之國。譌爲女真。避遼興廟宗真諱。改爲直。太祖之加兵金也。歲壬申五月。劉忠順公與定襄公將兵千二百人來降。詔以其衆卽守威寧。十一月。金主遣使哈以大官冀其或貳。可復失地。定襄縛使以聞。詔嘉之。擢爲萬戶。招討使人。有擾爾民殺之。傍郡縣未至者。諭使急下。事有便宜。不待上聞。一以詔行之。凡鎮威寧四年。以歲丙子卒。河國公嗣萬戶金符。生十四年矣。戊子。太宗詔從太師國王戰河東。山東庚寅。睿宗拔鳳翔。明年從破宋大散關。夾嘉陵漢水。如鳳沔。褒大安。興元。洋。金。東抵均。諸城皆拔。壬辰。大破金兵鈞之三峯山。不能國矣。詔徙六州民留田威寧。時天下荒饑。獨山北爲樂土。四方之人其來如歸。乙未。詔從塔海紺卜征蜀。田事宜遣官屬何人攝治者。以其名聞。乃表今湖廣僉省高安之祖。按都驩代領明年。凡四川府州數十。殘其七八。明年。公上言興元形勢。西控巴蜀。東扼荆襄。山南諸城無要此者。自始取道滅金。漢中無歲無兵。其地與民。吾棄不有。敵不敢復。城郭隳而弗完。田野蕩而輟耕。民窘艱食。時吾兵來。扶戴白以負嬰黃。偷暫生活。鼠栖太白窮谷之間。吾歸則壯者出爲盜賊。肆相奪攘。甚者仇而殺之。而生齒益耗。誠能留兵戍守。招徠未降。民見父子不分。貨錢之得有也。其至恐後。爲擇良腴。便水之田。授以耕耒。假與種牛。俟秋穀收。什稅四三。儲之於庾。守之以吏。征蜀之師。朝至而夕廩焉。校以資糧。關中荷擔千里。十石不能致一者。勞費大省。實制蜀一奇也。制可。詔都元帥量留漢軍。其新至之民及田事。可無時籍數。具效以聞。仍錫虎符。是月制諭。今安撫興元軍民。制又以爲安撫使。一月之間。三制併下。定宗詔行省興元。公至行之。如所奏。策城塹。內治堡壘。外增鼓柝。烽煙得警。日夜千里不絕。市肆村舍。民廬數萬區。悉起於盪焚之餘。墾田數

千頃灌以龍江之水。收皆畝鍾。敖庾盈衍矣。官舍居第皆高棖巨棟。重棗牡瓦。宏壯奇麗。可百承平舊宇之上。亦志不苟然也。其士豪傑如洋之趙再興。成固張廣南。鄭伏興。褒城薛仕成。西縣楊濟。廉水韓仲炳。小黃柳智德。潘水薛閏。皆割裂自霸。昔爲吾寇者也。至是皆入所據於郡縣。宋邊驍毅之將馬仲自閩。張文貴自巴。李繼之自廣。王安斌自開達。亦挺身歸。公腹心仗之。指臂使之。或說曰。反虜無親。宜有以虞。未可日置左右。公曰。彼哉人也。未必狙詐。或如爾言。誠狙詐也。吾仁結而義激。禮接而信示。何有於不可化。宋害其來反。時放兵動吾四境。屢戰殲之。辛亥。四川制置使余玠輕我師寡。身率兵入寇。敗我利路元帥王進於金牛。壁其軍中。梁山兜零。夜燭城爲之赤。潛遣裨將燒絕棧道。遏我援繼。自率大軍圍而攻之。鉤礮梯衝環城數匝。謂爲孤危。期日必拔。新集之民還叛與敵。公誓死拒守。督戰益急。殺傷過當。城中將吏晝或荷甲傳食。夜則畫地分守。會都元帥禿薛來援。無從得塗。值三人自軍所逃還。許貫其死。令導由他山利道出。陳倉玠聞兵大至。焚圍遁去。公襲戰。悉止。還所俘亡。故事。祖宗賓天。所授臣下制書符節。悉收還之。太宗嘗賜虎符。已歸之官。及是。憲宗授以軍民萬戶。再賜虎符。詔敘平金戰勞。蓋睿宗所聞太宗者。今賊玠至。汝共事。臣皆避逃。獨汝戰疾。力斬敵十五。勞苦至矣。自是凡千夫長百夫長十夫長。下及僚吏。敢有違其節度者。罪死。丁巳。詔與故劉忠惠公黑馬立成都。七日而樓堞隍塹皆具。戊午。同故元帥紐憐南征。踰馬湖江。戰皆捷。蓋先是乙卯。世祖以大弟總天下兵。公奏漢中之田。闢已十七。而稅人恆所於逋。懸其故。惟在軍民之官。豪有恃者。率頑驚負而不輸。顧臣力莫如何也。下教若曰。自今軍民之官田。不稅者。無廩糧。是年下教若曰。往者興元軍民。俱受買住。與汝節度。今買住征蜀。北其還也。汝專節度之中。統

三年改受虎符。制仍軍民萬戶。四年請以今左丞堅賢嗣。致仕家居。十一年以至元壬申九月七日。終於興元。其第正寢。春秋七十。肇於南鄭味溪之白雲嶺。爲兆。以其年十一月九日。窆之壬舍。男十人。女十人。男孫十一人。女孫八人。嘗聞太祖賜威甯之詔。裂熟羊革而書之。揆以漢氏功臣之誓曰。使河如帶。太山如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而已。無有事不上聞。聽以其言爲詔行者。及定襄卒而公嗣。克光前人。轉鬪太山之左右。濁河之南北。崎嶇數千里間者。十九年。非睿宗奏是功。太宗不知。非憲宗舉而揚之於克完。漢中之詔。則是奏天下不聞。且他人樹勳於開國之際。其桓銘私傳。皆出一時史氏之手。其間有善於紀述者。後世猶掇其蹟。刪爲一代之典。況祖宗垂法萬世之顯謨乎。則公父子身荷二祖三宗。及今皇帝。生榮死哀。六朝之殊遇。何如也。夫漢氏功臣子孫。冒守先烈者。惟一人侯。獨長沙王支庶一門數侯。然或先後受封。非必昆弟並時。今公諸子。或拜亞相於中。或列藩方於外。或總戎旅於邊。冠紳之蟬聯。符鉞之焜煌。則縣官覆護之。俾流慶遺胤者。又何如也。銘曰。

維公早持童子植植。旣失定襄。荷其殳折。與老戎行。右頡左頡。於河之外。於關之內。突而前茅。無少挫退。金社墟矣。庸蜀是劉。掉鞅之遙。九圍半周。再鎮雄藩。益整梁久。金穀穰穰。斧質在手。施陽翕陰。舒慘自口。爲艱爲勤。列聖不忘。報之貴富。倍蓰其當。大府如城。雲屋邃邃。朱塵綺疏。歌鐘清吹。聯目脆顏。頤使趨風。良庖致餼。胎豹蹠熊。酒醕介驩。荃薜雪滯。紈衣四序。爲聲粹縉。昧者安之。耽不知還。公時白日未薄。西山解兵。其子時稅於野。毳廬羶車。勝地卽舍。維蟠之麓。與沔之水。往往禽魚。識其杖几。乃知喬松。可召與遊。徜徉十年。歸安茲邱。評者異之。於古未有。紛華寂寞。柄鑿不受。公而兼之。始慎終全。由哲其身。匪隳自天。

人之蓋棺。旋踵朽息。公有哀褒。於沔開國。生平之名。燁其益昭。矧于維翹。承弼兩朝。無久維石。莫信者史。一刊不磨。用告無止。



元文類卷之六十三

神道碑

真定新軍萬戶張公神道碑

姚燧

公既卒於戍所衡州之明年而夫人亦卒其中子世其真定等路新軍萬戶懶拉叱者將歸葬其鄉先塋由是軍受湖廣省節度請告數數終以故事職兵之臣無聽喪葬之文不得命乃曰父子之道在君臣先其敘則然未有責其能忠而禁其爲孝者吾今何恤俟舟二喪畢葬小從而奪虎節大置於理一惟命竟窆而還凡聞者莫不稱咨其能拔流俗善于子職無少老一喙焉又曰公之遺烈今雖在人口耳不鑿之石久或遺忘來者或不聞誘以計事至鄂持興國校官陳松年之狀來請銘燧思昔貳荆憲由糾郡常德公時戍是暇則相過年已六十五脩幹魁顏白鬚蝟張虎目虎吻大掌鉅踵望之森然氣欲搏人談其平生蹈危奮先大小之戰數十嗚呼俾聞風颺鼓擊闐闐矢石餘軀老而不懲者從可知哉則於公爲知死今懷遠以佳公子侍傍又爲知生在古人皆當傷與弔者乃三復是狀嘗善松年之能史惟末憾曰濟江將臣功者皆相而獨後公方久固然於及天之厚公者則若未也蓋列聖之制職兵民者死其子孫皆世之變自世祖奪職民者符節易其故所死其子孫廕而不世惟職兵之臣萬夫千夫百夫長者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世其符節雖漢祖侯功臣之誓曰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何以尙諸其有相

而兼將萬夫者。詔俾自擇爲之。欲將棄相。欲相棄將。故其時有寧棄相而專將者。豈不以相能振耀一時。未若旣將可傳子孫。釋釋無究乎。幸公未相。相而亦蹈是轍。矧他人之家。世纔一人。而懷遠元兄忠顯。校尉管軍總把鑄。由從公戰鄂之通城。獲于敵死之。及子回世。特陞千戶。仲兄史閻。亦懷遠大將軍。戍瑞州等處萬戶。獨一門三入。金符虎節。千里連州。相煥以華。則天獨厚公者。豈不多且遐哉。松年憾者。恐復爲公九原所幸也。公諱興祖。姓張氏。中山無極人。曾大父大父不仕。父林。趙州觀察使。改節度判官。丞相贈太尉史忠武公爲萬夫日。隸其戲下。太宗賜金符千戶。老以公世。從大將察韓征淮南。能以少兵擊破其軍。虎頭關大將壯之。賚銀爲兩百。聞功于廷。賜人馬介冑裝具。宋開山南東道制閫于襄陽。反寇洛西。殘盧氏。永寧。殺縛其守長。憲宗詔以漢地兵。專受命世祖潛藩。始置經略司于汴。屯田河南諸州。以忠武爲使。忠武兄之子江漢大都督權。爲屯田總管萬戶。宿重兵于鄧。去襄不二百里。兵信宿至城下。鄧甃其城。塞西南二門不關。吾袍甲車道屬縣新野西港。盡鈔于敵。府摘公將兵三百騎。與步半追之。及之栲栳潭。令騎負一步。敵奮戈斧。謀折馬足。推步下騎。爲陣以待。分騎爲左右翼。合擊。敵錯愕無所於應。盡殲之。完得所鈔。戰次。馬嬰橫屍而顛。復騰而上。不知左股之折。已戰流血滿鞞。裹創輿歸。府迎賚銀爲兩百。錦二端。曰。未足旌勞。資市藥也。後敵攻新野。又大破之。白河口。中統建元。從史經略樞。援東川。假以總管。成東安虎嘯。一年還鄧。戍光化州。漕安陽灘。禽唐都統。會中書左丞劉武敏公拯。開用兵端。大集天下兵。圍襄陽。從城鹿門。江西諸壁。戍焦山。敗宋援將張順。江中殺溺過所當。攻樊城。督造梯衝。又戰江中。火其戰艦。斷襄陽援。樊拔。移攻襄陽。城東南。當至元十年。凡圍六年。襄陽下。功陞總管。再官懷遠大將軍。副萬戶。明

年詔故太傅伯顏以左丞相贈開府儀同三司太保并國武宣公阿朮以平章左丞相阿里海涯以右丞將大軍南伐浮漢而下郢治漢東築新郢漢西鎖戰艦兩城下夾以礮弩橫鐵絙江中大軍擊拔郢北黃灣壁公實先登矢貫左股丞相手傅藥拖舟入藤湖達漢越郢去從攻沙洋新城拔而殲之皆負創先登矢又中額三捷功聞錫虎符從戰漢陽之沙武口陽羅堡生獲其將鄭信矢汰左臂漢鄂既下太傅將大師東右丞留後抽十六翼兵俾公帥戍漢陽公曰吾戰是求而顧責守誰不能守則無所施吾所爲矣右丞則曰漢鄂乘輿所至視爲衝地非材武足以先衆者不可使撫安之不得已往戍聞荆閩遣安撫高世傑將兵規復鄂從右丞逆擊走之荆江口世傑窮降詔移軍江陵從攻沙市因南風縱火樓柵皆然前登戰城上又戰城中蹀血濡趺殲其軍江陵精銳於是焉盡安撫高達以江陵降制置朱禩孫不出詔以世傑戰而後降非其始志斬江陵市禩孫死京師猶沒入妻子爲官奴婢而籍其財右丞功拜平章政事移軍潭州公爲鄂分省計事潭留使督攻西北凡三月破石心臺敵植木柵自蔽或曰火之可入公曰火易沃滅柵必復植且吾師暴處城下三月士咸仗兵立寐不如礮之使敵不能隊立得廣途期盡十日肉薄而登可以逞志平章是所策十日公果前登樹旗陴墻諸軍呼聲動天地平章抃賀謂諸將曰非用張某言而屬猶坐城下安撫李芾殺妻子火廨舍倉庫而死潰軍築城西陳江岸公涉淺方仰擊飛石出城傷頰墜水面血及足出戰益疾竟走其軍功聞進官安遠大將軍略地衡永全桂陽諸州撫其來歸而誅其弗率又從平章移軍靜江四十日拔之宋餘孽益王爵人號年海中曰余復海嶺諸州相煽以叛潭之羣盜在在蜂起平章謂公衡永全桂陽諸州與潭屬縣汝昔略定盜今復蔓汝其芟之殲文才諭七寨斬祁

陽令羅飛、主常寧簿黃必達、磔周隆、張虎、新化降其黨蕭隆、劉監軍。凡馘受僞命二千九百七人。縛從賊百五十人。安集劫脅二萬二千九百家常德路總管。謀應僞。先事亦縛斬。功聞。進昭勇大將軍。招討使。監歸州。位總管上。又移監常德。仍招討。位總管上。西南夷爲梗。初詔征羅氏鬼國。會其旣降。未至而還。後征亦奚卜薛。降之。以其王阿利入覲。賜衣服弓矢鞍勒。公平生射虎數十。一日遇虎。一發而踣。語其友曰。生虎之鬚剔齒。疾可已。風拔之。虎怒。爪鞞裂。賴其氣息垂盡。不能傷足。由是人名公者。則加殺虎於姓上。至是以國言賜名拔突。尋詔萬戶各解使職。故公罷招討。惟以萬戶將真定新軍。省檄戍衡。茶陵。耒陽。常寧。兼督平永寶慶武岡盜。馘其跳梁者二百四十五。而伍其汙民。責使屯田。故來者不失業。公尙氣重諾。剛不可以威強屈。平章始終相從。西南者見其不可。衆直之。醉或腰乃行酒。平章避入後閣曰。公醉矣。戒左右善扶出。遇契己者。視意所欲。與之不少愛焉。其時諸將或集。皆下之。無有位其上者。卒以元貞元年乙未冬十有二月七日。年七十五。夫人卒。以明年夏四月十有七日。年七十七。葬以大德之元丁酉。于其鄉宋村。九男。長忠顯。次戍瑞州萬戶。次鵬翼。僉嶺北湖南道提刑按察司事。次真定萬戶。皆夫人李出。餘皆幼。一女。適常某。五男孫。長武略將軍。世千戶者。金符。餘幼。六女孫。亦幼。銘曰。詩歌虎臣。闕如虓虎。不聞括鬚。視等塵塵。以之膽膂。秉旄遐荒。宜一西南。百年未疆。荊州之域。連城數十。襄陽武昌。岳及江陵。長沙桂林。取皆以兵。餘郡傳檄。反虜起伏。介冑九年。晝夜弗釋。登危摧完。戰必前列。荆城底寧。移兵夷洞。來其降王。槃瓠遺種。矢石癡躬。元戎奏功。大帝一聞。一官以庸。迨其入覲。嘉名天訓。乃省在笥。華其衣裳。又勅尙方。叢矢象房。魚服韞弓。雕鞍金勒。歸馬蹀躞。亦爛其飾。雖古方伯。得專征伐。

錫命之多。將不是越。憲憲其勞。授報既多。蓋棺龍光。遺胤尚荷。二長萬夫。一千夫長。今代一門。三將誰兩。矧是萬夫。一戍燉煌。一殘閣波。鯨海是航。雖基公陞。亦遐以勩。無羞前人。亦曰克世。兩閒之堅。莫石惟年。可磨不磷。載銘以傳。

潁州萬戶邸公神道碑

姚燧

公邸姓。保定。行唐人。諱澤。字潤之。曾祖亨。祖義。生考府君諱琮。金符總押真定。大名。河閒。西京。保定。洛磁。濱棣。七州之兵。戍睢州。以卒。公年十一。世將是軍。七年。去城毫鹿邑。避河流。齧移戍潁州。城久荒棄。翦荆以芟。隍塹樓堞。官舍民廬。皆所繼始。宋黥將夏貴。夜悉銳攻東南壁。公將射士當之。大呼疾戰。矢下雨注。又虞士氣久用將奪。戒司更促其漏。丙夜伐五鼓。適以爲旦。出奇騎擊。不利。客也。騰藉崩潰。積骸如京。創此大治。始不輕犯戍。是十四年。世祖卽位。如故事。盡收臣下先朝制書符節。故公金符亦入之官。明年。制賜還之。至元。入覲。賜錦衣弓矢鞍勒。用兵襄陽。將是七州兵半以行。太保并國武宣公時。以都元帥。鈔鴉山。拔平塞砦。功最。幕府賚白金爲兩五十。金衣一。從城長圍襄陽。六年。當十年癸酉。乃下。明年。從太傅伯顏公。時以中書右丞相。督大軍南伐。至郢。初。宋遣殿帥范文虎。將兵援襄陽。度不得進。爲城郢備。鎖戰艦江中。列礮于岸。遏我舟師。下令盪舟黃灣。達藤湖。入漢。越郢去。從拔新城。沙洋。下復。師由沙武口入江。從戰青山磯。多所俘馘。鄂隨下。行省論功行賞。賚白銀爲兩三百。明年。留故左丞相阿里海涯。時右丞分省守鄂。大師其東。從右丞分兵下荆南。功進武德將軍。管軍總管。又從攻潭州。流矢貫肘。汰股裹創。復戰。城拔。進顯武將軍。明年。從攻靜江。礮硃傷首。岑岑垂絕。已日。乃蘇。旣拔。從省還湖南。其年。宋亡。陳宜中挾益。

衛兩王浮海據閩。爵人號年。規爲興復。倖利之徒。在在起應。而羅飛、張虎、周隆。尤其梟桀。屠殺長吏。劫民爲兵。動萬爲羣。阻山爲砦。以抗官軍。衡、永路絕。公從鄒平生。致三渠。褫皮以獻。進懷遠大將軍。萬戶虎符。俾將其軍監郴州。位總管上。至則平郡賊蕭良弼。列兵之餘。城中戶纔四百。布檄招徠安集之內。則基屋火餘。外各復產其鄉。期年將倍萬家。孔廟尙茅屋。擢進士左元龍爲校官。佐其工材。俾任興葺。稍如平時。州界韶、鄒。遏韶寇。不窺宜章。而興寧之民。效惡。鄒盜聞宣慰司將調兵萬人加誅。未啓行。公衝焉。挈金帛。卽說曰。今盜始起。而從徒未繁。官軍遽入。民懼。俘殺必出。逋逃無所適歸。勢與盜合。是驅使爲逆也。請歸身任致討。許之。乃歸召父老豪傑。曉曰。吾止官軍。不使得暴吾境。汝佃民有從亂者。不以相坐。聽執送。余自贖。得五百人。惟誅首事二十人。餘悉縱還南畝。連三之役。始得占城之師。人以深蹈死地。忿怨無施。所經城市。肆行剽奪。瀕道居民。十室九空。六糧種絕。至郴亦然。公捕得爲暴數十人。械送軍中。詰其部將。威令不伸。皆市杖之。其徒一夕潛遁。踰境。再以日本之師。責造海艦十五艘。度費楮幣爲貫七十五萬。取材有制。戢吏侵牟。用未能半。事已告集。後以交趾之師。賦餽米千石入桂。公曰。自是入桂。陸行千里。負擔之民。人勝五斗而止。已二千人爲擔夫。負擔糧者半是。行未中道。委負而逃。可前知也。乃集丁之家。謀曰。吾將出家貲。責諸縣。卽桂如數糴之。上不失軍興。而下可紓民力。何如。衆歡呼稱願。他日比貸錢加子來歸。公悉還其贏。又請罷淘坑銀鑄戶賦酒醋。歲荒發廩。而後聞皆良政也。又遷廬州蒙古漢軍萬戶。郴氏耄倪號呼遮留。如去親戚未至。改潁州萬戶。戍無爲軍。至是七路之兵。全集戲下。而軍容益盛。盜起江東省。以公威信著譽。檄公以其軍討之。饒信先譬以禍福。皆不煩兵而從。宣徽怙惡。乃夷萬人於南陵。旌德。涇

縣。又鋤萬人於績溪。績溪尤劬勩。壁何秧塘山。山周十里。峻二百丈。省臣以六萬衆攻之。數月不能下者。因留戍徽。兼拜都萬戶之一軍。徽民方安之。尋還。無爲。省議餘杭勝國故都。非得如公老將一軍。遏而閑之。綏而安之。不可。故移戍杭。以二十有八年。其歲辛卯夏。六月二十有一日卒。年六十三。平生忠直沈毅。讀書專經。左氏春秋。故能謀成而事立。臨財不悛。施予有積。則均之昆弟姻戚。其再至穎。故人部曲捐金委帛致殷家。及疾或在告。計日辭祿。後卒十三年。子武德將軍穎州萬戶戍杭元謙。紹介其友劉致持事。狀爲書。燧曰。先公之匱藁藏穎濱。今將舉歸先塋。數宜有碑。不得君銘。恐勳勞不足以信來世。敢泣血請。故銘敘此。嘗聞國初以二萬戶鎮撫中夏。右則劉伯林軍秦。左則粘合重山軍燕。顧成則益太尉忠武史公天澤。爲真定河閒濟南東平大名五路萬戶於中。後彊諸侯頗以力夷惡相下。鬪皆求各將其軍。而千夫之長亦覲得焉。由是萬戶布列天下。其權雖分。然父死子繼。兄終弟及。相傳虎節。一命三品。世世不絕。則未始變。不若治民治賦之臣者死。子孫以門功官。自下而高。如升階然。所可儕比。則國家責以捍侮四方。勸忠而收其死力者。豈不至且遠哉。觀公造家。譬則爲山。嗣雖總押其覆簣也。于時是官。未必視長千夫。何以言之。從下荆南。勞亦夥矣。授以總管。得以千夫之長同祿。轉而西南。勅敵是膺。堅城是臨。莫不賈勇奮其前。受顧以是身。千鹵三軍。八百死而一幸生。遂長萬夫。比德開國大藩諸侯。殆成功九仞者。其爲丈夫亦壯烈矣。然非憑夫大帝赫怒。有是南國用武之地。技安施哉。此太史公贊蕭曹輩爲依日月末光。陰符所爲天人合發者也。三夫人元配鄒氏。嚴於持家。前卒二十有一年。繼配兩王氏。姊弟也。前卒十年。姊顧爲繼。後卒九年。三男元謙以佳公子。旣世虎節。好學而文。雖居時平。營柵部署。器械車馬。凜如在敵。

又識世務。省訟難惑。多資平之。次先泰。元恆。四女適郟長官子璧。閻令子齡。鄭元帥子端仁。萬戶賈榮祖。三男孫。長襪。幼未名。二女孫。銘曰。

嗟若邸公。初由羈童。嗣秉父節。睢及鹿邑。凡戌十年。強敵尙逃。城潁而南。北交壤鄰。鯨將未嘗。時已能軍。寡謀輕襲。大北其羣。會帝考貢。曰是南紀。于何菁茅。曠入包圍。乃昇丞相。百萬烝徒。江漢滔滔。鼓柂以浮。分徇坤隅。置公前驅。登陴長沙。桂林入郛。大愔小悖。翦無稽逋。從戰萬里。清楚以吳。歸撫其軀。矢石遺餘。嘗曰。臣子居則有異。移孝爲忠。其道豈二。當在父側。子職焉恭。寸膚之傷。盡心瘵恫。及身而將。三軍獎率。鼓鼓以前。顛首奚恤。維公懋功。其賚何如。虎節皇皇。雄長萬夫。上昭祖考。下傳旄繁。子孫其承。世守無止。匪直克忠。孝疇大斯。以語燾後。幾何其慈。宜爾有子。踵武之踐。四十已聞。慎保垂憲。爰發潁匱。歸從先邱。烈勳于碑。貽久是謀。

同知廣東宣慰司事王公神道碑

姚燧

三十一年。將仕郎。同知新州事。王弼。練服持一書。過燧龍興客舍。拜言曰。此弼先人。懷遠大將軍。同知廣東道宣慰司事。出處大凡。與受代所由也。中具歲上戰功。自生二十五年。世吾祖長千夫。戍膠州。以及至元三十年。年五十六。六月四日卒。廣州。在官三十二年。膠州內地無事。戰禦自四年。用兵襄陽。十三年。宋亡。與宋臣戰。未嘗日釋介冑。宋亡。至十六年。與兩王戰。未嘗月釋介冑。南海平矣。與反虜劇賊戰。未嘗歲釋介冑。合是三者之戰。凡二十七年。中十八年。三入廣。嗚呼。勞矣。而官已。是命也。今將以某歲月日。還葬吾鄉。霸之大城。孟村先塋。得善史者。銘其碑。我先人將不恨其無聞於地上。且懷德地下也。敢以是哀鳴。

公乃序之曰。王氏其籍大城者。不可世求。曾若祖。皆失其諱。祖令大城。考英。故參政張公榮實所將水軍。百夫長。世祖錄其從濟江功。賜銀符。升長千夫。李壇反。戰死濟南。二子守信守祿。公以死事臣子之長。故世銀符。長千夫。戍膠州。從築夾寨襄陽。戰疾。力功換金符。登最樊之外郭。省旌楮緡百。戰江中。斷橫江鐵。緡。蓄楫獲船三十艘。拔樊。生致都統徐麟。省又旌楮緡百。從今太傅南伐。戰最郢之柳林。署省鎮撫。攻新城。沙洋。獲船二艘。戰夏貴鄂之陽羅。獲船二艘。首功三百。賜白金二百兩。再以都鎮撫。從都元帥府。定江西諸州。授宣武將軍。管軍總管。于時宋亡。其將相更立益衛兩王。故廣東不下。從破韶州。又敗方安撫廣之石門。授明威將軍。從擊文天祥于贛之興國之空坑。止其妻子。散降其衆。略盡禽前鋒趙時賞。帥府改行省。從右丞至廣。張經略集戰艦二千。海珠寺擊大破之。獲其艦百八十。斬首不可級計。再授明威將軍。衛王死。入覲。授宣武將軍。虎符。還戍廣。取葛岸洞崖石砦。殲李梓。發兵南安。別降林桂芳。昆弟新會。暨南海軍三千人。生致其帥潘舍人。歐將軍。僞署置官。自王清遠。遣馬帥。陸帥。徐相。襲廣州。皆擊破之。斬是三人。及其軍千。平十數壁。歐走如新會。合黎德。德已集船至七十艘。衆號二十萬。其別將吳林。以八百艘圍馮村。先是公嘗抽工於軍。伐材於山。不資。公帑爲戰艦三百五十。烏船五十。載是戰艦。德林衆大潰。沈死海洋。生致黎德。歐王。與僞都督丞相。兵馬鈐轄二十四人。皆磔之。椎其僞符璽。召入。賜衣服。弓矢鞍勒。加懷遠大將軍。同知廣東宣慰司事。三敗東莞盜張強三千餘人。首功三百。歸所掠人畜。其主廣盜少戢。其使入覲。恐公受代以歸。預乞尙書宜留。再授懷遠大將軍。同知廣東道宣慰司事。降循盜古尾郎。長樂。自宋亡十四年。招不能至者。版賴勝。立興甯廢縣。以宅流民。又斬汀盜。轉入梅循者。鍾明亮官。并吳禽三首。

而壞其羣。最斬盜爲起二十九。二百七十一人。今著其尤魁驍者。皆鄰省連兵頻年。不能加誅。必公取之。廣之屬州。皆山險不可馬至。梯崖絕谷。逐索水則乘烏船。遊擊之不盡不已。其爲什爲伍。殺人以剽財之。倫皆削棄。凡是諸盜名。若可易不顧難成功。至今有未靖者。老將論者曰。丈夫死。登陴陷陣。猶足爲名。澤及吾妻子。今橫尸草竊手。與經溝瀆不異。亦足羞哉。此觀望不屑。蔓盜所以也。反究公心。忠勞何如。廣之屬州。若士與民。及聞今代爭狀於宣慰廉訪兩司。功其盜弭民安。願留公使。以殿南荒。行省擬聞。代踰一時而卒。惜也。夫人石氏子三人。弼也。知彰其親者。非文不遠。亦旣克子矣。餘未名。男女孫皆一人。幼銘曰。北海生濱。卒塹南溟。萬里歸棺。低昂絳旌。維之南溟。至險不測。其北嶺嶠。羣盜攸宅。嶺嶠何如。峻削劇空。羣盜利之。自王自公。凡在勝國。敢曰難令。與今吾元。跳跟豪勁。公有砧斧。腰領汝膏。十八年中。無有幸逃。或曰公哉。始勞襄漢。終覆武庚。椒洋無畔。不是之書。逐盜諄諄。大棄錄微。奚示後人。曰訖炎趙。遺爾兩孽。噓爾死灰。乍然已熄。公與樹功。帥從相從。貪人所同。公差有躬。維祝融墟。實漢南越。大兵艱施。小兵弗讐。劉無賊良。公功之私。廣人戶知。今思永悲。白潛昭幽。烝太史職。載銘不忘。有穹斯石。

戍守鄧州千戶楊公神道碑

姚燧

楊公諱彥珍。世汴之杞人。曾祖考某。祖考某。考真。皆不仕。金垂亡也。鄉里及旁縣豪傑。以公質而義。沈而信。修幹有力。馳馬引強。犇走服屬之。至有二萬衆。將之來歸。授萬戶。徙河內。定興。思立戎勞。不樂民治。宋將彭義斌。侵山東。東方諸侯。皆壁不出。犯其鋒。或聞風景。附始將百人。從故張蔡公。戰淮北。復徐邳兩州。勞陞將千夫。戰淮南。破光廬兩州。及安豐軍。戰漢上。拔光化。棗陽。先登。又破信陽軍。戰襄陽。走生總管牛

首山。斬張太尉鹿門。從今中書平章奧魯公之父。破荆南沙市。初鄧旣降。以歲荒。盡遷其民。就食洛西。留軍戍守。會故中書左丞劉公來襲。戰塔橋古村。黔陂。屢北之。其後西山逋民。由雕礪故宅岡。將趨襄陽。率步騎遮止之。假種牛曰。吾在此。汝可去。父母邦而南耶。與故中書平章遊公築楚鐵狗兩堰。以灌屯田。歲收粟爲石。亡慮若干萬。活饑羸爲口。亦亡慮若干萬。歲甲寅。以平生小大數十戰。身被三創。老厭苦兵。子珪能荷爰矣。請憲宗朝。求嗣已。授副千戶。得休居十三年。以至元乙丑春正月十有八日卒。年七十。其月二十有九日。葬州西北十二都之靈德鄉蒼龍潭壩。夫人同縣盧氏。後公卒之二十五年。當至元二十六。年歲己丑。年九十不恙。珪及其三季。秀成玉。與男孫十有六人。興祖。世榮。欽祖。光祖。述祖。崇祖。儀祖。遵祖。協祖。繼祖。孚祖。襲祖。康祖。恭祖。由祖。亨祖。女孫十有八人。男曾孫五人。儼。仔。侃。僎。女曾孫八人。最三世子孫曾孫男女已五十人。男婦女夫甥孫。猶不列也。朝夕若歲時。問安爲壽。其前堂宇隘不能容。班之庭下。人之望之蔚爲盛門。非天章公潛德昌熾。脣裔而何。況珪克對前修。有光乃爾耶。始由副千戶。江漢督府。版令將突騎千時。宋宿兵襄陽。與均倚角臨鄧。督府度房有恃而虛。別遣將以萬人襲之。反爲均兵遏絕。令將所突騎爲援。戰分道口。斬其副將杜胡。又戰馬嘶山。通道出之。從史經略。援蜀之開達兩州。戰李義聖耳諸山。又戰同波砦。萬石壩。晉城寺。獲生口五百。城母德章以拒合州。又城大軍平以闕廣安。軍歸從故中書左丞相阿朮公。圍襄陽。戰小堰堡。南漳。鴉及八瓣。凌三山。禽解都統樊提轄。湖城砦。馬軍趙總管野鵝池。劉總管胖山。問探司王總管貉子川。又禽無名將樊城。戰六年。襄陽迺下。勞授敦武校尉。從中書右丞相伯顏公。越安陸。戰新城。降黃宣慰。阮沙洋。邊都銳。火死。下沔陽。攻漢陽。先登拔之。戰鄂之陽羅。

步獲船五十五艘。遂濟江下鄂。又從故中書左丞相阿里公。分兵而西。戰荊口。降高安撫。下岳。攻荆南沙市。先登。阮之。徇地。峽州下之。鄉民多趨險。奔施。擇峽屬縣宜都富民。言能動衆聽者。駱升。署爲邑令。追還五千戶。從圍潭州。戰西門鐵垠。三先登。進武略將軍。千戶。金符。從下衡。永。全。道。四州。拔靜江。進宣武將軍。總管虎符。下柳。西融州。徇地海外。未至。召還。進明威將軍。副萬戶。再遷廣威將軍。眞爲萬戶。戍襄陽。最其受任至今。三十三年。所援拔。破阮下名城三十。而縣不與。禽都統一人。總管三人。斬州副將一人。降安撫都統各一人。討湖南叛寇。生降渠首四十五人。所全脅從。及城拔而當殲。言之大將而脫者。不可以鉅萬計。小大之戰七十餘。身被十五創。矢分右巨擘。洞肩。汰股。貫踵。先登壓礪而顛。血嘗口出。積是勞勩。位踐三品。力有可至。數所得爲。伐石人獸。樹列神道。又悼公平生與國立家之多艱也。不銘之碑。無以白悠久。自襄走鄧。託筆于燧。嗚呼。臣之事君。猶子事父。雖出蘇武告李陵之言。而千載以爲得。然事父敬身。事君致身。道固有不悖並行者。曾參將死。召門弟子。啓手足。以示全歸。其平居。則又以戰陳無勇爲非孝。夫小而殘形。大而隕元。至不旋晷。孰速戰陳。苟於是。而曰。吾全歸。吾全歸。則天下無授命之臣。君何賴以守邦。人子惟無事戎行。不善將身以死者。是誠不孝。而執綏援枹以死。固其所也。況戰不必創。創不必死。與雖死而名日延哉。嘗讀史氏書。見鬪將之登陴陷陳。折馘擐旗。大者百戰。小者數十。其身所存鋒鏑遺餘。必慷慨感發。思有若人者。生今之世。得奮筆大敘其僦功。亦志士千古之一快也。觀公父子。踴躍金革。視身外物。再世一轍。庶其人焉。惜吾文之未稱副也。銘曰。

世曰。文士武弁之易。謂勇無謀。似而非世。讀人物志。論第英雄。英之精秀。草木華同。雄譬健獸。逸羣振迅。

天於恆人此與彼吝或昇其全萬邦表貞英故明智雄則勇能人才文武異同胥附武遏亂略文太平具亦既太平忘戰必危猛士赴敵生死斯須彼文維臣何有是戚執簡之評其可輕出於鑠維公鄉豪始宗無基於前造大今躬金歷祝斷有衆二萬來歸太宗獨河是亂棄民而戎轉鬪淮漢戍鄧空郭招逋立閉鄧人病飢我往耕之鄧人聞戒我往戰夷甸老而休年宜延夥而止七十玄宅長臥生子如公亦毅能兵克越蜀荆三十名城金石所創凡十五嬰虎符以庸鉄鉞專征曰是徵效先人之教五鼎三牲不享榮報發其幽光葬令存章庶幾子心少慰靈傷切雲之碑蛟拏龜負史臣是銘滋久無斃

元文類卷之六十四

神道碑

鄧州長官趙公神道碑

姚燧

有虞臣栢翳。佐舜調馴鳥獸。賜羸姓。其後費昌去夏歸商。爲湯御。孟戲中衍爲大戊御。至周造父爲穆王御。服盜驪驂。留綠耳之驥。西巡樂而忘歸。徐偃王反。復御日馳千里。破徐。賜趙城。爲趙氏。其子孫散居何望。傳次幾何。至公者不可稽。然由所記憶。其先家代之繁時。金亡。去其鄉。凡再徙。始爲冀之衡水人。又爲蔡之平輿人。天興癸巳之棄。返播蔡也。公以善射足力材兼衆難。倡義兵數千爲帥。聞天兵圍蔡。急城中糧絕。乃率部曲發平輿富室藏粟。負擔疾戰。百死突圍上餽。召見行闕。嘉其忠勞。勅銀符提控。復潰圍還保平輿。明年甲午。金亡。將戲下步騎數千下宋。時襄陽開制闕。改信効左軍統制。制闕後。厭降將多。恐聚此叵測。謾爲受犒。欲致盡阮之。太尉江海策曰。且人窮而來歸。誅之不義。又吾闕所節度四十五軍。半北人。今此加誅。則吾軍北人各有心矣。徒足啓猜長亂。漢北之州。獨鄧近。去吾闕程再日耳。北與敵鄰。乘彼虛棄未戍。盍遣是衆先之。在彼有生降之德。在我有復地之利。一舉而得兩者也。闕然之。別遣路鈴呼延實。將若干千人爲監。來戍。至則與實不相善。益憤前吾所好相下而顧不容。將以計誅。又一軍譁諫。皆言制闕不足爲盡力。會明年乙未十月。天兵略地漢上。集將佐南門。商戰守宜。公扼劍前衆曰。始吾下宋。正

求活。我戲下數千人。與若妻孥。而制閫欲一切以計殲之。情露而事迫者數矣。今幸出戍。不獨任吾。別將監之。一旦誣以他辜。盡無吾噍類。覆掌不難爲也。誠不忍與若泯泯膾脯寇手。必歸皇元。後應者斬。統領徐海。獨辨不可。立斷其首以徇。一軍皆呼抃受命。馳造實營。執以出盟。令呼宋兵。投仗脫甲。吾不犯若一人。盡歸之襄陽。如輒肆動。皆誅死。實駭汗失常。目眙瞠。舌橋然不能下。頃不得已。乃親呼其軍。如所教者。於是皆受命。復與將佐爲約。是州生齒十萬。今日之事。將求生之。非固苦之。將思完之。非固離之。衆曰。生完之耳。離苦何爲。公曰。若既相許矣。其無殺人父兄而臣妾其子女。以利貨財。與懷復私怨。衆又曰。不越公命也。乃開門納吾元兵。事成。終朝肆不變市。爲具車馬。遣實令將其軍。盡還之襄陽。少不怨制閫。昔者圖己而甘心此軍也。居再月。太宗爲太子。南征遠過。教以是城。甚近襄陽。虞力孤不能自完。且歲荒。與均唐三州民。徙雒陽之西三縣。鄧治長水。均治永甯。唐治福昌。許公權宜行省事。乃先勞分苦。佐乏藥疾。翦棘墾萊。府寺田廬。於粲一始。明年丙申。襄樊亦徙雒陽。其年公入覲。特賜金符錦衣。許出戰督軍。入守字。民別降銀符八十。金符八。以酬從公將佐同力者。奏雒西歲又荒。乞歲得大名軍儲米。爲石四萬五千。陝州鹽爲斤若干萬。以廩餓人。制可。如是資食二州。三年後歲登。乃止。辛丑。授鄧州長官。奏以弟將州兵。亦可。而是州兵民始分。後十二年癸丑。在先朝。今上以太弟之重。命故丞相史忠武公。經略河南。始屯田漢上。張平宋本。盡還爲徙鄧均。唐襄樊五州民。實南公始復鄧。時宋已築襄樊均。皆宿重兵。徙民各歸其州。惟是二州。還者無所於歸。襄樊僑治州北。均僑治西。皆倚公爲援。南州數十里。淪爲盜區。戰外耕內。四年之間。積穀石七十餘萬。丙辰。乞骸骨不報。明年疾卒。實丁巳。春二月十有四日。年六十有一。其月二十有

四日肇瑩州東南之曲專里以葬。自喪及窆。祭哭聲振城野數萬人。昔受公生之死地者。公諱祥。字天麟。魁貌碩躬。望之威如。孝親友弟。及有地方數百里。秉鉞垂符。常布衣韋帶。纓冠弊鞍。江漢大都督爲言。衣冠貴賤章也。何乃爲是過儉。下自同庶服邪。不恤也。與將佐言。公府則吾節度。汝不可不嚴名分之守。私處則汝皆少所從起。相習者。豈可遽修邊幅。改度平日也。必齒坐序飲。其疏簡自節。直坦與人不疑如此。考贊妣李生子二人。長公弟彥。卽將州兵者。大考仔。曾大考康。三世連不仕。饒貲樂施。夫人霍。以賢聞。子一人。昭勇大將軍保甲萬戶侃。今鎮衢州。男孫三人。伯元。仲亨。叔利。女孫四人。適耶律弼。李友端。劉仲溫。季幼。概公之始。遭金季年。出無受知。託援之臣。入無素助。可藉於家。奮其孤身。百戰前驅。積勞而加數千。健武之上。亦何壯也。且人之才。相爲十百千萬。不能齊同。以一人當一人。爲衆人以一人絕出千萬人之上。是曰俊傑。方天定命。昭昭而昧者。疑所適歸。彼千若萬人。犇走爲依。求以自全。其受是依者。內揆無可出險。反正之才。豈以一身買買先衆。徒死則依人者。猶不難於爲人依而受者也。金旣隕祚。而後將十餘旅之衆。下宋。其志仁此人也。及宋不察。將快其肆毒。已乃北戍鄧州。爲置監將。防虞而戎備之。其伺釁竊發。不保其終何如也。非公謀斷。灼知改玉。安能轉禍爲福。侯食此州哉。然由公而上。不仕三世。潔實儉勤。積累悠長。能散宿居。莒後之功。旣碩旣豐。而始大興。此勢之必至。理之固然者。今侃也。卽基堂之。龍盾虎符。列名平宋功臣。非公作則之報。而誰諸孫繼繼修偉。則是澤也。夫豈一再傳而可遽艾之邪。後葬三十有二年。至元二十五年戊子。侃自衢遣叔利。五千里持衢學官鄭怡所撰行狀。走鄧請述墓碑。燧哀其志。在揚厲先烈。又嘗家雒西。與我先人居相邇而游相好也。故不終辭。銘曰。

穰之南東有堂其封下爲平輿趙公幽宮返是之年周甲子一束髮樹名古人自必翊將衰祚偶方興時如鬪孺子貫獲是支金鼎沈淪提是窮旅曰犇與國涉漢南驚來戍是州始脫危阨乃棄衆星日月載瞻甫少康蘇熯螽荐沴徙北就豐于洛之汭雒凶亦然移粟大名以及還南保甲戰耕與是州民耄稚十萬形影相附千里往返厚深之仁崇阜增川宜是州民戴爲二天朱邑桐鄉古弗是過卜置冢傍萬家且夥有子將軍方燿烈光虎節斯皇孰曰公亡匪銘伊白匪石安邈我筆載茲後來者頤

山南廉訪副使馮公神道碑

姚燧

公以至元二十八年年五十九九月六日卒官朝請大夫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副使于襄陽燧遊吳會還過行臺廣陵得訃於枚御史中丞魏初所遂出涕相弔後三年始拜其墓指桓楹誓曰公平生交友間文惟我怡者它日當銘是爲報子休復亦已敘所履歷見求因記前卒六年嘗敘馮氏三世遺文有曰以中議年五十九卒官同知山東西路轉運使故中順方年六十以同知臨海軍節度使致事至通議亦以同知集慶軍節度使六十致事三世皆止同知亦理之不偶然事之可異者公抵掌曰若是同知不善吾家耶吾它日有避而不爲耳今公之壽僅齊中議校所卒官廉副班序正與轉運節度同知者等六命四世卒致皆不逾六十嗚呼造物之迹人果可以意智闕耶中議中順通議爲高曾祖諱仲尹子翼璧考中書右部郎中諱渭世稱馮孝子公之先諱由通議築松庵崧山曰崧後更岵字壽卿童子聰警於書博觀彊識賞於中書忠肅公許妻以季之子闕幘由貧試吏征商屹屹自飭不盪華墮中統建元時年未壯入掾中書職奏事曹策識沈明得失先事日從丞相造膝清光右部爲郎自丞相辯章而下皆友諮之父子

並政法制未苛不嫌也。人榮耀焉。或讒禁中省曹。多徒顯庸在列。庭加汰擢。公以風度修凝。敷對有次。留後一故相。長左右幕。喜氣排人。諸曹讜縮。公不下之。故事。諸曹出皆總管判官。獨抑公。真定轉運。經歷。換衛輝總管。經歷。官承事郎。令真定之無極。事治考最。換令洛之曲周。狀其簿貪懦。黜之。圍襄陽急。發民益兵河之北。公惟視丁地入中甲者。戶抽一人籍之。請託不行。苞苴不入。形勢富室。施計無所。凡竄名它役者皆出。僚吏無所姦利其閒。江南旣一。陞奉議大夫。僉山南湖北道提刑按察司事。換僉嶺北湖南道提刑按察司事。二境皆錯壤夷蠻。人所憚行。公冒阻凌歎。瘴鄉蠱俗。上下山谷。至不可馬。或輻以杖。殆數千里。刺舉周治。簡削冗長官吏數百。臺臣勞之。移近畿甸。換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僉事。官市民物。不輒與直。責悉還之。罪去官吏三百。積沒賕賂且三千定。霜摧電擊。蠹朽皆折。唐之監州。諱發其伏。逃訟于朝。顧列公實田湖陽三十頃。禁殺日殺。紆塗乘傳。多燒驛薪。不法十餘事。詔御史問之。無絲髮得。抵其誣。擢陸朝請大夫。江西湖北道提刑按察副使。未代棄歸。尋仍前官。換山北遼西道提刑按察副使。以疾辭。行臺臣終曰。舉職風紀。求歸者其私。不可釋也。擇其去家近在十舍外者。以便之。再換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副使。命下數日。卒。僑葬檀溪之東。筮仕。至是三十餘年。恬忽時榮。退易進難。數命皆家受之。臨繁處劇。暇豫而集。遭佳林泉。野服佩寶璐。鳴琴賦詩。忘反移日。觀所號雪崖。亦可得其嗜尚已。俸入盡於友。故家之孤嫠。與娛賓。購鼎彝書畫。故遺產不盈十金。所標褊其閥甚高。跬步恆以羞親爲心。迨氣息奄奄。猶大書松庵墓。馮孝子墓。雪崖墓。賜休復曰。各伐石表之。阡亦自喜其善全歸也。遺文千篇。晚而筆力逾進。辭多雄剛。深古卑於文者。不能句求。凡再配。前夫人楊氏。卽忠肅公妻者。今夫人王氏。其母休復。與休復母。

之兩致其道。不知者不以爲前夫人之生。觀行有家。爲德如何。女溫香幼。三男孫。鶴齡、龜齡、彪齡。二女孫。皆下殤。銘曰。

公生自孱。見靈奇也。葱衡鏘然。妙爲辭也。人一善偏。已兼之也。其蘊淵淵。介介持也。其履平平。循循施也。入司奏牋。出縣爲也。同不俗牽。異不離也。責言言宣。責事治也。憲府所躡。吏不欺也。風行嶺壘。江之湄也。幾耳順年。不云耆也。厚夜長眠。寤何時也。聞之幅幘。多舊悲也。曰良弓傳子。爲箕也。揉木不弦。世業卑也。獨公青氈。守不移也。世德陶甄。不外師也。子于父田。播其菑也。父材楠楸。子構基也。有華蟬嫣。冠雙綉也。與乃祖肩。官醜夷也。皆不持銓。袞職裨也。豈天爲懸。座右卮也。不盈其泉。斯不欵也。信彼微權。馮氏私也。溥沲之川。浩瀾瀾也。苗胄必賢。餘波滋也。毋折楚筭。以筮疑也。麗牲有穿。徵銘詩也。

浙西廉訪副使潘公神道碑

姚燧

公潘姓。諱澤。字澤民。宣德府人。府在金惟州。曾祖嘗爲州孔目。而逸其諱。祖祿考得用。生行軍萬戶府提控。渙及濤。與公伯仲。氏皆善厚。殖其家資。公讀書壯而遊。先師魯齋左丞許公之門。盡夏故習。而氣質大變。養親不違其志。事兄愛以敬。閨闈有閑。及出門庭。卑以下人。語恐惴之。遇夙無所厚薄者。于塗必謙謹。戀嫪。令盡所言。不峻謝別。用太保劉文貞公薦。由從事太府監。擢監知事。轉貳左藏庫使。出再提舉織染局。金符在順天路。官承直郎。宣德府則奉訓大夫。課皆最。陞奉議大夫。知宏州。兼諸軍奧魯。始有土民。以行所學。郡旱。遍禱其境百神。已乃詣郭西泉。投文祝曰。山川之神。其所司者。惟在能興雲雨。以水下土耳。今旱暵如是。不能膏澤之神。固已不得其職。使州刺有罪。幸漏譴于明天子。必將殃之。宜止其身。吾民何

辜橫羅斯毒。則爾神又佚罰矣。敢恐恐退俟。終不得命。當自劾去。其夜有光如星騰泉。明日大雨。爲屋祠龍泉上。自公未至。州之南並山風爲災。又爲文禱曰。風者天之號令。順四時溫煖。淒凜之氣發達。遂成萬物者也。時自爲惠。反之而已。災況暴厲無節。穴涌谷起。飄翔塵沙。偃摠禾稼。以病民哉。禾民恃以生。上以出。縣官租賦。下乃仰以粢盛。報事乎明神。今使之貧窘無所於食。目其顰苦之顏。耳乎愁嘆之聲。神亦安所利之。必州刺之是矜。其收是憑。怒自爾風災衰息。民賴至今。尤究心用獄。前政繫疑盜八人。榜掠百至。求迹無所。公明其非辜。皆出之。劫家訟公。故縱無幾時。而盜果得。西京械成獄。令待命。他郡過治。囚號市曰。此州之人。神明公以爲包拯復生。獨不能相活邪。公將召問。同列謂宜發卒衛出吾界而已。讞非吾事也。公曰。人求直其枉。烏可陽爲充耳不聞。卒問之。蓋太原民輸稅西京。慮倉吏不以時受。入鈔貴家奴。令代其輸。旣如約矣。奴與僞爲鈔者友。陽悔之。有我善鈔。而歸所僞爲。我急其得不詳視也。出而用之。而事始露。有司鍛成之。謂我利賤而買之。僞爲首。當以見知法。公列上之。竟雪其誣。而抵奴與僞爲者法。賦州市牛。公懲他郡。驅牛至官。擇可受直。聽命旬浹。犇走煩勞。廢其穡事。令持價卽鄉民自爲市。吏無所姦利。黽僧亦不得上下其直。轉知興中州。入爲監察御史。刑部主事。侍當國臣。知多行不法。察院召按。不能致。公從卒至。部捕之一訊。而貪墨皆出。論如律。轉僉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司事。治有田民殺其主者。獄已結矣。公詳讞之。則其妻與所私夫爲之。乃昭田民當二人法。又有訟爲豪室奴。其一家十七人。有司觀顧數年不能正。公以凡今鬻人。皆畫男女左右食指。橫理於券爲信。以其疎密。判人短長。壯少與獄辭同。其索券視。中有年十三兒。指理如成人。公曰。僞敗在此。爲召郡兒年十三人。以符其指。皆密不合。豪室遂

屈毀券民之。或言高麗王有逆意。集將吏將徙故都。詔近臣偕公卽治。公以王今尙主。王設舉事。主安不知。知安不上變聞。而噫嘿以從。他臣治獄。希意深鷲。求竟。公獨輕平。主果馳使。明王無有事。從中變。制使多得罪。獨還公憲。尋入都事御史臺。剖白羣疑。商訂時才。自其口出。人所畏縮。皆身任爲。無少顧讓。然不專己博咨之人。嘗曰。君子小人。喜以朋從。觀受薦何人。得過半矣。又政察其閒。有失而不中哉。今日必吾所識。則識有盡。不足於列職中外。況未必盡賢。人曰。可者。審可。不必囿以資格。故評臺臣者。皆曰。自公都事察院。監司一時翕翕勝職。最衆。出爲江北淮西道提刑按察副使。按宣慰家兒。怙勢抑買民物。不償直。與償而不滿者。皆比賊論。後改提刑按察。爲肅政廉訪。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副使。方分司杭州。以至元壬辰秋七月一日卒。年五十五。仲氏子希善。希達。五千里輿柩歸鄉。明年八月。始葬先域。夫人任也。三男。希大。希成。希安。大成。皆前卒。希永。他室。李出三女。適任。徐。張氏。皆士族。公旣貴矣。進伯氏子希明。事裕宗於東宮。今出知隰州。後葬二年。伯氏懼公平昔之善。泯其不聞。乃身入山。敦工伐石。求其同門友祕書少監楊桓。狀其事。俾燧銘之碑。燧曰。公之爲人。桓爲行實。文何尙焉。念今之世子弟。爲父兄。求託金石爲傳者。或多有之。如提控以兄。能反復致意其季者。纔獨一人。嗚呼。豈不若是不足爲愛敬報歟。銘曰。惟公生資粹。其民彝。加及先師。北面事之。仁義微辭。道德盛儀。日耳以闕。如垣厚基。增崇其卑。如田有鐵。多稼離離。尊聞行知。始由家推。慈孝幼耆。閨闈泉絲。秩秩其宜。出焉郡治。視民如兒。調均賦夷。仁柔膚肌。何有創罷。其禳其祈。山川百祗。如指以頤。雨渥風衰。誠之格思。罪入髡髻。有少枉疑。猶已渴飢。不身之私。竭蹶解纍。必出是期。發摘吏欺。大法小筭。戢威顏眉。衣繡斧持。遼浙江涯。皆所往釐。在在歌思。日到遠而。

如何數奇。中塗其萎。識不識悲。中郎諸碑。秦無媿爲。斯銘如斯。琢石以垂。信夫他時。

故宋太常少卿陳公神道碑

姚燧

大德戊戌。燧舟遊湖湘。而陳公元凱。方持憲節使湖之南。旣求追撰妣夫人李氏埋銘。爲粗敘陳姚同爲有虞遺裔矣。後五年。燧持憲節使江之東。而公以總管來莅建康。馳書請曰。吾八世祖宋太常少卿公。以治平二年卒葬洛陽。其後子孫以官爲家。死不返葬。願於太常墓。失其地所。曾祖少中公。訪而得之。筆地之名。與距城幾何里步。以詔後昆。志亦勲哉。會荐離大兵。終無有能至者。七十餘年矣。元凱始成其志。如所筆發墓驗之。果得范公鎮所撰誌銘。摹以蠟紙。副吾家乘。願爲銘樹石以表墓道。燧受讀之。其先潁川人。唐遷于京兆。廣明中。違亂于蜀。家眉之青神。其可系者。瓊生延祿。延祿生贈兵部侍郎顯忠。兵部生希亮。卽太常公。太常生京東轉運使忱。轉運生簡州司士參軍輝。司士生金儒林郎灝。儒林生國子監丞克基。國子生耀州三白渠規措使仲謙。規措生皇東平勸農使膺。農使生嘉議大夫建康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則元凱也。子敬立。最之。凡十二世。聞者慨息。以爲非清風素望之門。孰能完有家乘。得其傳次如是之多哉。燧曰。是足爲多乎哉。苟推其世德而上之。之十二世者。又十二世而一耳。嘗讀太史公書。至其敘傳於司馬氏受姓所從。上起顓頊。子孫官居功烈文辭。下及其身而止。豈顯親者不嫌自明宜然耶。故燧例之。由譜姚氏。亦遠本曰。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高陽。是爲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橋牛。橋牛生瞽叟。瞽叟妻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姚墟。故姚姓。舜三妃。堯二女。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一妃癸比生二女。宵明。燭光。禹受舜天下。封商均虞城。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天子。示不敢臣。傳夏

歷商三十二世。書可見者。虞思、箕伯、直柄、虞遂、伯戲、五世耳。至虞闕父爲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妻以元女太姬。生滿。賜媯姓。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是爲胡公。胡公卒。子申公犀立。申公卒。弟相公皋羊立。相公卒。子釐公孝立。釐公卒。子孝公突立。孝公卒。子慎公圉立。慎公卒。子夷公說立。夷公卒。弟平公燮立。平公卒。弟文公圉立。文公卒。長子桓公鮑立。桓公卒。弟五父佗。其母蔡女。故蔡人殺太子免而立佗。生子完。周太史過陳。使以周易筮之。遇觀之否。是爲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太岳之後。山岳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佗取蔡女。數如蔡。太子免之三弟躍、林、杵。曰。共令蔡人誘殺佗。而立躍。是爲厲公。厲公卒。弟莊公林立。莊公卒。弟宣公杵。曰。立殺其太子禦寇。完與禦寇相愛。恐禍奔齊。桓公使爲工正。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是爲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完。以陳字爲田氏。聲之近也。或曰。食采田。完諡敬仲。生田穉。孟夷。孟夷生潛。孟莊。孟莊生文。子須無。文子生桓子無宇。桓子生武子開。與釐子乞。釐子生成子恆。及楚滅陳。而恆得政於齊。生襄子盤。襄子生莊子白。莊子生太公和。遷齊。康公貸於海上。食一城。太公會魏文侯於濁澤。請天子求爲諸侯。天子命之。是爲田齊。太公卒。子桓公午立。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威王卒。子宣王辟疆立。宣王卒。子湣王地立。燕齊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伐齊。敗之濟西。燕將樂毅盡取齊寶藏器。湣王出亡。及莒。楚將淖齒殺之。莒人立其子法章。是爲襄王。田單大敗燕軍。迎襄王入臨淄。齊故地盡復。爲齊。襄王卒。子建立。秦始皇帝兼天下。滅齊。虜王建。遷之共。自商均國。虞至是千九百六十三年矣。此吾姚與陳。始同爲虞。中同爲媯。卒同爲田。之未分者。後建三子。桓稱

王氏軫稱陳氏而不及昇。豈昇仍氏田耶。自是田或多失傳次。王莽自以桓裔。追封完爲敬王。以田豐爲世睦侯。奉敬王後。莽死。豐子恢辟亂。過江居吳興。改姓媯。五世孫敷復改姓姚。惟陳可以世求。軫生秦東陽令史嬰。嬰生成安君餘。餘生軌。軌生審。審生安。安生恆。恆生願。願生四子。清、察、齊、尙。齊生源。源三子。實、崱、遂。實字仲弓。後漢大將軍掾。屬文範先生。六子。紀、夔、洽、謀、休、光。謀字秀方。獻文先生。生青州刺史忠。二子。佐、和。佐。二子。準、徽。準字道基。晉太尉。黃陵元公。生伯珍。建興中渡江居曲阿。新豐湖。生匡。二子。赤松、世達。世達長城令。徙居長城下若里。生丞相掾康。康生盱眙太守英。英生尙書郎公弼。公弼生步兵校尉鼎。鼎生散騎侍郎高。高生懷安令詠。詠生安成太守猛。猛生太常卿道巨。道巨生文讚。文讚三子。談、先、霸。先。休先。談先。梁東宮直閣將軍。義興昭烈公。霸先代梁。猶以姓號國曰陳。謚武。談先子曇倩。繼立。謚文。子伯宗。繼立崩。文弟曇頊繼立。謚宣。傳子叔寶。亡陳。凡五世。三十二年。叔寶四子。莊、宏、徽、某某。會稽郡司馬。司馬生某。晉陵郡司功參軍。司功生兼。右補闕翰林學士。翰林三子。監察御史當。大理評事萇。祕書少監京少監。以從子鹽官令褒繼。鹽官生高安丞灌。高安二子。伯宣、伯黨。伯宣著作郎。生旺旺。生機伯。黨生元史。元史生徽。温州司戶參軍。其自軫至機。三十九世。彙弟列者。止書其傳。然自廣明至治平。實百八十七年。以三十年一易世率之。爲六世。太常而上四世。其不可推知者二世耳。嗚呼。籍載以來。不隕其世德者。惟獨一門。吾姚氏則自梁高平令。可系而至今者。二十有六世。其上則或絕或續。匹夫之家。其可少覲哉。嗚呼。亦有甚可感者。古人爲誌。納之壤下。必載其世次官勳。實用備。或世變時遷。人有竊發。知爲何代大賢君子。揜之不忍。及其匿焉。初不預爲裔孫。克念其祖。求徵而謀也。今元凱悼陳氏入蜀中微。太常公始震。

而耀之。亦其家之鼻祖也。故既發視玄石。而得其真。大封樹之。碑表墳道。刻石人獸。如其始窆於三易代。八世之後。亦古未聞者。故燧感之。且敬焉。推吾遠本三千歲之上。皆有稽於竹帛者。詳次授之。非足止慰元凱於生死而有知。亦必曰。吾同姓表章及此。其庶幾乎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者邪。因爲楚人之辭。歲時上冢。使歌以祀。其言曰。

峻南峙兮崧高。阻西鶩兮函嶠。趾北邙兮坡陀。壻洛水兮波滔滔。堂封兮偃斧。古爲藏兮幾何所。既夷兮已焉。有不夷兮疇焉。主將帝私兮之家。俾鬼護兮神訶。待裔孫兮爲告。賴玄石兮不磨。維裔孫兮思慎。其守不忍。嘿兮求牛馬走。曰先志兮其成。庶階茲兮來胤可究。余亦虞兮遺苗。匪妄胃兮華遙。其統緒兮可尋。具方冊兮昭昭。年數千兮世踰百。生民祖兮或幾及。豈伊神明之後兮。不與他族而中絕。于何孟氏一言。遽必五世而斬。君子之澤。坐令自今讀其書兮。亦取二三武成之策。重曰。往者兮垂芳。來者兮是望。勿替兮休聲。與媯水兮齊悠長。

故提舉太原鹽使司徐君神道碑

姚燧

至大三年。中奉大夫。僉樞密院事。徐毅。感言於燧。吾先人以雅善。故御史中丞王博文。當其爲河東山西提刑。勾銘先祖提舉府君墓碣。中丞不讓而援翰。昔毅與子。嘗受業太傅許文正公。於胄學爲同門。今子長翰林。毅僉宥密。爲同朝。吾先人於中丞無是也。又子亦識吾先人。古所謂知死知生者。兼有之。其遺善可筆。以示雲仍者。非子誰賴哉。乃序之曰。君諱德舉。字進之。曾祖澤。妣郭。祖閏。妣邳。世農平陽趙城。以本富聞石明里。考玉材。武爲皇帥府提控。提領醇縣。岢嵐州長官。後馬公行刑部。奏提舉河東南路常平倉。

妣夫人高。以歲丙戌生公。數歲撫而謂曰。是吾父登金詞科。令岐山出也。身教之書。及長。又資使學仕。俾歲偕計吏趨龍庭。甚爲參尙書省議樂齊賢。馬文玉二人者。知擢以爲掾。己未。遣迎世祖於江北陽邏。且徵兵山之東西。中統壬戌。省調平陽路轉運司經歷。以妣夫人憂去官。後六年。又居考提舉府。君憂安西王國秦。凡河東、河南、山之南。與陝西食解池鹽地。皆置使督其賦入。悉輸王府。以君爲太原舊由其地多鹵。民盜煮食。有司雖密其禁。犯者終不衰止。而賦日益不登。遂弛其禁。聽民煮食。惟戶責輸賦。漕司行習久矣。至是。都漕欲變其法。復轉鹽鬻民。君以爲若然。是驅是邦人納罪罟也。若仍弛其禁。惟衆遣吏巡。不使賤估盜販出境。而加賦其舊三之一焉。民便安之。而績亦最。陞提舉。棄而不仕。其平生履歷已此。不可謂達。而名傍聞四方。士夫從之游。公侯用其言。而人亦樂以急難見求者。在夫重諾而趨義。負氣而尙俠。其事如李璫將爲亂。自益都傳檄求臣叛王。而平陽總管李毅不思移文太原。爲忻之監州阿八赤所發。故兩總管皆誅。論毅子青童尙孩。坐徙遼海。君哀之。帥毅家僮訟之宥密。以爲祖宗之法。父子罪不相及。且昔檄事。青童何知。與禍至茲。甚非昭代罪人不孥之旨。宥密遂奏還之。今戍西川。長萬夫。襄陽旣下之明年。將平宋。詔籍中戶爲兵。民甚駭愕。至有自戕求脫者。總管烏禔患之。迫君詣宥密。受其成法。得於三戶抽一。遂懷檄歸。虞吏爲姦。教侯取籍。閉府幕。道院身自差。第三戶優劣。優者爲兵。劣資其力。令人稱爲平。有泣謝者。初世祖征雲南。師未及境。書遣三使諭招。王人者言。祖宗之法。殺詔使者。城拔必屠。萬一蠻夷怙惡。或賊殺臣。願無以臣而使。是城噍無遺類。至則彼以爲誕。皆磔之。懸尸於樹。大師旣至。求其首。或謂投洱水中。遣漁人網取。無所得。火其骨。函送二家。復其門徭田租。中一人秦州士子王姓。分蠻口。

數十於州。俟其子壯付之。後三十年。當歲丙戌。詔西省臣訪求其家在亡蠻口。已爲郡豪張某者冒有。王氏子顧受其人傭直。君言之憲府。坐郡豪以罔受上恩。官吏見知蔽匿者。皆罪黜。而還正其口。王氏子民奴有嚴姓者。主利多直。鬻其六七男女於商胡。君憤然曰。奴有男女。若是衆多。則知賴其爲力也久。忍重奴商胡。分鬻他地哉。白其府曰。主既有名郡籍。則奴亦郡民。烏可不告所由。而輒鬻之。縱不損吾戶數。實損吾口。府是其言。行已數舍。遂追還之。代贖爲民。猶其外者。至語其家。衣止大布大帛。食無兼味。飲酒不數。僮事繼妣石。有孝譽。分田以恤女弟孀居。爲子擇師。俾齒胄學。其知親賢。又如何也。恆言以飭諸子曰。立身本學。治生本力。穡儉勤。羨以周匱。急無多積。以自災。取友不可苟合。勢利臧獲。久故。旣火其券。多至千指。自今事汝久者。其縱民之。當不恙時。伐石爲槨。穴地倍常有半。曰。他日無厚藏。明器用陶。無法流俗。侈靡崇事浮屠。以大德癸卯八月六日卒。年七十有八。九月二十有八日。葬石明里先塋。以前卒二十有一年。元配同里毅母盧夫人。祔置毅。爲治書廉使。風紀中外。刑曹惟觀。今爲內總六師。外制諸軍。遠及萬里。爲贈祖五嘉議大夫。上輕車都尉。平陽郡侯。妣高侯太夫人。考德舉。太原鹽使司提舉。贈中奉大夫。護軍平陽郡公。妣盧妣邢。皆公太夫人。非文賢而能之乎。繼妣邢夫人生毅。授毅。毅濟。授宿衛成廟。毅掾河東憲司。毅大都永濟倉使。與毅濟皆不祿。女歸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治書裴居安。男孫四人。女孫四人。銘曰。

嗟古君子。許友以死。非父母存。曾不有己。後世不然。輕合權輿。燒酒以金。矢死不渝。小棘見告。聞已掩耳。大而去之。遠若讐恥。允義徐君。閱其故侯。世業塗地。而身亦劉。童子何知。亦遐以置。曰。是聖代。開罰及嗣。

教訟于庭。萬里還之。俾克再家。虔秉將戲。民有不幸。爲勢壓抑。無待籲求。我則往直。謂爲非俠。力善砥名。謂之爲俠。不蹈難行。其居而家。并有條理。施以裕人。自奉則菲。伊誰無子。無不欲賢。師匪其人。學則滯偏。毅毅齒胄。從許文正。耳其嘉言。目其善行。故出用世。尊聞行知。爲民所望。宥密贊毗。不昌其身。而昌爾後。逾信百年。種德始茂。子貴而碑。令甲得爲。可恃以傳。太史友辭。

元文類卷之六十五

神道碑

平章政事廉文正王神道碑

元明善

世祖皇帝克肖天德克承帝命一天下而國環四海而家時則有三五臣同德佐命恆陽王其烈烈者歟。蘊經國之學展命世之才剛明正大清修峻潔所處而經權合所趨而事庸立西定秦隴東靖齊魯北安遼碣南撫荆湖在中書六年大經大法大忠大直巍巍焉邁前王之佐巖巖焉爲後哲之師聖賢際會道義交孚豐功鉅業光耀金石烏虜偉哉王姓廉氏諱希憲字善甫北庭人考諱布魯凱雅從回鶻國王歸聖朝官至真定順德諸路宣慰使贈儀同三司大司徒追封魏國公諡孝懿妣石抹氏追封魏國夫人司徒十三男子魏國之男曰希閔正奉大夫靳黃等路宣慰使次卽王王生司徒拜廉訪使之命顧曰兒適承慶宜以官氏遂廉姓王自蚤歲已見偉度魏國延明師教之以經輒掇其要言試諸行事年十九宿衛世祖王邸一日問王所懷何書對曰孟子又問大指對曰陳王道明義利不忍一牛恩充四海上善之嘗呼王廉孟子從征雲南師還留爲京兆宣撫使關中時爲世祖分地西措隴蜀雜以羌戎號爲獷俗摧強破姦纖弱起植利賴所及無顧忌焉薦大儒許公衡提舉儒學辟智仲可參綜府事扁所居堂曰止善公退卽與諸儒講求事君立身大義評品古今人物是非得失焚香鼓琴夜分乃息時戍車日駕邊需繹騷

惟以養民爲本。餉餽亦給。有一大駟。貸母錢予人。徵子數倍。王曰。歲月雖久。子止牟母。後遂著爲令。詔儒而隸者聽贖。京兆諸豪不肯奉詔。王悉良之。或粗識字義者。卽予錢使著儒版。未幾。宣撫司罷。從世祖伐宋。下鄂城。命王入籍府庫。出率百餘儒生。伏謁軍門。上指庭實曰。恣汝所取。王但取一墨。因請軍士所俘儒生。以官錢購之。脫五百人。隸憲宗崩於合州。世祖班師。王首陳大計曰。殿下太祖諸孫。先帝母弟。旗指六詔。羣蠻者定。師今入宋。鄂城卽下。天道人心。所嚮可識。且收攬英賢。政爲今日。神器所屬。非殿下而誰。王奏曰。聞劉太平。霍魯海。復至陝西。渾都海。騎兵四萬。大駐六盤。征南之師。散屯秦蜀。太平挾才而姦。素附阿里勃哥。憚王威明。糾惑羣情。據險致死。殆將不利。卽命趙良弼假事往覘。以報初。憲宗南征。以季弟阿里勃哥留守。至是發河朔民爲兵。將與上爭。王旋奏罷所發。宗王塔察兒東諸侯之長也。上欲好之。難其所使。王請行。旣饗。語及渡江。王大稱慕上之威德。勞烈。乃曰。大王屬尊義重。發言推戴。誰敢不協。宗王悅從。還奏所語。上驚曰。顧乃大事。何爾輕脫。對曰。臣書謂時然後言。臣察其幾。言入其誠。爾趙良弼來奏。悉如王算。難猶未作也。歲庚申春。上至開平。諸王宗戚咸會。塔察兒率先勸進。王奏曰。阿里勃哥挾居守之權。鬼奪其鑑。或竊位號。令至。違從順逆。立判。若早承大統。詔告天下。彼或顧望。我有辭矣。機會之乘。不容髮間。上良久曰。吾意決矣。翼日登大寶位。建元中統。王奏封高麗世子僖爲高麗國王。還之其國。奏遣郝經使宋。詔宋主息兵講好。上慮關右難作。命王宣撫陝西四川道。劉太平。霍魯海。聞王當來。急傳先入京兆。王遲一日至。宣卽位。詔人情稍定。遣使詔六盤。渾都海。殺所遣使。馳召成都帥密里霍者。青居帥乞台不花。約劉太平。霍都海內應。王得急報。夜集僚屬議。王曰。今日之事。吾請任之。脫問專擅罪。不若及。乃

遣萬戶劉黑馬等掩捕劉霍。其黨皆衷甲待約。捕至鬪而就縛。罵太平後事。遣萬戶劉黑馬誅密里霍者。總帥汪惟正誅乞台不花佩。同僉總帥汪惟良金虎符銀印。將其兵進討。惟良辭非朝命。王曰。身承密旨。君第了國事。已馳奏矣。予其軍銀萬五千兩。別發諸軍四千。命八椿將之。戒八椿曰。君所將烏合。未經撫循。六盤精兵。慎勿輕鬪。鳴爾金鼓。大張聲勢。使之不東。吾事濟矣。兩軍旣行。濬隍完城。儲材聚糧。爲城守計。赦至近郊。王曰。劉霍在獄。是何可宥。尸諸康衢。然後出。王乃上奏曰。停赦殺賊。擅發諸軍。專將惟良。臣罪當死。謹籍家貲。以竣嚴命。上曰。書生貴權。政謂此也。詔曰。朕委卿專制一方。事當從權。毋滯文法。坐失機宜。佩卿金虎符。節制諸軍。別降制書虎符。授汪惟良。八椿遣其子執二人來獻。曰。方受六盤重賞。及械繫其黨五十人。乾州請誅之。王曰。渾都海西而不東。吾知其無能爲也。悉殺此曹。徒攜衆心。因其怖死。釋罪藉力。乃送二人于京師。餘皆縱去。面誨八椿之子。使曉其父。果得北軍之用。八椿振旅。躡渾都海軍後。阿覽答兒爲阿里勃哥曰。和林師來。與渾都海合于甘州。朝議欲棄兩川。退保興元。王上奏曰。四川方寧。糧餉已足。無故自廢成功。後悔爲晚。乃不棄兩川。進拜中書右丞。行秦蜀省事。渾覽兵旣合。遂東。王師前驅不利。旣而汪師八椿軍會諸侯兵力戰。獲阿覽答兒。渾都海首梟之。京兆市三日。諸軍退屯便地。王上奏。上曰。大丈夫事也。拜平章政事。賜甲第一區。王時年始三十。奏四川降民散處山谷。請禁我軍毋虜掠。違者罪及其帥。諸販易生口者。罪之。由是降者如歸。獲知資州張炳震。統制王政。辭有老親。王使持書。與宋四川制置使余玠。俾知天命。玠得書。斂守疆界。不敢妄動。鞏昌帥上鎮戎州。叛者四百人。王但誅其首惡五人。餘悉原釋。詔還朝。入中書。參政商挺馳奏。略曰。秦蜀重鎮。非廉相不可。詔歸王。東川帥欽察誣。

閬州降將楊大淵反。王手書與大淵，開誠撫慰。大淵感泣，軍府乃安。瀘州降將劉整，囚我叛人數百，軍吏請誅以戒。王曰：力屈而降，豈其心哉？奏而免之。道整入覲，手書宰臣，使整有所觀感，恩浹其心，當得死力。王移書管安撫、梓都統張敘州曰：汝家今在成都，令所司供億優厚，無他慮也。聽程都統子鵬飛歸省，於是恩及宋人矣。詔括京兆諸郡馬牛，以濟河西。王奏曰：關中兵亂，凋瘵已極，歲賦不充，不堪此役。奏入，特復二年馬牛免括。其年自春涉夏，大旱，王步禱終南，其夕大雨。司徒請朝奏曰：臣子希憲，誤蒙獎拔，恩過其分，且事多專制，輒恐開後釁。上曰：朕欲大用希憲久矣，第以西南事重，難於代者。朕自知之，卿勿疑懼。詔入中書平章事。王以天下自任，乃振舉綱紀，綜覈名實，汰黜浮濫，抑逐僥倖，首議行遷轉法。會魏國薨，王力行喪禮，水不入口者三日，每慟嘔血，毀瘠幾至滅性。既葬，藉草枕塊，必於終制。諸相往起，未至廬所，聞其哭聲之哀，不忍言而退。爲詔奪情。至元改元，進榮祿大夫，明年行省事山東。省併州縣，黜陟官吏，承制行事。東諸侯聳懼聽命，其爲民害者，登與除之；爲民利者，登與興之。凡兩閱月，召還。俄司徒薨，力請終制，上不聽。強起之，墨衰卽事。自王居憂，中書滯事千數。上曰：其留希憲決之。之大都未及旬，浹剖析如流。事聞，曰：相已得人，朕復何憂？車駕還幸左丞相史公天澤，顧諸相歎曰：廉相方爾，振理機要，天下賴之。我輩旣回，殆將沮撓，遷轉法行，五品以上宣授，六品以下敕授，罷天下世官。諸路歲貢經明行修，長於吏治者各一人。中貴人傳旨朝堂云云。王曰：小臣預政，此其漸也。當中覆之，覆奏上，扶中貴人阿合馬領左右部，俄其黨自相攻擊，詔中書鞠實。王窮詰其罪，奏杖阿合馬，罷其所領。上諭王曰：吏弛法而貪，民廢業而流，工不給用，財不贍費，先朝嘗已戚矣。自相卿等，朕無此戚。王對曰：陛下聖猶堯舜，臣等未能以皋契之

道贊輔治化。以致雍熙。慙對天顏。今日小康。未足多也。上因論及魏徵。王對曰。忠臣良臣。何代無之。願人主用與不用爾。言者訟史丞相子姪。布列中外。威權太盛。久將難制。詔王罷丞相政事待鞠。王奏曰。知天澤深者。無踰陛下。粵自潛藩。多經任使。將兵牧民。悉著治效。以其可屬大任。固使丞茲相位。小人雖實有言。陛下察其心跡。果有跋扈不臣者乎。今信臣。故臣。得預此旨。他日一人訟臣。臣亦入於疑矣。臣等承乏政府。上之疑信。若是何敢自保。天澤既罷。亦當罷臣。上曰。卿姑去。明日召王曰。昨思之。天澤無對訟者。有訟西川帥欽察罪者。上勅中書急發使誅之。明日王覆奏。上怒曰。尙爾遲回。對曰。欽察大帥。以一人之言。被誅。西川必駭。逮之至此。與訟者庭對。暴其罪於天下。可也。上曰。其遣能者按問。既而無一實。欽察得免。王奏議上前。讜論直陳。無少回借。上曰。汝昔事朕。王邸猶或容受。爲天子臣。乃爾木強邪。王對曰。王府事輕。爲天子論天下事。一或面從。天下將受其害。非不自愛也。奏立御史臺諸道。設提刑按察司。阿合馬復總財利。中沮其事。有曰。衆務責成總府。金穀任之運司。按察撓亂。何由集事。王曰。立臺察。遵古制。內察姦宄。外糾貪污。肅清朝綱。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此官。如君所言。必使羣邪舞法。賄賂公行事。乃集邪。其語遂塞。匿贊馬丁者。嘗用事先朝。以告者被執。會詔釋大都囚。上還。告者復訴。上怒。召留相詰之。王取堂案視。無所署。補之入對。顧堂吏曰。脫天威不測。豈可幸無己署而免。王前對以奉詔。上曰。詔併釋匿贊馬丁邪。王曰。不釋匿贊馬丁。亦未嘗有詔。上愈怒曰。於汝書此。當何罪。王曰。陛下以此爲罪。第當罷相。遂罷。至元七年也。王杜門養德。談經講道。課試諸子。然食頃不忘朝廷。一事便民。則喜見顏間。一令害人。則戚不能寐。上嘗問希憲家居何爲。左右以讀書對。上曰。讀書固朕所教。讀之不肯見用。何多讀爲。阿合馬讒

曰。彼日與妻孥燕樂爾。上色變曰。希憲清貧。何從燕設。右丞相安童奏王行省河西。上曰。河西諸王列地。希憲執法於朕意無所曲從。豈聽宗王語者。疾作。上遣御醫三人診視。或言須沙糖作飲。良時最艱得。王弟求諸阿合馬與之二斤。且致密意。王推著地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姦人所遺愈疾也。上聞特賜三斤。先以嗣國王條輦哥行省鎮遼。東人有言王疾稍愈。上命王往。肩輿入辭。朝廷大議。朕將與之論決。賜坐上曰。昔在先朝。卿先事知幾。每慰朕以帝道。及鄂渚班師。婁述天命。朕心不忘。丞相卿實當爲。願自退託爾。遼。靈。戶不數萬。政以諸王國壻分地所在。居者行者。聯絡旁午。明者見往。知來。察微燭著。塔察兒諸王素知卿能。命卿往者。當識此意。王至北京。問民所苦。皆曰。有西域人自稱駙馬。營於城外。逮繫富家。誣其祖父嘗貸子錢。訊之使償。無所於訴。旦日持牒告王。卽遣吏逮駙馬者。其人怒馬而來。直入省堂。徑坐榻上。王令曳下跪。而詰之曰。制無私獄。汝何人敢爾。繫民其械。繫之哀禱。請命。國王亦爲之言。稍寬待對。一夕拔營遁去。塔察兒使者傳旨。國王立聽。王坐自如曰。大臣無爲諸王起也。使者還語其王曰。朝廷大臣。彼無違禮也。詔國王歸國。王獨行省事。朝廷發寶鈔。市馬六千五百。王遣市東州。盡所發鈔。得羨馬千三百。王曰。上之則類自銜。其以馬依元直。予他郡。他郡馬不入數。害及其民。終不忍分彼此也。長公主及國壻入朝。縱獵郊原。發民牛車。載其所獲。徵求須索。其費至鈔萬五千貫。王譙公主。從者怨食不及。王曰。我天子宰相。非汝庖者。國壻怒起立。隨之曰。駙馬縱獵原禽。非國務也。費民財不貲。我已馳奏矣。國壻愕然。入語公主。公主出飲王酒曰。從者煩民。我不知也。請出鈔數償民。幸公止使者。自後貴人過者。皆不敢縱。王師渡江。下江州。急召王入朝。會右丞阿里海牙下江陵。圖其地形。上之。請曰。荊州西距梁益。

南控交廣。據江淮上游。誠爲要地。非朝廷重臣。開大府以鎮之。未足綏新附。來遠人。上夜召王。賜坐曰。荆南入我版籍。彼新附者。感恩忘苦。未來者。懷化效順。宋知我朝有臣如此。亦足以降其心也。南土溼下。於卿疾非宜。今以大事託卿。卿不辭。賜卿以其入食留者。馬五十疋。給從者。王對曰。臣每懼識度淺薄。不能仰荷重寄。何敢辭疾。力請不受。新賜詔。荆湖行省承制官。三品以下。刻印版授。奏入制出。王暑行至鎮。戢諸軍。毋擅離部。關城門。勿譏往來。弛燈火之禁。通商販之塗。館傳豐潔。邸舍相望。弭虢止虐。掩骼埋鬻。鬻孥者。罪之。殺俘者。坐之。文武效力。小大協心。材者官之。不問新故。王一以清簡自居。安輯爲務。號令施惠。如旱而雨。谿巖耄倪。人與王對。瀉瀆水于江。得田數百萬畝。聽民耕佃。三年半。征取沙市。失收米二十萬斛。足二歲用。俄公安饑。發之以振。王曰。民粗安矣。風教不可後也。乃大興學。旦日親至校官講授。以倡他郡。撤官屋以復竹林書院。予書萬四千卷。學者日盛。王既不納諸人贄金。見者輒獻所俘男女。王卽受之。聽其歸完。歸者感德。自稱廉民云。王或疾。士民羣走僧寺道館。爲王祈福。語及必額手叩齒祝曰。願我公永長我人。政化大行。聲及四遠。思播田楊士氏。負固不下。遣使納款。重慶趙定應。堅守恥降。遣使納款。王語二使曰。歸語爾主。速歸所隸。以全民命。我已馳奏天子。詔安爾土矣。奏上。上曰。國家不用兵得地。未之見也。希憲坐致數千里外之堅城勁士。其仁政爲何如也。賜西域善藥。高昌蒲桃酒。寶慶武岡。益陽。安化。善化。寧鄉。諸城籍編民。冒圍納款。王移文其省。使安全之。鎮遠谿洞蠻酋。以其樂工四十餘人。重譯來至。曰。願奏土風於天子之庭。王曰。而輩獨無父母妻子乎。驅迫而來。豈其心哉。且天子仁聖。不重夷音。皆泣拜而回。關譏得江陵人私書。不敢發。封樞密臣發之上。前其語曰。歸附之初。人無生意。大元皇帝命廉相。

出鎮荆湖。豈惟人漸德化。草木昆蟲。咸被澤矣。上歎曰。希憲不嗜殺人。故能至此。王疾日劇。僉樞密院事。董文忠奏曰。江陵濕熱。奈希憲沈疴。何。上卽召還。荆南人聞王當去。皆號泣隨之。擁所乘車不得行。王慰喻再四。乃拜哭而別。大者繪象建祠。小者書版瞻禮。王囊橐蕭然。琴書自隨。朝于上都。詔館於華嚴寺。酒人饕夫。日敕供餽。王語太常田忠良曰。上都。聖上龍飛。國家根本。近日火延龍岡。居民常事。無令雜學。小生妄談風水。感動上意。未幾。宰相果與南士數輩。廷辯遷都。田奏王言。上曰。希憲大病。念亦及此。邪。南士之議遂寢。詔徵名醫王仲明于揚州。未見行意。士大夫責之曰。君術固妙。其能已億兆人之疾乎。蒼生懸望。廉公復相久矣。能起廉公。是惠及天下也。仲明乃至。進其良劑。能杖而起。上喜。召入曰。聞卿比得良醫。日俟痊復。王對曰。醫持善藥。治臣沈疾。苟能戒謹。誠如聖喻。稍爾肆情。終將不療。蓋以醫諫也。上曰。卿從幾人。對曰。惟一弟扶贊。上笑曰。儒習不少。變邪。命近侍舉御前白金。賜王爲兩五千。勅中書賜鈔萬貫。曰。賞卿清白也。議立門下省。上曰。首官何稱。曰。侍中。非希憲不可。遣近臣諭旨曰。鞍馬之任。不以勞卿。乘軒論道。時至治所。必煩親奏。肩輿以入。王附奏曰。臣疾何恤。輸忠效力。生平深願。皇太子方聽天下政。遣人賜蒲桃酒。諭王曰。上命公領門下省。勿難羣小。吾爲公德。阿合馬不利而止。時營繕東宮。工部官請曰。牡丹名品。惟相公家。乞移植數本。太子知出公家矣。王曰。若出特命。園雖先業。一無所靳。我蚤事聖主。備位宰相。未嘗曲勾恩幸。方爾病退。願以花求媚邪。請者愧止。十六年春。詔復入中書。王稱疾篤。皇太子遣侍臣楊吉丁問疾。因叩治道。王曰。君天下者。二道。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臣病雖劇。委之於天。所甚憂者。大姦專柄。羣邪蠱附。誤國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開聖意。急爲屏除。不然。日以沈痼。不可藥矣。語聞深嘉。

重之。上嘗語王曰：受戒國師。因參內典。開益神智。對曰：臣幸蒙聖訓。久受孔子戒矣。上曰：孔子何戒。曰：臣也。盡忠子也。盡孝上領之。嘗戒子恪。恪曰：丈夫見義勇爲。禍福不足逆計。又曰：宰相須有力量。未有無力量能爲賢相者。天下苟無牽掣。三代可復也。又曰：稷契皋夔伊傅周召。便謂無及。是自棄也。又曰：汝讀狄梁公傳否。梁公有大臣節。乃爲不肖子孫所墜。汝輩當深以爲警。疾革曰：吾疾不起矣。兒惟多讀書以承父志。夜大星隕于正寢之後。樂堂流光燭地。久之方滅。是夕王薨。至元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也。春秋五十。越某日。葬于宛平之西原。訃聞。天子痛悼。士大夫走哭相弔。天下之知者。無不嗟傷。咸曰：良相死矣。吾復何望。上每追思之。曰：當諸王大會議。決大事。惟廉希憲能也。夫人偉吾氏。先朝貴臣孟蘇速女也。生一男曰孚。正議大夫。僉遼陽行省事。三女。適監吉州路淑丹。適監嘉興路撒里蠻。適同知維造總管府事蠻資。夫人完顏氏。知中山府事。海撒女也。寬明貞亮。慈惠厚和。與王德齊。清規雅範。有內助焉。生五男曰恪。通議大夫。台州路總管。恂。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忱。同知沔陽府事。恆。資德大夫。御史中丞。惇。太中大夫。西蜀四川道肅政廉訪使。三女。適參知政事劉緯。適安撫使李恭。適管軍萬戶何德溫。成宗皇帝制贈清忠粹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魏國公。諡文正。兩夫人。追封魏國夫人。仁宗皇帝制加贈推忠佐理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恆陽王。仍諡文正。兩夫人。加封恆陽王夫人。皇上旣御宸極。壹新庶政。由御史中丞。相恂。平章敬遵。家範克奏。父勸。天子嘉之。詔中書曰：其命翰林學士明善。製恂父恆陽王碑文。臣奉詔。莊讀王之家傳。次第而論曰：丞相淮安忠武王曰：廉公。宰相中真宰相。男子中真男子。可謂名言。然勳隆帝室。澤被生民。用舍合道。安危一節。大人之事備矣。臣再拜稽首。銘墓神道。其

辭曰。

天祐大君。嶽降大臣。君臣協慶。宏濟斯民。烈烈世祖。如日亭午。照臨萬國。暉光草土。惟恆陽王。帝命肅將。如雲龍從。膏澤滂滂。左右聖皇。大開明堂。四朝寧侯。奏功效良。手援羣溺。措之安康。手援衆焚。濯濯清涼。饑食之食。寒衣之衣。汝無怖啼。吾母而依。汝或受傷。吾爾藥治。民曰相公。卒相天子。毋去廟朝。我民是倚。遼襲安化。齊魯嗟痛。天有偏恩。我不久公。帝軫荆南。撫養其堪。恩浹威行。坐嘯府覃。秦蜀士女。跂踵引領。公昔父我。孰我之梗。我父不來。疾也孰省。稽德無矜。考功無成。巍乎元宰。退然諸生。先天下憂。後天下樂。范得我心。我非范學。堯舜吾君。夔契在我。時無留閔。何施不可。格君以道。持身以義。蹈中絕利。行與天契。其生也順。其死也安。厥施未殫。畢世永歎。尙在宵息。鏡考躋攀。發其所蘊。肆其所難。功名成紀。奕葉襲祉。帝歷萬年。奮有廉氏。上爵尊官。疇其前勳。孰知帝德。配天無極。奉詔劄詩。千祀昭垂。慕者儀之。肆其齊而。

河南行省左丞相高公神道碑

元明善

公姓高氏。諱興。汝南人。其先薊人。遠祖青。徙蒙城。又徙隨之洪山。父祖農。隱公。慷慨多大節。不肯低心。鋟相。氣長出人上。蚤歲已稱偉丈夫。至元十二年。從丞相淮安忠武王伐宋。渡江。破瑞昌之烏石堡。破張家砦。破王家砦。陷南陵。丞相以公功聞。世祖皇帝詔公專將。宋將張濡。殺我行人。嚴忠濟等於獨松關。丞相使公報濡。再戰。斬吳杜李三總管。及甲首萬級。擒祝亮等四十二人。破溧陽。錄前最。授懷遠大將軍。管軍總管。佩金牌。戰銀墅。斬將三甲。首級二千。陷建平。獲知縣事黃君濯。破獨松關。斬谷總制。戰張濡。武康禽濡。復命。十三年。我師入宋。遣公征南。下建德。降郡守方回。下婺州。降郡通守劉甲。衢人畔。七戰至破溪。公

孤軍戰敵七萬。凡三月。退屯建德。宣撫使梭都益師進戰蘭溪。斬級三千首。擒吳總制唐知縣。復婺州。追擒郡守章煇等十九人。戰衢城下。斬首五百。戰赤山。斬吳監軍。其軍潰。戰陳家山。圍二日。斬甲首七千級。戰江山。斬三千首。擒五百人。僂於衢門。獻大將魏福興七人於行省。追趙秀王十日夜。及於福安。趙秀王陳三萬人水南。我師奪橋奮擊。斬觀察使李世達等三千級。擒趙秀王與擇小王二裨將。二獲印五馬五百。下興化。宋參政陳文龍降。降制置使印德傅等百四十八人。軍三千。水手七千餘人。得海船七十八艘。十四年。旋師鎮婺。遷鎮國上將軍管軍萬戶。佩金虎符。俄加衢婺州招討使。閩人叛。行省檄公討之。公請以忙古臺爲都帥。東陽賊張九強和尚殺我宣慰使陳祐。公進斬賊首千。擒張九和尚。忙古臺至自揚州。平福建。漳三州破。敏陽等賊砦十。戰賊福成砦。屠萬人。公留鎮閩。宋故將黃華以四萬人畔。公降之。宋故將高日新從閩畔邵武。公討降之。十五年。兼右副都元帥。召公入朝。從諸校三百餘人。詔高元帥及其從列布伯上布伯亦大將也。侍燕大明殿。公奏曰。臣部五百人。露元袒臂。奮刃死敵。勞烈如右。乞陛下官之。詔曰。卿自定其秩。頒宣勅金虎符。金銀牌。鞍馬衣服弓矢各有差。公遷輔國上將軍。浙東道宣慰使。賜西錦服鞍轡。討降海賊。顧招討處州賊富大王反。公戰三十。擒富大王等。破斬賊無算。又平王南尉賊。漳州賊起。別將討二年不下。詔公福建等處征蠻右副都元帥。賊據高安砦。公身攻砦西北。中弩矢五。破砦。斬渠賊黃總管。得首二萬。平凡七日。賊陳弔眼聚衆十萬。據五十餘砦。公進破十五砦。陳弔眼隘險。公步與賊角。一日。賊不支。弔眼手殺妻子潛遁。獲馬五百。明日。弔眼塞千壁嶺拒我。公誘弔眼釋兵面語。弔眼下至山半。公上與語。遽接其手。掣下弔眼。及擒賊二十四人。俱戮以徇。餘黨悉平。十九年。有詔入朝。賜銀五

百兩寶鈔二千五百貫。西錦服鞍轡弓矢。休所將軍一年。二十年改宣慰浙西道。建寧賊黃華反。有衆十萬。燒信州南門。公統兵戰賊鉛山。獲八十人。戰賊分水嶺。取嘉禾。賊攻建寧。急。公卷甲趨之。會福建之師。與賊戰。獲賊渠葉都統。梁都統等。黃華走江山洞。公追之赤巖。黃華嚴陳。鏖半日。華敗走。走赴火死。擒華二弟。及其妻子。二十一年改宣慰淮東道。二十二年召赴闕。勅副雪滴斤征緬。公辭曰。臣不敢愛死。母老子幼。無他兼侍。願盡母年。惟陛下所使。上允其誠。二十三年遷階奉國。江淮行省參知政事。平婺州賊。施再十。改宣慰浙東道。朝二十四年改行中書省爲尙書行省。復參政。丁太夫人憂。廬于汝寧墓側。行省請討浙東賊林洪平之。又討獲賊柳分司。二十七年處州賊詹老鷄三萬。温州賊林雄四萬。僞立樞密都督府。改年刻印。公潛由青田險至葉山。追及賊。賊陳而待。戰擒詹老鷄。林雄等二百餘賊。斬獲不。會徽州賊起。討四月不下。公進師何秧砦。擒汪大王等七十餘人。斬之。軍至淳安。召父老諭之曰。吾麾吾旗。賊良一碎。爾民能擒送賊者。賞爾如良。民驩去。縛七百賊來。會賊財物與縣代民。今年夏稅。二十八年罷福建省。進階驃騎參政。行福建道。宣慰使。拯荒殘。理冤滯。安反側。撫良愿。閩人大和。鈞考省庫隱官錢五十萬貫。倉盜糧數萬石。諭降漳州賊歐狗。詔公入朝。遷金吾左丞。行江西省。二十九年奏復立福建行省。改資德大夫。福建右丞。奏罷福建鹽運司。海船萬戶府。鐵冶提舉司。爪哇鯨我行人孟琪。詔以公及史弼爲平章。帥師討其罪。置福建平海行中書省。隸左右都元帥府二。征行上萬戶府四。發兵七千。賜公玉帶。西錦服。甲冑。弓矢。鞍轡。大都良田千畝。進階榮祿。諭公曹彬不殺降事。以三十年正月一日浮海。二月十三日抵爪哇界。史弼將水軍。公將步軍。期集八節澗。王土罕畢闍耶舉國將遣其相來言。葛郎王合只葛當帥數

萬衆奪我要地。公救之。進軍二道。殺數百人。賊潰。及西來賊戰。戰至暮。賊敗。公虞爪哇。葛郎合。遂伐其謀。合只葛當。陳兵十萬。公督戰。自旦至午。賊退。史弼軍繼至。擁賊入水。死數萬。斬首五千。合只葛當乃始降。遣使招旁小國。公帥千人深入。盧葛郎王次子燒其宦。比還。史弼已縱土罕畢閣耶歸國。遂畔去。誅合只葛當及其子。載二國諸寶。及旁四小國臣師還。十一月一日。獻俘紫檀殿。賜公黃金五十兩。罪縱土罕畢閣耶者。是役微公。師幾不反。成宗登極。改福建行省平章。賜玉帶。號拔都魯夏言冠軍也。大德三年。以誣告者入對。事白。誅誣告者。改江浙平章。八年。授樞密副使。十年。進同知。皆兼平章。改河南行省平章。武宗登極。召赴闕廷。賜成宗御服。遷銀青榮祿大夫。左丞相。商議河南省事。自至大元年至是。凡二十年。制賜世祖御服。夫人金紋幣。今上賜銀及袍材。皇慶二年九月二十日。薨于大梁之路寢。訃聞。詔若曰。抒忠竭力。國之寶臣也。其令汴省臣加禮以葬。某月日葬祥符之史湖里。春秋六十有九。延祐三年三月。制贈推忠效順佐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梁國公。諡武定。夫人某氏。子某某。官集賢大學士。李某。奉勅命。臣明善。爲公撰次墓神道碑文。臣惟高梁公。始提孤軍。爲國出死力。百戰以成功名。何其壯哉。由一校拜官。至丞相。贈太師。封大國。錫上謚。國家之於功臣。亦云厚矣。建戲桴鼓。萬人土靡。而官極品。壽七十。子男數人。斯又何耶。蓋世祖方夷大患。致天下於泰定。非假手雄傑。奚有今日之隆。而公也有功王室。固大有德在民。潛施於不識不知之地者。亦多矣。雖然。公之建立。烈烈若此。繼之而起。益震益顯者。端在諸公子也。臣謹獻文曰。

天命聖元。帝臨天下。太祖辟國。斲金滅夏。世祖一統。乃屋宋社。維此宋孱。元戎是禡。帝曰丞相。汝師渡江。

凡爾征夫。毋戕我降。糾糾梁公。孰敢嬰鋒。按劍愕睨。萬夫失雄。如虎如龍。騰奮雷風。無強不破。無堅不攻。既虜元王。丞相還朝。羣盜驩跳。執戈包休。首鼠林莽。乘暗發髑。朝斬千聲。暮集萬叟。晝栖巖巢。夜出民騷。凡二十年。有伐斯馨。陋彼海邦。汗漫天池。奉辭伐罪。颯進王師。兩主就執。孰縱其一。既縱乃畔。投兵穴竄。載厥妃兒。珍怪陸離。歸獻赤墀。帝曰噫嘻。道厥罪魁。汝賞彼笞。梁公承聖。百戰百勝。勳在宗稷。著于國令。既蕃既宣。樞機是權。端揆之垣。致理平平。爵以功遷。人由正賢。多壽而安。多子而官。歸完路寢。而德不寫。天實相之。相夫人者。史湖有石。勒此詩雅。維範維垂。流輝朝野。武子之承。文孫之繩。奕世重昇。何可紀齡。

臺城令董府君神道碑

元明善

臺城董氏。自太傅壽國忠烈公顯。忠烈奮田間。有佐命勳。復與金人戰死。冢子金紫光祿大夫平章政事忠獻公輔世祖皇帝。平六詔。闢江漢。竟滅宋。一四海。爲國元臣。然忠烈死事時。九子皆少。忠獻年十六。事母李壽國夫人。夫人持家。既有法。忠獻復善教育諸弟。俄上命忠獻令鄉縣。縣大治。號爲神君。數年去。從世祖軍。久之。上復以君嗣。令實佩黃金符。盡蹈前蹟。益勵清敏。乃求政要賢良者。使在官。悉逐諸剗削民者。振德孤弱。勸率耕蠶。而均賦役。時禁網尙漏。官者未祿。苞苴一絕。豪不得曲法於貨。訟罔不平。民自以不訟。乃修孔子廟。廣黌舍。招名儒。躬行舍菜禮。執經問道。以先諸生。醫究經脈。吏明法律。亦命相師。凡五年。民士著盜賊屏息。物阜家給。俗厚而人能。里巷肅然。至相戒曰。毋過。過必令知。迨今臺城人。或譙爲縣者。輒曰。汝吾董君聞。君諱文直。字彥正。忠烈第四子。剛毅莊栗。簡言笑。通經史法律。初忠獻及季弟大司徒忠貞公去事世祖。次兄少保忠穆公亦在朝。俱有仰於家。而家食者餘百口。待繭而衣。指苗以飯。君倡

勤昭儉始卒不替。內則養生祀死之合禮。外則中表賓問之中度。奉上接下。一敬一愛。藹乎其睦也。又好施而甚仁。里間或貧不自立。每陰濟其棘。不使之知。恩所來。微至僮病。必手予粥藥。或止之曰。不忍以其賤。違吾愛心。及棄官浮沈里社。任真適意。親賓過從。尊酒相勞。家門日以烜赫。已獨恬然。不見諸辭色。至元十三年。歲在丙子五月十日。以疾終。享年五十有二。其年七月十有六日。葬于九門之北原。君娶楊氏。臺城丞沂之季女。賢而克配。相君子以成。又二年之六月七日卒。多君壽一年。合葬于九門之北原。君娶楊氏。江南有戰功。其最者。宋將張世傑。陳大軍焦山下。致死於我。忠獻爲元帥。將戰分而請先。忠獻閱其無兄弟不許。固請乃許。父子果大捷。策勳累遷鄧州新軍萬戶。改淮東屯田軍萬戶。佩金虎符。階至定遠大將軍。女適同知真州路總管府事蕭允功。孫男守義。嗣屯田萬戶。曾孫男鈞。劍昔者。君之哀聞于忠獻。忠獻方留鎮宋都。哭之慟。左右曰。公慟傷。奈國事何。忠獻收淚曰。身及諸弟子。出理皇家。委百口。是弟弟勞苦三二十年。吾無內顧。今而後永負之矣。復大哭。夫一門四世。若相若將。光輔累朝。清忠純孝。昭耀天下。世之談者。必首董氏。趙人張世昌先生之狀曰。君範家類。柳公綽。馭吏類。包希仁。潔己類。吳處默。若君者。國家得而大用之。未必不與兄弟並輝齊烈。此墓碑之待表。與信辭也。雖然。蘊德深者。其發必大。以遠。子將孫將。克宏世業。而孫也。器宏而才良。蓋大者哉。明善於董氏爲門生。宜爲表君之辭。辭曰。抑抑董君。憲憲令人。巍巍閑閔。赫赫父舅。佩黃金符。來吏鄉縣。民亦有謠。來適我願。匪鑑而明。匪冰而清。民斯懷之。播遠頌聲。於戲君子。胡器之盈而敦。而璉。清廟是承。大廈棟楹。杞梓乃勝。列戟差差。朱戶輝里。高牙虎節。鑾和至止。惟曩弟之榮。惟章服之華。何必在身。而起歆嗟。慨彼厚壤。九門北原。下有九泉。孰急

斯賢。慨彼旻天。羽者翬聯。瑞若皇鸞。孰斬高騫。人貴乎德。德大人人。而弗達德也。奚害。銘以揭隱。昭示來代。尙萬斯年。無泐攸載。

集賢直學士文君神道碑

元明善

宋死節臣少保右丞相兼樞密使信國公。姓文氏。嗣子曰集賢直學士奉訓大夫諱陞。字遜志。本皇朝嘉議大夫同知廣西道宣慰司事信公之弟諱璧之仲子。信公二子蚤亡。初就死時。過先太師墓。告而使之。後皇慶二年。青龍癸丑春。代天子祀淮濟二瀆。中南二嶽及南海。六月二十有五日至贛。以疾卒。得春秋四十有六。卒不一月。有以聞至京師者。其友玄德真人吳全節翰林侍講學士元明善哭之曰。審耶。傳者妄耶。曰。或審矣。君雅病熱。不貫於馳。而驛道萬里。六月歷嶺海間。審矣。雖然。君生也無慊。而死也。又無憾。惟書之于墓石者。我與子知之。子當秉筆。又再月。孤富果走人奉狀。託玄德問銘於明善。嗚呼。審矣。忍銘予亡友耶。是良友可不與銘耶。狀曰。文氏自成都遷廬陵。七世祖炳然。居郡之永和。六世祖正中。居富川。五世祖利民。高祖安世。曾祖時用。祖儀。用子信公。貴贈太師。祖妣曾氏。齊魏國太夫人。昔信公囚中。與君書曰。吾死吾節矣。汝能世吾詩書。真足後者。公喪歸。君廬墓側。毀瘠幾不起。信公家被失。夫人歐陽氏。後有傳其猶在北方者。君泣誓曰。父骨旣復於土。母生而不得養。我則非子。跡交海內。猶將求之。況有徵。敢憚遠行。行不母得。吾必不歸。凡五年。得之。平章康里文貞公道德威望。蓋一代士。得接納者。爲榮甚。延君至府。公卿大夫滿席。公曰。宋養士三百餘年。死國之昭昭者。文丞相一人。斯其子也。坐之客右。謂君曰。予賢乃公。良願見子。吾請見子于朝。君對曰。得母歸養。恩寬天地。仕非志也。衆咸曰。臣者有其父之忠。子者

有其子之孝。美哉乎文氏。既歸二年。歐陽夫人卒。喪之合禮。今上之初。徵求儒士。不限官級。近臣以君聞。勅江西省臣。禮遣乘傳入朝。見光天宮。執石本九經。奏書一通。其略曰。臣陞徒以先父之故。辱降特命。召臣。臣愚無一足用。不敢違。謹待罪闕下。然臣聞帝王之道。布在方冊。方冊之要。無先九經。臣輒獻九經。伏望陛下。采其所載。資輔聖祖神宗之法。嘉惠天下萬世。上說受其所獻。藏之祕書。命中書頒制。予今官明年。從幸上都。詔若曰。尙書。帝者寶範。臣軌粲然。譯爲國語。朕便於觀覽。兼使國人習讀。今以命汝。集賢學士某。次明善及君。是年集賢院臣。奏建京師孔子廟碑。增國子員。免天下儒士徭役。君實贊之。君娶徐氏。故宋兵部侍郎卿孫之女子。男三人。長卽富也。次曰實。曰竑。女六人。長適胡孝友。次適徐鎰。餘在室。富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山某原。禮也。銘曰。肅穆爾門。道諸聖君。何二三年。忽焉以泯。天耶果人。天孰疏親。哲而其顛。莊而謙謙。孰本以廉。不老忌嫌。翼翼子服。如不我克。昔也天民。無戾天德。今也帝臣。允由帝則。彼不達人。小中闕瞰。嘗試大觀。萬物皆整。存者奚哀。遊者奚憾。鬱乎藪澤。萃平巒峯。違諸不利。惟古之叢。藏君其中。福及爾宗。我詩在石。石與山崇。山有時夷。不磨顯詩。

元文類卷之六十六

神道碑

福建廉訪副使仇公神道碑

趙孟頫

仇氏望陳留譜云宋大夫牧之世入金有更朔平臨潢二縣令者諱輔即家臨潢臨潢之曾孫昌平府君實徙京兆府君生三子其中子則公也公諱鏗字彥中始亂從府君出禮賓客容已落落善占對長益涵揉於學要能以奇氣偉節自致至元八年公二十二年矣安西王時以親王鎮京兆喜優納人士公布衣入謁王語合意竟留給事邸中久之上其能即試公武備寺壽武庫使十五年遂出知威州二十年稍遷鞏昌路總管府治中治皆有聲稱二十五年進階州尹未赴遭內艱於是御史廉得公威州鞏昌數事薦諸朝二十七年乃以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副使起公明年制改肅政廉訪司即用公為副使閒歲自免去北過高郵樂其土風因留居焉大德四年八月十日以疾卒年五十一自承務郎三遷官至奉議大夫卒之日無副楮僑家巷處之舊聚哭一辭曰善人亡矣至大四年其子治濟濬浩迺克自力奉公喪還卜大都宛平縣西山夏莊之原藏焉窆以四月辛酉其域距祖塋五里公性開疏與人交底裏傾盡為政多本教化而持身絲毫不敢欺方少未仕見白金遺道傍初不顧已而計曰我幸見之不則他人持去矣即俯拾俟有聞求者至自言適貸得將營親葬公詢驗果然出金還與之在威州民張氏兄弟訟家財吏展



轉賕賂。更數歲莫能決。公召諭之曰。兄弟孰與吏親。民曰。兄弟同氣。吏途人耳。公曰。弊同氣以資途人。如何不知之甚。卽大感悟。相抱持以哭。遂爲兄弟如初。時屬縣吏李子秀慢令當笞。公卽命釋縛。呼前曰。若軀長六尺。徒甘箠楚閒。不知有功業可指取耶。吾與若約。三日若不力。吾將重寘於罰。後公出安西。有從騎十數西來。見公遽下馬拜曰。我當笞吏也。公向脫我罪。又勗我仕。今效節兵伍。爲千夫長。微公豈有今日。在鞏昌會歲大旱。草木枯盡。僚吏請禱。公曰。得無以冤獄致是乎。取某事按問得實。平反上之。大雨三日。在閩屬行省。臣有以采銀爲利獻上者。朝廷下其事。設官賦民。而地實無礦。民往往貴市入輸。公急劾聞。有旨罷其役。建寧劉氏居麻沙村。曠中讎誣其有反狀。州若縣將織邏成獄。公慮囚及之。喟曰。有是乎。有是乎。卽抵以法。公仕雖蚤。當官之日不多於閒放之時。故其施爲注措。概逸不傳。今掇其士大夫口道以熟者。一二志焉。雖然。猶爲試用者小耳。令充周而極究之。則古循吏不足多也。公會祖忠源。仕金爲定遠大將軍。蘭州司法。祖福。明威將軍。父昌平府君諱德明。隱居教授。曰樊川處士者。府君自號也。以弟銳升朝恩。贈奉直大夫。飛騎尉。追封昌平縣男。母王氏。追封昌平縣君。銳後至中順大夫。嶺南廣西道肅政廉訪副使。其元兄鐸。亦朝列大夫。雲南諸路肅政廉訪副使。公先夫人郝氏。贈榮祿大夫。大司徒。薊國公諡孝懿。諱德義女。先十一年卒。生三子。二女。後夫人黏合氏。先一年卒。一子。三女。其葬以二夫人。祔治高郵府興化縣尉。濟從仕郎。太常太祝。濬承務郎。太廟令。浩。蔚州儒學正。壻曰程博。組錦局使。吳燾。中書省掾。盧亘。翰林侍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姚庸。奉訓大夫。戶部員外郎。其一未行。孫男五人。曰敬昌。慶昌。順昌。延昌。隆昌。昔公愛錢唐。比過之。輒留旬月。往往援琴以寫山水之清音。故與余同好相善也。今年

延祐六年距公葬八年矣。而其子治。丐余文其隧上之碑。不腆之言。公實知之。矧專記撰。尙何容辭。銘曰。蓄之涵涵。流之漸漸。莫或匪泉。築之疏疏。構之渠渠。堂亦有焉。我觀其終。有植之隆。有發之涓。謂德旣儀。不卒於施。而又。不年。不瀾。其盈。不侈。其傾。以游於天子。則維宗。女則維從。其之孔延。西山之原。岡阜厚完。有封斯阡。以引以休。以質諸幽。上考銘鐫。

御史中丞楊公神道碑

虞集

泰定改元。詔書以御史中丞朵而只。爲鐵木迭兒所構害。命昭雪之。三年某月日。特贈思順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夏國公。諡曰襄愍。明年某月。御史臺奏用其子武備庫提點不華。僉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不華旣拜命。乃泣而言曰。惟先臣之死。於是七年矣。陛下幸昭雪而贈卹之。固已釋冤憤。感恩德於地下。臣雖萬死。懼無以報稱。顧於法得立碑神道。願載其事於貞石。以昭陛下之明聖。敢昧死請。明日臺臣以聞。制曰。可。且命臣曰。汝集其具書以文。臣再拜稽首而言曰。朵而只事。具見明詔。天下咸共聞知。臣敢具終始可徵者。武宗皇帝方賓天。皇太后在興聖宮。以鐵木迭兒爲丞相。踰月。仁宗皇帝卽位。遂相之。居兩歲。得罪斥罷。更自結興聖左右。至爲折辱宰輔。撓制中書。諷以再相。旣而居位。怙勢貪虐。兇穢滋甚。中外切齒。羣臣不知所爲。於是蕭拜住。自御史中丞。拜中書右丞。又拜平章政事。稍牽制之。而朵而只。自侍御史。拜中丞。慨然以糾正其罪爲己任。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鐵木迭兒使大奴脅留。守出之。及強以它姦利事。不能得。丞相坐都堂盛怒。以它事召留守。將罪之。留守昌言。大奴所干非法。不敢從。它實亡罪。丞相語詘。得解去。而中丞已廉得鐵木迭兒所受張弼賕鉅萬萬。大奴猶數千。使御史徐

元素按得實入奏。而御史亦輦真。又發其私罪二十餘事。天子震怒。有詔逮問。鐵木迭兒匿與聖近侍家。有司不得捕。天子爲不御酒飲者數日。以待獄竟。盡誅其大奴同惡數人。鐵木迭兒終不得中丞持之急。與聖左右。以中旨召中丞至宮門。責以違旨意者。對曰。待罪御史。奉行祖宗法。必得罪人。非敢違太后旨。天子仁孝。恐誠出太后意。不忍重傷。拂之。徒罷其相。而中丞亦遷集賢。天子猶數以臺事問之。對曰。非職事。臣不敢與聞。所念者。鐵木迭兒。雖去君側。反得爲東宮師傅。在太子左右。恐售其姦。則禍有不可勝言者。其後仁宗皇帝棄羣臣。英宗皇帝猶在東宮。鐵木迭兒復爲丞相。乃宣太后旨。召蕭拜住。朵而只。至徽政院。與徽政使失里門。御史大夫禿忒哈雜問之。責以前違太后旨之罪。對曰。中丞之職。恨不卽斬汝。以謝天下。果違太后旨。汝豈有今日耶。又引同時爲御史。證成其獄。顧二人唾之曰。汝等嘗得備風憲。顧爲是犬彘事耶。坐者旣慚。俯首卽起入奏。未幾遽稱旨。執而載諸國門之外。俱見殺。是時風沙晦冥。都人恟懼。道路相視以目。及天子卽位。詔書遂以誣罔大臣爲之罪名焉。其勢旣成。睚眦之怨無不報。太后爲之驚悔。而天子久亦覺其所譖毀。皆先帝舊臣。滋不悅。未及有所論治。而鐵木迭兒病死。會有天災。直言會議廷中。集賢大學士張珪。中書參議回回。皆曰。漢殺一孝婦。三年不雨。蕭楊等死。不以罪。豈直一孝婦乎。是時鐵木迭兒諸子。列在禁近。威燄猶熾。聞者失色。言終不得達。及珪拜平章政事。始入堂署事。卽告丞相拜住曰。賞罰不當。枉抑不伸。不可以爲治。蕭若楊等冤。何可不亟昭雪也。丞相聽之。鐵木迭兒之子。相繼以賊敗。遂籍其家。然昭雪之事。終至治之歲。不遑暇及。今上皇帝入繼大統。詔書首以爲言。褒贈哀榮。相踵而至。幽明兩致其感動焉。於乎。粵若我仁宗之仁孝。文物大備。英宗果銳。法度脩飭。自古帝王之有。

德有爲者。未能與並倫。而一鐵木迭兒。常因國有大故。乘間用事。以傷平明之治。天人共憤久矣。然卒保其首領以歿。而忠臣直士。爲所誣構者。乃有待於久而後明焉。此其人深伎奇數。亦非常之材也乎。方其盛時。宦寺固結於內。術智爲用於外。幾莫如之何者。其計亦略得矣。而能嬰其鋒者。一二正人而已。卒皆蹈死而不悔。天下後世聞其風者。固欲考見其人之行事。以表忠直之終。不可泯者焉。然則若朵而只者。臣敢不敘次。以塞明詔之萬一。謹按公名朵而只。姓楊氏。世家河西寧夏。祖失刺。贈推忠佐運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柱國。追封夏國公。諡忠定。父失刺。唐兀臺。贈推忠翊戴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夏國公。諡康靖。公少孤。與其兄始齟齬。知自植立。語言儀觀。已如成人。兄弟相勵。以勳業。當時固以大器期之。事仁宗于藩邸。甚見倚重。大德丁未。從在懷孟。聞朝廷有變。將北還。命公與李孟先之京師。與右丞相荅刺罕。定議迎武宗于北藩。仁宗還京師。機察禁衛。密致警戒。仁宗感焉。至親解所服帶。以賜。既佐定內難。仁宗居東宮。論功。以公爲大中大夫。家令丞。日夕侍側。雖休沐。不至家。官事亦決于宿次。衆敬憚之。會兄卒。涕泣不勝哀。仁宗憐之。存問優渥。待寡嫂有禮。待兄子不異己子。家人化之。循循然。毋敢失辭氣。進正奉大夫。延慶使。武宗聞其賢。召見之。仁宗曰。此人誠可任大事。然剛直寡合。上顧視之曰。然。終不及用也。仁宗始統大政。執誤國者。將盡按而誅之。公曰。爲政而尙殺。非帝王治也。上感其言。特誅其尤無良者。民大悅服。上與中書平章李孟。論元從人才。孟以公爲第一。上是之。拜禮部尙書。初尙書省。改作至大銀鈔。視中統。一當其二十五。又鑄銅爲至大錢。至是議罷之。公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人爲廢置。銀鈔固當廢。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之。昔之道也。國無棄寶。民無失利。錢未可遽廢也。言雖不盡用。而

時論是之。遷宣徽副使。御史請遷公臺司。上以宣徽膳用不會。囑公領之。未之許也。有言近臣受賄者。上怒其非所當言。將誅之。張公珪爲御史中丞。叩頭諫不聽。公言于上曰。誅告者失刑。違諫者失誼。世無爭臣久矣。張珪真中丞也。上喜。竟用張公。言公拜侍御史。上宴閒時。羣臣侍坐者。或言笑過則。上見公正色爲之改容。有犯法。雖貴幸無所貸。而譖言興矣。賴上知公深。譖不得行。未盡八閱月。拜資德大夫。御史中丞。中書平章政事張閻。以妻病謁告歸江南。據河渡地奪民力。公以失大臣體。劾之。張閻罷。江東西奉使幹來不稱職。權臣匿其姦。冀不問。公劾而杖之。幹來愧死。御史納璘言事忤旨。上怒。叵測。公救之。一日至八九奏曰。臣非愛納璘。誠不願陛下有殺御史名。上曰。然則其左遷爲昌平令。昌平京邑。地近而境隘。民勞而事煩。凡期會供億。令稍非才。恆不免捶楚。以是苦之。公又言曰。以御史宰京邑。無不可者。然以言事得左遷。恐後之來者。懲創無肯爲陛下言者。不得請。數日上讀貞觀政要。公侍側。上顧謂曰。魏徵古之遺直也。朕安得用之。公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直焉用之。上笑曰。卿意在納璘耶。赦出之。成爾直名。有上書論朝政闕失。面觸宰相。宰相怒。取旨囚之。司寇將殺之。公曰。詔書云。言雖不當。無罪。今若此。何以示信於天下。果誅之。臣亦負其職矣。上悟。釋之。於是特加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以獎之。且以重耳目之寄。時位一品者。多乘間取旨。邀王爵。贈先世。或謂公眷倚方重。苟言之可得也。公曰。家世寒微。幸際遇至此。已懼弗稱。況敢求多乎。且我爲之。何以諷勵僥倖者。遷中政院使。未幾復爲中丞。遷集賢大學士。而死。時年四十二。娶李氏。同知諸路人匠總管府事某之女。有婦道。先公卒。追封夏國夫人。子一人。不華也。後夫人劉氏。同知徽州路總管府事某之女。公死時。權臣將奪以畀人。夫人剪髮毀容。以自誓。乃免。封夏

國夫人子一人文殊奴亦克稱其家者公魁偉人也寡言笑無鷹犬聲色之好獎善如不及嫉惡如仇讎用人必當其才能故一時風紀號爲得士論政事必合於義理正言無所徇麗臨患顏色不變凜凜乎古大臣之風焉其墓在宛平縣某鄉某原凡公之行尙多可述者不悉具特書其關於國事者如此故繫之以銘詩曰

河原西陲厥風勁強豪傑時興爲國駿良駿良伊何忠亮正直柔不爲隨剛不爲絀昔在仁宗治功安成文和武寧詠歌太平躬爲孝恭以事神母教言時來有順無否或闖其幾不驩以呻投巖膠箱竊乘大均天子曰嘻誠有燒獬彼爲無忌我則有制維時襄愍執法在中侃侃犯危以折其衝太母尙慈天子尙孝柙不防兇稽我天討國有大故結憂慈闈彼獨何心假時逞威朝衣載市家憤巷哭日暮風起百身莫贖人亦有言害生于恩忍爲凶殘遑卹有君君子可殺名不可滅天定人復幽枉卒雪明明天子別于姦忠敷言萬方大道爲公至榮極褒宣止哀死勸忠方來祿施孫子春秋之義誅意慎微咨爾來者尙徵臣詩

澤林承旨劉公神道碑

虞集

世祖皇帝既定天下列聖承之四方無虞民物康阜熙洽太平將百年于茲矣於是乎有博雅耆俊之士詠歌德業贊襄訏謨於其間以資飾一代之盛三代以下未之或先也於戲大夫士之生乎斯世安富尊榮自壯至老優游以終不亦幸乎中統初天子慨然思考制度定官府損益古今斟酌事宜立成憲以貽萬世時則有若劉公肅明乎刑政之要習乎禮律之通自外官召拜左三部尙書綜覈綱紀集成事功通預朝政旣老而不聽其去又以爲禮樂之興由乎賢者詔誥之播風動天下簡冊之載規勸古今時則有

若王公磐以亡金高科大儒。召拜學士承旨。文獻之事。悉以屬之。薦引成才。獎厲後進。則王公司其權矣。故承旨劉公賡。親尚書之孫。而師王公最久者也。故公之論文。則淳厚而不浮。其論治則平易而不紊。用能以老成爲國。著蔡長儒林藝苑者數十年。以高壽終。豈偶然哉。公歿之後。聖天子入繼大統。作新斯文。建奎章閣。以尊德而典學。而故老漸已澌盡。閣學士忽都魯都兒彌失。在翰林。與公同爲承旨十餘年。慨公之不及斯時也。閒爲上言之。上以爲感。制詔臣集著文以載其行事。而刻諸神道之碑。謹按公諱賡。字熙載。世爲威州洛水人。五世祖逸。以郡吏治獄。有陰德。命其子僊治儒業。始爲儒生。深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上護軍。追封邢國公。諡康穆。生尚書肅。贈推忠贊治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邢國公。諡文獻。文獻生長葛主簿。慤。贈光祿大夫。柱國。大司徒。邢國公。諡孝靖。公有子五人。公其長子。至元十三年。授將仕郎。國史院編修官。十六年。陞從仕郎。應奉翰林文字。十八年。司徒府辟長史。陞承事郎。仍兼應奉翰林文字。二十年。調承務郎。同知德州事。二十四年。除太廟署丞。明年。拜承直郎。太常博士。元貞元年。拜奉議大夫。監察御史。大德二年。除翰林直學士。朝列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六年。加少中大夫。以學士奉使。宣撫陝西。八年。陞中大夫。爲侍講。十一年。以太中大夫。落侍講。爲學士。至大二年。拜正議大夫。禮部尚書。仍兼翰林學士。明年。拜中奉大夫。侍御史。歲中。拜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四年。除資政大夫。國子祭酒。皇慶元年。除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仍兼國子祭酒。延祐改元。復入翰林。爲承旨。六年。立東宮。拜太子賓客。七年。復入集賢。爲大學士。是年四月。復入翰林。爲承旨。至治元年。丁外艱。泰定二年。加光祿大夫。致和元年。三月。薨於位。是年八十有二。娶冀氏。先卒。繼廖氏。皆封邢國夫人。無子。以

弟之子仔爲後女二人適太史院管勾霍復禮侍儀司法物庫副使王德謙是年五月十日葬公洛水縣棲鸞鄉公孫塞先塋之次至順三年贈光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趙國公諡文貞國家建元之初命官猶皆有訓辭簡古爾雅皆出於翰林常分番上直或扈從而史館方修太祖皇帝以來實錄與遼金之遺史故公自應奉辟司徒長史而猶不離翰林者其職事非冗散也而太常方治神人修典禮非公莫能稱焉始移博士御史中丞崔公彧承眷遇有材略善任事然好盛氣待人他御史拜謁或平受之至公常以客禮見蓋公平允篤實有以當其心者延祐間衆賢聚於本朝精采相蕩耀意氣相雄高而公退然沈毅略不與之較而言語字畫之出人寶而敬之知其以德勝也朝廷肇以科舉取士公持文衡先質行而後文華時人化之其在成均也晨入坐堂上以身率先神色端重若不可犯而辭氣循循然足以厭服學者之心志學法凡民俊秀以次升其名佐貴游治業歲中以次出補吏既有以利誑其心則不無爭先者矣當公時有生貧且親老同舍生有在前名者因博士以告曰我方壯有以爲養請讓之先公大喜曰讓德之恭也從其讓別爲書薦其人朝廷反先用之自是六館之士皆興讓矣公官一品年六七十而孝靖公亡恙公躬奉食飲候寒暖晨昏不懈怡愉順其顏意若嬰兒然仁宗皇帝聞之曰此我國家人瑞也刻玉爲鳩杖以賜日賜上尊酒因其生日遣大臣錫宴其家朝臣咸集自皇太后皇后皇太子皆有賜孝靖再拜稱老臣以受賜公鬚鬢皓然親扶掖之都人相與歌詠而圖畫之及卒公奉喪歸葬略不以哀廢禮蓋天稟素厚有不待於勉強者凡朝會及與郊社宗廟之事未嘗後至行禮比卒事無惰容不以寒暑久速而少變亦其立志之異於人也泰定二年權臣思文飾太平以媚主自行在

所遣使至大都。以旨意召百官老臣諸儒。會廷中議上尊號。公方服闋歸翰林。獨抗言其不可。衆默然。重違公言。以其說上之。事遂已。公論事類如此。此其尤卓卓者云。臣忝國子博士。從公成均。待罪直學士。又從公翰林。公之葬。孝靖而還京也。一再至臣舍。與臣曰。先世瑩域碑銘。幸具而吾老矣。將誰屬乎。因感慨論平生。或至終日。臣至于今不忘。奉明詔。敢作爲銘詩而刻之。銘曰。

自古在昔。國尙老成。有典有則。是程是經。百年之間。羣賢並興。蔚乎其文。充乎其能。逝川弗回。繼其邈矣。白髮蒼顏。公獨壽祉。出而事君。玉珮朱履。入而奉親。榆莖滫瀡。多士在門。有公有卿。頌詩讀書。亦有諸生。金券瑤冊。鼎彝之銘。追琢其章。昭如日星。顧瞻在列。孰肅孰艾。孰爲浮夸。孰豔夕壤。孰爲彊梁。外肆中隘。衆人尤之。君子之慨。君子之興。有來有承。隱德之積。久而有徵。尙書制作。秩秩在廷。孝靖式穀。退若弗勝。誰云弗勝。公以文起。有祿有年。與父終始。棲鸞之鄉。公孫之里。何以表公。貞石有紀。

故知昭州秦公神道碑

虞集

公諱仲。字山甫。姓秦氏。世爲洛陽大族。大父和。仕金爲河南安撫使。既歸國朝。父安爲河南三路提學。公嘗從紫陽楊煥然先生學。知名。得給事裕宗潛邸。郝文忠公經之使宋也。宋人留之。真揚間。宋亡。天子嘉郝公之節。擇士得公。迓之還京師。久之。除承直郎。建康路總管府判官。公季父長卿。倜儻有大節。世祖皇帝潛邸在京兆。已知其名。及卽位。名在宿衛。與故御史中丞劉公宣爲友。以氣岸相高。時宰阿合馬秉政。聚斂罔上。怙權寵常。伺察言已者。中以危禍。廷中相語以目。無敢論列。長卿乃上書。世祖曰。阿合馬擅生殺人。莫敢言。爲國家畜積怨毒已甚。其鉗制左右。使不得徹上聽。情叵測。似秦趙高。私家之蓄過於公家。

覬覦資藉。情露似漢董卓。春秋無將。請及時論法。按誅之上。以其書下中書。阿合馬固善伺人主意。力足使侍中貴人。掬解事得寢。他日以爲宣德鐵冶弗治。須藉能者。奏用長卿爲同知。卽以所閱課額數萬緡。爲長卿罪。下吏卽獄中用濕紙掩口鼻斃之。盡沒入其洛陽官產。人莫不冤而哀之。然終無一人敢爲長卿言者。公乃去官不復干仕。阿合馬死。朝廷更新政事。姚文公燧手爲書爲執政言。秦仲以諸父之仇。當國恥之閒廢。至今臺憲力言其人而貧不能起。此風厲所係。宜不待於有言者。公得所爲書藏之。不以發。今固在其家也。善乎史官歐陽玄作長卿傳而論曰。或曰使長卿如山甫勇去。庶不及難。曰山甫求爲無負其諸父。長卿求無負其君。一道也。曰怨乎。曰自古君子死。小人手者多矣。後之君子終不以爲悔。又慕效之。夫後者之無悔。則前者其有悔乎。是以知其無怨也。可謂得秦氏父子之心矣。至元二十五年。用事者急聚斂。遣使天下。大括金玉珠貨器物贏餘。苛酷吏請盡辟知名清彊吏以任事。公雖閒居。猶被迫遣。治徽廣德之會。當是時。公府之出納。無容復有餘羨。此直以無義而取之耳。而操竊郡縣危甚。公曰。吾意誠知其不可。然吾受罪去國不辭。吾去而他使至。則其害將不可言。爲物色其稍可追理者以應之。視他處固不能十一二也。更以數少責增之。亦不爲變。後五年。行臺治書侍御史裴公道源。監銓廣西。外選舉公知昭州。有善政。郡治無事。每游歌竹山。賦詩爲樂。自號歌竹山人。卒於官。三十年三月也。年五十有一。初殯建康城南。某年月日。歸葬洛陽某原。永康胡長孺志其墓。夫人喬氏。繼許氏。孫氏。子男四。從龍。中憲大夫。同僉太禧宗禮院事。從德。奉訓大夫。中書省左司郎中。從某。從禮。女子六。壻馬成。段時中。邢師雍。其三人。天孫男某某。惟秦氏先世行事。卓然可稱。國家修經世大典。訪問遺軼。而從龍嘗夢其先人。問從王。

父事已報。史官否得。歐陽氏所著傳。始末甚具。以上送官。昭州以子貴。贈某官。夫人封某郡君。於法得立碑神道。故來請銘。銘曰。

明主在上。則有直臣。憂國奮義。蹈禍忘身。公以從子。泣血慎德。豈曰避仇。實瘳蝨賊。陰消陽明。君子于征。名公具言。猶保幽貞。愛民之仁。拯物之智。天不與年。百未一試。信道不回。古人所難。父子相望。風節厲完。乃睠後人。並立朝著。爲國材賢。綽有令譽。維洛泱泱。潤覃柏松。過者式之。遺直之宮。

元文類卷之六十七

神道碑

河東廉訪使程公神道碑

王思廉

元貞丙申正月十五日。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使程公。以官壽薨于太原。二月三日。歸柩汴梁。大德改元冬。諸姪狀公行實來請銘。按公諱思廉。字介甫。姓程氏。上世洛陽人。元魏遷兩河豪右。實雲中三州。因著籍東勝。公處士諱某之曾孫。贈少中大夫安定郡伯諱某之孫。宣授沿邊監榷規運使解州鹽使諱某之子。妣田氏。公始知讀書。從樞判白公學。故文筆論議。皆有師法。中統建元。用太保劉文貞公薦。事裕皇于春宮。服勤守恪。特被眷遇。令監印宥省。至元七年。樞副合丹公。以平章政事領河南行省。選署都事。十二年。轉同知淇州事。力辭養親。繼丁外艱。服除。授東平路判官。入拜監察御史。十六年。出僉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司事。俄遷河西隴右道副使。徙河北河南山東東西兩道。未幾。陝西行省舉公興元路總管。明年進陝西漢中道大使。二十六年。雲南立行御史臺。擢拜中丞。今上嗣位。改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使。公識見明敏。沈毅果斷。筮仕之初。年尚少。言動有節。望之儼然。同列雖親密者。亦不敢以狎褻及之。由是見知時宰。有都司之辟。竭力參贊。事有當行。惟恐或後。丞相史忠武公。每加獎拔。幕府有疑忠武公之徇公者。時規取襄樊。供億浩穰。公視出納。綽有餘裕。初築新城於江北。和糴以足兵食。委公領其事。倉廩未完。米

多露積。一夕大雨。諸相以爲憂。使人覘公。方安臥帳中。召而詰之。公徐曰。敵人在邇。常宜鎮靜。縱有漂溼。折損幾何。不過軍士一日糧耳。若中夜騷動。衆心驚惑。事變之來。殆有不可勝言者矣。聞者避之。簡書之。暇。究心營繕。舟車器仗。靡不犀利。向之見疑者。始以忠武爲知人。公之世父治書公。金南渡後。嘗爲監察御史。正色立朝。不畏強禦。及公嗣職。慨然有濟美之志。彈奸臣阿合馬輩不法。至陷囹圄。居之泰然。其黨巧爲機穽。卒不能傷。出僉提刑司事也。平反糾擿。不克殫紀。其尤者。大同楊刺真等。犯酒禁。有旨誅之。公以其罪不至死。論列數四。其忠君守法如此。其赴河北河南也。道彰德。聞兩河凶歉。民大艱食。而官府徵租甚急。欲止之。有司謂法當上稟。不敢專擅。公曰。若循常例。比得請。民已疲於勾呼矣。卽移文停催。然後申明省臺。果獲蠲除。僚友有當鞠獄鄴中。而不果其行者。公乃請代。至則詳究本末。盡得其情。蒙湔洗者。以百數。二十年。河北復饑。民多轉徙于南。朝廷遣使與汴梁官屬會。憲司官於河上。以扼之。公與總管張侯國寶決議放渡。旣而列上。亦賜允俞。是秋霖雨。大河清沁皆泛溢。爲衛輝懷孟害。公親乘舟臨視。振貸全活甚衆。水浸衛城。不沒者數版。適郡僚各以事出。公與屯戍萬戶張公集軍民。發倉廩。修築隄防。以捍其衝。晝夜督促。暴露城隅。閱數旬。功始就。至今大水不復爲患。衛人德之。興元命下。公欲辭。時尙書省丞相桑哥擅權。頤指所及。竭蹶奉承。親舊力勸之。公以太夫人年將九十。旁無兼侍。輦致弗克。不聽。章三上。得告而後已。嗣有陝西漢中之行。亦極力丐免。杜門家食。慈母孝子。懽然一堂。若將終身焉。二十六年。丁內艱。哀毀過禮。見者傷之。雲南去京師。踰萬里。朝議以爲振舉綱維。肅清風憲。綏輯遠人。非公不可。乃起公。或疑跋涉勞苦。且未終制。公必不拜。公乃曰。前此三除。昧死陳情。蓋以老母故也。今當宣力絕域。以贖

前過甫踰小祥。卽素服就道。旣莅事。卽戒敕典兵之官。牧民之吏。主刑名。司廩庫。各謹爾職。毋致人言。自是上下肅然。一新舊染。雲南舊有孔子廟。朔望長吏便衣拜謁而已。教官雖設。一無從學之士。公乃舉春秋釋菜之禮。先於所治中慶府。集行省臺以下諸官百餘人。公服以行禮事。屬城化之。有遣子弟受業者。公之不鄙裔夷。推誠敷教。又如此。河東地瘠民貧。仍遭旱暵。公奏除歲餉。親王馬駝十之九。所輸租稅。易遠倉爲近倉。以便民。歷年積弊。前政欲去而不得者。下車未久。蕩洗一空。鄰境之人。亦知嚮慕。竟用是得疾。公頻居風憲。剛稜疾惡。恆以古人自期。晚年言事尤切直。如早建儲貳以固國本。訪求賢俊。用贊丕圖。車服辨尊卑之差。封諡表忠勤之實。養軍力以備邊。定律文以革弊。皆急務也。使節所臨。擾民不急之役。必先禁止。農桑庠序。檢災戢盜。尤所盡心。至忘飢渴寒暑。平居不事生產。惡衣菲食。無難色。與人交愈久而情好愈篤。不以貴賤爲輕重。或有疾病死喪。問遺賙卹。禮意兼盡。雖往反數百里。亦不憚勞。後仍爲之經理家事。撫視子孫。不少衰減。其於宗族姻戚。又所厚者也。恬於進取。勇於爲義。臥病太原。未得謝。猶力疾視事。一旦索紙筆作遺書寄弟姪。翌日飲啖應酬。若平時。客退。易衣就枕而薨。蓋剛大不屈之氣。充養有素。故於死生之際。明公如此。僚吏士民。涕泣相弔。如失私親。靈輜所經。皆盡哀致奠。則公之爲人。概可見矣。享年六十有二。夫人鄭氏。婦道可稱。前公卒。今夫人柏德氏。臨潢之甲族也。明悟莊重。持家有法。一子牛童。早夭。三女。長適尹氏。二幼在室。以某年月日。葬公于某處。先塋之次。禮也。銘曰。烈烈程公。出遭盛時。儒素世家。孝友天資。揚歷中外。才可吏師。霜凜烏臺。風生憲司。去惡如草。遇民如兒。捍患禦蓄。奚翅己私。事不辟難。去必見思。用夏變夷。悅禮敦詩。惟是頑獷。化而柔慈。萬里來歸。兩鬢不絲。

養吾浩然。豈其餒而望公廟堂。決疑龜蓍。命也奈何。竟止于斯。有韞于中。未究設施。不龍不蛇。賢人嗟咨。有巍者碑。銘以昭之。公有遺恨。余無愧辭。

故宋文節先生謝公神道碑

李源道

天訖宋命。皇元一四海而統之。至元二十三年。行御史臺侍御史程鉅夫。以宋遺士三十人薦于朝。於是江東謝枋得。在舉中被徵。丁內艱。辭亡。何連詔江浙行省丞相蒙古台。江西行省左丞管如德。召皆不起。二十六年春正月。福建行省參政魏天佑。復被旨集守令戍將。迫蹙上道。迺行。夏四月。至京師。不食死。春秋六十有四。八月。子定之奉柩還廣信。明年九月。葬其鄉之玉亭龔原。其門人誄而題之曰。文節先生謝公墓。先生曾祖彥安。祖一鶚。考應琇。潯州僉判。妣桂氏。封碩人。先生諱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陽人。宋寶祐乙卯。薦于鄉。丙辰。試中禮部高等。比對。力詆時宰閹宦。奮不顧前後。抑置第二甲第一人。初。潯州君以事忤使者董槐。被劾以死。先生既第。董槐執政。竟不堂參以歸。丁巳。名試教官。調建寧府教授。己未。趙葵宣撫江東西。辟爲屬。尋除禮兵部架閣。令募兵援江上。出楮幣十萬貫。得信撫義士數千人。以應。宣撫司罷。賈似道當國會軍興。出入簿。責任事者。公毀家以庚不足。坐廢。至元初。長星竟天。踰月。我師壓江上。宋社日替。江東漕司猶試士。徵較藝。先生憤賈竊政柄。害忠良。誤國毒民。發策十問。撻其姦。極言天心怒。地氣變。民心離。人才壞。國有亡證。辭甚剴切。大拂賈旨。臺評。竟上其謗。訕鑄兩秩。興軍安置。因謫所山門。自命疊山守令。皆及門。執弟子禮。丁卯。以史館召。先生曰。似道餌我也不赴。閉戶講道。聞之者翕如。若周岳。熊朝。余安裕。楊應桂。余炎。謝禹。莫若輩。皆知名。介然自將。足跡不及權門。里中人行事。或不循於理者。輒

曰。謝架閣聞乎。有持兩爭。必來質平。遣以理。無秋毫假與人意。人亦高其風。必自審乃進。非義者未嘗敢至其前也。乙亥。連以史館校勘。祕書省著作郎召。牢辭授江東提刑。總其兵以守饒。信撫與王師戰。輒敗。不能軍。遂易服負母走閩中。隱於卜。信守將悉捕公妻子弟姪。送建康獄。夫人李氏有容德。有廉帥者欲妻之。一夕自經死。弟某某。姪某某。及一女二婢。皆死獄中。惟二子熙之。定之。移獄廣陵。得釋。又有弟禹在九江。亦以不屈斬于市。先生資嚴厲。雅負奇氣。風岸孤峭。不能與世軒輊。而以天時人事推宋必亡於二十年後。抗論儉宰。老竭蹶不售。終不取合於時。其爲人蓋如此。及程公之薦。報書迺曰。弓旌招賢。輪帛迎士。有志經世者。孰不興起。及非其人。非皇帝夢卜求賢之初意也。觀其言。非徒決於剛憤者。少力學六經。百氏悉淹貫。爲文章。偉麗卓然天成。不踐襲陳言宿說。論古今成敗得失。上下數千年。較然如指掌。尤善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常若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彝。爲任。貴富賤貧。一不動其中。其言曰。清明正大之心。不可以利回。英華果銳之氣。不可以威奪。其自信率此類。先生之北也。貧苦甚。衣結履穿。行雪中。人有嘗德之者。賙以兼金重裘。不受。平日所著易書詩三傳。行於世。雜著詩文六十四卷。翰林學士盧公摯。爲之序。引深所推激。夫人李氏。男三。義勇早卒。熙之歸自廣陵。亦卒。定之賢而甚文。累薦不起。孫男二。信孫。仁孫。先生死之二十有四年。門人虞舜臣。率其徒築室買田。祠公弋陽之東。江浙行省請于朝。爲壘山書院。又五年。予在集賢待制。番易周應極。狀其事。致定之之語。求銘墓道。嘗謂先生天下士。源道仰其文章風節。蓋四十年而不一識。是區區者。尙可辭哉。銘曰。

嗚呼先生。生也何時。生也後時。日薄崦嵫。維南有孽。龜玉毀折。我朝天明。迺完其節。鷄鳴風雨。歲寒柏松。

伊其板蕩。古有蓋忠。道統既闕。人文斯一。有羨翔鸞。載鳴載集。曷迪匪庭。曷裸匪京。萬里冰天。介石自貞。奚卒不施。闕于佳城。嗚呼先生。

廣平路總管邢公神道碑

馬祖常

泰定二年四月十四日。致仕禮部尙書邢公卒。六月朔。葬于安陽度置之原。越二年。致和元年戊辰二月。嗣子溫。毀瘠纍然喪服。持工部侍郎胡彞行狀。告其友浚儀馬祖常曰。先考衣衾棺槨。飾終之禮。庶幾無悔。溫不孝。惟是慕道之碑。無文以昭之。敢以是託於子焉。按狀。公諱秉仁。字仁父。姬姓邢氏。世居安陽。契丹女直擾中夏。士族譜牒存者蓋寡。故安陽邢氏始顯。交口里大父諱植。不仕。有陰德。贈亞中大夫。彰德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河間郡侯。大母李氏。追封河間郡夫人。父諱德裕。有政事志。不得奮發。卒。小官。贈嘉議大夫。上輕車都尉。追封河間郡侯。母王氏。追封河間郡夫人。繼母郭氏。封河間郡太夫人。弟四人。曰秉義。秉禮。秉智。秉信。四人皆後夫人郭氏出。前夫人王氏。獨生公一人。兩世用是貴。得加封。光華甚榮。公起家辟署河南廉訪司曹屬。進御史府史。又進丞相東曹掾。滿考。授承務郎。平江路推官。未上。改承直郎。濟南萊蕪等處鐵冶提舉。俄遷承德郎。江西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陞朝列大夫。爲太醫院都事。選充廣平彰德等鐵冶都提舉。官中議大夫。外臺各以名薦。尋爲撫州路總管。加亞中大夫。廣平路總管。凡十遷。以禮部尙書致仕。階承務郎。至嘉議大夫。凡六轉。出入中外。率稱官守。初提舉濟南諸冶。賦民不急。逋逃復業。都事江西行省。婉畫直辭。贊叶上下。議遣官出廩米五十萬石。賑貸屬州饑衆難之。公請異日有擅發罪。秉仁願獨坐。萬齒斷斷。待舖以活者。不可指數也。都提舉廣平彰德等諸冶。差戶程公礦火。悉給縮

賈殖貨以利予農治辨爲最總管撫州專使臨門賜駟之官撫境地稅戶部賦木絲織布民病非所產卽令輸直吏不得舞手取賄公私俱便之小旱禱輒雨歲連大穰俗頗譁訐未幾民恥健訟移廣平路教學者以雅樂祠事先聖孔子立鄉校七百各有弟子師課樹桑億萬計絲纊用饒民有婦妬妾妊而以妾妻奴者夫死而族人欲有其家訟不決迺以子生月逆計母妻奴之時得實其民遂有後闔郡號神明盜僞以小鈔貫變作大鈔貫文如錢取鎔然誑誤七十人止以首坐勸醫講黃帝越人書躬視惠民藥餌比去官民鮮天札者賦有寸帛之美立歸之主爲政具有方略要以惠恤元元爲本旣致仕益礪志讀書強記不怠字書多楷法尤工古隸有子二人長子溫由中書檢校官拜監察御史吏部中書左司二郎中總管大名河間都轉運使丁公艱家居次子簡門廕補承事郎監大名路商稅夫人蕭氏于氏祔葬並追封河間郡夫人享年七十有六嗚呼行聞于鄉政聞于時爲子而上賁其親爲父而垂裕于後可謂完也矣爲善人者可不以邢氏爲徵耶是宜銘也銘曰

爾車薄薄爾馬蹻蹻勿驅我隧域時君子宅有繹爾蘇有樵爾芻毋犯我松與萑時君子居若廣漢之明弗鈎距以傾若霸之惠弗飾異以詭時予有元之循吏孫子弈弈時昌時赫時善維吉時視予貞刻

禮部尙書馬公神道碑

馬祖常

公諱月合乃世屬雍古部族居靜州之天山天山古居延海也曾祖諱帖穆爾越哥祖諱把造馬野禮屬皆以財雄邊父諱錫禮吉思當金遷浚都尙書省辟爲譯字掾曹試開封判官改鳳翔兵馬判官死節贈鎮國上將軍恆州刺史官名有馬因以立氏父死節時公年甫十七壯其父之忠義奮而投冠于地誓曰

吾父死于國難。吾紓家難可也。遂侍母太夫人王氏。艱關鋒鏑。跋涉星夜。出汴絕河而北。見憲宗皇帝於和寧。年少辭容端敬。憲宗嘉賞之。命贊卜只兒斷事官事。國朝天造之始。總裁庶政。悉由斷事官。燕故城爲斷事官治所。中原久列兵燹。民謳吟思見太平之日。公力籌畫規度。政修事舉。士悅民附。胥爲大和。世祖皇帝以親王南伐。公從行。留汴餽饗六師。悉發鞬人賦一石。取濟南鹽。自堰頭舟行。陸輓數百萬斤。散布軍所。過州郡。汴蔡河南之地。農在野而商在塗。不恐不驚。而軍政修焉。世祖皇帝卽位。降詔褒獎。其詞有曰。有此勤瘁。深可尙嘉云者。阿藍答兒據魚兒泊叛。倉卒之際。公罄家貲。市馬五百疋。進上。世祖皇帝嘗給券賜其家曰。後當償汝也。版戶遂試學子。通一經。卽不同編民。今令甲儒免丁者。公始之也。中統建元。旣肇建省部。明年拜禮部尙書。佩金虎符。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薨于上都之邸第。訃聞。內外文武之屬。搢紳之士。咸嗟悼。盡傷形。諸文字之間。迄今傳而不泯也。嗚呼。公之薨。年甫四十有八。卽以其年某月日。葬于大都宛平縣清水河之陰之原。太夫人王氏墓後。梁郡夫人白氏祔。後六十四年。爲至順元年。曾孫祖常。辱官禮部尙書。請于朝。追號推忠宣力翊運功臣。勳上輕車都尉。階正議大夫。爵梁郡侯。官僉樞密院事。諡忠懿。子十有一人。長諱世忠。常平倉都轉運使。次諱世昌。行尙書省左右司郎中。孫祖常。官忝第。二品。推恩二代。贈嘉議大夫。吏部尙書。上輕車都尉。梁郡侯。次諱世顯。知通州事。次世榮。蚤卒。無子。次世靖。不仕。次世祿。中山府織染提舉。次世吉。承公廕。絳州判官。次審溫。嘉議大夫。歷台州。淮安。瑞州。路總管。餘三人。蚤卒。不仕。女四人。三蚤卒。一嫁廣東道副都元帥闊里吉斯。孫二十人。長潤朝。列大夫。同知漳州路。以子祖常。備侍御史。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梁郡公。次節。入王屋山。爲

道士次禮。下砂鹽司丞。次淵。不仕。次開。監在京倉。次遺。道遵。皆早卒。次通。迪。次保。六。賜提舉都城所。次未名卒。次岳。難。武略將軍。蘭溪州。達魯花赤。次雅。古。處士。以孝聞。次必。吉。男。奉議大夫。同知興國路事。次祝。饒。監富池茶場。餘四人未仕。曾孫三十一人。長祖常。由進士轉官侍御史。次祖義。郊祀法物庫使。次祖烈。汴梁等路管民總管府案牘官。次天。合。監杭州鹽倉。次祖孝。管勾河堽鹽場。次易。朔南察院書吏。次祖諱。昭。功。萬戶總使府知事。次祖元。信州路教授。次祿。合。知行唐縣仕者九人。餘皆學而未官也。玄孫若干人。長武子。中書省掾。次文子。國子生。次獻子。惠子。並國子生。諸女以多載於家傳。茲不重出。嗚呼。我曾祖尙書德足以利人。而位不稱。德才足以經邦。而壽不享年。世非出於中國。而學問文獻過於鄒魯之士。時方遇於草昧。而贊襄制度。則幾於承平。俾其子孫百年之間。革其舊俗。而衣冠之傳。實肇我曾祖也。嗚呼。祖常生三十三歲。父潤南官漳州。教祖常曰。吾祖有德未盡發。吾官州郡不得施。今汝頗樹立。其大將在汝也。後祖常佩父訓不忘。忝官翰林直學士。太子右贊善大夫。禮部尙書。參議中書省事。入臺進侍御史。叨冒寵榮。夙夜憂懼。惟恐違父之教。而墜我曾祖之業。蒙不孝之罪。死不瞑目於地下。葬儀不具。塋域不廣。欲改卜而遷之。宗老曰。封樹八十年矣。神殆安茲。未易改卜。嗚呼。祖常旣撫我曾祖行實萬一。而略論次之矣。忍不泣而終銘之。銘曰。

有岨而起之。孰趨而倚之。將濟世美。必承而履之。懿矣我祖。百年于茲。衣冠之傳。實維啓之。世多王公。亦多華靡。惟不革俗。而忽其圯。繩繩孫子。思馬有氏。咸宜習禮。以續廟祀。

翰林學士元公神道碑

馬祖常

有元古文之宗。曰翰林學士清河元公。以至治二年壬戌二月七日。薨于位。葬而墓碑未刻。其長子奉議大夫同知峽州路事晦。又死。次子嵩七歲。一女病而不嫁。一孫尙乳也。夫人清河郡夫人李氏。纍然抱其孫。僦船歸清河。織紉以居。賓客僚隸皆四散。無一顧之者。獨其友玄教大宗師吳全節。謂馬祖常曰。清河公以文起家。可謂貴顯光榮矣。而其葬之後。無碑以載其官閥世次行事之實。爾宜爲文。我求善楷書者。礮石以刻焉。祖常曰。嗟乎。世之士一得志。則攘袂於所親。一不得志。則褫魄若不能生者。比比也。今子託跡老氏。而以禮義之事振吾徒。何能侈言以飾愧哉。謹按公諱明善。字復初。資穎悟絕出。讀書目所過卽記。諸經皆有師法。尤深於春秋。弱冠游吳中。奮宋金季世之習。已名能古文。流轉江淮間。浙東部使者薦之。行省辟正安豐路學。再正建康路學。居歲餘。行樞密院辟充令史。故辨章董公士選。實僉院事。敬之如賓。不以曹屬御之也。董公遷江西行省左丞。復羅致之省中。會贛賊劉貴反。從左丞將兵討之。擒賊三百人。議緩誅。誤得全活者百三十人。又將斬一賊。命公臨斬。左丞曰。掾儒生。能臨斬乎。當震怖矣。終刑已。色不變。將佐白。宜多戮人及尸。一切死者。用張軍聲。公固爭。以爲王者之師。恭行天罰。若等小賊跳梁。殺其渠魁耳。餘何辜焉。賊貴盜書民丁十萬於籍。有司喜欲發之。公夜置火籍橐中。焚之以滅跡。贛吉遂安。南行臺聞之。亦辟爲掾。未幾進登仕佐郎。樞密院照磨。轉中書省左曹掾。曹無留事。坐誣免。不辨。僑寓淮南。文學益肆。頃之。坐誣事明。復掾省曹。至大戊申。我仁宗皇帝。養德東朝。左右文化。選天下髦俊之士。列在宮臣。公首被簡拔。授以直郎。太子文學。仁宗卽皇帝位。遷翰林待制。承直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與修成廟實錄。明年與修順廟實錄。加奉議大夫。是年陞翰林直學士。朝列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有詔命節書文。

譯其關政要者以進。公請與宋忠臣子集賢直學士文陞同譯。潤書成。每奏讀一篇。上必善之曰。二帝三王之道。非卿莫聞也。太皇太后既受尊號。朝堂集議。宜赦公曰。數赦非善人福。宥過可也。乘傳出賑山東河南饑。彭城下邳諸州。連數十驛。保馬民饑。官無文書。公專以鈔萬二千定。分給之。民免死徙。皇慶壬子。修武宗皇帝實錄。明年。遷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預議科舉服色。延祐乙卯。國家始策試士子。選充考官。廷對又充讀卷官。迅筆詳定試卷數語。辭義咸委曲精盡。他人杼思者不及也。改禮部尙書。正孔氏宗法。以五十四世孫思晦襲封衍聖公。事上制可之。參議中書省事。毗贊良多。知戊午貢舉。復入翰林。爲侍讀學士。通奉大夫。歲中拜湖廣行省參知政事。便道過家上冢。鄉之父老子弟迎謁勞問。禮意周洽。庚申。英宗踐祚。徵入爲集賢侍讀學士。召至上都。議廣廟制。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修仁廟實錄。百官迎仁廟聖容。云有卿雲見。承詔爲文以紀之。賜酒嘉賞。英宗親裸太室。禮官進祝冊。奏請署御名。上命代署者三。眷遇褒優。近世無有也。既薨之三月。歸葬于清河王家原之先塋。西三里。泰定間。得請于朝。贈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追封清河郡公。諡文敏。曾祖諱興。不仕。曾祖妣楊氏。二世以下。皆以公貴。祖諱海。贈嘉議大夫。祕書卿。上輕車都尉。追封清河郡侯。諡貞惠。祖妣高氏。追封清河郡夫人。考諱貢。將仕佐郎。同管勾蘆瀝鹽場。贈中奉大夫。吏部尙書。護軍。追封清河郡公。諡孝靖。妣弭氏。追封清河郡夫人。元氏蓋拓跋魏之苗。南北轉徙。不知所系。家清河者。至公四世矣。享年五十有四。其文有賦五。詩凡一百六十三。銘贊傳記五十九。序三十。雜著十五。碑誌一百三十。出入秦漢之間。本之於六經。以涵泳其膏澤。參之於諸子百家。以聘其辨刻。而不見其跡。新而必自己出。蔚乎其華敷。鑽乎其古聲。倡古學於當世。爲

一代之文宗者。柳城姚燧。暨公而已。信乎其必傳也。雖然。才用而未盡。積厚而施寡。徵之於天。其善後也無疑。祖常曩從公游。及公考士。又辱第下列。義當銘銘曰。於維公文。並古立大。沛厥辭世。莫躡震。讐瞽力不克。蜚聲天衢。名薺薺。位臻公卿。發軔跡蘊而不施用。弗極神梲。其馳學迺碩。天藻揆縟。琢圭璧。五十四年返玄宅。

元文類卷之六十八

神道碑

平章政事致仕尙公神道碑

李朮魯狎

大德八年春三月己巳中書左丞尙公請老上不允若曰其服朕命毋怠冬十月稱疾力請予告九年春還保定時年六十有九明年夏六月拜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中書右丞商議中書省事召不起武宗卽位加榮祿大夫預司農事司中書職仍舊召秋九月覲龍虎臺大臣莫不譽公上悅若曰衆以卿宣力我家爭譽其賢故耳公再拜稱觴上萬歲壽御璣賜之酒故事酒答臣下璣人授之不親賜也時特授公左右相目嗟異冬十有一月東宮賜宴翰林俄以疾還至大二年春正月使召辭三年冬十月贈爵三代仁皇出震召問大計稱旨賜宴清勝園皇太后賜宴南園夏五月丐去陛辭上御武帳聞之以氣暄室隘勅近臣出諭若曰卿來盡心獻納朕未始不從稱老懷歸豈遽忘國家耶凡益國便民其以疏聞當行朕卽行之勅宰相李道復等進秩慰餞遂加銀青職仍舊賜白金百兩金綺二匹宴中書驛送還歸時年七十有五延祐五年制贈曾祖考仲資善大夫翰林學士上護軍追封上黨郡公妣魏氏郡夫人祖考安榮祿大夫大司農柱國祁國公妣王氏國夫人考汝楫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祁國公妣李妻魏皆國夫人六年春正月拜太子詹事使三往迺起三月辛酉見上嘉禧殿之後閣上顧太保曲出目公曰是

自世祖皇帝效力潔淨人也。徐曰：周卿汝前，汝知古今，識道理，練大務。太子託汝善輔之，有言勿吝善教之。此朕意也。公見皇太子，首以念祖宗，孝兩宮，養德性，辨邪正，陳之。太子異其言，更五月，北幸觀花園，北行殿。上若曰：朕不文，直諭汝，勿惜盡言教太子。賜尙醞馬酒各一罌，詹事俸入不受。俄謝歸。時年八十有二。泰定三年，以中書平章政事致事，制授於其家，賜楮泉萬緡，綺帛四端，尙酒二尊。公表謝，復賜酒。時年九十有一。朝廷尊賢養老，思輔長治，其見於公如此。四年十月八日薨。享年九十二。訃聞，制贈推誠佐治寅亮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追封齊國公，諡正獻。公諱文，字周卿，祁州深澤人。幼嗜學，甫踰冠，卓邁有聞。世皇御極，急務求賢，一時大臣體上意，銳采擇。中統元年，張忠宣公文謙宣撫河東還，故參知政事王椅薦公，忠宣奇之，辟掌書記。至元元年，辟西夏行中書書表。二年始立朝儀，詔魁賢鉅德者，討論詳定。太保劉文貞公秉忠薦公參預，凡常朝朔望起居，元日冬至會覲，册拜內外文武，仗衛布置，服色差等，圖象規製，皆公掌之。節次入奏，清問所及，必公條對明白。久之，聖鑑通朗，勅結綵畫位皇城之東，百官肄習。上御法座臨之，見大書宸極御座之居，上召公問之，對天極居中，衆星環共，帝德無爲，天下歸之。其象類此，上悅，習已大悅，遂爲定制，播告天下。七年，勅知事大農。八年，轉大農都事，禮成，置侍儀司。太保以公見上，仁智殿擢右直侍儀使，十有二年，復都事大農。其佐農政也。置七道巡行，勸農事，聯保五課，耕桑，修水利，立社學，築義倉，革浮薄，禁游惰，多自公畫。十有七年，出守輝州，不事刑撻。因其土俗，以禮導之，令行禁止。河朔大旱，禱輒雨，歲大熟，踰竟早自若也。聞者異之。懷孟馬氏、宋氏被誣殺人，訟蔓不決，提刑部使檄公讞之，推跡究情，得尉史獄卒鍊喉狀，兩獄皆雪。牧輝二年，民安事治。十九年冬，召拜戶部司金

郎中。初竹稅置提舉。隸省部。懷衛居民犯一筍一竹。率以私論。至破家。至是抗言罷之。課入郡邑。害遂弭。明年秋。使山東。定徵稅。度風土市廛。立中制。江西省憲交訟。裕皇令中書公奉教。訊詰罷省。臣宣慰。臣各一。追白金千二百兩。二十一年冬。改戶部郎中。明年春。都事御史臺會聚斂。臣答卽歸阿散等。謂海內財穀。省院臺內外監守。里魁什長。率有欺蠹。請大蒐抉。上允。勅衆勿沮。利黨嘯結兇壬。擬使旁午。省臣御史掾吏民庶。罹穽陷日衆。人情危駭。先此南臺御史封章言。帝春秋高。宜禪位於皇太子。皇后不宜外預。太子聞之懼。公因祕之以杜讒隙。此曹覘之。鉗臺史督索。公白中書右丞相安童。御史大夫月律魯拒之。越翌日。其黨以聞。勅大宗正薛尺珩取其章。太子益懼。二相憂變不測。公思用拯之方。閱舊案。得兇黨罪玷數十。白大夫曰。事急矣。請就省圖之。至遂說曰。丞相大夫以勳貴忠賢。荷天寵。柱石廊廟。皇太子天下本固。本安天下。兩公任也。此輩傾險。乘釁奮不逞。祕章出禍。可言邪。今先計奪謀。使噤不容喙。策之上也。二相曰善。入言狀。上怒若曰。汝等無罪耶。震厲未止。丞相前曰。臣等有罪不辭。但此黨名載刑書。類非慎潔。動必驚害生靈。宜選重臣。使爲之長。庶靖紛擾。上徐霽威。可其奏。二相出宣制。緩其行。兇爛爲沮。俄而告賊賂者。喧集事聞。天威大震。或誅或竄。或奴時漢人臺臣皆闕。公位幕佐。以智勇忠義動大臣。悟明主。殲大憝。銷大釁。旬日之間。中外清泰。聞者壯之。俄丞大農治京北屯田。畎澮汎溢不蓄。二十四年。置尙書省。柄臣顯政。急賦讒戮大臣。衆股慄。使者四出。峻繩督務。羸官緡。徵賞悅。公使燕南。得鈔緡約四十萬。與民者三之二。賞雖不及。功亦見。時至元鈔始行。置寶鈔提舉司。隸都省。金與銀禁私易。小人挾威。張罟獲飽饕餮。摧破民產。動再年。使江西治其敝。吏行詐舞文。各以罪論。或誣熊氏子。買藏金尺。吏訊則無之。訊益

酷。乞輸直不聽。聚貨簪珥作新尺。符其妄迺已。劉氏子誣其弟。貨利潛易金銀。獄久不絕。事皆類此。公至率清脫。民始甯息。其年理鹽茗雜稅。江右明年升少卿。理獄理賦山之東。署置濫溢汰之。政令苛虐。獨之事理欺惑正之。尚書省罷。政歸中書。二十有八年夏四月。遷吏部侍郎。考覈尚書省臣。鈐綜所不當。最簿上之。流品清別。井井不紊。始以肅政廉訪。司憲諸道。明年公使憲湖北。初提刑按察之憲鄂也。行省奏罷其司。聽攝山南者再。事滯民疚。公曰。此憎忌者間之耳。凡政刑大務。卽省議之。慶祝大禮。赴省行之。糾按貪墨不少。貸讒格政行。民始受賜。三十一年秋。召爲刑部尚書。公以遠近稟決。刑制不一。吏誕民瘼。請依古律令。采寬厚新憲章。以一吏治。不報。成宗元貞元年春。拜侍御史。會江浙省平章用虐行悖。行臺御史浙西憲人條狀彈劾。制遣公泊大都護往詰之。左驗明著平章者。挾貴驚岸不臣。公等以聞。平章者以國制軍數禁密。無敢或預。御史嘗取數鎮兵。於是藉其故。擅驛走都。以相噬咋。都省奏不用臺臣。特以都護按問。制可。御史逼威卽承。兩造具備。勅省臺太師宣政等衆大臣雜議。率阿勢貴。犯輕宜宥。御史法當死。公曰。不然。御史職號監察。今所繫者。上欺下暴。制使馳訊。拒捍無禮。罪重不輕。必以軍數有禁言之。小吏佐書。掌給鹽米。甲簿伍籍。數誰不知。況御史因兵卒交愬。責令長帥均役。情無害法。卽有罪亦輕。不重。皇。上御大寶。赦天下。德洽民心。豈宜濫刑。以累聖治。議都堂三。辨巖廊再。衆列奏。公廷爭剴切。上開悟。平章御史各杖遣。衆呼萬歲。他日集肅政堂。衆憂省臺不協。公曰。天下無難事。第恐處之失其要耳。都省長百司。丞相握大柄。相抗不敵。動瀆天聽。取厭傷體。自今而後。狼貪虎暴者。抨彈之事。不涉私者。正救之。果大。鉏鋤。論斥未晚。何用紛紛。衆聽公言。未久猜釋。風紀肅然。二年。請無數赦。罷役不急。上嘉納。大德元年夏。

河決蒲口。冬，公使憲河南。明年春，偕勅使相決河，籌久利。公建言：長河萬里，湍猛東注，下盟津，地平土疏，蕩徙不常，失禹故疏，流患中土，不知幾何千年。孰保無患？治得其當，則民省而患遲；失之，則力費而患速。此定論也。今陳留抵東西百有餘里，南岸故河口十一已塞者二，自涸者六；通水者三，岸高水六七尺，或四五尺，岸北故堤水高北田三四尺，或高下等，大較南高於北約八九尺，堤安得不破？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迅快東行，得河舊瀆，行二百里，至歸德橫堤之下，復會正流，或彊湮遏，上決下潰，終竟無成。揆今之計，河北郡縣順水之性，遠築長堤以禦汎濫，歸德徐邳聽民避衝潰，擇所安，嬰患戶齒。河南淤田量給永業，他決視此，卽救患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策上廷論從之。河朔郡縣山東憲部爭言：果然則河北桑田盡化魚鱉之區矣。塞之便，復之明年蒲口復決，障塞之役無歲無之。是後水北入巴河，復故道，竟如公言。三年秋，憲山東宣慰使挾壻宗室，以浮論懲叛，謂治淄青政宜猛，故藉是久居方闕，外掠譽而內貪虐，憲糾小有違言，吠啣卽至。公度難力爭，使者往來，公以溫言順附，而嚴礪之，彼迺感服。其下稔惡，會有告者，選官按詰，得二十餘人，決杖追賊，以慰惇弱，遂大慙謝。逐所親昵，用事十餘輩，歸民田二百餘頃。四年秋，授中奉大夫，參知政事，行省江西。旣莅政，以吏選淆濁，凡庠序之師，軍民之佐，財穀之主，典隨事立法，員數百，浹日皆注，無復容私。衆始睚眦，終莫奪，俄趣公分鎮嶺南，快私憤。公曰：此軍政也，非制勅不敢行。驛使顯稟得報，蒙古平章偕公在省，餘以次出鎮。衆計沮事，聽公決，摧彊生枯，濯煩疏壅，省務清簡。六年秋九月，移疾北還。冬十月，拜江南行御史臺中丞，辭。明年召至京師，拜資善大夫，中書左丞。時朱張氏得罪，省臣率譴逐，惟左丞相兩新平章泊公凡四人，調燮政務。浙西水沴，民饑，山東歲兇，盜充獄。

公議發官廩。周罄乏。縮湧價。舒市易。泄富足。通閉遏。責兼并。仁客佃。民能施米。上三百石。爵有差。得米石五十萬。救吳越。餓殍爲蘇。出官緡八百五十餘萬。卹齊魯。敝攘亦息。選清望臣使十道。宣撫天下。采利病得失。黜貪暴。安善良。江南官民田賦。均減三分之一。南方學浮圖氏。號白雲宗者。髮而妻子田宅。誡愚民。託祝釐。道徭賦。倖習甘賄。奏爲總攝。錫印章。郡縣酋豪。名署七千餘。所衆數十萬。於是罷之。斥散黨與。同民賦役。時順德忠獻王。答刺罕。與君同心輔政。選庶官。齊百度。罷斜封。汰冗員。絕寶貨。約濫支。節淫費。量入制出。擇民牧。屏世守。定賊律。除虐禁。明婚制。阜民生。綱正目舉。有中統至元之風。公粹美高亮。行修潔。年十六七。志學。愬伊洛。究洙泗。完經大史。諸子百家。該洽無不綜。一以仁義爲根極。孝友行業。著見州閭。大臣交薦。聲名日振。世廟方大有爲。衣冠元老。森然以所能輔經緯。公翱翔上下。畫佐開先。寔與有力。歷事五朝。才識弘濟。功名映寰海。德望尊廟堂。忠信締淵穆。懸車私第。嗣聖繼明。眷注益渥。使車累召。進必勇退。從容事外。二十餘年。壽考康彊。几杖清寂。手不釋卷。措紳造之。非聖賢中道。經綸大經。置不談。聞者隨其器量。大小皆潤。旣天下望之。若瑞星神岳。素纘嚴。繇飲食動靜。皆有節制。居位應務。察事理。守名法。簡易正大。物無不容。推行所宜。不膠不固。大政大節。利不回。威不屈。仁勇沛然。綽有餘裕。古遺愛遺直。公盡兼之。於戲。世皇長駕。闢駟。網羅英才。培植之久。大德卿相。稱賢無右公者。養賢資世。豈易言哉。公娶某氏。子男某某。孫男某某。年月日葬完州某鄉某原。公弟之子曹州判官克和。以國子助教張執中所狀公行。遂以銘託烏呼公往矣。文行事功百世師也。其敢以昧陋讓銘曰。

皇元統天。大定于一。聖聖明明。崇建皇極。三光五岳。氣象渾同。天產人瑞。以弼帝功。瞻彼恆山。嶷嶷大茂。

挺生尙公神峯綜秀。始遇世皇。邁績華勳。禮樂稽古。稼穡養民。鴻臚大農。事係賢哲。左右後先。夷夔稷高。朱轡五馬。衛源之濟。里詠塗歌。神明父母。孰驚皇靈。七鬯震搖。用輔執法。正色立朝。孰斲民力。烈火凝霜。用使四方。雨澤春暘。孰縱陸梁。摧我獬廌。用立憲紀。鐸稜益大。孰徇貪蠹。梶我鴻鈞。用握政柄。化育載新。年鄰七袞。勇於告老。天制臣義。豈曰太早。昔也廟朝。淵淵炳炳。軒后之鑑。神禹之鼎。今也鄉社。于于雍雍。天下之表。人中之龍。有謁其庭。鄙吝清滌。齒頰餘論。皆世藥石。道德之容。禮樂之度。大醉而醒。孰寐斯寤。善數數之。侯卿侯公。百歲完潔。其誰凝隆。有德有文。有位有壽。功在史牒。名垂宇宙。大行嶙嶙。溥易沄沄。刻此銘詩。相配無垠。

大都路總都管姚公神道碑

李朮魯紳

公姓姚氏。諱天福。字君祥。拜監察御史。彈擊權臣。無所顧畏。世祖皇帝。賜名巴而思。國言虎也。其係出唐賢相文獻公。元崇。文獻諸孫伯祿。卒絳州觀察判官。葬絳之稷山縣南陽里。繇是世爲平陽絳人。公考處士君諱君實。字仲華。甫冠。辟兵鴈門。金進士趙泰。以子妻之。生公。及和衆主簿天祿。公姿白皙。美風矩。童卯不凡。聞處士訓忠孝。奉受惟謹。從事郡府。挺潔不羣。儕輩畏之。仕懷仁爲縣史。世皇以太弟駐白登。公從縣進蒲萄酒。見奇之。留侍宿衛。至元初。丞縣懷仁。太師楊闊闊出。薦其能於丞相塔察兒。丞相奉使朔漠。修睦宗藩。引與之偕。五年。立御史臺。丞相爲大夫。奏授架閣管勾。秩將仕郎。十一年。以承事郎拜御史。十三年。江南平。冬十二月。宰相銜怒。左遷同知衡州路。明年春三月。以朝列大夫。改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佩金符。夏六月。拜治書侍御史。秩中順。十六年春。使憲淮西江北道。秩嘉議。十八年。憲江南湖北。

二十年夏。憲遼東。明年春。以母老請歸養。不允。二十二年春。召爲刑部尙書。秩通議。逾年。總管揚州。不赴。二十六年夏。復憲淮西。秩正議。三十年。拜中奉大夫。甘肅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以親辭。改肅政廉訪司。成宗卽位。使肅政廉訪于陝西。元貞元年春二月。遷真定總管。冬。丁太夫人憂。自鴈門徙處士君柩。合葬絳之稷山。中書起公還真定。大德三年春二月。拜江西行中書參知政事。辭。奉使山東。還。四年秋七月。以通奉大夫。參知政事。行大都路都總管。兼大興府尹。本路諸軍。與魯總管。管內勸農事。六年春正月。二十有八日。薨于位。年七十有三。公至元名臣。勳德焯著。其薨也。朝廷悼惜。吏士護喪歸平陽。以夏四月某日。葬稷山西北嘉禾里。泰定三年。以子侃請。制贈正奉大夫。河南江北行中書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平陽郡公。諡忠肅。天歷己巳。侃以公行實。徵銘神道之碑。不獲。終辭。因采其本末。而次第之。公始爲御史。條奏宰相阿合馬罪。二十有四。召廷辯。公枚數其罪。彼輒引服。數至於三。氣沮情賊。上動色。若曰。此三者罪已不宥。目公曰。巴而思。臣下有違太祖之制。干朕之紀者。汝抨擊勿隱。廷臣震竦。其事今祕。世未有聞。時方倚相理財。姑釋不問。衆亦爲公危之。太夫人趙君。有賢識。勸公曰。國爾忘家。汝第盡力。果不測。吾追蹤陵母。死日猶生年。公泣謝。白其長曰。萬一得譴。乞不以老母坐連也。語聞。上歎曰。是母子有古義烈。勅侍臣董文忠。宣付史臣書之。監大名。小敢普得罪。御史按之。至見毆辱。繼用公往。間道微服入境。察悉其情。還取驛抵其所。撻挾如神。簿責死罪十有七。械送輦下。俄以宥貫經臺門。大詬公。在察院促捕之。目檢行囊。得賂侍御史安兀。失納救免狀。卽桎敢普。而祕其事。夜用巡符託訶邏。奄至一道士室。盡獲其賂。明日陞奏。上曰。彼七死猶赦。汝欲何爲。公對罪十有七。赦七。留十餘。誰歸咎。上悟。戮敢普。斥安。時御史大夫二安。

善甚。一旣斥，與所善猶雙陸禁中。公曰：「安庶人耳，豈得與大臣狎？」叱令起，座皆失色。公卽入奏，一蛇九尾，首動尾隨，兩其首，行不能寸。今憲不綱，蛇首二也。上曰：「然！一人二冠可乎？」召兩大夫，諭以公言。大夫孛羅懼，以年少自劾罷。有讒提刑按察之不便者，有旨罷之。是時廣平貞憲王月呂魯爲御史大夫，公告之曰：「往者悖叛，蝟起。鄣塞見聞，今列憲宇內，廣視聽，虞非常，慮至深遠，不但繩督有司而已也。」縷縷陳之。大夫悟，矍然曰：「幾失！是夜造禁密詳奏。」上曰：「此天下安危計也，其勿罷。」會駕北幸，所擊相，馳騎士縛公，閱其家脫粟數斛外，得言事故。藁羅織苛毒，公亢聲曰：「乘輿行狩，戕害言臣，宰相甯欲反邪？」捃拾無所得，斥遷衡州。俄憲河東，太原民饑，開廩賑卹。議者以擅罪，公上知不私置，勿問。朔方兵興，役民轉粟，人畜顛踣。公曰：「執政非策，自蹙其本也。」投闕論奏，改和糴，疲瘵爲蘇。留遷治書，出憲淮西。先是，蘄黃有叛者，將吏賊獲良民以萬數，公皆理歸民伍，衆感泣，相率立生祠。徒節湖北，劾輔臣楚國公罪，以聞。上閱其有勞，爲痛治其黨。會阿合馬敗，大遣使治官隱。遼東宣慰使阿老瓦丁，權黨也，侵暴尤橫。召公使遼，至則封府庫，究簿書，審事察冤，正魁惡，著公道，使還。卽命長憲遼東。公疾馳夜入，詰旦莅事，民懼吏愕。郡縣竦動。初，遼朔旱蝗，公至，雨澍蝗滅，其境域烏桓、白靉故地也。民喜畜牧，習射獵，不事耕學。公教以稼穡詩書，居數年，農廩士奮，民之孝者旌之，不義而訟積年不決者，訓睦之，稔惡者，懲艾之。武平縣民劉義，訟其嫂與其所私同殺其兄成。縣尹丁欽，以成尸無傷，憂懣不食。其妻韓問之，欽告其故。韓曰：「恐頂顙有丁塗其跡耳。」視之果然。獄定，上讞公，召欽諦詢之。欽因矜其妻之能，公曰：「若妻處子邪？」曰：「再醮，令有司開其夫棺，毒與成類，并正其辜。」欽恠卒，臺章以公詣平灤，按總管劉捏古伯。公至，劉欲遁去，公密令憲備張仲威，作漁人，匿西城橋。

伺之。劉果與吏徒會橋下。謀揜其愆。仲威得真。公一問皆伏。吏胥之黠而虐。扼民之吭。而快其所欲。而民莫敢校者。率以罪黜。平灤都吏張氏子。尤狡而伎杖去之。遠近震讐。道行遵化。風旋馬前。公默謂之曰。汝冤從我。吾爲汝理。至縣舍。風卽見。令縣以囊韉士從。憲廉覘之。信宿及蓊蒼而風息。得五尸。皆短衣。其一衣中得小印。公下令居賈行商。以端匹赴縣。聽和市。辨之。賊果執。遼粟歲輸灤陽。使督運急。時民方饑。公曰。吾忍視邪。留粟賑糶。使不敢沮。民賴以生。遼人以公政通神明。追思惠化。立祠頌德。入長刑曹。讞獄與衆不合。歸臥於家。竟如公言。衆得罪。公望益隆。淮西不治。復握使節。申飭舊規。風采立變。初宣。饒徽數州有亂者。官軍併俘齊民。加以劫掠。絡繹淮境。公責守令嚴津防。峻訶譴。民復其鄉者數千餘家。帥臣昂吉而闢淮殆二十年。位中書右丞。以宣慰使操制兵民。黨結中奧。其子亦握兵煽虐。奴官屬。轢風紀。莫敢誰何。宿盜數十。出沒淮海陸梁。自宋未有制者。宋亡。帥葆芘其徒。通納賄賂。縱其所爲。公遣健士襲捕。得所匿兵仗貲財。定案。市殉者七人。自是帥漁鰲狀百出。公疏其跡。取驛上聞。帥鉗驛勿給。公潛前走。得驛馳去。帥遣兵校丁文虎。追刺公。至六河館。不及。公至揚州。文虎亦至。誣公於行臺。俄而六河館人以刺公狀聞。文虎被執。公赴覲。制遣近侍阿朮。治書侍御史萬僧。馳訊帥以罪廢。已而赴闕。以擅殺淮賊。譖公不中。憤而斃。淮境大甯。丞相桑葛之黨。虐平陽者尤劇。其敗也。用公尹其府。以清宿蠹。詢父老。得郡邑田里。眞僞。利病緩急。先後審行之。民輯事理。遼西吳氏子。贗爲女巫。行眩衆事之。若神人。公洞其詐。攝至府。吏欲案究。公曰。亂常之跡。可侈言邪。立命撲死。衆股栗。政化無阻。崇館宇。引水置磴。植柳代樵。會斂爲紆。眞定都會南北。驛傳雜沓。事弊民痿。大臣蠟眞。奏牧守非公不可。遂尹眞定。導壅治。芟生枯壯弱。日聽愬訟。鑒

隱破堅動無泥閔。人人竦愜。衆走府治。瞻判決優。肆爲空。初饋餼不充。徵需日困。公以楮鑛貸民。因母取息。蕃畜孳豐。廩稍闢大。賓館水磴。創立如平陽。用有餘裕。宗親之位。謙從之。區秩秩井井。甲諸路。歲省官緡。而下不加擾。憲又撫細故。劾公中書敷奏。事不涉私。法可施用。宜著令式。以示他州。制可。郡人集衆象龍。祝雨。公曰無益。令撤去。迺慮獄囚底平。允雨大霈。驛置新樂。北阻泲水。使价車騎自南而北者。雨溢夜。暝野次無所。建議徙置泲南。衆大便順。築寺五臺。督民運木。奪農癩衆。令方急。公不從。府懼。佐貳交諍之。公曰。吾民牧也。惟民是卹。請待農隙。朝省爲允。欒城盜殺人取財。夜昇尸置民隆氏邸。縣笞伏隆氏。父及二子當死。械囚送府。哭於庭。尸母辨賊。無其子印識。公疑之。會使者決大辟。公給他賊承盜殺狀。隆氏獄緩。真盜遂獲。黠吏退胥之。在民間者。不啻百數。劫持官府而肥其家。拂其心。則禍之。管庫稅廩之徒。往往破產。質妻鬻子。以償所欲。而不敢與辨。公劾農諸縣。得其姓名。杖死數人。質鬻者還之。餘多遁去。或改行爲善士。其尹京也。立誠信。繩桀驁。挫強禦。卹孱弱。事至而斷。豪右斂迹。三河民藏古銅印。怨家訟曰。將謀作亂。縣榜掠其囚。使符所訟。至府辨其文曰。三河縣印。公曰。何亂之爲。以不輸官罪之。制令尙廐芻稈。以鹽易諸畿民。霖溢害稼。公請市旁郡。戶部據令督責。上下洵懼。曰。帥京屬。從部白省。竟以公謀。甯息京甸。京人弟假姊財。不券。姊嫠益貧。弟賈益富。姊嫠徵財。弟曰。有券。卽與。姊憤懣。聽者難之。愬於公。諭之曰。汝但歸俟。徐誦劫盜。扳弟對詰。大懼吐實。暨姊中分其貲。公果毅直諒。立朝敢言。操行清介。忠孚信格。有賜輒辭。上至引唐太宗賞魏徵故事。曉之。對曰。臣言分也。受賞非分也。竟不受。持憲總郡。皆有威惠。舟淮赴鄂。民衆衛送不絕。盜聞之。戒其徒曰。姚公正人也。勿犯。性孝。太君年踰大耋。公拜參知政事。甘肅難於輦。

養辭不往。世高其行。縉紳推論聖朝人物。骨鯁有爲。終始不貳其操者。公當第一。固確論也。蓋嘗稽之。鴻惟世皇神鑑睿算。長駕遠馭。文武效能。光輔丕業。旬萬國冠百王。盛矣。然廊廟岳牧。邪慝間出。兜鉉三苗。唐虞猶病。於是大植風紀。明目達聰。以弘至治。公當至元之際。奮下列搏權奸。蒞方州滌巨蠱。自能使辯捷不能措其喙。仇憤無所憑其兇。風概氣節。炳耀一世。淵衷之所孚。公論之所與。豈徒然哉。其忠義剛大。蘊積有素。故也。公揚歷四十餘年。功名事業。磊磔赫奕。侃訪輯遺軼。既久始備。因歎世有家者之子。與孫或不侃若。先烈湮滅。可勝惜哉。敘而銘之。或有待也。公始娶趙氏。繼楊氏。皆平陽郡夫人。子男三人。壽童蚤卒。祖舜。祕書著作郎卒。侃內藏庫副使。楊夫人子也。銘曰。

帝運開大。中統至元。人傑斯寶。匪寶璵璠。惟天聰明。憲象執法。元化宣朗。昭融六合。堂堂忠肅。始我廟冠。讜言正色。英風夏寒。虎炳其文。山立殿陛。櫛杙饕餮。魄褫魂悸。宸展凝邃。上動天容。庭有直臣。庶倣其同。有鑒其明。有玉其潔。桓桓其勇。夫夫其決。孰撓斯曲。孰鍊斯柔。善善豈親。惡惡豈仇。雖千萬人。莫沮吾往。如脂如韋。有泚其頰。侯符三剖。憲節六持。義概秋凜。仁術春熙。上亮其忠。史載其信。何勸不懷。何懲不震。碣石之北。淮海之南。社稷尸祝。無忘其嚴。滹沱溶溶。霍岳峩峩。其融其結。百世不廟。台鼎之崇。芥視不屑。京尹之雄。莫仲與伯。有烈終始。無間險夷。誰近而忽。益遠益思。汾川西流。河水東會。稷山之銘。惟以永配。

參知政事王公神道碑

李朮魯紳

至大元年。汴梁路總管兼府尹王公。年逾七十。拜參知政事。行尙書省雲南。秩中奉大夫。仁宗皇帝。以公至元大德名臣。拜昭文館大學士。皆不果行。延祐元年。冬十二月七日。薨。汴私第。春秋七十有九。明年春。

三月十二日歸葬趙州甯晉之金符鄉換馬里。中書以臺疏列公行績以聞。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太原郡公。諡憲穆。元統元年冬。其仲子承務郎萬億。賦源庫提舉鈞。以翰林待制蘇君天爵狀。徵銘公碑。紳汴諸生也。其敢辭。公諱忱。字允中。世居甯晉。曾大考進。晦彩不耀。大考守忠。金承信校尉。考玉。太祖皇帝威行中夏。率郡民款附。從太師國王木華黎。用武有功。累官定遠大將軍。慶源軍節度副使。夫人王氏生公。剛毅正直。讀經史。不事空言。能見之行事。裕皇位儲宮。取勳舊子孫入侍。公被選。忠恪小心。十有餘年。日慎一日。或因事進說。明諒不阿。世祖皇帝察其能。至元十七年。拜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副使。秩朝列大夫。東藩諸王。鷹人縱暴。民大厭苦。公繩以法。遂斂避。不敢犯。宰相阿黑馬。掎克固寵。希合之徒。言利徼倖。小吏耿熙。告北京宣慰臣。逋官緡若干萬。既聞。勅徵之。熙懼失實。增益制。勅逮繫百餘人。公疏其妄。熙獲罪。裕皇賓天。儲極虛位。帝春秋高。中外危之。言者雖衆。未見允可。公建言。陛下臨御。多歷年所。至元初。豫建太子。天下歸心。鶴馭上賓。臣民憂懼。惟早定大計。以幸宗社。章三上帝。俞其言。俄勅皇孫佩信寶。撫軍朔幕。大業迺定。二十四年。憲河南。時南北既一。無俚兇慝。畧民子女。轉賣四方。公謂此徒。於聖天子仁覆天下之政。梗害非小。建請嚴立法禁。從之。遂著令甲。息民汪清。占息民籍。已再世矣。兵豪狀。愬帥府曰。吾亡奴也。卽馳騎數十。殺清滅口。取其妻孥。貲產。清子成逸出。赴民有司。愬之。兵民文移。往來數年不決。穎兵朱喜。始以避亂。奴於人。其主知其難於奴也。集鄉胥里長。同署券免之。隸穎兵籍已久。喜家火。其故主子。謂券已焚。而復奴之。喜持券出。愬訟不決。皆詣公。愬之。稽清占籍。以歲壬寅。其奴亡。以甲辰。喜券足憑。白之鎮南王府。誣者皆屈。明年兩訟之。仇結。近侍誣奏。公徇制。下中

書遣使收公案訊。公疏臺請聞。有旨馳召。入見。敷陳盡底蘊。帝大悅。曰。若人非素餐者。勅省臺。讜慰還職。近侍及使者。皆以賕敗。清喜數百口。脫虎啣。繪公像事之。二十七年。置肅政廉訪司。以新憲度。明年。公副使燕南河間鹽漕官。守盜用賦。緡十餘萬。覈正其辜。諸王分地恩州。其下以錢貸民。加倍徵息。公令子母相當。則止。餘有罪。先是以民入兵。限私田四頃。優其家。公曰。國家取天下以來。兵無甯歲。今海內雖定。征戍遠方。一兵歲費不啻千緡。區區限畝。豈易充給。在民編者。守令猶歲差富貧。以均其力。一入戎行。永不可變。請增田額。使無饑寒內顧之憂。不報。其後以兵力乏竭。勅樞密召公等會議。以真定。順德。廣平等路。俾之詢簡。得富民數百家。充兵。兵之貧者。遣還民伍。人服其平。公以舊臣。屢憲方州。至是。威名益振。三十年。拜廣西肅政廉訪使。秩嘉議。臺檄以其廉能。曉諸道。疾不赴。成宗皇帝卽位。元貞二年春。使憲河東。召見柳林。撫慰優渥。會并汾旱饑。請發粟賑哺。全活者衆。五臺天連佛廬。勅中書擇銳事吏董役。工部司程陸信。驅民夫數千。冒險伐木。死虎豹蛇虺者。百有餘人。其時皇太后幸其所。公入言。以寺福民。福未及而。害已甚。非初意也。徽聽開悟。減其役。仍賜卹死者家。宗王分土并門。廩餼歲取民間。或不能供。輒立契約。母息倍稱。或不能償。隸其子女。民患苦之。公請出錢縣官。贖還其親者。百二十四人。於是諸王膳費。歲頒于官。民瘼始蘇。王嬖臣哈塔不花。怙威肆虐。公按正款伏。王爲之請。弗聽。王馳使譖公。上未信。會駕北幸。罪人亡走。愬公不法。勅中丞崔彧問之。彧卒。駕還。復愬。詔省憲雜訊之。無驗。愬者抵罪。由是王禁戢。藩。謙。民境晏甯。大德三年。遷江陵路總官。不行。七年。遷汴梁。汴故宋金都。邑號難治。公至。省人憲人。以公舊望。不敢以府屬眎之。政訟之難。悉聽鑑裁。下無隱情。久之。政清。訟簡。吏民歌詠。方宋包拯。公莅汴之四年。

歲次丁未。河決原武。注汴宋。汴尤急。吏士具舟楫以追漂溺。民大懼。公白省。請疏導順下。勢家以田疇不利。難之。公曰。吾守臣也。當任其責。卽行河決壅。以完城邑。水息。大築隄防。羌族礮手。居鄆陵者萬餘室。民役不預。公督使趣工。得萬人。不日隄成。民至今思之。公精明有斷。不畏強禦。所至興學獎士。修政新民。不專法令。威愛兼行。爲世名德。故姚文公燧。劉文靜公。因與公游。雅相敬尙。蘇君公。鄉人也。時賢言行。優於志載。其言曰。世皇天縱有爲。公及陳公天祥。程公思廉。姚公天福。皆骨鯁敢言。視社稷民物利害。若疾痛嗜欲在己。才猷風采。凜震一世。庸夫庸婦。知其姓字。豈聲音笑貌爲哉。天故生之以弼治。效善論也。公夫人張氏。封太原郡夫人。子男二人。曰銳。曰鈞。孫男三人。洙。浩。以胄子肄業成均。淵幼。銳。鈞皆有學行。狃固知之。其諸孫爲胄子。皆馴謹向學。佳子弟也。助教陳旅云。銘曰。世廟帝運。鴻惟永年。仁浹義洽。德崇配天。咨謂裕皇。左右前後。侍衛僕從。詢賢世胄。時也憲穆。宿衛青宮。行必循矩。言必見忠。涵育有年。一靜一動。帝曰良哉。才可試用。卿貳東臬。莅四品秩。碣石醫閭。光昭化日。來歸定省。遂莅河南。上觸廷怒。下讐狼貪。帝曰忠哉。斯豈尸位。丞相御史。燕勞還轡。皇鑑昭明。飭新憲綱。卿才而舊。益礪干將。太行西東。鴻河南北。草木知名。山川正色。棲遲晚暮。尹汴四封。宋陳許鄭。春陽誕充。偪側將迎。于此大府。齒健而瘳。猶憚叵處。上獲下順。居五閱年。華髮蕭蕭。益壯益堅。其卷其舒。大義終始。鋼百其鍊。肯柔繞指。五握憲節。郡符再分。洪波砥柱。屹立不羣。政預鈞輔。逝矣其道。文崇祕館。允也其毫。之顯高朗。之幽神明。之地列岳。之天列星。滹沱之郊。邯鄲之鄙。刻銘豐碑。徵信惇史。

元文類卷之六十九

傳

李伯淵奇節傳

曹居一

居一北渡河常欲作李伯淵傳。既少暇且未詳其事。竊有待焉。歲戊申夏。臥病相州。俄故人僧洞然過客舍。因語及彘壬辰之變之後之事。始悉伯淵誅崔立之所自。蓋惠安長老恩公有力焉。初京城荒殘。恩公徙居皇建院。一日莫夜。侍者入告曰。有戎衣腰金符者。醉墮馬門外。從者不能起。或致寇。吾得無累乎。令視之。識者謂總帥李伯淵也。使扶詣方丈憩。俟其醒。語之曰。當此大喪亂。公何心嗜酒如是。生爲男子。與其徒沈溺于亂世。曷若立身後不朽之榮名哉。伯淵矍然。若有契於衷者。見于色。黎明乃召同志黃懶元帥者。相與拜恩而師焉。居無何。往詣恩。屏人而言曰。崔立狂豎。乘國家傾危。天子播越。輒敢叛亂。乃爾。吾欲誅之久矣。師謂男子身後不朽之榮名。其在是耶。恩拒不可。曰。爾何遽出此速禍語。殆非老僧所敢聞者。伯淵泣且誓。恩察之誠也。乃握手歎曰。吾情亦不能匿矣。公知老僧故不去此禍亂之地否。吾天地間一閑人。自相州遭遇宣宗。荷國厚恩。二十餘年矣。圖報萬一。此何愛焉。在吾教中。有大報恩七篇。是固當爲者。但患力微。援寡。事不濟耳。今幸聞公舉非常之事。樹萬世之名。使老僧朝見而夕死。無憾。合爪加額曰。惟以必中爲公賀。未幾。適驛使有相困者。伯淵因之入見崔立。給曰。丞相避擾不出。則今日之事。有大

不安者立欲出。心動乘墮。輒欲回。伯淵厲聲曰。我輩兵家子。偶墮馬。又何怪焉。因彊其行。至故英邸之西。通衢中。忽有人突出。抗言曰。屈事願丞相與我作主。且呼且前。伍伯訶不止。直詣立馬首。挽其鞅。時伯淵驂右。卽拔刃抱而刺之。洞貫。至自中其左掌。與之俱墜馬。崔尙能語曰。反爲賊奴所先。隨斃。伯淵暨黃憫等五人。實共其事。乃大呼曰。所誅者此逆賊耳。他人無與焉。稍稍鼠竄。蜂逝。帖如也。遂磔崔立之尸。祭于承天門下。一軍哀號。聲動天地。翼日奔宋。恩公佐其行。時甲午秋七月也。嗚呼。金之亡也。以忠義聞者。不爲不多。至于表表獨見于後世者。得三人焉。壬辰正月。陽翟軍潰。奉御完顏陳和尙死戰陣。其罵敵不屈。似顏杲卿。癸巳正月。京城不守。同判睦親府烏古孫李吉死宗廟。其守節自盡。似北地王譔。甲午正月。蔡州陷。右丞完顏仲德死社稷。從歿者幾千人。彼敬翔之死國。田橫之感士。有不足方者。太史公曰。非死之難。處死爲難。蓋貴得其死所也。來歙遇害。光武賜策曰。憂國忘家。忠孝彰著。此三人者。有之。今夫伯淵不幸。不得在三人之列。然可重者。身非出于素官世祿。雖在軍伍中。未嘗爲國家所知。況當易代革命之後。雖賁育之勇。安所施。而一旦蔑視纒軀。手誅叛逆。號祭亡社。盡君臣之義。竟不墮寇讎。孤軍出奔。偉哉。後世視之。其亦三人之亞歟。李姓。伯淵名也。或云。燕都寶坻縣人。餘不可考。姑載此奇節。以附野史之末云。

金同知沁南軍節度使事楊公傳

姚燧

金之季年。天兵滋張。庭臣專謀一力。惴惴以不卒。保河外爲懼。隄河之北。緜地數千里。信敵牧蒐其中。不敢認寸尺爲己。舊時則有若滄海。河間。恆山。遼陽。易水。平陽。東莒。晉陽。上黨。九公集創殘。餓羸之餘。收其魂魄。化悸爲果。出而用之。或一二年。或四三年。七公竟無事効。相繼亡敗。恆山聲言入援。踉蹌不敢近京。

師形涉擁衆自衛。獨上黨不首鼠謀去就。提孤軍闢府馬氏。根窟潞澤沁輝懷孟衛七州之心。終始北捍者十二年。最名純臣。戲下激義多節死。聲跡著者。襄垣銅鞮。襄垣懸府五百里。銅鞮襄垣又百里。府控十餘壁。皆阻山爲守。獨襄垣居易地。受敵西北東三道之鋒。府議非得縣上招撫使顯守不可。牢卽版顯移縣衆往。始顯部將有楊公者。與顯同里。用武略聞。顯戰每求副往。連以勞得官。至是從守襄垣。籍其部衆纔一旅。合縣民得千人。敵嫌梗己未嘗涉。旬月不一至。公開門延之。晝止其驅。夜斫其營。凡戰禦事。朝荷夕集。不以勞顯。若此者五年。其後塹夷城穿如蠶室。石積其下者。四望各盡一射。人心轉一不綫髮搖。敵以爲難。稍引不逼。會從顯從上黨。公再復潞州。皆再有勞。詔進顯銀青榮祿大夫。沁州節度使。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公懷遠大將軍。同知沁南軍節度使事。時縣官調用。特怯其待戰勞。一賚以官。地多入敵。懷數告身無所上。概遙領。故仍治襄垣。公一日請顯曰。以今形勢。襄垣今年跌。明年保無馬武。願分部曲百人。立鞞以緩兵衝。顯允。以便版公。以前官行鞞令。公至治柵北。磧處艱危中。且暮年。聲呼牒招山。逋谷竄。稍出集附。敵悉衆攻。公行夜至隘樓。褫衣止宿其上。中敵偵刺未殊。猶張空拳。搏數人以僨。顯聞哭曰。鏃吾翼矣。明年顯死。又明年。上黨公釋師。養安京城。一實公言。公代人諱閏少孤。鞠於姊之夫禹家。卽今榮祿顯也。始顯以募兵戍郡。遷戍潞。改孟戰有勞。調臨洮司錄。臨洮尤深地。戰有又勞。遷招撫。縣上取上黨節度。公一從行。死事之年。生二十有九。後如干年。子仁風謂燧。宜傳。庶他日職館者。得涉筆以承金史之漏云。仁風歷懷邢洛三治中。有善政。

烈婦胡氏傳

王 惲

劉平妻胡氏。濱州渤海縣秦臺鄉田家子。至元庚午。平挈胡泊二子。南戍棗陽。垂至宿沙河岸。夜半有虎突來。啣平左髑。曳之而去。胡卽抽刀前追。可十許步。及之。徑刺虎。劃腸而出。斃焉。趣呼夫。猶生曰。可忍死去此。若他虎復來。奈何。委裝車。遂扶傷攜幼。涉水而西。黎明及季陽堡。訴於戍長趙侯。爲採藥之軍中聚觀。哀平之不幸。咤胡之勇烈也。信宿。平以傷死。趙移其事。上聞得復役。終身喜。胡柔儒者也。非不懼獸之殘酷。正以援夫之氣。激於衷。知有夫而不知有虎也。平雖死。其志烈言言。方之太山號婦。何壯毅哉。

何長者傳

胡長孺

何長者敬德。無字。或號之爲孤巖善人。上海縣浦東民家子。樸謹不妄。顧語善積。蓄會計事。吳郡張瑄。行舶筦庫。不十年。贏羨莫可勝數。一髮不以自私。瑄父子方倚之重。而敬德棄去矣。杭吳明越揚楚。與幽薊萊密遼鮮。俱岸大海。固舟航可通。相傳胸山海門水。中流積淮淤江沙。其長無際。浮海者以竿料淺深。此淺生角。故曰料角。明不可度。越云。淮江入海之交多洲。號爲沙。吳濱海處。皆與沙相望。其民頗與沙民同俗。類剽輕悍急而狡。宋季年。羣亡賴子。相聚乘舟。鈔掠海上。朱清與瑄最爲雄長。陰部曲曹伍之。當時海濱沙民富家。以爲苦。崇明鎮特甚。清嘗傭楊氏。夜殺楊氏。盜妻子貨財去。若捕急。輒引舟東行。三日夜得沙門島。又東北過高句麗水口。見文登夷維諸山。又北見燕山與碣石。往來若風與鬼。影跡不可得。稍怠則復來。亡慮十五六返。私念南北海道。此固逕。且不逢淺角。識之。廷議兵方興。請事招懷。奏可。清瑄卽日來。以吏部侍郎左選。七資最下一等授之。令部其徒屬。爲防海民義。隸提刑。節制水軍。江南旣內屬。二人者。從宰相入見。授金符千戶。時方輓漕東南。供京師。運河溢淺。不容大舟。不能百里五十里。輒爲堰瀦水。

又絕江淮。遡泗水。呂梁。彭城。古稱險處。會通河未鑿。東阿在平道中。車運三百里。轉輸艱而糜費重。二人者建言海漕事。試之良便。省上方注意嚮之。初年不過百萬石。後乃至三百萬。二人者。父子致位宰相。弟姪甥壻皆大官。田園宅館徧天下。庫藏倉庾相望。巨艘大舶。帆交蕃夷中。與騎塞隘門巷。故與敬德等夷。皆佩於菟金符。爲萬戶千戶。累爵積貲。意氣自得。敬德方布衣蔬食。汲汲以施貧賑乏爲事。勸瑄父子毋嗜進厚藏。以速禍菑。雖不能盡用其言。頗亦損捨。今江南北。二人夫婦父子施錢處。往往而在。二人者。旣滿盈。父子同時夷戮殆盡。沒貲產。縣官黨與家破禁錮。而敬德固無一毫髮累。會杭傅氏施天水院橋東地。廣袤十餘畝。敬德卽建天澤院。爲大釜鬲。炊調食羹。豐潔芳腴。延方外士。行而欲休。倦而欲息者。常五六十人。大德十一年大饑。鉅僧方清爨散徒。敬德素履。爲人信重。資施倍多。他時來者益衆。無意拒色。厭官爲設糜仙林寺中。饑民殍者。不爲衰止。敬德請杭好善有材智人。凌郭楊李僧道。心性澄六。七人。又擇饑民得強壯者。四五十人。借菩提寺作粥。夜嚮置大甕中。明旦饑民以至。先後爲次。列堂廡下。或溢出門外道上。相嚮坐。虛其前。以行粥。約各持器來食。無持。則假與。兩夫舁。一人執杓。挹以注器中。食已。以次去。日嚮米七八石。至十石。始六月三日。止八月十三日。凡七十日。饑民無死。寺側近。與往來道上。民食粥。忿爭奮臂大呼。毆擊人。敬德詣其前。亟拜。爭者愧悔。請後不復。乃止。明年春。敬德請破衣集諸好善人。收聚遺幣枯髑數十萬。具語在破衣傳中。夏爲粥。如昨歲。始五月朔日。踰三十六日。敬德死。年五十七。後十八日。所餘錢米亦盡。遂止。緇素咸曰。胡不延長者。至中壽。今窮人無所賴矣。天澤院不復。納雲水僧。饑疫棄尸如山。久莫爲掩。云。沈子南者。茗中故相裔孫。嘗爲義烏丞。至元十三年。兵自義烏作。執之如甌。得不死。

歸客杭。猶存妻二女。貧甚。薪水傭就急。則如敬德告。必得粟錢帛布。比十年不厭。嘗謂予上海有善人者。憐而乞我。祕其人。旣而假予家。僮負米。問之。則敬德也。可不謂長者哉。

胡先生曰。故老言。宋嘉熙四年。歲行庚子。大饑。趙悅道尹臨安府。發廩勸分。恐弗暨。奪民死中而生之初。悅道無子。養南外宗室子孟傳。一夕夢之。帝所嚴衛如大朝會儀。旣謁。贊道之陞。由阼階。端笏屏息。抑首。僂躬。不敢仰視。帝告曰。與權汝無子。揀荒功多。賜汝子九人。趨下再拜稽首。庭中寤。以告家。已而生八子。與孟傳而九。臧應星。父記於書。當時湖州作糜食饑人。糜脫釜。猶沸湧器中。人急得糜。食已。輒仆死。百步間。饑未至死。食糜者百無一生。婺州顧籜。米作糲。熟而寒之。約飢民。旦由東門入。與之履。使之北門賦糲。西門飲以藥。復至東門。給錢米。出宿逆旅舍。與爲買薪蘇。旦洗沐。廣舍不過棲十人。明日復然。竟去無一人。死。長者夜作粥。貯大甕中。蓋懲湖州事也。有意哉。

陳孝子傳

胡長孺

孝子氏陳。名斗龍。字南仲。五世大父詢。避宋靖康亂。繇許徙家杭昌化縣。猶號潁城散人。以自表。大父景純。大母阮。年高。宋故事。郊祭明堂。禋祀。東朝廷上壽。咸詔賜高年爵。民歲百。太學生鄉貢進士。父母九十。皆得九品官。封告。授大父迪功郎。大母孺人。父天澤。澤民治詩。應寶祐三年。臨安府舉。取元朴。下第六名。文解。嘗從葉公采學。葉學李公方子。李學徽國文公。澤民旣屢試。尙書禮部不中度。游清獻公爲相。趙忠惠公爲尹。葉公爲宰。以行能上之。招致弗就。築室百丈谿上。講所學。時太皇太后籍未下。郡縣內附。徽獨不奉詔。盜作婺源境上。聲動旁近縣。澤民挈妻與子。廬深險處以避。一歲所。病山中。斗龍才十三。已能奉

飲劑廢眠忘食。禱神請減己年延父弗效。母盛也。尋亦病死。斗龍處喪毀廬墓哭聲哀切。感動行路人。有羣鴈集其上。飛鳴三日夜。鄉里謂鴈靈有知。將葬澤民門人士相與私謚澤民文節。參政文公及翁題墓上曰。文節先生後斗龍娶妻。有四子女。鄉先生孫公朝瑞以溫州路儒學提舉言斗龍侍病服喪廬墓時事。移提學得推擇爲宗晦書院山長。將之甌。斗龍之妻之父之甥盛冲告斗龍曰。若母王產若未一歲歸錢唐。聞其家在清湖中。斗龍大驚且哭。即日與婦訣。具裝行曰。必與母俱歸。若弗能得。何歸爲。初澤民以妻無子也。以幣如錢唐求宜子者。得王清湖。斗龍生未周晬。王歲期適滿。遂去。吳越俗以女事人。期歲歸父母。或三五七歲。有子女尙不聽留。惴惴恐失。後聘鬻幣物。女固不得自制。此禮所謂妾母嫡子。它子以爲庶母。衆母諸母如是而去者。或欲比之棄黜。以義斷子不得母。薄乎此論也。豈嘗得罪於其父哉。長孺之妻之父徐公道隆。伯謙甫母微亦杭人產。已去歸。旣長求之百方弗得。議用六十歲時母生己日始爲齊衰三年。及是歲之元日。以大理卿直寶章閣提點浙西路刑獄公事死。吳興之難已。天下若是者固不少。使其季世政教脩明。如乾道淳熙時。風厚俗美。男義女貞。又安得是。則其遂不克振可知也。斗龍至清湖訪求母家。及其故時比鄰。涉二三十年。又經亂離。固無在者矣。逢白髮媪於其處。揖而問焉。告曰。我知之。我家與若母比屋。我與若母爲兒時作伴侶。嬉遊相好。若母自昌化歸。無幾時。與我言當往江東。已而泣下。我方盛年。不識其語之爲悽楚也。亦弗問何州有間。兩夫舁若母竹轎西去。又折以北。與若母鄰者百十家。獨老身在。斗龍謹識之。卽入江東。又濟江踰淮。復還饒徽信廣德寧國。往來數郡間六年。一夕舍永豐縣禮賢鎮之逆旅氏。逆旅人怪斗龍數過。問焉。告之故。且使偵之。其人驚曰。吾主人小婦王自言家

清湖。今王老矣。豈若母耶。走施氏告。良久。出詢斗龍父。時門巷兒名歲甫去。老婦人哭出。斗龍哭前拜。母子未嘗相見。而自知其爲子爲母也。施氏曰。若母無子女。我家以母還。斗龍留三日。奉母歸。竟如其言。母歸之歲。夏四月。徽盜作。溢出昌化境上。殺人掠子女。奪畜產貨財。張甚。斗龍爲廬百丈山。身自負母。婦擁後。未至山廬。路逢盜數百人。斗龍置母夷處。稽首曰。壯士。斗龍幼不知母去。壯長聞母在江東。行求母六年。母歸未百十日。卽相遭於此。斗龍若請夫婦嘗死。母老誰當養母者。盜咨嗟。相約違去。且語徒勿更至此山。驚母傷孝子。心里中人家頗賴之。以免。斗龍嘗蒔甘瓜圃中。秋暮。母病渴甚。思食瓜。而非瓜時。斗龍視空蔓中。芄芄然。披之。異根合莖。並蒂兩實者二。摘以奉啖。卽日渴已疾平。明年圃之天羅瓜。如甘瓜者亦二。王至今茲尙安健也。斗龍作百丈谿書院。祠三君子。侑以澤民。將延師教里子弟學。又以百丈源山地五百畝。爲義山。鄉鄰饑。歲斷葛蕨根續食。死以葬。達魯花赤阿思蘭。取縣學鄉鄰之言。及祁陽縣尹章君碩所移事狀。廉之而核。銳請旌表。斗龍知歲惡民饑。官賦食旁午。自請無用。是妨荒政。蓋其意不欲人知。去年斗龍來錢唐。將從長孺問學。與之語。誠可以爲孝弟忠信者。心欲爲之傳。以風厲人子。屬其縣士孫壽國。錄始末以來。且曰。縣人之所願得也。遂定次其言如右。

胡先生曰。陳媯姓。有虞氏苗裔。周興配胡公。以元女大姬而國之。陳紹重華祀。爲王室三恪。及其亡也。子孫用國爲氏。自秦漢來。陳氏孝弟忠信立名當時。而著見後世。如太邱長輩類。何可一二數。孝子固其後也。滄汭遺風餘響。猶有在者哉。

嗚呼。余嘗得三卯錄讀之。蜀禍之慘。誠忍言也。夫朱禩孫之死而復生也。蜀民就死。率五十人爲一聚。以刀悉刺之。迺積其尸。至莫。疑不死。復刺之。禩孫尸積於下。莫刺者。偶不及。尸血淋漓。入禩孫口。夜半始蘇。匍匐入林。薄匿他所。後出蜀爲樞密使。嘗袒示人。未嘗不泣下。賀靖權成都。錄城中骸骨。一百四十萬。城外者不計。嗚呼。推是考。蓋可悲也。蜀眉州史氏。由唐吏部侍郎儼。從僖宗幸蜀。因家焉。其先墓在青神。將二十世。宋世號名族。其出蜀也。今唯居湖州一房。讀其遺事。益悲之。史母程夫人。蘇文忠公之母之族也。夫人將攜其家下峽江。以橐金腰纏之。兵暴至。伏林莽。與鄰嫗謀曰。輸金果可生吾兒。無資不復能出蜀。史宗誠無噍類矣。縱得生。旦夕。兵復至。亦決死。均死。死以全史兒。誠不恨。嫗見身死。爲吾出腰中金。告兒使速走。須臾。兵果執母。謝以實。亡金。遂遇害。翼日。嫗語于鄰。告史氏兒。兒甫十三。從草野得尸。如其言。窆以歸。且亟圖其象。識曰。史光母。年五十有四。嘉熙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申時死。兵難。兒遂東南來。占籍湖州。刻意自奮。以右科爲澗東兵馬鈐轄。鈐轄生子圭文。嘉定儒學教授。嘉定生子台孫。介喜孫。台孫。儒術通吏文。復有子幾人。而史氏繇嘉熙至于今。且四傳矣。噫。蜀繇秦帝入中夏。至于宋。凡一千五百餘年。文物大盛。絕不知有兵革。一旦掃削殆盡。迄今百餘年。遺墟敗棘。郡縣降廢幾半。可哀也已。可哀也已。贊曰。婦人內德。不出門。房中歌廢。戰國而下。俱不幸以著。非得已也。諱莫甚於死。從容反復。烈士猶難之。況士女乎。歐陽公傳斷臂婦人。以愧馮道。夫人以死傳宗。承平世澤。於是乎見。作史者。烏得廢諸。

李節婦傳

揭傒斯

李節婦者。姓馮氏。名淑安。字靜君。大名人。山東廉訪使時之孫。湖州錄事汝弼之女。山陰令東平李如忠

之繼室也。如忠初娶蒙古氏，生子任，數歲而卒。繼室以馮氏，生子仕，一歲而寡，有遺腹子，父沒兩月乃生，名之曰伏，計至東平。李及蒙古之族相率至山陰，盡取其貲，及其子任以去。馮乃賣釵釧，質衣服，權厝二喪于山陰叢山下，獨攜二子廬於墓。時年始二十二，唯布衣蔬食，羸形苦節，躬織紉爲女師，以自給。居二十餘年，教二子皆成學，遂遷二喪反葬汶上。邑人王毅以中書平章政事在告，爲親臨其喪，而銘其墓。齊魯之人聞之，莫不嗟咨歎息，有爲泣下者。李及蒙古之族皆大愧悔，羞見馮母子。馮視子任，反出己子上。中書參知政事王士熙、侍御史馬祖常、禮部尙書李朮魯、翰林學士吳澂、集賢學士袁桷、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國子司業李端、太常博士柳貫輩，爭爲文章盛夸道之。山東浙東羣有司，交上其事于朝，請褒異焉。其子仕，伏事母極孝，皆掾太府，有廉直聲，而好學不倦。史氏曰：李之初喪也，其族及其妻之屬，能扶其二喪，攜其母子，返乎汶水之上，而撫存之，其義孰加焉？乃不遠二千里而來，直利其財也。當時亦豈欲挾其數歲之子以去，惡其無名耳？以二族之人生長鄒魯之邦，乃不如一寡婦人，哀哉！馮氏其亦早有家教乎？

元文類卷之七十

傳

豪城董氏家傳

元明善

國朝龍興幕北走金河南中州豪傑起應以兵而金滅矣若真定史氏東平嚴氏滿城濟南兩張氏是也後史太尉有勳王室爲諸氏冠豪城董氏能與之班而又以孝義稱今遂大顯第其譜牒無徵不知世所自出其可知者徽生哲哲生昕昕生俊俊是爲龍虎公傳自龍虎公起世比而第書之云龍虎公諱俊字用章少力田長涉書史善騎射金貞祐間邊事棘豪城令樹的募兵兵射上中者拔爲將領衆莫能弓獨公能挽強一發破的遂將所募迎敵歲乙亥木花里國王爲大帥而公審所歸遂爲大元人己卯以勞擢知中山府佩金虎符金將武仙據真定以撼定武諸城定武諸城皆應仙公率衆夜入真定走仙定武諸城復去仙來庚辰春金人大發兵以張武仙威治中李全應之中山公軍軍曲陽仙銳氣來戰敗之黃山下仙脫走秋獻捷于大帥由是仙以窮降大帥承制授公龍虎衛上將軍行元帥府事駐豪城公謁大帥曰武仙黠不可測終不我用當備其衝突然之承制授公左副元帥陞豪城縣爲永安州軍號匡國事一委公乙酉仙果害都元帥史侯天倪據真定以叛我之郡縣大氏皆爲仙守公提孤軍介反側間戰者不千人拒守永安仙攻之匝年無所利秋來揉我禾公呼語之曰汝欲得民而奪之食無道賊不爲也仙慙

去。潛出兵掩擊之。仙敗去。久之。公復夜入真定。仙走死。內史帥之弟天澤。是爲史太尉。壬辰。會王師圍汴。明年。金主棄汴奔歸德。公及大軍追圍之急。城人夜薄我於水。我師殊死戰。公死之。夏四月十有八日也。公蚤喪父。事母以孝聞。母喪。以能喪聞。歲時有事于廟。非病不可力。不廢拜跪。子雖孩乳。亦使之序。曰。祀以孝先也。禮宜是。凡族親故人。待之以恩信。里夫家僮。接之亦有道。汴陷時。以待其軸先生爲賢。禮請歸教諸子。嘗曰。射百日事耳。詩書非積久不通。屢誡諸子。吾實一農。遭天下多故。徒以忠義事人。僅立門戶。深願汝曹力田讀書。勿覬非望。爲吾累也。公忠實自許。一心王室。不爲夷險少移。臨陳勇氣襲衆。立矢石間。夷然若無事。中傷亦不動。每募馬。援爲人曰。馬革裹尸。吾固多援。故戰必持矛先。士或不可。公曰。我人臣也。敵在前不死。顧趨安脫危。犬馬不如。竟死國事。戊子間。朝行在所。諸帥獻戶口。率增數。要利。吏請如衆。公曰。民實少而數多。需求無應。必重斂足承。是我獨利而民日憊也。且欺君不可。其以實獻。行元帥府時。狂男子三百餘人。期日作亂。事覺。坐其渠魁。餘釋不坐。深冀間。妖人扇惑。圖爲不軌。連逮者數萬人。有司當之族。公力請主者。但首惡是誅。永安節度使劉成。叛降武仙。威州公下令曰。逆者一人。餘能去逆。卽忠義士。予其家才者官之。衆果去城降。沃州民砦天臺爲賊。旣破降之。他將利其子女。是取。公曰。人降而奪之。孥仁者不爲。衆義不取。南征時。人多歸公。願爲奴。旣全其家。歸悉縱爲民。隣境人有被掠賣。亦予直贖。還其屬。公器度弘遠。善戰而惜殺人。以樂爲之用。大小百戰。戰輒克。爲政寬而明。見人美其田廬。召其丈人。權與之語。惰不敏生者。怒且罰之。民惟恐其離部。不得父依之也。父老至今念之流涕。嘗蒙全活者。無不額手鳴齒云。薨時年四十八。子九人。曰文炳。曰文蔚。帥諸弟事兄忠獻。甚得弟道。終武衛親軍千戶。

曰文用。歷事兩朝。以誠得於上。爲時碩儒。累官翰林學士承旨。資德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曰文直。豪城令。曰文毅。同知潭州路總管府事。曰文振。早世。曰文進。順德路總管府判官。曰文忠。事世祖皇帝二十年。未嘗有過舉。嘉謨讜論。有人所不能悉知。而信於人主者。天下士大夫。微至閭巷細人。無不知名。聞其名。無不愛重之。累官資德大夫。僉書樞密院事。典瑞卿。大德五年。贈光祿大夫。大司徒。封壽國公。諡忠貞。曰文義。蚤世。忠獻公諱文炳。字彥明。龍虎公長子也。龍虎公薨時。年始十六。率諸稚弟。事母李夫人。李夫人有賢行。治家嚴篤於教子。公學侍其先生。警敏善記誦。自幼儼如成人。歲乙未。以父任爲豪城令。同列皆父時人。少公。吏亦不之憚。居半歲。明於聽斷。以恩濟威。同列束手。下之。吏抱案求署。不敢仰首。里人亦化服。縣貧重。以旱蝗。游饑。而府徵日暴。民殆不能生。公以私穀數千石予縣。縣得以少寬。民前令乏軍興。貸於人。而貸家息入歲倍。率取償民之蠶麥。公曰。民困矣。頭曾箕斂。不已足責。吾爲令。義不忍。吾代償。乃以田廬若干畝所計。直予貸家。遂業貧民。縣之閒田。教之藝。而豪不敢奪。流離漸還。數年間。民食以饒。初料民。敢隱實者。誅籍其家。公務衆其力。而寡其戶。衆危不可。公曰。爲民獲罪。亦所甘心。民亦不樂。公曰。後當德我。由是豪民富完至今。外縣民或銜負。不直其縣。而投牒求直於公。嘗上計府。外縣人聚觀之。曰。吾亟聞董令。董令顧亦人耳。何明能若神也。府索無厭。公抑不予。或讒之府。府欲中公。公曰。吾終不能徇民規利。卽棄官去。世祖皇帝在藩邸。癸丑秋。奉憲宗皇帝命。往南詔。公率義士四十六人。騎從世祖。南詔。後世祖軍人馬道死亡。比至吐蕃。止兩人能從。兩人翼公。徒行。顛頽躑躅。取死馬肉續食。日不能三二十里。期必達。會東使過公。至軍。言狀。公弟文忠。先事世祖軍。世祖亟命文忠。解尙廐五馬。載糗糒來迓。旣至。世祖

壯其忠。閱其勞。勞賜優渥。用輒稱旨。由是日親貴用事。己未秋。上命世祖伐宋。至淮西。有臺山砦者。宋光山縣寄治其上。命公取之。公馳往砦下。示以禍福。不應。公脫胄呼曰。吾所以不極兵威者。欲活若人也。不亟下。今屠砦守者。遂降。九月。師次羊羅洑。羊羅洑。宋之要害也。築堡于岸。陳船江中。軍容甚盛。公請於世祖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爲國。勢必死守。不奪之氣不可。臣請嘗之。與敢死士數百人當其前。率弟文用。文忠。載艦衝鼓。擢疾趨。士叫呼畢奮。鋒交。公麾衆走岸搏戰。宋師大敗。文用。颿船報捷。世祖大喜。戟手上指曰。天也。明日渡諸軍圍鄂州。會上崩。閏十一月。班師。庚申。世祖卽皇帝位於上都。是爲中統元年。上命公宣慰燕南諸道。還奏曰。人久弛縱。一旦遽束以法。危疑者尙多。與之更始。宜赦天下。制曰。可。反側者遂安。二年。擢山東東路宣撫使。就道會立侍衛親軍。上曰。親軍非董文炳難任。卽追授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佩金虎符。三年。山東守將李璫反。據濟南。璫劇賊。善用兵。會諸軍圍之。璫不得遁。久之。賊勢日削。公曰。窮寇可以計禽。乃抵城下。呼璫將田都帥者曰。反者璫耳。餘來卽吾人。毋昧取誅死也。田縵城降。田璫愛將旣降。衆亂。遂禽璫。璫勝兵有浙漣兩軍。可二萬餘人。勇而善戰。主帥怒其與賊配。諸軍陰殺之。公當殺二千許人。公言主帥曰。賊由璫脅從者何罪。殺之徒膏草土耳。良乖陛下仁聖。陛下往伐南詔。或妄殺人。雖大吏亦罪之。是宜勿之。帥從之。大悔已殺者。而殺之者亦自恨失計。璫伏誅。山東賊未靖。山東搖以公爲山東東路經略使。率親軍以行。出金銀牌五十。有功者聽予。閏九月。公次益都。留兵于外。從數騎衣裳而入。至府不設警衛。召璫故將吏立之庭曰。璫狂賊。誑誤若曹。璫誅死。若曹爲王民。陛下至仁聖。遣經略使撫汝。相安毋恐。經略使得便宜除擬將吏。汝曹勉取金銀牌。經略使不敢格上命。不予有功。所部大悅。

山東安。至元三年。上懲李璫潛弭方鎮之橫。以公代史氏兩萬戶。爲鄧州光化行軍萬戶。河南等路統軍副使。造戰艦數百艘。肄水戰。預講取宋方略。先阨塞要害。盡諸禦備。列柵築堡。深爲吾利。上召公密謀。欲大發河南民丁。公曰。河南密邇宋境。人習江淮地利。河北畊以供需。河南戰以啓土。宋平則河北長隸兵籍。河南削籍爲民便。又將校素無俸稍。連年用兵。至有身爲大校。出無馬乘者。臣卽所部千戶私役兵士四人。百戶二人。聽其顧役。稍食其力。上皆從之。始頒將校俸錢。以秩爲差。七年。改山東路統軍副使。治沂州。沂與宋人接壤。鎮兵仰給內郡饟餽。有詔和糴本部。公亟命收州縣所移文。衆皆爭以違詔。公曰。第止之。乃遣使入奏。略曰。敵人接壤。知吾虛實。一不可。邊民供頓甚勞。重苦此役。二不可。困吾民以懼來者。三不可。上大悟。仍舊和糴內郡。九年。遷樞密院判官。行院事。淮西築正陽兩城。兩城夾淮相望。以綴襄陽。以擣宋腹。十年。拜參知政事。夏霖雨水漲。宋淮西制置使夏貴帥舟師十萬。環攻我急。矢石雨下。公禦之城上。夜費去復來。俄飛矢貫公左臂。著脇。公拔矢授左右。發四十矢許。房矢絕。索矢左右。又十餘發。矢不繼。而不能張滿。遂悶絕幾殆。明日。水浸淫入郢。麾士卻避。貴乘之。壓吾軍。而陳公病創。子士選請代戰。壯而遣之。公飲痛束瘡。手劍督戰士。選與貴將搏。斬貴將以戈。貴將仆不死。獲之以獻。貴去不敢復來。王師大舉入宋。右丞相伯顏行中書省。自襄陽東下。及宋人戰於羊邏。公以九月發正陽。十一年正月。會丞相于安慶。安慶守將范文虎以城降。公請於丞相曰。行省兵旣勞於羊邏。行院兵當前。行均勞。宋都督賈似道。禦師陳於蕪湖。似道棄師走。次當塗。公言丞相曰。采石當江之南。和州對峙。不取。慮有後顧。請先取和州。許之。遂降知州事王喜。三月。有詔。時向暑。師宜持重。行中書省。駐劄建康。行樞密院。駐劄鎮江。時揚

州、真州、堅守不下。常州、蘇州、旣降復叛。久之，張世傑、孫虎臣誓真揚兵，致死於我，真揚兵先期敗，不敢出。世傑等陳大艦萬艘，碇之焦山下江中，勁卒前左，公身犯前左，載士選別船，而弟子士表請從。公顧曰：「吾弟僅汝一息，脫吾與士選不返，士元、士秀猶足殺敵，吾不汝忍也。」士表固請，乃許。公乘輪船，建大將旗鼓，翼二子船，大呼突陳，諸將繼之，飛矢蔽日，戰酣，短兵相接，宋人亦殊死戰，聲震天地，橫尸委仗，江水爲之不流。自寅至午，宋師大敗，世傑走，公追及夾灘，世傑收潰卒復戰，又破之。世傑走海，公船小，不可海，夜乃還，俘甲士萬餘人，悉縱不殺，獲戰艦七百艘。宋力自此窮矣。冬十月，王師分三道而左，公由江並海趨臨安。先是江陰軍僉判李世修乞降，奪於勢不能來，城復爲宋。公予之檄，世修以城來，令權本軍安撫使，所過民不知兵，凡所獲生口，悉縱遣之，無敢匿者，以故威信前布。望旗自靡，張瑄者有衆數千，自宋時負海陸，梁公命招討使王世強及士選往降瑄，士選單舸至瑄所，諭以威德，瑄降，得海舶五百。瑄後至大官，十三年春正月，次鹽官，鹽官臨安劇縣，埃救不下，招之一再反，將佐請屠縣，公曰：「縣去臨安不百里，遠聲勢相及，臨安降，有成約，吾殺一人，將誤大計。」況屠縣，於是遣人入城諭意，縣降，遂會丞相于臨安北。張世傑欲以其主逃之海，公繞出臨安城南，戍浙江亭，世傑計不行，竊宋主弟吉王昰、廣王昺南走，而宋主熈出降。丞相命公入城，罷宋官府，散其諸軍，封庫藏，收禮樂器，及諸圖籍，取皇帝諸璽符，上之丞相。丞相以宋主還覬，有詔留事，一委公，禁戢豪猾，撫慰士女。宋人不知易主也。時翰林直學士李槃奉詔招致宋士，至臨安，公謂之曰：「國可滅，史不可沒。」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餘年，其太史所記具在館，且悉收入，以備典禮。乃得宋史及諸注記，凡五千餘冊，歸之于國史院典籍氏。宋宗室福王與芮赴逮京師，徧以重寶致諸貴。

人。公峻却不取。及官錄與芮家。具籍所致貴人重寶。獨無公名。丞相朝奏曰。臣等奉天威平宋。宋既已平。懷來安集之功臣。董文炳實最諸將留事。謹奉詔矣。上曰。文炳吾舊臣。忠勤朕所素知。乃拜資德大夫。中書左丞。時張世傑奉宋主弟吉王昰。據台州。閩中尙爲宋守。敕公進兵。所過禁士馬無敢履踐田麥。曰。在庾者吾既食之。在野者汝又蹂之。斯民何以續命。是以南人不忍以兵鄉公。次台。世傑遁。諸將先俘州民。公下令曰。台人首效順。我不暇有。而世傑據之。民何罪。敢有不縱所俘者。以軍法論。得免者口數萬。薄溫州。溫州未下。令曰。毋取子女。毋掠民有。衆曰。諾。守將火城中逃。公亟命撲滅火。追禽守將。數其殘民之罪。斬以徇。踰嶺。閩人扶老驢迎漳。泉。建寧。邵武。諸郡皆送款來。凡得州若干。戶口若干。閩人感公德最深。至今廟而祀之。水旱疾病禱焉。十四年。北圉有警。上將北狩。正月。亟召公。四月。公至。自臨安比至。上日問來期。及至。卽召入。公拜稽首曰。今南方已平。臣無所效。請事北圉。上曰。所亟召卿。意不在此。豎子盜兵。朕自撫定。山以南國之根本也。盡以託卿。卒有不虞。便宜處置。以聞。中書省。樞密院。事無小大。咨卿而行。已勅主者。卿其勉之。公踧踖避謝。不許。因奏曰。臣在臨安時。阿里伯奉詔。檢括宋諸藏貨寶。追索沒匿甚細。人實苦之。宋人未洽吾德。遽苦之以財。恐非安懷之道。卽詔罷之。又曰。臣有專擅之罪。初泉州蒲壽庚。以城降。壽庚素主市舶。謂宜重其事權。俾爲我捍海寇。誘諸蠻。臣解所佩金虎符。佩壽庚矣。惟陛下鑑裁。上大嘉之。更賜金虎符。燕勞畢。卽聽陛辭。裕宗在儲宮。公求見。敕曰。董文炳任重。見畢遣行。既見。慰諭慚至。且曰。上嘗多卿。公留士選宿衛。卽日就道。凡在上都三日。至大都五日。至中書樞密。不署中書案。平章政事阿合馬。方怙寵用事。生殺任情。惟嚴憚公。姦狀爲之少斂。執筆起請曰。相公官爲左丞。當署省案。請至再

四不肯署。皇太子聞之，謂宮臣竹忽納曰：董文炳深慮汝曹所知，後或私問其故。公曰：主上所付託者，在根本之重，非文移之細。且吾少徇則濟，姦不徇則致讒。讒行則身危，而深失付託本意。吾是以預其大政，而略其細務也。十五年夏，公有疾，奏請解機務。詔曰：大都暑熾，非病者宜。卿可此來，固當愈。公至上都，奏曰：臣病不足領機務，西北高寒，筋骸暢逸，當復自愈。請畢力北役。上曰：卿固忠孝，是不足行。樞密事重，以卿僉書樞密院事，中書左丞如故。公辭不許，遂拜。八月上生日，禮成賜宴，掌禮者奏公坐。坐，公上坐，諭宗室大臣曰：董文炳功臣也，當坐。是每尚食，上食輒輟，賜公。是夜疾復作，敕諸御醫日來診視。九月十三日夜疾革，洗沐而坐，召文忠等曰：吾以先人死事，恨不爲國死邊。今至此命也，願董氏世有男能騎馬者，勉報國。吾死瞑目。言畢就枕薨。上聞痛悼之，良久命文忠護喪葬。臺城令所過有司以禮弔祭，制贈金紫光祿大夫、平章政事，諡曰忠獻。敕翰林待制李謙誌其墓，翰林學士承旨王磐撰神道碑。公忠實似其父人，主益信之。嘗曰：朕心文炳所知，文炳心朕所知。故讒間不行而功立，在軍或與長官爭事，長官國人持己見，不公。是公曰：第上兩奏得可事，乃行。長官輒不敢上，卒公是。蓋上嘗誡長官者曰：董文炳老成練事，汝父行也。事事聽之，文炳不我負也。公薨後十餘年，姦臣桑葛事敗，有詔董文炳子名士選者，速召入。上素愛士，選有父風，卽拜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召入臥內。上曰：汝知汝父事朕否？士選拜謝曰：臣愚不足以知。上曰：若父忠勤不欺，能成吾大事，汝士選不必遠學。學而父足矣。又嘗問士選曰：汝知曹彬如何？士選謹對曰：曹彬云云。上曰：曹彬不殺降一事，較之而父未足爲多，必欲盡書而父竹帛有幾也。公平居不妄笑語，毅然有不可犯之色。立朝諤諤，有古大臣風。故上每論漢人功臣，謂可任屬大事者，必首公。而追

惜其壽止於六十二也。事人主三十年。任大事。豫大議。其廟謨廷論。逸不盡傳。史臣無從考索。最著於閭里者。孝友天至。居母喪。哀毀骨立。奉祀事。一遵其父。而有嚴教。諸弟如嚴師。諸弟事之如嚴君。雖貴顯如文用。文忠。歸休沐。不敢先私室。侍立終日夜。不敢坐。不問不敢對。裘馬金帛。公未嘗先御。有卽盡賜諸弟。閨門之間。肅然而諸弟或以過被笞。皆惻款受之。以改。及喪公。毀瘠踰禮。而思其蚤孤。深賴賢兄以成之也。世之言家法者。比爲萬石君。奮家云。公好讀書。延禮儒士。士雖賤。必接以禮。若金翰林直學士。淳南王若虛先生。真定提學侍其先生軸。存則師尊之。沒則卹其孤。而侍其提學家子孫。與之婚姻。至今。雖在兵馬閒。教諸子。不暫廢。公退日。一再至塾。程其學。與儒者講明聖人之道。評品史事。夜分乃休。居官清慎。家無餘財。其子孫化之。亦能清慎。世其家。子士元。剛不下人。以氣由內供奉。爲武節將軍。侍衛親軍千戶。佩金牌。及宋將姜才。戰於揚州。身被十七創而卒。士選。今爲資政大夫。御史中丞。領侍儀司事。士秀。資豪爽。才藝過人。事裕宗東宮。寵信無比。裕宗崩。終明威將軍。前衛親軍都指揮使。佩金虎符。贊曰。或曰。爲將三世。必敗。其後受其不祥。董氏貴顯四世。子孫數十百人。或曰。活千人者。必有後。龍虎公忠獻公。爲大將。不妄殺。濱死而生之者。無慮數十萬人。其諸以是爲德與。嗚呼。董氏其未艾哉。雖然。繼美大家。斬澤仆世。孰非人子者。

節婦馬氏傳

元明善

馬氏。參知政事楊公居寬之繼室。錢唐民家女也。至元十四年。桑葛奏立尙書省。奪中書機要。又以計傾罷之。先誣居寬等死。沒入其帑。以馬氏賜衛士。馬氏託狂疾叫呼。遺矢溺不可近。竟免侵迫。楊氏陰贖之。

歸。遂削髮廬墓。誓死不嫁。後桑葛敗。事得昭雪。而馬氏以無子。乞歸錢唐。養其獨親楊氏。許之日紡績給食。凡十有餘年。大德七年十月。乳生瘍。或曰當迎醫。不爾且危。馬氏曰。吾楊氏寡婦也。寧死此疾。不可男子見。竟死。時年四十餘。嗚呼。節義於人大矣。一或執之不變。雖孱夫弱婦。使強悍之人降心相下。何乃英聲壓世。而臨利害之頃。一失所守。無異禽犢死等爾。不義而生。無寧義死。此烈丈夫之所以焜耀也。馬氏亦足稱哉。

張瀆傳

元明善

張瀆。樂師也。清州人。父德祿。始入樂籍。瀆早孤。學軋箏。卽知求巧。旣長。名貫京師。凡爲調曲。盡聲韻。玄妙入神。成一家藝。鉅公宴集。瀆夏新聲。四坐爲傾。然非其意。不可召也。名在上所。爲管句。爲安和署丞矣。仁宗皇帝曲宴。瀆必在一宴。一蒙賚。置玉宸樂院。特授奉訓大夫。玉宸判官。降玉宸院爲儀鳳司。進瀆階中順。遷儀鳳少卿。詔造乾箏。岳柱龍齧。及緣盡玉桐梓。金錯之曲。奏遂以賜瀆。加嘉議爲卿。甚悅。瀆每有遇賜。辭厚取薄。氣不盈而色懼。君子蓋有取於瀆云。

贊曰。帝在位十年。天下治安。宰相無事以戚之。從容肆體而豫焉。瀆也。質直厚和。無他緣飾。進其絕藝。賜之一顧。知音者。謂唐軋軋箏以來。未必有瀆之手。自足名世矣。嗚呼。先朝凡一賢人。必蒙超擢。不止瀆也。瀆乎。其亦殊遇哉。

高昌偃氏家傳

歐陽玄

偃氏。偉兀人也。其先世曰噉欲谷。本突厥部。以女婆匄。妻默棘速可汗。爲可敦。乃與謀其國政。唐史突厥

傳載其事甚詳。默棘速卒，國亂，婆匐可敦率衆歸唐，唐封爲賓國夫人。而默棘速故地盡爲回紇所有。噉欲谷子孫遂相回紇，回紇卽今偉兀也。回紇嘗自以其鶩捷如鶩，請于唐，更以回鶩爲號。偉兀者，回鶩之轉聲也。其地本在哈刺和林，卽今之和寧路也。有三水焉：一並城南，山東北流，曰幹耳汗；一經城西北流，曰和林河；一發西北，東流，曰忽爾班達彌爾。三水距城北三十里，合流曰僕輦傑河。回紇有普鞠可汗者，實始居之。後徙居北庭，北庭者，今之別失八里城也。會高昌國微，乃併取高昌而有之。高昌者，今哈刺和綽也。和綽本漢言高昌，高之音近和，綽之音近昌，遂爲和綽也。哈刺黑也。其地有黑山也。今偉兀稱高昌地，則高昌人則回鶩也。高昌王有印，曰諸天敬護，護國第四王印，卽唐所賜回鶩印也。言諸天敬護者，其國俗素重佛氏，因爲梵言以祝之也。噉欲谷子孫旣世爲偉兀貴臣，因爲偉兀人，又嘗從其主居僕輦河上。子孫宗噉欲谷爲始祖，因以僕爲氏焉。以河名也。相傳噉欲谷初爲國相，適當唐天寶之際，唐以安史之亂，求回鶩援兵，噉欲谷與太子闕特勒帥師與討安祿山有功，封太傅忠武王，進位司空。年百二十而終，傳數世。至克直普爾，襲爲本國相，答刺罕錫號阿大都督。遼主授以太師，大丞相，總管內外藏事。故國人稱之曰藏赤立，屬滅里棘。脫脫伯吉叛合山王，三召克直普爾至，則言於王曰：脫脫驍勇，未易力攻。臣少與親善，彼不忌臣，可以計取。今與王期以七日，當斬其首以報。乃先遣家僮往取滅里棘馬百匹，脫脫使追之，則給追者曰：丞相載馬取葡萄酒，見女主爾。追者返以告，脫脫喜，迎之于郊，握手歡甚。饗公畢，謂曰：今日易營，初脫脫置酒行營二日，易名以嬖。天人攝之，謂克直普爾曰：公其少需，我先往。遲公至，旣行，乘驛從後大呼止之。脫脫止，陽曰：有密語，請屏左右。脫脫如其言，乃奮曰：私恩公義，有難兩全者，吾奉

王命取爾首爾。亟拔劍斬之。左右股弁不敢動。持首白王。王悅。賜玉深郡地。暨牙里于斯。博和思于斯。二山。狐白裘一。初兵出阿胡爾河。河水素湍急。俄而水止。國俗以爲水寐。占者曰。禱之必有應。公以裳盛水。初曰。願子子孫孫。勤勞王家。其熾如火。其續如繩。以忠以孝。永保令名。言訖。以水洒河。河水湍流如初。又嘗盛暑。袒跣臥大樹下。鵝鳴樹上。心惡之。攬衣起。且鞮下爪鞮者三方。怒提之。毒虵自上墮地。賴鵝免於螫。戒世世子孫。勿殺鵝。及死之日。有神人跪請曰。帝詔丞相以劍擊柱。斥之神滅。公以是年卒。葬玉深郡西五里。曰闊爾祿。名之曰辛。子岳弼。襲國相。爲答刺罕阿天都督。太師。大丞相。仍兼通管內外藏事。七子。長曰達林。次曰亞思弼。曰衢仙。曰博哥。曰博禮。曰合刺脫因。曰多和思。亞思弼二子。長曰叱理伽帖。穆爾。次曰岳璘帖。穆爾。叱理伽生而敏慧。年十六。襲國相。答刺罕時。西契丹方強。威制高昌。命太師僧少監來圍其國。恣睢用權。奢淫自奉。王患之。謀於叱理伽。曰。計將安出。叱理伽對曰。能殺少監。挈吾衆歸大蒙古國。彼且震駭矣。遂率衆圍少監。少監避兵于樓。升樓斬之。擲首樓下。以功加號叱理傑。忽底進授明別吉。妻赫思迭林。子弟以噉欲谷之後。世爲其國大臣。號之曰設。又曰沙爾。猶漢言戚畹也。未幾左右有疾其功者。譖于王曰。少監珥珠。先王寶也。叱理伽匿之。盍急索勿失。王怒。誅寶甚急。叱理伽度無以自明。乃亡附國朝。我太祖皇帝。賜以金虎符。獅紐銀印。金螭椅。各一。衣金直孫校尉四人。飲食供帳。殆擬王者。仍食二十三郡。尋又賞銀五萬兩。以弟岳璘爲質。叱理伽沒高昌諸部。塗哭巷弔。歲時祠之。岳璘精於偉兀書。慷慨以功名自許。貲算悉以畀兄子。身無私焉。年十五。以質子從太祖征討。多戰功。皇弟斡真奏求師傅。上命公公訓導諸王子。以孝敦睦。仁厚不殺爲第一義。上聞嘉之。中原諸路。悉命統治。旣而從平。

河南徙鄆縣民萬餘戶入樂安。以便徭拊。尋授河南等處軍民都達魯花赤。佩金虎符。并賜宮女四人。所得尙方賞賚。悉輦歸故郡。以散親舊。且盛陳漢官儀衛。以激礪之。國人聚觀。咋咋豔慕。道山河西。所過榛莽。或時乏水。公爲鑿井置堠。居民使客相慶稱便。太宗皇帝卽位。以中原多盜。選公充大斷事官。從幹真出殿順天等路。公布德化。寬征徭。盜遁姦革。州部清整。尋復監河南等處軍民。年六十七。卒于保定。今贈宣力保德功臣。山東宣慰使。諡曰莊簡。多和思二子。次曰撒吉思。風儀魁岸。識度宏廓。蒞事寬猛適宜。初爲諸王幹真。必閣赤領王傅事。王薨。長子質卜早世。嫡孫搭察幼。庶兄脫忒狂恣。欲廢嫡自立。撒吉思與火魯和孫馳白皇后帖列聶氏。乃授塔察以皇太弟寶。襲爵爲王。撒吉思以功。與火魯和孫分陝黑山以南。撒吉思理之。以北火魯和孫理之。從憲宗攻釣魚山。建言乘勢定江南。必有峻功。上嘉納之。命世祖取武昌。王取武昌。王取淮安。東西並進。未幾上崩。班師集闕。阿里卜哥睥睨神器。諸王多附之。王亦首竄進退。撒吉思聞之。馳見王。力言世祖寬仁神武。中外屬心。宜專意推戴。若猶豫不決。則失幾非計也。王從之。世祖卽位。授撒吉思北京宣撫。賜宮人甕吉刺真氏。及金帛章服。聚至鎮。鋤強齷姦。革邪除穢。遼東以寧。會高麗有異意。上遣使究切。則委罪於弼臣洪察忽。械送京師。道遼東。撒吉思訪知洪以直諫忤意。故卽奏疏。爲直前謾。上命釋洪。俾討叛黨。平之。山東李璫反。奉詔偕諸王哈必赤等東征。應會決機。轉戰數十合。生得璫。戮于市。復濟南益都等五十餘城。哈必赤欲屠之。力爭曰。王者之師。誅止元惡。罔治脅從。於是釋囚繫。返流逋。歸剽掠。吹枯蘇。簡節疎目。傳檄四封。輿情大悅。授資德大夫。山東行省大都督。遷經略統軍二使。兼益都達魯花赤。辭不拜。上言山東重鎮。宜別選貴戚臨之。上不許。因賜京城宅一區。益都田

千頃。及李璫馬羣、園林、水磴、海青、銀鼠裘等。嘗慕古人舉親舉仇之節。惟才是用。或以子姪爲幕僚。或以里閭知舊爲文學官。或以叛帥舊卒爲部曲將。不顧身嫌。專爲國計。公論多之。兵後民有田。乏牛具。爲之上聞。驗民丁力。官給以牛。人得肆耕。李璫故將毛璋。率諸部謀執之。以附江南。璋黨禿劉。懷其恩。以璋謀上變。乃襲璋斬之。統軍抄不花。畋遊無度。害稼病民。元帥野速答爾等。豪據民田。以爲草地。隨事表聞。得旨執抄不花。滅死杖之。勒野速等還故土。山東諸郡與宋人接境。時見侵掠。乃拔膠與密等州。丁壯屯沂莒。以逼連海。宋邊帥丁某懼。以所統來降。其爲民捍患。爲國拓土。類如此。推賢讓能。知人善任。名臣宿將。多出其門。碩望雄名。餘五十載。忽一夕星殞于舍。年六十四。卒于京師之南城。山東父老相與刻石紀勳德焉。今贈安邊經遠宣惠功臣。資德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雲中郡公。諡曰襄惠。岳璘子。長曰益彌。勞普華。次曰都督彌勞普華。曰懷來普華。曰都爾彌勞。曰八撒普華。曰旭烈普華。曰和尚。曰合刺普華。曰獨可理普華。曰脫烈普華。都爾彌勞初從撒吉思討李璫。以功奏爲行省郎中。繼除博興沂州監郡。會丞相伯顏督諸軍取宋。慨然曰。吾世受上恩。此立功報國之秋也。吾其從戎乎。撒吉思嘉其志。謁丞相。舉以自代。乃與從子撒里蠻俱隸丞相麾下。與攻襄樊。進兵陽邏堡。順流至丁家洲。宋相賈似道出視師。迎戰奔潰。都爾彌勞爲前鋒。引大軍乘勝逐北。與宋殿帥孫虎臣戰于焦山。破之。陞蔣安撫翼監戰。復攻常州。得雋。陞斷事官。江南旣平。擢安豐路達魯花赤。行省以其廉能。署處州路達魯花赤。時新附之民。懷攜阻兵。每單騎招降。兵不血刃。人以四哥佛子稱之。後見平章阿合馬竊棗。張甚。恥爲詭隨。居閑養晦。五年。日本之役。以爲征東都元帥。又與丞相阿答海、李牢山等異議。辭行。已而阿答海等

果敗。運使盧懋以言利擢中書右丞。欲引爲參知政事。知懋不可以共事。亦辭不拜。後懋果以罪誅。遷同知浙東宣慰使司事。東陽賊楊震龍作亂。鄉民或爲賊應。卒討平之。朝廷以江浙財計至重。命爲行省郎中。及桑葛當國。屢欲援爲助。固謝不就。遷太平路達魯花赤。同時平南大臣如丞相蒙古臺高。興國公史弼。河南王卜隆吉台。皆以兄禮事之。一時善辭命。都爾彌勢與阿里齊名。行省凡有入奏。必命之往。每至上前。開陳是非得失。披析解駁。如指諸掌。上嘉賞曰。惟卿及阿里言事。能稱朕意爾。阿里後秉鈞衡。而都爾彌勢官止廣西憲使卒。合刺普華。倜儻有節概。好義如嗜欲。恤窮若姻戚。恤危蹈難。循國忘身。兒時父以斷事官治保定。留之侍母奧敦氏。居益都。一日忽作而歎曰。幼而不學。有不墮吾宗乎。卽趨父所。自白父奇之。俾習偉兀書。及授語孟史鑑文字。記誦精敏。出於天性。李璫之亂。奧敦氏挈季子脫烈普華。辟地登萊間。音問隔絕。號泣徹晝夜。尋從撒吉思平亂山東。卒購獲。奉以歸。人以其爲孝感所致。撒吉思深加器重。自謂才具不及。言於世祖。召給宿衛。嘗以王事至益都。於四脚山中置廣興商山二冶。以勞授金符。除商山鐵冶都提舉。未及代。以職讓厥弟天兵。南向饋運繁興。被選爲行都漕運使。帥諸翼兵萬五千人。從事飛芻輓粟。夜警晨嚴。軍資以濟。南北混一。與有功焉。事平。上封事。大要言親肺腑。禮大臣。以存國家之體。興學校。獎名節。以勵天下之士。正名分。嚴考課。以定百官之法。通泉幣。卻貢獻。以厚生民之本。又言江南新附。宜招舊族。振滯賞懋。力穡通商。弛征薄入。以撫馴其民。不然。恐尙煩宵旰之慮。廟堂多采用其言。屬糴米二十萬。由邗溝達于河。舟覆□□損十之一。而又每斛視都斛爲虧五十分斛之三。時阿合馬秉政。責償舟人。合刺普華伏闕抗言。量之踦贏。出於元降。而水道之虞。非人力有弗戒。彼雖罄其家。不足以

償。若朝廷必不任虧損。臣獨當其辜而已。上命勿治。政柄者。憤無所泄。則詘公監寧海路。後遷江西宣慰使。未之官。改除廣東轉運鹽使兼領諸蕃市舶。時盜梗鹽法。陳良臣等扇東莞香山惠州負販之徒萬人。撞塘相和。江西行省命與招討使答失蠻討捕之。先驅斬渠魁。以訊馘告。躬抵賊巢。招誘餘黨復業。仍條言鹽法之不便者。悉祛其害。按察使脫歡大爲姦利。劾奏罷之。羣盜歐南。僭王號。僞丞相招討衆號十萬。因圖上其山川形勢及攻取之策。三十餘條。建言捕刈弗亟。其勢長聲生。蔓延未已。遂與都元帥課兒伯海牙宣慰都元帥白佐萬戶王守信等分兵搃之功。最諸將無何。右丞唆都督兵征占城交趾。素多其知勇。屬護餉道。比至東莞博羅二界中。遇劇賊歐鐘等。橫絕石彎。其鋒銳甚。於是忼忼語其下曰。軍饜重事也。望風退縮。以誤國計。吾弗爲也。卽身先士卒。且戰且行。矢竭馬創。徒步格鬪。踣數十人。勇氣益厲。以衆寡不敵。爲所執。賊欲奉之爲主。罵曰。吾方岳重臣。肯從汝爲逆耶。正有死爾。遂遇害于中心岡。時至元甲申二月之十九日也。年三十有九。是夕。夢夫人希台特勒氏曰。廣寇之亂。吾死矣。言已乘雲而升。天矯如龍。徑西北而去。知事劉閏。張德亦夢城門有金榜。合刺普華衣金甲。指麾其中。謂吾死。今治此。煩若二人爲功。曹翌日凶訃至。俄而閏德相繼死。時羣寇未息。官軍追捕。邦人往往見其乘騅督戰。或聞空中隱隱金鼓聲。咸驚異以爲神。繪像祠之。生平將兵理財。部分明。禁令嚴。凡所施置。後爲法程。敷歷中外。以才幹稱。以死節著。中朝罕儔也。贈通議大夫。戶部尙書。上輕車都尉。賜號守忠全節功臣。諡曰忠愍。希吉特勒。封高昌郡太夫人。盛年寡居。貞操凜凜。義方有嚴。二子長曰僂。文質。次曰越。倫質。文質甫十歲。割股以愈母疾。粵之人士謂忠貞孝三節備于一家。故相與繪爲圖。而傳觀之。旣長。名迹獵獵。稱其家。延祐初。守

廣德治法風聲爲諸郡最。會朝廷經理江浙田糧。行省以番陽官吏不稱職。委訊其事。至則用法外意。治貪猾吏爲民害者。闔郡稱快。改授通議大夫。潭州路總管。潭爲大郡。旣至。興利除害。執法不阿。當道嫉其軋己者。搆誣以罪。事旣白。遷贛州路總管。尋佩金虎符。同知廣西宣慰司事。副都元帥。曾柳州。慶遠。賓州。徭民叛。領兵數千進。以策誘賊黨。擒其渠魁。十九龍半天等。一十三人以歸。賊衆望風奔潰。降者幾萬人。復置屯田。爲守備計。開通故道。以絕其負固之念。省垣憲府。交章論薦。謂其有文武才略。如古良將。遷正議大夫。吉安路達魯花赤。中書嘗檄往廣西海北審斷。所至明決。旣而引年休致。家于豫章東湖之上。子五人。曰僂。玉立。登延祐戊午第。今翰林待制。朝請大夫。兼國史院編修官。曰僂。直堅。登泰定甲子第。今承務郎。宿松縣達魯花赤。曰僂。哲篤。登延祐乙卯第。今中順大夫。僉廣東道肅政廉訪司事。曰僂。朝吾。登至治辛酉第。今承務郎。同知濟州事。曰僂。列虎。登至順庚午第。今從仕郎。河南府路經歷。越倫質。早歲警敏。篤學。無子弟之過。未仕而歿。贈從仕郎。山東東西道宣慰使司都事。一子曰善著。登泰定丁卯第。今承務郎。天臨路同知。湘潭州事。文質嘗謂玄曰。吾宗肇基。僂。輦。今因以僂爲氏。蓋木本水源之意也。且高曾以來。勤瘁王家。詡興大業。而俛仰陳迹。非托之文字。大懼湮沒。無以示來者。謹具世次。復歷以請。玄惟太史公論贊夷齊。顏跖。反覆致意於天道報施。蓋甚惑焉。每讀之。輒廢書而歎。以爲古今同一轍也。及觀僂氏世磊砢相望。勳節在國。利澤在民。雖汗簡所書。何以尙此。諸季起家擢科。如射命中。異時以涵演迤碩。大顯融無落於其世。識者已有以覘之。則是漑根而食實。售物而取償。天之於僂氏。獨昭昭不忒如是。異□□□聞矣。使造物報施。每率是道。天下有不樂爲□□□□□□別生分類。古之道也。僂氏遠稽前聞。邈

□□□□□□來綿延百世。遂爲中州著姓。實自今啓之。厚之至也。凡此皆予所嘉稱而樂道者。敬撮其實。爲作家傳。後之秉筆。紬金匱石室之書者。則或有徵於斯文。



元文類跋

右國朝以來詩文七十卷。右司都事趙郡蘇伯修父所類也。守誠在冑館時。見伯修手抄近世諸名公及當代聞人逸士述作。日無倦容。積以歲年。今始克就。編不以微而遠者。遂泯其實。不以顯而崇者。輒褻其善。用心之公溥也。如是。夫古者以言名家。則有集傳。其別而敘之於史傳者。非發明乎學術之說。則關繫乎世道之文也。不然。君子無取焉。是則伯修豈無意而爲之者乎。伯修方以政事嚮用。所集名臣事略。及是書。皆將刊布天下。天下之士得攬焉者。孰不美國朝文物之盛。嘉伯修會萃之勤矣。伯修名天爵。以國子高等生試。貢入官。力學善文。多知遼金故事。亦有論著。他書無所不闕。予之敬交也。故題文類後。元統三年三月三日。太原王守誠書。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本國學基元文類三册

(81092)

每部實價國幣玖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者

蘇

天

爵

發行人

王

雲

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D六五一九平

沈

(本書校對者 秦泉聲 曹鈞石 黃逸之)

國立中央圖書館



0007973

